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太平天国史 (第三册)



太平天国史(第三册)

第五部份

传壹辑

传第一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

洪秀全
洪天贵福

一 农民的儿子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在花县芙蓉樟附近的福源水山谷一间陋屋里出生。他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大病后改名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秀全，后来宣传说是上天时上帝给他取的名，以取「人中之王」的讖兆。

洪秀全父亲洪镜扬，是个中农，公正有才能，给族人推戴做父老，并给邻近各村公举做保正，处理族中和农村有并公众的事务。他在金田起义前三年便去世了，没有见到他儿子的革命事业。

洪秀全母亲一说是王氏，生他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达，姊洪凤（又叫洪辛英）。另一说长次兄是前母王氏所生，洪秀全是李氏生。

洪秀全在福源水出世后不久，全家迁居官禄村。这个村子，约四百人，洪氏族人在此居住，是一条穷村，土地瘦瘠，生产低，农民很穷。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

官禄，官禄。食粥送薯芋。

苍蝇咬粒饭，追到新街渡。

现存的洪氏宗谱后附抄有卖田地、卖屋地、卖小儿、卖女为婢等契文，反映出这条村农民生活的悲惨境况。村距广州城约九十里，在天朗气清时，可望见广州近郊的白云山。广州城是当时中国与外国通商唯一的口岸。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城附近一带是中国最早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地区，而在鸦片战争中，又正是中国反抗外国侵略最激烈的地区。这个农民的儿子洪秀全便是生长在这个受着封建剥削深重而又处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前哨的乡村里。

请看本传考证一、洪秀全的生年。

请看本传考证二、洪秀全的名。传第一 洪秀全洪天贵福

据太平天日。

据洪氏父老说，见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据洪氏宗谱及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一章。

考王长次兄亲自亲耳共证福音书说：「凤姊到来见朕，朕用手比写，朕乃太平天子」。太平天日说：「其姊洪辛英来见，主曰：『姊，朕是太平天子』，以手书太平天子四字与姊看」。据此，知洪秀全姊叫洪凤，又叫洪辛英。

请看本传考证三、关于洪秀全生母问题。

据洪氏父老说，见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据新华社官禄村洪宽（男，六十二岁）述，见一九八一年三月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印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迹调查和资料选编上册。编者注说：「新街渡在官禄东南方，由天马河连接起来，可通广州。」

卖女为婢一项契文，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花县洪秀全故居纪念馆编花县洪秀全史迹文物图片集（据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复制本）洪氏族谱附录，刻本洪氏宗谱无此项。

洪秀全的家境不好，两兄助父耕田，只有一两头牛，又种些瓜菜，养些猪鸡，成年劳碌，勉强争取两餐。那时候，生长在中农家庭的儿童是难得有受教育的机会的。由于洪秀全从小聪明得很，他父亲受了封建社会「官自读书高」的观念的影响，希望他读书上进，因此不顾家境困穷，尽力筹措学费，在七岁那年就把他送到本村书塾去上学。洪秀全十分好学，五、六年间，便熟读了四书、五经、孝经和名家古文，后来又博览史籍以至诸子百家。老师和父老们都交口称赞他，以为取功名如拾芥，行见他显父母光宗族了。有几个老师因见他家贫好学，竟免收学费，族人也有馈赠，使不致辍学。因此，洪秀全在童年时代，才得在村塾里受到了中国旧文化的教育。

童年过去了。洪秀全到十六岁那年，终归因家贫停学，帮助父兄耕田和放牛。第二年，有一个同学请他去伴读，定期一年。一年过后，他又回到田间来了。同族父老为着希望他在科举上做一番光宗耀祖的事业，所以替他打算，请他做本村塾师。他才得到一个教学相长的机会，继续研究经史。

官禄 后山独秀峰下洪秀全少年放牛地

洪秀全从十五、六岁起便去考试。清代科举制度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级。进秀才须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县考，第二次院考。院考由学政按临考试，中式的就叫做秀才。各州县秀才到省城去应试，中式的叫做举人。各省举人到京师去会试，中式的叫做进士。洪秀全应试了七、八年，县考时每试必高列十名内，但到院考时却落选，连秀才还没有考上。

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二月，洪秀全二十五岁了。这年又逢到试期，他再去广州府应试，初考时榜上还有名，到了覆试又落选。他悲痛失望，回到家中，得了一场大病。三月初一日，死去两日复苏。他在苏醒后，精神错乱，在房内走动跳跃，乱说，乱唱，病了十多天，才逐渐恢复康健。后来他创立上帝教，就附会这一场大病，说是上帝接他上天，受命下凡诛妖救世。在病前，洪秀全的性情是活泼的，喜欢用诙谐的话来调笑人家。自经这次大病后，完全改变了，性如烈火，态度端庄严肃，寡言鲜笑。坐时体直容庄，双手置膝上，两脚稍为分列平放，而从不交股，辄正襟危坐，不俯不仰，亦不斜顾左右，如是历数小时而不疲倦。他行时步履庄严，目不斜视，亦不回顾。这种性格的改变，对后来洪秀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有关，对他暴躁不安和固执不变的心境也有关系。

洪秀全病后仍去广州府应试，又在离家二十多里的邻村做塾师。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在广州爆发了，战事经过两年，清朝屡战屡败，被迫在南京城下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在战争当中，一方面，清朝动员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及参考洪仁玕撰洪秀全来历。

据同上。

据撞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及参考洪仁玕撰洪秀全来历。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及太平天日。又关于此事，我写有一篇洪秀全患的精神病真实情况，见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九集）内。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案太平天日也说：「主自是志度恢宏，与前迥不相同。」至性如烈火，详见第五节。

全国，调兵遣将，布防沿海要地，结果不堪一击，暴露了政府兵力的腐朽。另一方面，广州人民登高一呼，风起云涌地反抗英国侵略，特别是三元里之役，给英国侵略者以痛击，显示了人民无比强大的力量。英国侵略者的大炮惊醒了中国人民，而对洪秀全的刺激尤其重大。在签订江宁条约后一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春天，洪秀全还再去广州应试，仍然落选。他同往次一要样满腔抱恨归来，但是，他这一次一与以前不同了。他给鸦片战争惊醒了，看出他应该走的新道路了。他对多年考试落选的旧恨，与当前国家社会的新恨，一齐迸发，他下了至重至大的决心，咬紧牙根，坚决地愤恨地把笔墨掷在地上大叫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他又对族弟洪仁玕慨愤地说：「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犁）省或乌隆江（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作为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洪秀全的新生命就在这时候诞生了。

二 走上革命

洪秀全决心抛弃科举，走上革命的新道路。他就在清道光二十三年的夏天创立拜上帝会，去做发动起义的工具，已详上帝教志中。

到第二年正月，洪秀全和他的几个同志既不拜神佛，又将书塾中孔子牌位除去，所以都失去教席，他决心远去他乡活动。

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二月，洪秀全与同志冯云山等先去广州南的顺德，随即折回，深入粤北，直到阳山、连山等处。他们沿途宣讲，只在清远感化了几个李姓的人。到连山厅白虎墟后，他们进入八排山区向瑶人宣传，到南江排，又遭到言语不通的困难，只吸收到一个江姓老塾师入会，就出山到蔡江。这里已经是粤、桂交界的地方了。洪秀全与冯云山商量说：「现今何不就到广西去」？因为他有一家姓黄的亲戚住在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他想到那里去，好得宣传容易入手。冯云山赞同他的意见，于是两人就从蔡江取道封川入桂，在春水初涨的西江下流，溯江西上，到达表兄黄盛均家时，已是初夏天气，山乡水田，一片青绿，禾穗正垂垂吐花哩。

在乡村，农家夏日田间苦作，晚来了，瓜棚下，田寮边，三三五五聚集乘凉，絮絮倾谈。洪秀全在赐谷村就利用这种时光，将拜上帝的道理向群众宣讲。

考洪仁玕自述说洪秀全考试「至三十一岁，每场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据此知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为三十一岁，时在道光二十三年，这次仍然落选。

据琅王洪魁元孙洪显初说（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卷二第七节）。又官禄 记元（男，七十八岁，官禄 生产队社员）、洪记详（男，六十八岁，官禄 大队社员）、洪俊（男，七十九岁，官禄 生产队社员）等述洪秀全事也说：「他考县试童生，必居一、二名。但到广州应府试考秀才，老是考不中。后来他愤恨科场黑暗，决心放弃功名，曾说过：『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要自己来开科取士』（见一九六一年花县洪秀全史迹调查工作组花县洪秀全史迹调查简报，未刊稿）。

见洪仁玕英杰归真。

案黄盛均本性王，太平天国记载所以把他改性为黄，这是遵照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规定，考证见我写的关于太平天日一书中赐谷村的口碑，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内。

那时候，贵县城北有些乡村里面，还有男女和歌的遗俗。在赐谷村附近，就有一间六乌庙奉祀一双唱恋歌而死的男女。洪秀全闻本地人说这一双男女十分神灵。他问道：「这两人是夫妇吗」？本地人说：「不是的，当初两人在这里六乌山上和歌相恋而死，后人传闻得道，所以立像奉祀」。他听了，生气说：「真怪事！世人何愚蠢如此，淫奔苟合，天所必诛，反说得道，且问究竟得的是什么道啊」！他认为山乡男女和歌的风俗，都从这种妖怪而起，就作诗加以斥责，诗道：

与笔题诗斥六乌，该诛该灭两妖魔。

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

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

自这一道诗传出后，本地人大愤，都愿六乌神显圣杀死洪秀全。但他竟无恙，而白蚁恰巧生在六乌庙，把神庙和神像都蚀坏。这一件偶然的事，使村人相信洪秀全所传的道为真理，且信他乃上天特派到来传真理给他们的。

七月时候，洪秀全见表兄家苦，很难过意。与冯云山和上年从花县来的同族兄弟洪仁球、洪仁正议要回广东。时黄盛均的儿子黄维正因事被逮下狱，他请求秀全说：「他三人回得，我儿子未放出，正要你帮助营救，你回不得，待我儿子出来，然后送你回广东未迟」。洪秀全答应留下来，叫冯云山等先归广东。到中秋那天，黄维正出狱了。先是洪秀全劝黄盛均拜上帝，叫他早晚求上帝救黄维正早得释放。到黄维正既归家，洪秀全也劝他拜上帝。赐谷村中，除黄盛均父子外，还有信从的人。

十月初旬，洪秀全辞别表兄黄盛均回花县。下旬到家，才知道冯云山留在潯州未归。

洪秀全自从创立拜上帝会，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半了，离家远出宣传也有九个月了，距离目的还是渺茫得很。虽然他已经利用劝世良言来附会自己那场大病制造出了一种天命的说法，但是，他所利用的上帝乃是西洋的宗教，跟中国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是格格不相入的，要人信从是有困难的。怎样才能够把这一个上帝跟中国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结合起来呢？劝人拜上帝，打倒偶像，又怎样跟革命联系得起来呢？他自到家后。这一个迫切的问题紧紧地缠着他。他想了，苦苦地想了，相通了。他知道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就必须和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和当前的革命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深入浅出地加以阐说，必须这样做，农民才能够理解，才易于接受。这就是首先要创立革命的理论。天才的革命思想家抓着了解决问题的核心了。

清道光二十五、六两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洪秀全留在花县家中。那时候，父老对他的恼怒已经消除了，他仍得在家乡做塾师为活。于是他就一面教授学生，一面埋头撰著革命理论，他写成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等篇，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语见上帝教志中。

洪秀全既创立上帝教的革命理论，但作为一个宗教来说，它的仪式和教条还有待于制立。关于这方面，洪秀全在劝世良言里只得到一点儿知识，他

据太平天日，并参考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又六乌庙太平天日作六窠庙误，应作六乌庙，此庙在贵县六乌山下的六乌坑口，所以叫做六乌庙。

据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二

还必须去向外国传教士学习。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二月初，他得到一个在广州宣传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罗传第一

洪秀全洪天贵福孝全的助手周道行的函约，就前往广州到罗孝全礼拜堂学习。

正当洪秀全到广州向外国传教士学习后十多天，英国侵略者德庇时借英国游人在佛山被殴事件，突然兵临城下。广州人民包括洪秀全家乡花县人民在内，立刻展开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结果，英国侵略者在人民声威的抗击下，低头把兵舰鼠窜退出广州。这又一次给洪秀全亲眼见到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外国侵略者虎头蛇尾的不足畏。当明清朝御史曹履泰上奏皇帝就是：「臣二十三年春，曾赴粤东，遍览形势，博采舆论，而知粤民与英夷为仇仇，即与地方官为仇仇。」又说：「粤东前所团练乡勇，名曰升平社学。而社学之民，约有数万，一夫啸聚，顷刻即成事端。故以之恐吓英夷者在此，而不受地方官约束者亦在此」。这就是说，当时组织起来的广州人民，一面反抗外国侵略者，同时，也就反抗清朝统治者，他们的力量，足以反抗外国侵略者，也足以反抗表朝统治者。洪秀全就是这样亲在广州和他的家乡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人民的教育、一次又一次地加强他对封建反侵略的决志和信心。

洪秀全在广州罗孝全礼拜堂学习了四个月，他熟悉了基督教的仪式和教条，读了旧约和新约，还接触到一些如同阳历一类的西洋科学知识。

洪秀全在广州礼拜堂学得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后，决定即刻再到广西去开创他的革命事业。当时他两手空空，他得到周道行赠送铜钱百文作为旅费，于是肩负包袱，在赤日炎炎的六月天里，步行西上。行到启庆府属的梅子汛地海边湾，遇到强盗，把他的行李和铜钱百文都劫光了。第二天，他到了德庆州，身上分文无存，正在进退两难，在路上徘徊嗟叹的时候，有两个路人劝慰他说：「船到滩头水路开」。他听了独自沉思：「这句话真对，极合真道」。于是不雇一切，鼓起勇气，大步走上梧州渡船，继续向广西进发。

洪秀全在渡船中，得到同船人和船家的帮助，得达广西。七月，他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与冯云山相见。他们一别三年，冯云山已经在紫荆山发展了大批的信徒，建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所以当洪秀全的足迹还没有踏上紫荆山，会众就已经渴望他们的教主洪先生了。现在他到来，正是时候了。

洪秀全又惊又喜地看到这种想不到的大好情况，他连忙把在广州礼拜堂学得的基督教的仪式和教条，结合到中国的风俗习惯，进行具体的安排，制

据太平天日及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章。案周道行韩山文译为 Choo—thau—hing 简又文回译为朱道兴。兹据王元深圣道东来考订正。

据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丙戌穆特恩、耆英、官文奏，同月己丑耆英奏，同日论军机大臣等（均见道光朝敌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七），密迪乐中国人及其革命。

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五，清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己亥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章。案同章又记洪秀全在广州礼拜堂学习时曾有向罗孝全请求于洗礼后得维持费的事。考王元深圣道东来考记周道行自述，洪秀全当时向罗孝全借款五元，见却后，乃离粤。周道行曾为其供伙食三个月，垫款无归还（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十八篇宗教考上引王元深书）。据此知洪秀全乃是向罗孝全借款，并不是向他要求洗礼的维持费，而洪秀全之所以要借钱的原因，据他后来的行动，知是为去广西的旅费和还周道行的伙食垫款。韩山文以讹传讹，把借款误为要求洗礼后维持费，并且说罗孝全因洪秀全要求维持费，大不悦，不给他施洗礼，洪秀全乃决意离粤赴广西，事实相差极大。故特据周道行自述指出其错误于此。

立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他利用这些宗教仪式和教条来教育会众，并把这些宗教仪式和教条汇编起来叫做天条书，和那几篇革命理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整天赶钞，分发宣传。

从前中国是一个信仰多神教的国家，地主阶级利用神佛迷信愚蒙农民，叫他们信天由命，叫他们做牛做马，忍受剥削，自通都大邑以至穷乡僻壤深山古洞都祀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神只。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宣布开辟真神唯上帝，人人都是天生天养，人人皆平等，除上帝以外，所有皇帝官僚地主所崇拜的一切神只都是魔鬼的化身，必须打倒。因此，革命斗争，首先就从打倒偶像开始。

在洪秀全到紫荆山后两个月，拜上帝会发动打倒偶像运动。他先进行调查，知道象州甘王庙是这一带香火极盛最迷惑群众的一个庙宇。这甘王是个著名的凶神，群众因惧怕他而奉祠他。洪秀全就决定先从这一个凶神下手，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亲率冯云山等前往甘王庙，一边用大竹杖把甘王像痛打，一边宣布甘王十大罪状。叫冯云山等把神像眼睛挖出，发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他在壁上题诗道：

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烧（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隆（龙）龙袍！

又写天条和告示贴在壁上以声讨甘王的罪恶。拜上帝会经过这一次打倒甘王像，果然声威震动了远近。

捣毁甘王像之后，接着就把紫荆山内左右两水所有社稷神坛全部捣毁，香炉打破。在这种宗教斗争中，同时向农民灌输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教他们服从上帝，不从清朝法律，于是宗教斗争转变成成为政治斗争，斗争的矛头直指向地主阶级。

这年十二月，冯云山被住在紫荆山区的地主王作新起团练逮捕，下了桂平县监狱，王作新以谋叛大罪控告。洪秀全在外无法营救。他想起两广总督耆英已经奏准清朝皇帝许可中国人和外国人信仰及宣传基督教，与拜上帝会兄弟商量之后，就在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二月间，赶回广州，打算入禀总督，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的两位兄弟。到广州后，才知道耆英已在十天前被召回北京。洪秀全大失所望，他在广州设法营救，无结果，遂返广西。后来紫荆山拜上帝会烧炭兄弟积聚了一笔巨款，向衙门进行贿赂，冯云山得判决无罪。

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正月下旬，洪秀全与冯云山回花县家中看视妻子。住到五月，又背上小包袱，前往广西。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离开家

据太平天日，并参考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章。

据太平天日。

据王作新等向桂平知县控告拜上帝会禀。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章。

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章说：「云山闻知秀全为营救自己而返粤，自己亦即首途回粤。抵花县后，又悉秀全已回桂矣。当秀全复到紫荆山之时，即知云山已被释出而回粤，彼又即行东下回花县。一八四八年十月（夏历）洪秀全、冯云山二人卒在花县会面。」第九章又说：「秀全与云山二人留于原籍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夏历）」，再入广西。案天兄圣旨记戊申年（即一八四八年）九、十月间，洪秀全在

乡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正在等候着他们发动呢。

三 开创太平天国的救世主

先是鸦片战争时，广东水师陆军都招募勇营作战，应募的勇营多天地会会员。到战后水陆遣撤，他们都潜入广西来，出没在水陆交通地点截河抽税，打劫富户，官府无法奈何。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天地会雷再浩在湖南起义，广西各地天地会即闻风预备接应，纷纷拈香拜会，聚众谋起义，未发，雷再浩已败死。到清道光二十九年春天，广西省闹着严重的灾荒。饥饿威胁着广大农村。饥民联群结队到处抢米。官府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于是广西天地会就乘机起义，有的以「劫富救贫」鼓动饥民，有的以「替天行道」号召群众，而那四句有名的口号——

上等的人欠我钱，中等的人得觉眠，
下等的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

更是取得贫苦农民的拥护，当时饥民都投到天地会旗帜下去。天地会在大革命的前夜，首先在广西点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

当时拜上帝会总机关设在紫荆山西南面的平在山。洪秀全和冯云山回到平在山后，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赶紧用全力去做发展群众的工作。拜上帝会在农村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掌握穷苦农民渴望得救的心理，用拜上帝的无灾无难，不拜上帝的蛇咬虎伤的说法去作宣传。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许多农民都加入会来。拜上帝会又向群众宣称上帝降言：「人将瘟疫，宜信者得救。」这年夏秋间，广西果有几个州县发生瘟疫，人们盛传入拜上帝会的可以免疫，加入的更众。拜上帝会组织，以桂平平在山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藤县、平南，北到象州、武宣，南到郁林、陆川、博白以至广东信宜，在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村落里，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有的三、五家信从，有的十家八家信从。信从的都是农民之家，寒苦之家。于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拜上帝会就飞跃地发展了广大的农民。同时，又结纳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晔等，他们都倾家从事革命，得有经费，就开炉炼铁，密打刀枪。随即利用这一带地方对降童的迷信，散布了一首童讖说：「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在农民中造成洪秀全是真

广西桂平县平在山附近萧朝贵家教他的妻杨宣娇读天父诗。考冯云山出狱时在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五月间，两人也不会迟到十月才得在花县相会。又案天兄圣旨记洪秀全回花县看妻子是在己酉年（即一八四九年）正月下旬，五月回平在山，也不是从一八四八年十月留在花县到一八四九年五月才回来的。韩山文这两点记载都错了，请参看我写的天兄圣旨跋。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内。

据严正基论广西贼情兵事始末。

据光绪北流县志，光绪容县志。

据光绪容县志。

见手抄本龚香山荆棘丛谈。按龚氏是道光时广西贵县人，所记乃亲见的事。

据洪仁玕撰洪秀全来历。案这一次预言洪秀全来历说明是己酉年上帝降言，即道光二十九年，事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作道光三十年事误。

据天情道理书、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初稿）第一辑。

据洪仁玕撰洪秀全来历。

命天子，为民作主的符命。这年十一月，湖南天地会李元发在新宁起义，十二月，进入广西。广西天地会各山堂都高场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向应。他们纵横州市镇，诛杀官吏地主，全桂动荡，烽火四起了。在此期间，洪秀全曾咏诗言志。诗道：

近世烟分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在此诗中，洪秀全指出天地会四起，正是天启英雄之秋。他要取太祖朱元璋咏菊诗故智，任天地会与清军相斗至两败俱伤时，他乃崛起，澄清天下自是易事。汉高祖刘邦曾置酒高歌大风，以庆风起云飞大业成功之盛。他表示他要做出和刘邦、朱元璋媲美的大事业。

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一年）春，拜上帝会决定起义。二月洪秀全在平在山穿起黄袍，会众抱着朝圣朝主的虔诚前来朝见他。天兄下凡教诫他说：「不可令外小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暗中加紧起义筹备工作。一面散布上帝降言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的将得救。过了八月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

这时候，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壁垒分明，拜上帝会团结在一边，地主阶级团练则纠集在另一边，愈斗愈激烈。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命令洪秀全、冯云山「避吉」，七月二十四日，胡以晄来金田迎接前往平南县大同里山人村他家藏避。十月初一日，拜上帝会在金田团营，与地主团练发生大战。

敌人侦知洪秀全藏在山人村，十一月，派兵来围山人村，要逮捕洪秀全。杨秀清率领起义队伍来救，袭破围兵，迎洪秀全归金田。清军来攻金田，败走，再派大队来攻。又大败，逃回浔州城。于是起义队伍就在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庆祝洪秀全生日那天，在金田村高高地场起「太平」旗帜，宣布起义。

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军在万众欢呼声中，拥戴拯救他们的真命天子救世主洪秀全在广西武宣县东乡称天王，建立太平天国，以这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

太平军刚举起义旗，清朝就用尽全力来要扑灭新生的革命军，徵调全国的军队，动用国家的库藏，并且派最亲信的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做钦差大臣。六月，赛尚阿到桂林督师。这时候，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兵力不如敌人，武器不如敌人，粮食、火药被封锁，不免有军心动摇的事。洪秀全在这一段

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章录原诗。

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章注此诗说：「按传说朱洪武原诗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煞，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

据天兄圣旨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天兄下凡记事。

据洪仁玕洪秀全来历，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九章。

据天兄圣旨庚戌年七月二十一日天兄下凡记事。

据天兄圣旨庚戌年七月二十四日天兄下凡记事。

关于宣布金田起义日期事，考证见我写的金田起义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内）、金田起义日期再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内）。

时期，最了解群众的心理，最善于端正群众的视听，最能够鼓舞群众的斗志，把这些刚刚离乡背井的起义农民，就锻炼成为一枝「同心同力，同打江山」的无敌的革命军。

正当赛尚阿到桂林那天，太平军从象州中坪回军入紫荆山。清军采取封锁战略，要把太平军困死在这一个山区内。敌人的封锁是十分严密的，到七月中旬后，太平军盐吃完了，又多病伤，形势十分危急，军心发生了恐慌。七月十九日，洪秀全在茶地下令移营道：

天王诏令各军各营众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同顶天父天兄纲常，总不用慌，万事皆是天父天兄排定，万难皆是天父天兄试心，各宜真草（心）坚草（心）耐草（心）对紧天父天兄也。天父前有言曰：「越寒天，越退衣，各坚耐，万不知。」众兵将各宜醒醒。今据奏说现无盐，移营是。又据奏说多病伤，护持紧。兄弟姊妹一个不保齐，辱及天父天兄也。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众兵将各各遵，钦此！

八月初三日，洪秀全就颁布一道战斗令，道：

天王诏令各军各营众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凡同心同力同向前。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千祈莫慌。

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

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

日夜巡逻严预备，运筹设策夜衔枚。

兵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

钦此！

在这一道战斗令的鼓舞下，八月十六夜，就打破桂平新墟清军的围困，从大筒翻山东出平南。二十日，在平南官村大败清朝广西提督向荣军。从此以后，太平军脱离了山区作战的阶段，闰八月初一日，就进克永安州，取得起义后第一次克复城市的胜利。太平军既克永安州，清朝大军跟着就追来，分为南北两路围困永安。清朝咸丰帝下严诏勒令赛尚阿在永安把太平军全部残灭，不许一名漏网。赛尚阿仍采用封锁战略，断绝接济，又用金钱官职收买叛徒，派遣奸细，潜入永安州，企图外攻内应。太平天国还是面临着—场十分艰苦的斗争。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太平军火药已用完，敌人包围线越迫越近，又到转移的时候了。三十日（夏历二月十四日），洪秀全向全军颁布破围令道：

天王诏令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任那妖魔千万算，难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爷为好汉。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雇看。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灿灿。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早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钦此！

第三天，就打破清军东面的围困，从永安州撤出。在龙寮山口大败清朝追兵。于是乘胜向桂林挺进。五月，出广西，向两湖进军。

小天堂指天朝，即太平天国。洪秀全在钦定前遗诏圣书圣差保罗寄哥林多人上书第十五章批说：「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

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的机要幕僚丁守存从军日记论官村一役说：「此乃成败之一大转关也。」从反革命分子的记载中，可见这一役关系的重大。

洪秀全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叫他们冲过铜关铁卡，好比疾风扫落叶一般马不停蹄地攻长沙，入岳州，下武、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夏历二月初十日），就攻克了南京，席卷了江南。

在克南京后，洪秀全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向河南挺进，取河南建都。这个主张，不论在战略思想上或政策方针上都是十分英明正确的，已详论于序论中。洪秀全熟悉中国史，知道南京局促于东南，不是宅中图大的建都之地。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那就只希望保守长江、淮河以南的地区，偏安于南方，以防御的战略代替了进攻的战略，走上败亡的路罢了。所以他不从在南京建都的一些表面利益来看问题，而从革命的根本大计来着眼，提出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取河南建都的主张。由于杨秀清采纳蒋老水手的意见，在南京建都，就使清朝侥幸逃了灭亡，革命不能进行到底，功败垂成了！

四 革命纲领的制定与有关意识形态的种种措施

二月二十四日（夏历二月二十日），一个晴丽的春日，杨秀清率领百官到江边船上迎接洪秀全，在几十万军民簇拥欢呼声中，进入南京城。于是把南京建为首都，号称天京。

作为太平天国元首的天王洪秀全，是个天才的革命思想家。他临朝不理政，担负决策和思想指导方面任务，国务则由具有非凡统治力的正军师杨秀清担任。洪秀全与杨秀清这样分工，符合于太平天国的政体，有利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对洪秀全本人说来也是最好不过的安排。太平天国前期之所以取得飞腾发展，与此至有关系。

天京既建，这里是小天堂，是地上天国，洪秀全要求「万样更新」，他着手要开创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于是进行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的创制。他把原始基督教大同之说和儒家大同之说熔于一炉，把中国二千多年来农民一脉相承的前仆后继追求的平均、平等的大同理想推到最高峰。在创制中，洪秀全要细研周礼、孟子等儒家经典，他大约还参考中国历代公田制度。所以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时，就定了待百姓条例，宣告要行公有制，但直到十一月才能颁布，可知创制的不易。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目的与方向。语具天朝田亩制度志中。

洪秀全极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由他亲自主持。建都天京之初，就发动反孔斗争。本来洪秀全在创立上帝教时便把书塾里的孔子牌位打倒。金田起义前两年，已经宣布到革命时要焚烧孔子书。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驻军湖南郴州时，就焚烧孔庙。到了建都天京，就下令大烧孔孟书，把南京孔庙作为屠宰牲畜的宰夫衙，展开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孔大运动。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加以阻止，洪秀全不得不服从，把焚烧儒家书改为删改。洪秀全反孔的主观意图，为的是要通过树立上帝的天上权威，来树立他自己称为上帝之子下凡「作主救人」的地上权威，并非为反封建起见，但其客观效果，却使反革命大头子曾国藩等惊呼嚎叫，把封建社会的「至圣」孔丘这尊偶像

请看本传考证四、清史稿记罗大纲论建都天京事考谬。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沈梓养拙轩笔记。

见天王改定诗韵诏。

洪仁玕英杰归真记太平天国谈论改造世界的话。

打倒了。语具序论中。

洪秀全在初创立上帝教时，因为人们说他教人拜上帝是「从番」，他为了要得人信从，所以博引经史，以证明中国古代就是拜上帝的。这一时期，洪秀全的宗教说理所用的词语，可说是耶、儒杂糅的，太平诏书和天条书中，满纸便都是儒家典训和史册古事。到建都天京后，便把其中所引证的儒家典训和史册古事全部删去，另行重刻。洪秀全在删改的四书中，把「夫子」改为「孔丘」，把「梁惠王」贬为「梁惠相」。洪秀全把诗经改为诗韵，把武经改为武略，不肯以「经」字许给古人的著作。洪秀全在删改武经中删掉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歌颂的古圣先贤的事迹。这个被地主阶级咒诅为「上掩乎孔、孟」，「自圣公然蔑古圣」的洪秀全，他不但对中国古代一切都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就是对于他所崇奉的旧遗诏圣书（旧约）、新遗诏圣书（新约）也并没有多大的例外。他对两书进行修改和批解，为他「下凡作主」作凭据，定名为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他说：「新约有错记」，所以经过他删改和批解的新遗诏圣书改为钦定前遗诏圣书，又称为前约，取消了「新」的资格，而把他自己的天命真圣主诏旨书（即天命诏旨书）定为真约，表示只有他的诏旨书才是得自新的天启，才是真传。洪秀全对于旧约、新约，不过作为证明他真命天子的图讖而已，他同样要凌驾于上帝、耶稣之上的。

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劳动人民特地提倡通俗文体并且亲作示范的人。洪秀全在起义前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宣传文章还都是古文，其原道救世歌一篇，更是典实连篇。他钞送这些文章在广西山乡进行了两年多的宣传，深切地认识到这种古文不是劳动人民所能领会的，群众须要的是听得懂看得懂的明白如话的文体。太平天国史 卷四十二他通过革命实践，明确了群众的要求。历此，他就大力去打破封建古典文体，在金田起义后颁布的诏旨，他都写行明白如话，以符合于群众要求。到建都天后，就进行文体改革。在形式上，提倡富有生命力的人民语言的语体文，提出「使人一目了然」的目标，反对「古典之言」，使劳动人民都能读能写。在内容上，提倡具有战斗性思想性的人民纪实文学，提出「言贵从心」、「文以纪实」的目标，反对贵族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确定了革命对象和革命方向。由他自己亲自主持，一面用行政的力量禁绝封建文学，同时，自己又孜孜不倦地努力写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通过诏旨的颁布，作为群众学习的典范。洪秀全在中国文学革命史上，第一个反映人民的要求，站在人民立场提出反对封建文学的革命政策，给近代中国文化启蒙运动做了先导。

中国艺术源远流长，摆在洪秀全面前的是一个反对与继承的问题。他站在上帝教的立场，定出「不准缙人物」的规条，扫除了地主阶级用来欺骗和麻醉农民的封建故事与佛、道迷的人物画，而代之以山水画、花鸟画和翎毛走兽画，他大力提倡人民喜爱的壁画、彩画、年画，给人民带来丰富多采的艺术生活。尤其是壁画，在太平天国城市的宫室住宅内，无处不缙，天宛如一座壁画城，现代著名国画家评为兴亡继绝，「直可以上断敦煌初盛唐的壁画而无愧」。

洪秀全在思想指导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都起了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用。当建都天后第二个月，江苏省发生了一次全省地震，与江苏

为邻的浙江、安徽、山东也有部分地方发生地震。地震在中国自古认为是皇天警告人类的种凶兆，地震一发生，大灾难就会来临，所以人们惶惶不安。而当时地震的发生，又恰恰是在建立天京的时候，这就会给敌人利用来做摇动人心的机会。这在太平天国是一件大事。同时天内又发生叛逃的事，这也是摇动人心的大事。洪秀全针对着这两件大事，就颁布一道诏旨道：

天王诏曰：万样 爷六日造，同时今日好诛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钦此！

洪秀全在这一道短短几句的诏旨中，针对着群众的思想情况，告论他们：「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地震不是凶象，而是新天新地新朝的好兆头；叛逃一定要消灭掉的，「一统江山图已到」，大家赶快努力向胜利前进！这样，就安定了群众的忧虑，并且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又如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五月，天京粮食告匮，「下一概吃粥之命」，到了「咸有怨言」、「变心」、「逃走」的地步。当时敌人江南大营就驻扎在天京东门外孝陵卫，虎视眈眈，与城内反革命分子图谋里应外合，形势极为严重。洪秀全就降诏论告全京，中有句道：

神爷试草（心）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漓淋。不见先锋与前导，立功天国人所钦。

神爷指上帝，桥水，即计策，广西贵县一带的方言，先锋指西王萧朝贵，前导指南王冯云山。这几句话就是说：上帝是在用计考验你们啊！怎么吃粥就变心呢？你们不见天兄代世人赎罪，钉死十字架上吗？你们不见西王和南王英勇牺牲，立功天国为人钦仰吗？洪秀全用群众熟知的事迹来教育他们，稳定了严重的形势。他这种针对群众思想而发的诏旨，正如金田起义时期那样在思想上起着指导群众的大作用。

在太平天国革命前，中国到处泛滥着鸦片烟毒。到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用行政的力量大力扫除。当时还有些人偷吸鸦片烟，群众又有一种不正确的说法，说吸鸦片烟上了瘾，要戒除就会病死。洪秀全就针对着群众这一个思想颁布了道诏旨道：

天王诏曰：高天灯草似条箭，时时天父眼针针，不且看黄以镇，无心天救何新金。吹去吹来吹不饱，如何咁蠢变生妖！戒烟病死甚诛死，脱鬼成人到底高。钦此！

他在这道诏旨中，劝告人民说，一个人做的事，或好，或坏，天父时时都眼针针地望着他的。如果你不信，可看黄以镇犯了瞒天的罪恶，天父就下凡指出杀了他；何新金因为修好链正，在死难临头当中，天父就救了他的命。切莫要瞒天吹鸦片烟，天眼是看得见你犯罪的。一个人吹鸦片烟是「吹去吹来吹不饱」的，怎么这样遇蠢「变生妖」呢！纵使戒鸦片烟就病死，也比犯吹鸦片烟罪被处死好，「脱鬼成人到底高」啊！洪秀全就是这样根据群众的认

关于当时江苏全省和浙江、安徽、山东发生地震事，见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辑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上册。

关于当时天京内叛逃事，在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佚名金陵被难记等书中都有记载。

天王此诏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颁布，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贼文告伪诏旨。

见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招募操演。传第一洪秀全洪天贵福

天王此诏也是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颁布，见贼情汇纂卷七贼文告伪诏旨。

识水平，三番四复地去说服群众，叫他们戒吸鸦片，除掉恶习。他还撰写诏旨来教人，有的四言数句如箴颂，有的五言数句如歌谣，有的七言数句，短的如绝句，长的如古风，从品隲批判古代的君臣起，以至耳、目、口、鼻、手、足等事的箴言。他以教主和君王的身分，诲人不倦地谆谆教育人民。洪秀全在建都天京后三年多里，制定了革命纲领，提出革命的目的和根本主张，从而解决方向性的大问题，他进行种种有关意识形态的措施，他还掌握群众的思想，及时加以指导。这个伟大的天才革命思想家，对太平天国革命发挥了至为巨大的作用，也给后来革命和中国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 宫中生活

要了解洪秀全这个人物，必须对他的生活、性格等方面有所了解。虽然所知只是一鳞一爪，但总比完全不提及好一些。

洪秀全天朝宫殿摆尽帝王的威风，连进膳时，也要放礼炮声奏乐、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直到膳毕各声始停，比封建帝王的威风还要威风。但是，他摆的是帝王的架子，实际过的却是农家勤俭的生活。

洪秀全生长农家，勤劳成性。英国外交官富礼赐在天京游记里说：「天王十分勤工，常自作文告诏书，披读及批答各王奏摺。」他记在天朝宫殿参观大照壁上黄缎丹书的诏旨又说：「皆天王亲手所书的文告。天王最喜欢做这些文章，孳孳矻矻，执笔不倦。」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说洪秀全在宫中每隔几天，出一道诏旨，或作一诗，发出贴在照壁上。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所见洪秀全天榜，以黄缎数匹续长，界二寸宽，朱丝直阑，上下边朱画龙凤，作七言韵句，自盘古氏起迄明季君臣事实，悉加品鹭。朱书楷字约万言，揭于照壁名天榜。洪秀全就是这样孳孳矻矻辛勤工作。他还参加体力劳动，天朝宫殿内每有修整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等工程，虽雨雪霏霏，他都亲自率领女官工作。洪秀全又是一个节俭的人。他教导后宫说：

爷圣旨万样节俭，一饭一丝当慳廉。今日慳廉积上天，积福多多万方沾。他自己就以身作则，吃的「御馔甚陋」，用的手巾，「须面手汗帕不同，须面用新洁手旧」，破旧了的手巾洗不净须面，就用来做洗手拭汗。他生活非常严肃，道貌岸然，对自己要求和对他人的要求都同样极为严格。从天父诗一书所收洪秀全做的有关生活的四百多首诗中，只听见他一片肃穆凛烈的声音，而没有看到他有丝毫晏安淫佚的象迹。他过清规戒条的生活。当时反革命分子记载说他「荒淫」，完全是诬蔑、狂吠。后世论他建都天京后，有晏安逸乐的说法，也是无稽之谈。

说洪秀全的生活，必须指出他性情暴烈，心境不安，整天处于烦躁之中，这是他于二十五岁那年患的精神病的后遗症。早在金田起义前两年，萧朝贵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据简又文译富礼赐天京游记。

据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见天父诗三百五十一。

据沈梓养拙轩笔记述他的做盐商的同乡高新周乘船由南京去江西，遇太平军从武昌东下，进攻南京，在小孤山被俘，他的船派指挥乘坐，掌供天王膳食，他亲见「所供御馔甚陋」。

见天父诗二百二十四。

就假托天父的话来劝诫洪秀全。天克圣旨戊申年十一月中旬记天兄下凡带萧朝贵上天，天父对萧朝贵说：「洪秀全是我子。有其父必有其子，我性烈，他性亦烈。但朕在天上，他性烈现在凡间，尔要劝他不可十分性烈，要看事来，要发令才好发令也。」洪秀全是一发火就打老婆的人。天兄圣旨己酉年正月二十一日天兄下凡，时洪秀全要从广西回花县家中，天兄就谕他说：「洪秀全胞弟，尔回去家中，时或尔妻有些不晓得，尔漫漫教导，不好打生打死也。」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杨秀清也怕洪秀全一怒就杀他，在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记天父下凡命杖责洪秀全事。那天洪秀全说：「我转高天之时，天亚爷之性还烈也，总是天亚爷有海底量，今日天父劳心下凡，命杖责尔二兄者，因尔二兄肚量狭隘之过。」杨秀清对说：「二兄性格乃是天父生成，子肖父性，非量小也。」第三天，杨秀清登朝请安，他当洪秀全称赞他为「骨鯁之臣」的时候，就乘机讽谏洪秀全说：「小弟虽足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的忠臣，一旦怒而吴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最可以看出洪秀全性情暴烈的无过于收在天父诗内他所写的诗，如一百二十八首道：「半星亮起烧死人，各人救亮放精灵。明知亮大偏冲起，烧死自家有谁怜。」四百五十六首道：「无亮千祈莫冲起，冲起亮来烧自己，好心顾亮替人救，免亮延烧无了止。」三百八十七首道：「因何无亮冲起来？因何亮起不救开？亮冲起来谁人受？亮不救开烧死该！」四百三十九首道：「一个冲亮有死罪。」亮是火的避讳字。当时译上帝名 Jehovah 为耶火华，太平天国避上帝讳，故以亮字代火字。洪秀全这些诗就是叫人莫惹起他发火，他发起火来就会杀人。在他身边的人见他发火，必须要替那个惹他发火的人去救火，以免延烧无了止。他叫人怎样救他发火呢？二百八十五首道：「亮起速快求开恩，不求莫怪亮连天，见人跪求替人奏，不奏亮起在眼前。」一百八十七首道：「亮起跪求要虔诚，亮未救缩莫起身。亮红速跪速救乌，一个起身不容情。」他不但要惹他发火的人跪求开恩免死罪，就是身边的人也都要替那个人跪求。当他发火未停时不得起身，如有人敢起身，就要治罪，他知道发火是不对的，但自己控制不住，须要有人给他平息。二百零二首道：「回回亮是谁人救？救得亮多福己求。回回救亮真月亮，真草（心）对天配日头。」三百十二首道：「宫内最贵两十宫，因会救亮故高封。真会救亮真月亮。」三百十三首道：「真会救亮脱鬼迷，真会救亮是真妻。真会救亮好心肠，真会救亮识道理。」洪秀全自称是太阳，所以称他的后宫为月这。两十宫，就是他第二十个妻。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动辄发火须要他人来平息的人，这是精神有病的人，洪秀全这种精神状态显然是他当年患的精神病的后遗症，他的心境是不会安宁的，而是时在烦躁之中，他在天父诗二百六十六首里自述道：「这个又冲，那个又冲，尔主那得安乐在宫中！这个不然，那个不然，尔主那得安乐在高天！这个又赦，那个又赦，尔主那得安乐管天下！这个双饶，那个又饶，尔主那得安乐坐天朝！」天父诗刻于丁巳七年，这些诗是太平天国前期做的。那时候，国务由杨秀清执掌，洪秀全安居宫中只担任制定纲领和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就精神病治疗来说，这种工作还有助于安定神经，而洪秀全的精神状况已经如此烦躁。到杀杨秀清后，他要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的时候，他的精神烦躁一定更甚于前期，国事怎能应付不失当，朝政怎能不大纲紊乱呢！

六 反侵略的大舵手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天京事变发生了。从此以后，直到甲子十四年（一八六四年）四月，洪秀全逝世，前后八年，都是洪秀全亲自执政。在洪秀全亲自执政这些年代里面，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他领导的反侵略的斗争。洪秀全生长广州府，他从感性的具体的认识看出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凶狠面目和对中国的狼子野心。他又身经鸦片战争，亲见中国人民力量的伟大，受了反侵略的大教育，因此，到他领导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就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继承鸦片战争的伟大传统，坚决地高举反侵略的大旗。

洪秀全从建都天京之日起，到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底进军上海止，一方面，采取暂时争取资本主义侵略者不干涉的对外政策，利用宗教、通商、友好往来等一串手段和策略。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凶狠、野心，却随时随地提高警惕，用大炮来监视着他们。在领导太平天国对付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上，可以说洪秀全是懂得革命的两手的。洪秀全在处理对付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事务方面，与他处理内政迥不相同，他的处理是正确的。如辛酉十一年春，英国海军司令雅龄率兵舰深淘号停泊天京，请求借地三丈，盖屋贮煤。洪秀全指定在七里洲要塞濠沟外江边，借地三丈给英舰盖屋盖屋贮煤，不准作别用。这样，既不致因小事引起决裂，而又在要塞监视之下，使侵略者不敢有所异动，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处理是适当的。洪秀全对洪仁玕是很信任的，可是，当洪仁玕负责外交事务处理失当时，就把他免职。这些情况，说明洪秀全在处理对付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事务上，是十分慎重的。

洪秀全掌握对外方针政策，不论是在多么惊涛骇浪之中，他都拿得稳定，应付得英明而果断。当辛酉十一年秋安庆陷落，太平天国进军武昌力争上游的大战役总失败后，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就利用这一时机，到天京来向洪秀全提出平分中国，帮助打倒清朝，如不答应，就把太平天国打倒的谈判。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风暴，英国侵略者一面是利诱，一面又是威胁。可是，洪秀全面对着军事大失败的极为困难的形势，他既不受利诱，也不怕威胁，他在取得群臣们一致同意之后，就对英国侵略者断然予以拒绝，大无畏地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意志，立即向上海进军，为保卫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展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

在清朝统治者和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批准天津条约后，他们之间，正在逐步完成互相勾结的过程。所以，一到太平天国进军上海展开反侵略战争的时候，盘踞在长江上游安庆的反革命头子曾国藩，立即派李鸿章组织一枝新兴武装——淮军，于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正月，由英国商船偷运去上海，支援外国侵略者。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和英国海军提督何伯、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率领的英、法侵略军，在上海联合抗拒太平军，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已经进入攻守同盟的阶段，迅速地联合了起来向太平天国革命时行抗拒。这一场反侵略大战，战役一开始，就把外国侵略者打败，击毙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于南桥镇，围困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率领的英、法

据赞嗣君蒙时雍、忠诚二天将李春发覆溉敛天安肃梁书。

考证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见太平天史丛考丙集。

侵略军于嘉定，士迪佛立带败军焚城窜走上海。大军围松江，进迫上海，把外国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只是指顾问事。曾国藩又立刻派遣湘军水陆师直犯天京，来拯救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对驱逐外国侵略者的大业，虽然功败垂成，但是，却粉碎了侵略者想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狂妄企图，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史册中，建立了辉煌业绩，洪秀全不愧是太平天国反侵略的大舵手。

七 自惹而亡——私字作祟

李秀成在用血和泪写成的自述里指出：「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综观太平天国全部历史和洪秀全在天京事变后所作所为，这个沉痛的总结是正确的。

洪秀全自惹而亡，首先是个「私」字作祟。当诛杨秀清后，韦昌辉作乱，把天京搅得暗无天日，如此滔天大祸，全朝同心，把大乱平定了。这充分说明军民对革命的无比忠贞，对太平天国的衷心拥护。当时外国观察家报导对事变后的展望说：「概而言之，太平军两王内讧，自相残杀，虽在三四个月短期间死去三万人上下，而其人数并不似减缩，实力亦不似较弱，因为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又有一个报导说石达开「这一位青年领袖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军之中坚人物」。又说：「综观南京新政府之前途，从道德观点上不若从军事及政治观点之较有希望。这是一个强有力而生长未艾的国家」。洪秀他却因「私」字作祟，破坏了军题负责制，毁坏了他自己，也导致了太平天的覆亡，事详政体志中。

天京事变后，全朝同举石达开执政，要继续行使军师负责制。而洪秀全则迫走石达开，破坏太平天国的政体，与群众发生了矛盾。到石达开被迫出走，「将全朝好文武将兵带去」，造成太平天国空虚，到处无兵抗御敌人的极端严重的局面，太平天国到了覆没的边沿，群众更加激愤起来。洪秀全不得不向群众让步，革掉了两兄的王爵。同时，他又听从朝臣采取选贤任能的措施，由朝臣先出两个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为大将，接着，又选出一个少勇刚强的将领李世贤为大将，专任他们去抗击敌人。他还对军民施了恩惠。这样，由忠勇的大将率领军民进行艰苦的战斗，渡过了惊涛骇浪，取得戊午八年秋天在浦口打垮清朝江北大营，在安庆庐州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全军两役具有决定性的胜利，粉碎了敌人攻取天京的企图，稳定了太平天国后半斯的战局。

但是，洪秀全只是在危急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向群众让步，他并不是真诚采纳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任命的正掌率大臣蒙得恩，还是出之于私。蒙得恩之所以得任正掌率大臣，由于是他的「爱臣」，而不是由于有才有功，群众失望，因此「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各有散意」。洪秀全与群众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见简又文译裨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载一八五七年一月三日北华捷报，译文刊逸经第十七期。
见简又文译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载一八五七年五月九日北华捷报。译文刊逸经第三十三期。

见李秀全自述原稿天朝十悞。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均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洪秀全不肯相信群众，他只相信他的私人。他任人唯亲，重用他称做外甥的幼西王萧有和、长兄信王洪仁发、次兄勇王洪达、族弟干王洪仁玕、女婿金王锺万信、凯王黄栋梁、捷王黄文胜等。这班人有的是小孩，把国事当作儿戏，有的是凶横暴，无法无天。其中只有洪仁玕有才有德，固然应当别论，但他却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领导人物，况且他并没有参加金田起义，直到己未九年，太平天国革命经过了天翻地覆才来天京，而不到一个月，就封为精忠军师干王，为「朝纲之首领」，这也就不能不使那班出生入死汗马功高的功臣们不服了。

洪秀全猜忌功臣，他用一种分而治之的封建治术，把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他世贤、辅王杨辅清这几个统帅部下的大将都封了王，以分他们的权力，其结果，他们的权力固然是被分散了，可是，此后那些得封了王位的将领可以不再受本管统帅的管辖了，犯法可以拒不受制裁了，作战调遣可以不听命令了，于是洪秀全与统帅，统帅与部将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壬戌十二年夏，李秀成奉诏统率各路兵回攻天京城外湘军之役，他在苏州召开两次军事会议，首先就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但是，在当时这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如何能做得联万心而作一心呢！这一次大战役竟打不退敌人。李秀成在自述里曾经慨叹说：「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佞臣之弄，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我部下之将，见此各心不忿，积恨于心」。这个陈坤书本是李秀成部将，自得封为护王之后，扰害人民，李秀成对他就「制其未能」了。后来苏州被困危急时，李秀成发出三次用血泪写成的求救书都调不动他。洪秀全用这种封建治术破坏了内部的团结，敌人看得很清楚，他们论洪秀全「增封多王，以间其党，而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

洪秀全要依靠群众打江山，他却「恐人之占其国」。他不能不依靠人，但他却不信人，因此，他就不得不否定人力，而以一切都归之于天。于是他只好死死抓着宗教这一个工具，而且变本加厉，日益向迷信方面发展，这一回说上帝托梦兆，另一回又说上天请救兵，一直顽固到丧失理性的境地。他自己心里明知这个上帝，是他塑造出来的工具，但他嘴里却咬实「有天不有人」。李秀成说他「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正说明了他的心理状态。庚申十年三月天京解围之役，他不但没有「降诏奖励战臣，并未令外战臣见驾」，他反而把将士百战艰难，出生入死的战果归之于「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他依靠群众，一次又一次地打破重围，渡过危关，他却诡辩地把群众的力量说成是「天灵」，摧残了士气，打击了斗志，使将士灰心丧气。天父天兄的宗教也变成为一条绳索，把他自己越缚越紧，以至于死亡。

总之，在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破坏了军师负责制，与群众发生了矛盾。他不是不知道他与群众的矛盾的，他也不是不要解决矛盾的，而是曾经三番四智尽能索地去应付的。但是，他解决矛盾，不是从团结出发，而是从父子公孙江山万年一己之私出发。只要存在一己之私，矛盾就断不可能解决。所

见会议辑略李秀成序。

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复彭雪琴侍郎。

见李秀成自述原稿。

均见李秀成自述原稿。

均见李秀成自述原稿。

以，他越解越乱，一个矛盾还没有解决，另一个矛盾又产生。太平天国就在这种内部矛盾重重，离心离德当中断送了。这个「私」字，洪秀全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太平天国。

八 自惹而亡——乱字当头

洪秀全自惹而亡，另一方面，是乱字当头。乱，就是紊乱，就是应付失措。

洪秀全是个伟大的天才革命思想家，但却不是个能行动的政治家。他创立上帝教后，组织拜上帝会的是冯云山，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的则是杨秀清、萧朝贵，他与群众中间隔着一个媒介体，这使他脱离简单的塾师生活以后，又进入了高高在上的神圣一般的教主生活，缺乏深入实际斗争的磨练。到建国后，他身为天王，临朝不理政，又得不到积累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加以他的精神状态，终日烦躁不安，更不适宜于处理瞬息变化的政治、军事斗争。可是，洪秀全却要「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做个日理万机的专制独裁的君王。这就必然要出现乱字当头了。

乱字当头，在政治上，李秀成天朝十悞指出：「悞立政无章」。曾国藩给其弟信说：「自洪、杨内乱以来，贼中大纲紊乱」。国家必须有划一的制度，然后才能行使。掌握政权，必须大纲在握，然后才能应付万机。从李秀成自述中可以鲜明地看出太平天国前后期兴亡的对比。在前期「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到后期「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洪秀全要专制独裁，结果把国家搅成无政府状态。他又乱封王爵，王亲国戚的幼儿儿童都封了王，而日日夜夜在疆场保国的汗马功劳的人却不得封。后来封多了，不给名号，一律称为列王。到列王又封多了，把封的王都写作「𠂔」。这个「𠂔」字是太平天国因避王字讳而造的字，其义为小王，今用来封人。于是未得封王的功臣感到愤愤不平，而受到列王的封的人则感到不光彩，受到「𠂔」字的封的人更认为被侮辱，丧尽了人心，已详于政体志中。

乱字当头，在军事上，是惊慌失措，应付错误。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二月，曾国藩派湘军水陆军从安庆向天京进犯。四月，湘军水师攻陷头关，闯入护城河口，陆军直入，逼扎雨花台。时李秀成率领军队在上海周围大败英、法侵略军，克嘉定，青浦，围松江。英、法侵略军战则即败，不敢见仗，逃回上海。洪秀全惊慌失措，一日下三道诏书追围攻松江大军回救天京。

保卫天京，当然是首要的。但是，如何保卫天京，却必须根据当前形势来制定对策，不同的形势，灵活地采取不同的对策，不应惊慌失措。当敌人兵临天京城下的时候，庐州已告失陷，长江北岸名城要地都已丧失。而在长江南岸，则苏南早已底定，浙江十分之八入版图，上海即将克复。太平天国既失江北，就只有依靠苏、浙，方才能够保卫天京。形势发生了变化，苏、浙的重要性，已经与安庆、庐州未陷前不同了。要依靠苏、浙，就必须巩固苏、浙，首先驱逐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消灭初组织的李鸿章淮军，在浙东打垮左宗棠湘军。苏、浙既巩固，然后才能运用其人力、物力来保卫天京。

李秀成回到苏州，开了军事会议，上奏洪秀全请采取会议主张暂避敌锋，用固守天京战略来打败敌人。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不仅如同李秀成所说是从双方军事形势作出的对策，也正是符合于当前敌我的总形势。这样，大军就得用于消灭苏、浙敌人，巩固苏、浙，保卫天京。可是，洪秀全竟惊慌失措，不纳良策，派补王莫仕睽到苏州催促起兵，严诏斥责李秀成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仰莫仕葵（睽）专推（催）起马，启奏朕知」！李秀成不得不遵诏，他把苏、浙大军调归天京作战，各城只留一些单薄的防守部队。于是敌人就乘机反攻。在上海方面，外国侵略者重振旗鼓，扩充了常胜军，淮军得到侵略者新式武器的装备和派军官教练，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联合向苏南进攻。在浙江方面，衢州的左宗棠湘军会同外国侵略者在宁波组织的常捷军、常安军、定胜军向浙东、浙西分投进攻。太平天国陷到了两面作战的泥坑。

大军于九月初向扎营在天京城南的湘军发总攻击令，猛攻四十多天，敌人水运便利，军资粮食充裕，能作持久战，太平军须从苏南陆运，接济困难，因缺乏粮食，连冬衣都运不到，无法再继续进攻。假使洪秀全这时候能冷静地考虑全局，自知过错，准许苏、浙大军回师迎击敌人，还是来得及的。可是，他见攻打不下敌人营盘，暴躁发怒，叫李秀成到金龙殿来，大加痛责，革去王爵。又错乱地命令李秀成带大军去江北攻打长江上游，要使敌人撤退进犯天京的湘军，行军于给敌人抢光烧光的皖北地区。李世贤在奉诏回天京作战时，留部将李尚扬等守龙游、汤溪，抗拒左宗棠湘军，约定只要守得住五十天，大军就可以归来。洪秀全命令李世贤攻皖南金柱关，竟不准他带大军回救浙江。龙游、汤溪将士守到粮尽力竭，于癸开十三年正月失陷，金华、绍兴等地都相继撤退。李秀成率领的大军到了皖北，无处购粮，吃草充饥，无法前进。五月，雨花台要塞失守，洪秀全急诏李秀成回军。李秀成率军队从六安州狼狈归来，给饥饿所困，死丧了几万人，精锐的军队被拖成了疲兵，给士气以极重大的打击。李秀成在自述里悲痛说：「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李秀成军队渡江还没过完，和州、江浦、浦口、下关都失守，九洑州要塞也被攻陷。而上海方面的敌人又已攻陷太仓州、昆山、即向苏州进犯。进攻天京的敌人，水陆两方也都发动了总攻击。太平天国陷到总崩溃的局面。

综计天京前后共被围困七次。前六次敌人以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围困天京，用的是陆军，就军事形势说，是从下攻上。而太平天国则虎距长江上游，取江南的粮食运出金柱关，取江北的粮食运出裕溪口，一齐从长江运入天京。在安庆保卫得住以前，太平天国始终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屹立于不败之地。而敌人却顿兵坚城下，师老力疲，情见势绌。太平天国就得选择有利的时机，调集兵力来打垮敌人。历次打垮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都如此。到安徽失陷后，曾国藩发动第七次围困，从上而下，用的是陆军和水师，形势不同，保卫天京是比以前困难了。但是，如果太平天国能巩固苏、浙，依靠苏、浙的人力、物力，运用灵活的战略，再次在天京城外打垮敌人，不是不可能的。可是，洪秀全惊慌失措，应付错乱，一误再误，就把太平天国的首都天

见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李尚扬供，见胡宗藩存需偶编。

京陷于倾覆了。

九 自惹而亡——好高不揣

前后自惹而亡，又一方面，是好高不揣前后，不肯矢志。这是李秀成在自述里论洪秀全拒绝从天京撤退的话。

洪秀全是一个极好高的人。他认为他是照耀万方的太阳。他做过一首梦日诗道：

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燭火敢争光！
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
东北西南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
重输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

洪秀全自高自大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他「自圣公然蔑古圣」，贬低或否定中国封建社会所歌颂的古圣先贤，在他所删改的武略中最可以看出他这种思想。有人记所见揭于天朝宫殿大照壁的天榜，自盘古氏起迄明代君臣事实，悉加评判，桀、纣、幽、厉称为妖，周文王、武王、作文狂、武狂。他自称古往今来独一真主。以如此自高自大的洪秀全，满眼只有金光照耀，就「不肯矢志」，不再存在大英雄能伸能屈、能百折不回的斗志。他的思想意识支配着他，就使他不可能审势度时，从号称人间小天堂的天京作战略的撤退，一路蒙尘，艰苦奋斗，远赴荒僻的西北，再图复兴了。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一八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苏州失守，无锡继陷。当时苏、浙已陷于崩溃，保卫天京失了依靠，已不能再守。敌人惨重地破坏了太平天国统治区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政治组织和农业生产，皖北、皖南、苏南、浙江以至天京近畿，尽成荒墟焦土。太平天国在这里正好比鱼儿在没有水的池塘，鸟儿在没有树林的山岭，活不下去了。唯一救亡良策，只有立即从天京撤退，保存有生力量，万里长征，向西北进军，与远征陕西的军队会师，在西北重新建立根据地，据西北以图中原。

十一月初八日，李秀成从丹阳赶回到天京。第二天，上殿向洪秀全启奏说：「京城不能保了，曾妖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现在只有赶快让城别走，取道江西、湖北出中原，与陈得才军会合，据西北以图中原，那里不是洋鬼去得到，也不是妖兵水师去得到，然后妖朝可灭，江山可定」。洪秀全听了，勃然大怒，严加斥责。李秀成不得已，跪上再奏说：

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录原诗。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洪贼天榜。

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计划，是撤出天京，经江西出湖北，会合扶王陈得才大军，踞西北，图中原。这个战略虽被洪秀全拒绝，但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在浙江、安徽的军队，却仍要执行它。所以李秀成在自述里，用了四百十五字来铺叙天王拒绝他「让城别走」的建议，对它的内容却只字不提。而叛徒纳王郜永宽、二心分子潮王黄子隆却向敌人泄露了秘密。李鸿章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曾相说：「据苏城降酋纳逆、无锡擒酋潮逆金称忠逆欲聚文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秋天向李秀成建议的。白聚文此策原是对付外国侵略者的。其实，从当时太平天国整个形势来看，也非行此策不可。那时候，太平天国境内生产全部被破坏了，名城要隘都丧失了。太平天国要保护自己，进攻敌人，除了作战略的撤退，前往西北，与扶王陈得才军队会师，另图发展，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确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救亡良策，可惜洪秀全坚决拒绝，遂至灭亡。此事已详论于叙论内，并见白聚文传。」

「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妖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道路，门口不能行，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能出入。得尔七瓮桥，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屯了重兵，粮道已绝。京内没有战兵，俱是朝官，文的多，老的多，小的多，妇女的多，费粮费饷的多。若不依臣奏，灭绝定了！」洪秀全听奏，更加抑制不住怒火，他痛责李秀成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要出外去，要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诛之！」李秀成见洪秀全痛责如此，他就在殿前请求洪秀全说：「求尔将刀杀我，免我日后死在妖手。为主臣子，未闲片刻。今将国事启奏，主责如斯，愿死在殿前，尽心酬尔！」洪秀全坚决拒绝，不肯从天京撤退。他留李秀成守天京，急诏扶王陈得才从陕西率领大军回救，并命干王洪仁玕捧诏亲到丹阳、常州、湖州等地催兵解围。陈得才大军奉诏星驰电卷赶回到湖北麻城之后，由于皖北遍地饥荒，行军无粮，无法归来。而在天京附近的苏、浙军队，则因天京无粮，不肯前来。天京的陷落，就在眼前。最后拯救太平天国的道路，竟给洪秀全自己亲手堵断了。

洪秀全是愚昧吗？是迷信吗？李秀成说他「京城不固，久悉在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后。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自己不肯矢志，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如果洪秀全确是愚昧，真是迷信的，他就不会封「京城不固，久悉在心」了，就不会急诏远征陕西的军队星驰回救，并特派洪仁玕出京专催苏、浙救兵了。然而，他既久知天京不能守，天父天兄的权能是虚无的，为什么他还肯从天京撤退呢？就因为他「好高不揣前后」，就因为他「不肯矢志」。他为着「好高」、「不肯矢志」，就宁愿把国家人民和自己的生命付之于天，坐待死亡！洪秀全自己扼杀了自己，也扼杀了太平天国。举世无双的天才革命思想家，成为最愚蠢的笨蛋；震惊一世的勇敢无畏的大革命家，成为束手待毙的懦夫。

十 逝 世

甲子十四年（一八六四年）正月十七日（夏历正月二十日），天京城东要塞天保城失陷，天京被合围了。敌人就四面开掘地道攻城。三月中旬，在朝阳、神策、金州等门附城一带为拒地道而筑的月围又被攻破，火药被焚。洪秀全望救兵不来，城内粮食要断了，敌人围攻一天比一天紧急，他病倒了，四月十九日（阳历六月一日），病重逝世。

资本主义侵略者鄙视洪秀全为「苦力王」。地主阶级分子也讥讽太平天国政府「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这就不言而喻，太平天国政府是由什么分子组成，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政权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权了。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就创制并且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

据在曾国荃中人员李作士、王必昌给他们的朋友梅少岩信（原件南京图书馆藏）、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二月初八日记。（按天保城在钟山第三峰，赵烈文误作在钟山第三峰南麓龙膊子，已在纪年注内指出其误。）

请看本传考证五，洪秀全逝世日期及其死因。

领——天朝田亩制度，把反满斗争转而为反封建斗争，高高地扬起反封建的大旗来。固然，这只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它却表现了中国农民气魄的雄伟，太平天国革命的波澜壮阔。在洪秀全领导下的太平天国，把农民战争发展到最高峰。

洪秀全批准资政新篇，同时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他要发展资本主义，但不是放弃农民所要求的公有制，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把资政新篇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纳入于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轨道之中，起上他开创出的自己的道路，说明了洪秀全魄力的宏伟，识见的高远。

在洪秀全的时代，历史所赋予他们的革命任务，除了反封建外，还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洪秀全能够大无畏地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意志，领导太平天国粉碎了资本主义侵略者想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把中国夷为殖民地的狂妄企图，在反侵略斗争中取得辉煌的业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反侵略的大旗手。

洪秀全还环绕着有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种种措施。他颁行以我国古代农民创造的节气为造历原理的天历。他展开如火如荼的反孔斗争。他反对封建古文，提倡切实浅白的文体。他兴废继绝提倡人民喜闻乐见的壁画等等。这些措施，都有功于中国文化的推进，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洪秀全受着封建思想和君主专制思想的严重影响。他要高踞特权的顶巅。天京事变后，他破坏军师负责制，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洪秀全执政，立政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方。他靠天不信任人，改太平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要把太平天国成为他父子公孙一家的天下，以致人心离散，国乃灭亡。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败亡的天朝十悞，洪秀全个人就犯了五条又半的错误。李秀成的总结，字字都是血和泪。

洪秀全作为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领袖，如此伟大。到了作为专制独裁的君王堕落到为一家父子公孙江山打算的时候，又何其渺小。在一个人身上，果存在如此两极分离吗？真实的洪秀全确实是如此。我们能把这些完全推归阶级的局限性，指为时代的悲剧吗？不能。私字作祟，乱字当头，好高不揣前后，都是洪秀全干的事实，要由他自己负责。太平天国败亡，洪秀全要负最大的责任。

总的说来，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把农民革命推进到最高峰，把外国侵略者打得不敢见仗，战则即败。他做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他给后来中国革命尽了先驱者的责任。毫无疑问，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但是，也必须指出：就是如此伟大的革命人物，只要有一个私字作祟，就会毁灭了自己，毁灭了所领导的国家，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青史具在，其可鉴诸！洪天贵福，初名天贵，后加福字，名天贵福。洪秀全长子，母亲赖氏，清道

王庆成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见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有详细的考述，请参看。

据洪天贵福供（这篇口述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业刊太平天国第二册内），及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天王诏旨。案洪天贵福这篇口述，据清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楨讯明首逆供情折（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是他被解到南昌，在江西巡抚衙门受讯问时，由书吏记录的，而不是亲笔自述。据沈葆楨清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席军生擒首逆折（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洪天贵福另有亲笔自述，是在未解到南昌时写的。据沈葆楨讯明首逆供情折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及南昌府衙门的口述，并亲笔自述等都送军机处。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曾节录有其亲笔自述。

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十月初九日出生在广东花县官禄村。洪天贵福是个很聪明的儿童，精通中西文化博学多能的干王洪仁玕说他自己看一行书，洪天贵福已经看三行了。辛开元年二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武宣东乡建国，洪秀全称天王，立洪天贵福为幼主。庚申十年，太平天国就用幼主的名义处理政务，使他练习执政。凡建军、设官、授职、封爵等，都由他下诏施行。天王既逝世，甲子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群臣拥戴他登极，号幼天王，时年十六岁。

五月，地保城要塞陷。地保城在钟山麓龙膊子，离城根只十多丈，扼住隘路，虎踞太平天门外。地保城既失，敌人就以居高临下的形势，逼近城根挖地道攻城「三」。

六月初六日（夏历六月十六日），太平门地道轰发，城塌，天京失陷，当敌人窜入城时，洪天贵福在望楼上看见了，他走下楼来要去投奔李秀成，出到荣光殿，李秀成已经从太平门奔回来保护他了。李秀成见他没有马，就把自己骑的战马给他骑，带他冲了几个城门，都冲不出去。到初更时候，乃假装清军，从太平门被炸倒的城墙缺口走出，才出来千多人，就被清军发觉，尾后都被截断了。

在冲过敌人营垒后，李秀成把军队分为两队，以前队保护洪天贵福急走，他领后队拒追兵。敌人以骑兵来追，后队与敌人鏖战，前队得远去。洪天贵福骑的又是快速著名的战马，因此得脱追兵。

十一日（夏历六月二十一日），洪天贵福由尊王刘庆汉、养王吉庆元保卫，冲过敌人沿途防线，从淳化镇经东坝到安徽广德州，将士只剩下几百人。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及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进贡条及试士条。惟安王洪仁发孙洪伯超上花县请卹呈文作十月初十日，钦定士阶条例却说：「自癸好开科，以天王万寿时举行，旋移于幼主万寿时，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宏开天试」。案洪氏遗裔呈文，系据自洪仁发妻赖氏的话，到他的孙洪伯超始上呈，事隔多年，遂致有一日之差。至于太平天国考试日期，每在诸王生日那一个月里面选一日举行，不一定就在寿辰那一天。张德坚贼情汇集卷三伪科目说：「其试以各渠贼生日为期，石达开二月生，试期以初一日为翼试，……」。又说：「洪秀全十二月生，试期改于十月初一日为天试，以其子乃十月生也。」故十月初一日虽是幼主天试的日期，但这一天却不是他的生日。至于韩山文书系据洪仁玕口述，而汪士铎则亲居天京，得见进贡及试士事，他们的记载都较为可信的。

据清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清朝江西巡抚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见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六章，原件存故宫博物院。

据洪仁玕自述。

据庚申十年六月十九日幼主给李秀成诏，及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记述李秀成的话。

据庚申十年和辛酉十一年幼主诏旨。

据洪天贵福供。

据洪天贵福自述。（据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六章说洪天贵福的自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共四份，均不完备，亲写的亦有缺落。案现所见只有洪天贵福供一种。本书所据自述系据自萧书。）洪天贵福供（以前都误认为亲笔自述）说，天京破时，他「便一直跑往忠王府去了」。今案亲笔自述说：「我乃下楼，出到荣光殿，忠王乃入朝带我出」。据此，知系李秀成入朝将他带出，非他跑往忠王府，洪天贵福供所记，乃清朝书吏记录错的。

据洪天贵福供及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列王李万材说，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记。

当天昭王黄文英从四安前来迎接，过几天，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也从湖州赶来。十六日（夏历六月二十六日），堵王黄文金迎接他入浙江湖州。在湖州开军事会议，决定入江西建昌、抚州会合侍王李世贤，去湖北再会扶王陈得才大军，踞荆州、襄阳，以图长安。

于是由昭王黄文英奉洪天贵福先回广德州。七月十八日（夏历七月二十九日），黄文金从湖州撤退来会师，连夜急行军，取道安徽、浙江交界入江西。文金离开广德州就病死。洪天贵福由洪仁玕、黄文英与偕王谭体元等保卫，从浙江遂安、开化进入江西广信。被阻，乃走铅山，越泸溪，斜趋山谷间，沿途与敌人节节打仗，向侍王李世贤大军追踪前进。

八月二十二日（夏历九月初四日）转战到新城县。敌人舍辎重，日夜急追。二十七日（夏历九月初九日）辰刻（上午七点钟起至九点钟止），在广昌县唐坊被敌人追到，太平军一边迎战，一边急走。至巳刻（上午九点钟至十一点钟），又被追到白水岭。太平军扼岭力战，把追兵打退，急行三十里，到石城县杨家牌。这时候，太平军已经五日夜不停趾了，所到一餐即行，十分疲倦，又以为今天打了一个胜仗，敌人不会追来，打算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再走。洪天贵福说：「住不得，妖兵离这里不远，今夜一定会来的」。洪仁玕等都说：「妖兵追不到了」，不信他的话，就停在杨家牌住宿，夜间的警备工作又没有做好。果然，在太平军离开白水岭后，敌军主将席宝田带后队赶到，传餐毕，他司令部将说：「不擒幼逆，不得收队」！立刻跟追，入夜追到杨家牌，他把军队四面部署完竣，到三更时候，鼓角一声，立刻向太平军的宿营杀进来。太平军惊醒，措手不及，洪仁玕、黄文英都被俘。这一枝从湖州保卫幼天王洪天贵福出来的军队，由于领导者当敌军日夜急追已发生战斗的紧急关头，犯了轻忽疏虞的大错误，就在杨家牌全军覆灭了。

当敌人杀入宿营时，十几个忠勇的卫队保护洪天贵福冲出。敌人追得紧，过桥时，他跌下马来，卫队把他扶过岭。敌人追到，他和卫队都挤下坑去。敌人下坑来，把卫队都拿去，但瞧不见他。他等敌人向前追去，躲入山里。后来下山，辗转走过广昌、瑞金等地方，都找寻不到自己的军队，最后回头走到石城县荒谷中，敌人正在四山搜捕，听闻一个被俘的牧马小儿对他的同伴说：「幼天王走过这里了」，就跟踪去追，把他俘获。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日，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南昌殉国。

太平天国建国十多年，天王虽逝世，而幼天王继承大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幼天王的存 在，是一面维系军心、坚定民志、标志太平天国革命在继续进行着的旗帜。当幼天王入湖州后，就定下全局大计。到进入江西后，

据洪天贵福自述、洪天贵福供及左宗棠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攻剿湖郡安吉踞逆叠次苦战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保卫洪天贵福出天京的共千多人，突围战死到广德州的只剩几百人，系据幼天王洪天贵福供。洪仁玕自述说「万有余人」，并非事实。

据洪仁玕自述及沈葆楨清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席军生擒首逆折。

据左宗棠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进规湖郡叠次苦战胜摺，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

据左宗棠清同治三年八月初六日克复湖州安吉两城并追剿窜贼大胜摺，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

据洪天贵福供及沈葆楨清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席军剪除湖逆搜获伪酋摺（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

据沈天贵福供、沈葆楨清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席军生擒首逆摺及王闿运湘军志江西后篇第八。

据沈葆楨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洪福瑱就地凌迟处决摺，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

已入广东境的侍王李世贤军即回师东趋，扶王陈得才军也从霍山、英山进入广济，都是为着要迎护幼天王而来。不幸石城覆败，幼天王殉国，于是在长江北的扶王陈得才军首先崩溃，在长江南的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军不久也覆败。敌人当幼天王被俘时，就预言说：「东南大局，从此底定矣」。敌人的预料果然不错。幼天王的死，关系的重大可见。

本传考证

一 洪秀全的生年

洪秀全生年，考太平天日一书中所记洪秀全年岁各节，如说天酉（即丁酉）廿五岁，癸卯三十一岁，甲辰三十二岁，乙巳三十三岁，丁未三十五岁，案当时人计算年龄，即以出生那一年为一岁。丁酉年洪秀全廿五岁为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癸卯三十一岁为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年）甲辰三十二岁为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年），乙巳三十三岁为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年），据此上推洪秀全生年乃清嘉庆十八年癸酉，故汪士铎乙丙日记说洪秀全生年为癸酉便是证明。

洪秀全的生日为十二月初十日，是据安王洪仁发孙洪伯超上花县请卹呈文（见逸经第二期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及汪士铎乙丙日记、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伪宫室等纪载。案洪伯超呈文所述「天王生于十二月初十日」的话，系据他的祖母安王妻赖氏临终命于天王生日祭祀的遗嘱，这是最可据的。至汪士铎身居天京，贼情汇纂所述也是据从天京逃出的反革命分子程奉璜所说，他们的话也是可据的。

据洪仁玕提供材料写成的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记洪秀全生于一八一三年，因为韩山文只知清嘉庆十八年相当于一八一三年，而不知道清嘉庆十八年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十日，已经是相当于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所以韩山文便错了。又贼情汇纂卷七录有一篇东王杨秀清诰朝内军中庆祝天王寿辰谕说洪秀全生日为十二月初九日，这是一篇钞件，而不是原件，今以洪伯超呈文、汪士铎日记及同书宫室条考核，知「初九」乃「初十」的钞误。此外，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贼名记说洪秀全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壬申（一八一二年）也是错的。

至于洪秀全生于芙蓉樟附近的福源水，系据洪氏父老说，见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二 洪秀全的名

洪秀全原名仁坤，据洪氏宗谱。他小名火秀，据洪氏父老洪俊、洪均元、琅王洪魁元媳说，见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考太平天日记洪秀全死去上天时，上帝对他说：「尔名为全矣，尔从前凡间名头一字犯朕本名，当除去。尔下去凡间，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案那时候译上帝名 Jehovah 作耶火华，所以太平天日记上帝说洪秀全

据沈葆楨席军生擒首逆摺。

沈葆楨论幼天王被俘的话，见席军生擒首逆摺。

未改名前头一字犯他的名，叫洪秀全除去这一个字，又叫洪秀全下凡或叫洪秀，这就是除去了「火」字，保留了「秀」字，可证洪氏父老所说洪秀全小名叫做火秀的确实。

三 关于洪秀全生母问题

洪镜扬原配王氏，续娶李氏。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说：「秀全之父名镜扬（原译作「养」，此在洪氏宗谱改），生三子二女，为前妻朱氏所出，继室李氏，今仍生存，无所出。」案韩山文书系据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的述辞而成。又案洪秀全纪念馆在一九六一年访得的洪氏宗谱，所录十五世洪镜扬的妻子系如下写法：

王
氏
李
氏 生三子 仁发 仁达 仁坤

「生三子」三字，侧写于右旁王氏之下，表明是王氏所生。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记所见洪氏族谱也说：「镜扬公前后共娶二妇，原配王氏，继李氏。李氏无所出，秀全等均王氏子。查起义记云，秀全等「为前妻朱氏（Choo）所出」，证诸族谱，则洪仁玕记忆有误矣」。案洪仁玕的错误，系误王氏为朱氏，而说洪秀全等为前母所生，后母李氏无所出，却是和洪氏宗谱相同的。

考李秀成自述原稿却说：「长次兄是其前线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李秀成记这事旁注明根据说：「此之话是天王载在诏书教下，屡屡讲讲道理教人可知」。考太平天日称李氏为「君王母李」。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六月二十日记事也称「君王母」，又记「天兄转谕君王母曰：『李四妹尔要教导媳妇子女，时时救尔仔面。』」尔仔，就是你的孩子，指洪秀全。又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所见天王给杨秀清诏说：「天父赐兄金盆，不忍自用，因以奉母」，都称李氏为母。

案中国封建社会礼法，前妻的子女称父亲的继妻为后母或继母。洪秀全既为王氏生，只应称李氏为后母或继母，而不应称为母。太平天国的官书也不应称她为「君王母」。今洪秀全称李氏为母，太平天国官书称她为「君王母」，是和当时的礼法不合的。故本书两存其说，传疑以待证。

四 清史稿记罗大纲论建都天京事考谬

李秀成自述原稿记初克南京时事说：「此时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解救，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固（故）而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据此，知要取河南建都这一个策略，是出自天王的主张。

又考当时有一个住在天京内的叫做马寿龄的地主阶级分子写的金陵癸甲新乐府天下凡一首说：「惊传天父来凡间，或言天王府中有巾幗，当予东王侍枕席；否则天王笞四百。或言天王思迁河南都，变妖当扑臀之皮；否则天王斫头颅。有时诘屈不解如乩诗，有时鄙俚不雅如盲词，展转取信用女子，有时天父留语已去矣」。我们据这一条亲在天京的人的记载，知天王在建都

天京之后，仍坚持迁都河南的主张的。

近人著作据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五洪秀全传说：「既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至皖、豫一出（纲案此五字在此不通，疑系下文排误于此）。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之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咸集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截江面，以待战舰之成，犹可及也』。秀清方专政，不纳，乃遣伪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众东下。秀全诏之曰：『师行问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大纲语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指为罗大纲建议，这是错的。

考清史稿洪秀全传这一节记载系全采自罗惇勳太平天国战纪。罗惇勳任清史馆协修，洪秀全传大约就是他写的。案罗惇勳太平天国战记自序于民国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年），说系据北王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著天国志稿本重写而成。这是一部假托的伪书，关于所记罗大纲这一段事，全系罗惇记捏造。据太平天国战纪说，召罗大纲入议图河北，系在癸丑秋，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秋。才太平天国命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癸好三年四月即出发，五月下旬从河南巩县渡过黄河，九月下旬已经打到天津了。而此书却说这一个秋天，方召罗大纲入议图河北，大纲不愿行，始命林凤祥、李开芳统兵北伐，这是捏造的第一条证据。又考林凤祥、李开芳是太平天国威名最著的两员大将，从广西至南京都用他们两人为先锋，太平天国编纂的起义史特记他们的功劳，罗大纲虽然是一员骁将，但却逊林、李一筹。再从官阶上看，当北伐军出发时，林凤祥、李开芳都官居丞相，而罗大纲方任殿左一指挥，低于林、李两级，北伐是太平天国当时第一件大事，统帅的人选，自应以职位较崇，威名素著的大将始得膺此选，而此书却说先召罗大纲入议，罗大纲不赞同，始改命林、李，这也是罗惇任意捏造的。我在太平天国战纪考伪一文中，已经加以详考了（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一书内）。

建都天京对太平天国革命成败至为重大，天王分兵守江南，取河南为业的主张，是十分英明正确的。只有同他这样熟悉中国的历史，而又经过对当前形势的考虑，才能够提得出这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和策略。伪史作者罗惇勳却把这一个非常的大计加到江湖出身的罗大纲身上，平空把罗大纲描画成一个具有非常卓见的智瞩机先的战略家，不仅是把天王的英明正确的主张捺煞了，反把大计的贻误横加于天王，颠倒事实，莫此为甚，故不能不详辨于此。

五 洪秀全逝世日期及其死因

洪秀全逝世日期，李秀成自述原稿记为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廿一日，幼天王洪天贵福供则作四月十九日，洪仁玕自述也作四月十九日。考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五月初六日记说：「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廿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廿日」。案当时赵文烈在围攻天京的曾国荃军中任机要幕僚，他所得的探报，系距洪秀全死后八、九天即得到。曾国藩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记说在攻陷天京后，讯问宫女黄氏说：「洪秀全于四

月二十日死，实时宪书之二十七日也」（见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这天天历四月二十日，相当于夏历四月二十八日，不是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藩的对照是错的，但与赵烈文所得的情报却都同是天历四月二十日，这当是洪秀全实死于四月十九深夜，外间到四月二十日才知道，因此说是四月二十日逝世。洪秀全逝世时，幼天王洪天贵福必在身边，而这一宫女黄氏却不一定在旁，她也可能是第二天才知道的。至于李秀成作四月二十一日，或者是由于记忆错误，或者是他于四月二十一日才知道。故本书从洪天贵福供和洪仁玕自述的记载。

至于洪秀全因何而死呢？影印李秀成自述原稿说：「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洪天贵福供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洪仁玕自述也说：「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主（王）卧病二旬升天」。据此知洪秀全是因病而死。

曾国藩为了报功，于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清廷的奏摺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到七月初七日，杀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宫婢黄姓说洪秀全「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见同卷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摺）。曾国藩还进一步盗改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段话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并立即刊刻，借盗改后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来为他作证。

应该指出，洪仁玕自述刻本只刻前部份，北华捷报曾译其全文，刊载于一八六五年七月、八月数期。兹据逸经第九期简又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供辞之回译，其中有一段话说：

在我们之中，其享福最久者首推天王。起自广西田间首事诸人，惟彼存留至最后，而其结局并非丧于妖军之手，却在自已之手。

所谓「丧于妖军之手」，就是为敌人所杀，「在自已之手」，就是自杀。但是，洪仁玕自述在上面说：「我主老天主（王）卧病二旬升天」，为什么下面却说是丧于「自己之手」呢？是不是英人译错了呢？还是原文确如此呢？那只有等待洪仁玕自述全文的发现来回答疑问了。本书现据李秀成自述原稿作因病逝世，并把简又文的回译文记于此。

传第二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三

冯云山

冯云山广东花县禾乐地人，与洪秀全的家乡官禄 为邻村，相距约三里。他约生于清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年），出生在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父亲叫冯绍衍，已故太平天国史 卷四十三世，母亲胡氏。他诵读经史，博览百家，学得一套中国旧文化的知识。他不愿过剥削阶级的生活，去当一名穷苦的农村蒙馆塾师。

云山和洪秀全居同里，年相近，从小同学，后来又同做蒙馆塾师，他们志气十分相投。清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创立上帝教，云山和他共同密图革命。云山一向与贫苦农民接触，使他同情广大农民的困苦，并产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憎恨，到鸦片战争后，又看到清朝的腐朽和民众普遍反清，于是离开原来的阶级，走上起义的道路。

清道光二十四年二月，洪秀全离本乡外出活动，云山和他同去。后来天情道理书记道：「南王籍录广东，家道殷实，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赏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艰辛，坚耐到底」。这一段话，概括了云山离开原来的阶级，抛弃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百折不挠，艰苦历奋斗的历史。

当时随洪秀全去的还有冯瑞嵩、冯瑞珍两人。他们到了粤北连山厅白虎墟，洪秀全打算自己深入八排瑶山地区，分发云山、冯瑞嵩、冯瑞珍三人回家。冯瑞嵩、冯瑞珍怕跋涉辛苦，愿意回家。云山却坚持要紧跟着洪秀全，不怕艰苦。

这年四月，云山和洪秀全在八排瑶山向瑶人进行宣传之后，到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他们在那里做了三个多月宣传活动，洪秀全因见表兄家穷，难以久住下去，决定回广东，叫云山先回。

云山抱着一腔志愿随洪秀全外出图谋革命，跋涉山川，远到广西，现在还没有什么成就，便要回广东去，他是极不愿意的。所以他在赐谷村别了洪秀全到浔州府城后就留下来，要寻找在广西继续活动下去的门路。他在那里遇到一个朋友叫做张永绣的，同住一个多月，闻说桂平县北有一座紫荆山，

据未刊钞本广东革命博物馆、花县洪秀全故居纪念馆合编花县洪秀全史绩文物图片集第十九禾落地—冯云山的故乡说明。案禾落地，当时文书作禾乐地，冯云山之弟冯亚戊供词（英国公共档案局藏，见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清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两广总督叶名琛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都同。

考冯云山之弟冯亚戊供词冯亚戊于清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被捕，他供「年三十四岁」。又供冯云山「年三十馀岁」。假定冯云山比冯亚戊大两岁，这年三十六岁。又考洪秀全生于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冯云山与洪秀全是「同窗书友」，年必相近。故本书定冯云山约生于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年）。

冯云山父名据清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两广总督叶名琛奏。其父已故世，母姓胡，据冯云山之弟冯亚戊供词。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章。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是一个山深地僻，人入不知处的山区。他听了，心里很欢喜，认为那里正是他秘密活动的好地方，决定前去。

到紫荆山去要经过新墟。新墟是桂平县北区一个大市集。从新墟向北行，有一个小村落叫古林社，再深入，才是紫荆山口。冯云山先到新墟，他站在牛行，等人来雇。等了半天，看看要散墟了，还得不到雇主，他就跟趁墟人到古林社，向一家姓张的路店投宿。第二天，借一个竹篮，去拾牛粪过活。后来渐渐有人雇他做短工。他有时挑泥挖土，有时割禾打谷。明年，到紫荆山高坑冲张家做雇工。有一天，他到监生曾槐英家去帮割禾。那是一个大热天，冯云山担禾回来，他放下担子，揩了额上汗珠，一阵阵南风吹来，他一时高兴，不觉迎风高歌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曾槐英正睡在南窗下的竹榻上乘凉，听了十分诧异，他问云山道：「你读过书吗？因何来此做雇工？」云山回答说：「曾读书应试，在敝乡教蒙馆为生。久慕紫荆山奇水秀，想来观光，只因人地生疏，不做雇工，便无缘前来」。两人就在门前倾谈。云山经史烂熟，言谈风生，把这个老监生惊呆了。曾槐英很敬重云山，尊为客人。这年冬天，他把云山推荐到大冲曾玉珍家去做塾师。

在紫荆山区里面，有一座叫做平在山，正是烧炭人们散居的地方。当年的炭窑，还有成百成千留存下来。烧炭为生的人们，长年在深山中，斫木烧炭，食不充饥，衣不蔽体。诗人「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名句，正深刻地体现出他们的痛苦生活。云山懂得，那里有剥削、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剥削越残酷、压迫越残酷的地方，那里反抗也就越激烈、斗争也就越激烈。他利用着在曾玉珍家做塾师作为掩蔽，教了书，就到他们那里去谈天。他向他们问饥问寒，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同时，利用宗教的说法，向他们宣传，阎罗、菩萨都是妖精，帮助地主害穷人，惟有上帝爱护穷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神，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应该同拜上帝。拜了上帝，人人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他很熟练地在披着宗教外衣的里面慢慢地灌输着一些简单的概念和政治意识，使他们对现存的制度发生憎恨。于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平在山创立起拜上帝会革命组织。

平在山这一群烧炭者，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骨干，后来太平天国称他们为「平在山勋旧」，换过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创立太平天国的平在山老同志。云山独自一人，不畏艰难困苦，以无比的坚忍精神进入深山去，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给太平天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云山在向群众进行宣传时，就向他们宣传洪秀全奉天诛妖的伟大使命，他到平在山组织他们，是受洪秀全派遣前来的。他给洪秀全在群众中树立起救世主的形象，使群众人人都知道他们的救世主洪先生，大家都在企望他们

据一九四二年我到金田采访时，曾槐英的曾孙曾仲藩、曾玉珍的曾侄孙曾德周说。案太平天日却说：「丙午年南王寓黄泥冲曾玉珍家」。查现存曾氏族谱有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闰五月，曾玉珍和他的伯父曾开文合写的序，说曾开文父曾纲正从紫荆山坝泽村，「迁大冲务农耕种，白手成家」。可证曾玉珍家确居于大冲。太平天日作黄泥冲是错的。

据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转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记瑶族七十岁老人黄宗科说。

白居易卖炭翁诗句。

请看本传考证一、关于冯云山入紫荆山密图革命的种种说法。

据十三日幼主升封平在山勋旧诏旨。

的领袖的到来。

清道光二十七年七月，洪秀全到了平在山。在短短的三年里，云山就开创出这个局面，建立起革命组织，使洪秀全喜出望外。他们每天写宣传小册子传送，不久，附近乡村贫苦农民加入拜上帝会的就有二千多人。于是洪秀全与云山、曾灃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写奏章求上帝选择险固所在以作革命根据地。九月，他们去象州捣毁甘王庙，展开宗教斗争。接着，又将紫荆山内左水和右水一带的社坛一律捣毁，向当地农民公开宣传，要大家一体敬拜上帝，反对清朝法律，从宗教斗争导引上政治斗争，把地主阶级吓惊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住在紫荆山蒙冲石人村地主武宣县秀才王作新起团练来捉获云山。在解往官府途中，曾亚孙、卢六带领拜上帝会兄弟在路上夺回。十二月十二日，王作新再起团练把洪秀全、云山、卢六、曾玉珍都捉了，解交大湟江司。大湟江司巡检王基留下洪秀全、曾玉珍来勒取贿赂，把云山、卢六解去桂平县，下了监狱。王作新以结盟聚会数千人，不从清朝法律的罪状赴桂平县控告云山。

在清朝法律里，这是谋反罪状，列在十恶大罪之首的，不但本人要被处极刑，家属还要连坐。可是，云山一点不怕，他觉得要起革命，死算什么。他在监狱里，不愿把光阴虚度。他想到古时周文王被商纣王囚在羑里而演周易的故事，如今他自己被囚在桂平监里也应该做些有益人民的事才好。他见夏历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季失位，算数繁琐，对人民应用很不方便，早有改革的念头。于是他就潜心研究历法，创造一种以四季划分一年、用立春为岁首、具有合于自然规律、算数简单整齐、接近理想标准的新历法一天历出来。

在云山被捕以前，清政府早已十分腐朽了。从朝廷上的皇帝、大学士、军机大臣，以至各省的总督、巡抚、面对着全国到处散布起义种子的革命形势，无力予以扑灭，他们都希望偷安旦夕，粉饰升平，怕闻革命案件。州县官望风承旨，讳匿不报，遂成惯例。时桂平知县王烈见王作新以谋反大逆控告云山，正触上官大讳，不敢过问。但他却不肯放松云山，因为这一个大题

据太平天日、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章、王大作等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呈文（此呈收在李孟群鹤唳篇，见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三十三钞录。考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王大作是王作新的堂兄，也是一个秀才，故控告冯云山由王大作领头）。

据武宣县志卷十三附录采访洪杨起事记、李孟群鹤唳篇、清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总督衔专办广西军务周天爵奏、同年十一月初五日广西巡抚邹鸣鹤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案王作新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两次起团练经过事，系据一九一四年武宣县修志时调查的采访洪杨起事记。李孟群鹤唳篇、周天爵奏和邹鸣鹤奏系据自桂平县档案，都只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次，周天爵奏说是：「经江口司巡检王基差传冯云山、卢六二名到案解县」，邹鸣鹤奏说是王基「擎获冯云山、卢六二名，并将王作新所交抄书于十二月廿七日解县」。这都是王基为自己站地步的官样文章，并不可信。故本书从采访洪杨起事记的记载。

当时清政府怕闻革命案件事，是据清咸丰初，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见经德堂文集卷三）、清道光中，李兆洛致大学士穆彰阿书（见国朝名人书札卷二）。州县官对革命案件讳匿不报事，是据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清咸丰四年正月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葛士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一）。

桂平知县王烈批王大作等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呈文说：「阅呈殊属昏谬，该生等身列胶庠，应知条教，如果事有实迹，则当密为呈禀，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澈底根究。侯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见李孟群鹤唳篇）。王烈这篇批词，充分暴露

目，正是这班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们勒索人民的大好借口，不满他们的贪壑，是决不放手的。

平在山烧炭农民们虽然都是饥寒交迫，但是，他们要救他们的领导同志，大家甘愿全家忍受更大的饥寒，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的炭钱积贮起来，叫做「科炭」，来救云山。果然集腋成裘，筹得了一笔大款，向浔州府和桂平县的贪官污吏们进行了贿赂。时卢六不幸已经在狱中瘐死了。到清道光二十八年五月间，署桂平知县贾柱才以云山教人敬天，是动人为善，「并无为匪不法情事」，把他作为无业游民，派两个差役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云山在路上，把拜上帝免灾得福济世救人的道理感动了两个差役。两人不但愿意即时释放云山，而且愿抛弃差事跟随云山到紫荆山加入拜上帝会。

平在山兄弟们再见云山，欢呼庆祝。从此拜上帝会的发展更加迅速。到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就在金田起义。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二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立幼主，封军师，建立太平天国。对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太平天国采取以主（天王）和军师构成的政体，君主为最高元首，临朝不理政，政务由军师负责。这种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权，从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人看来，不是杨秀清、萧朝贵所能想得出的，也不是出自洪秀全的本意，只有这个熟习经史、贯通百家、具有建立新天新地宏愿的冯云山才能创制得出来。显然，在云山进入紫荆山区图谋革命之日就以他年建国担任军师自居的。拜上帝会密谋起义时，洪秀全称天父第二子，云山称天父第三子，杨秀清称天父第四子，韦昌辉称天父第五子，杨宣娇称天父第六女，杨宣娇丈夫萧朝贵称为「帝婿」，石达开称天父第七子。太平天国称呼制度，尊者为兄，卑者为弟。现存天兄圣旨，从戊申年九月间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直到庚戌年正月天兄下凡所有说到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的地方，都把云山名列杨、萧上。从这个排班来看，那时是以云山坐第二把交椅的。再从李秀成自述原稿所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的群众公认来论，云山也是应该第二把交椅的。只因到决定起义时，杨秀清、萧朝贵要夺取起义领导权，要夺取军师的权位，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用天兄的意旨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去「避吉」（太平天国讳凶为吉，避吉就是躲藏），把他们甩在一边。军师权位遂为杨、萧所夺。云山的副军师只是一个虚衔，实权都在杨、萧手，详见萧朝贵传。

太平天国初起义时，清朝就徵调全国精兵到广西来要把太平军困死在紫

出当时州县官讳匿革命案件，不敢过问的作风。

后来到天京叙科炭功，封赏官职，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冯云山传。案天父诗一百零五首有句道：「思量人者有福矣，当前科炭今何如」？便是指此事说的。

据李孟群鹤唳篇、清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总督衔专办广西军务周天爵奏、同年十一月初五日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冯云山传、光绪浔州府志卷五十纪事、武宣县志附录采访洪杨起事记。案光绪浔州府志记解冯云山回原籍的为王烈是错的。查邹鸣鹤奏王烈于清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八日因丁忧解任，将人卷移交署知县贾柱讯办，后来始由贾柱将冯云山解回原籍。我在一九三七年撰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年谱时，尚未见邹鸣鹤奏，曾误据光绪浔州府志作王烈，特更正于此。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章。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洪秀全传、冯云山传、杨秀清传、韦昌辉传、萧朝贵传、石达开传。

荆山区内。太平军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必须有便于指挥的编制和精妙的战术，云山在这方面也发挥了他的卓绝的才能。他在起义前照周礼司马法制定太平军目，金田团营，就照军目编制，所以到作战时，才得收「进退分合有步伍的」功效。他又根据当前具体情况，参以古兵法进行战斗，敌人说他「其营皆散处，战亦散布」，每作战，「初则寂无人声，既而少出，又继而大至」，「且看清一步，方走进一步」。云山作战要旨，在于争取主动性和灵活性，先立于不败之地，故能致人而不致于人，使敌人惊骇地叫起来，说什么「凶悍诡诈，久历戎行者不独未见，并所未闻」。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十六夜就在桂平新墟打破敌人的封锁，虑兕出柙似地从山区冲出平原来。二十日，在平南县官村把清朝广西提督向荣率领的追兵全军击溃，于是进克永安州，取得了起义后第一个城市。事具萧朝贵传中。

太平天国在永安州封五王，封云山为南王，所有官制、礼制都由云山制定。又在这里向全国发出讨伐清朝的吊民伐罪的檄文，也都由云山主裁。壬子二年正月元旦，太平天国颁行云山创造的天历。这是中国行阳历之始，也是世界用四季历法的首创。云山由于从小奋志学习，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历法无不精通。他尤善于观察当前形势，进行了解和研究，随机应变，从而把那些死的知识变为活的东西，来给革命服务。群众对他的惊人功绩，叹为：「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

壬子二年四月，太平军从桂林北出，太平天国这个被史家评为「其忠勇才德与智谋器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的开创者，不幸在经过全州城时中炮牺牲。对云山的不幸牺牲，论史者称为：「使其不死于是役，将必可辅佐天王，裁制东王，调和各王，而于帷幄之中创谋建议领导大业以底于成」。虽然裁制东王是做不到的，但却会使东王不至于目中无人，「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他的死，确实是关系到太平天国的兴亡。

云山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冯癸方，次子叫冯癸茂，幼子叫冯癸华。金田起义后，清朝官吏来他的家乡花县禾乐地逮捕家属。他的母亲胡氏、弟冯戊科（又叫冯亚戊）、次子冯癸茂都被捕入狱。他的妻练氏和长子冯癸方、幼子冯癸华幸得逃出，藏在邻县友人家。亲友筹集旅费，使洪仁玕带云山长子冯癸方及一侄前往广西太平军中，因清吏盘查严密，折回广东。其间。练氏

太平军目为冯云山制定，系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金田团营，即照军目编制，请参看卷二十八兵制总说注一。

据清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一日钦差大臣李星沅会奏预防凌洪两股逆匪窜合片子，见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二。

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清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奏。

见李星沅会奏预防凌洪两股逆匪窜合片子。

清朝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上钦差大臣赛尚阿禀中论太平军语，见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五，附鸟都护致揆帅禀。

据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记吴粟生信述冯云山事。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冯云山传。

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冯云山传记太平天国群众对冯云山称赞的话。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六章驰驱八桂伍蓑衣渡之役论冯云山的话。

请看本传考证二、冯云山牺牲于何处？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六章驰驱八桂伍蓑衣渡之役论冯云山之死对太平天国关系的话。

李秀成自述原稿论杨秀清的话。

匿居清远县谷岭，被人告密，给清吏捉获。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冯癸方逃在广州附近村庄被盘获。他坚不承认是云山儿子。清吏提他到他母亲面前，两人相见都下泪，被证实了母子关系。他与祖母胡氏，母练氏，二弟冯葵茂都监禁在花县监狱里。至乙荣五年，清朝广州知府奉命按律拟办。他向上级提出：「获案五年，正犯弋获无期，可否将本案先行具奏，声明监候待质，抑冯云山罪恶綦重，即将该家属等飭县权宜办理，毋庸具奏之处，伏候训示祇遵。」后来如何办理，尚未发现有关文件。

云山幼子冯癸华与堂兄冯亚树出亡，几经困难，到壬子二年六月才得随美国教士罗孝全至上海。他们是要取道上海投奔天京的，但久候无法前去。亚树得了精神病，回到香港染病身故。癸华给解放上海的小刀会认出是云山的儿子，迎接他入城，花五百大元买了一匹骏马让这位小王爷骑上，在上海城内游行，全城兴高彩烈地庆祝。到小刀会起义军从上海城撤退时，一说癸华被捕牺牲，而清军不知道他是谁。另一说小刀会副领袖陈阿林专诚保护癸华，企图突破重围，打到太平天国辖境镇江去，在冲出清军外堡之际，还拉着他的手。但是后来在混乱中，这个孩子终于失踪了。

在太平天国后期，封有一位「殿前公议前导副军师顶天扶朝纲幼南王七千岁」。这位幼南王是不是上面所说那个在上海小刀会撤退时失踪的云山幼子冯癸华呢？案天王洪秀全、幼天王洪天贵福诏旨对王亲国戚和重要诸王都诏及。如果这个幼南王是冯癸华，天王诏旨所诏及的人名内必列有「花（华）侄」，幼天王诏旨必有「花（华）弟」这人。今查天王诏旨和幼天王诏旨并无此人，可知这个幼南王不是冯癸华。那末，这个幼南王究竟是谁呢？贾熟村同志曾撰《幼南王考》，他根据在王诏旨、幼天王诏旨以及其他有关文件上排列的王亲国戚和重要诸王的「相应地位」，认为幼南王为西王萧朝贵第二子萧有福承嗣南王冯云山。他的论断，是有理由的。但与考幼东王为天王第五子洪天佑不同，其称谓上既有「王五殿下」，天王诏又称他为「天佑子侄」，其本身即可作证，而这只是据「相应地位」作出的推论，所以尚须文献为之证明。天京失陷，这位幼南王突围出走。据曾国藩奏报在湖熟镇被围牺牲。但是否可信，连曾国荃的机要秘书赵烈文也认为「以口语未可凭为疑」。

本传考证

一 关于冯云山入紫荆山密图革命的种种说法

本书所记冯云山入紫荆山密图革命事迹，系据太平天日及我在一九四二年记录的金田采访记撰。案太平天日记冯云山入紫荆山事说：「南王与张永绣留滞浔州月馀，后至古林张家。乙巳年南王寓紫荆山高坑冲张家。……丙午年南王寓黄泥冲曾玉珍家。……丁未年仍寓张（曾）玉珍家。」其中没有记到曾槐英。我所记曾槐英事，系据曾槐英的曾孙曾仲藩和住在金田附近的寻排村老人钟玉亭说的，故据以补太平天日。钟玉亭称曾槐英为曾五公，查古林社曾氏族谱曾槐英兄弟共四人，他行三（据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择录材料），当地人的传说当是把曾三公讹为曾五公的。又曾槐英知冯云山为读

见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七期。

本书所记冯云山三子事，详关于冯云山儿子的问题一文的考证。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内。

书人事，当地传说，有的说冯云山在曾槐英家做短工，一天，他拾牛粪在茶亭休息，题诗一首道：「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执粪生涯来度日，他日得志姓名扬」。因此曾槐英知道他是有才学的人（见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记录金田黄石鸣、黄耀南说）。又有的说冯云山在古林社张家路店拾牛粪度日时，在路店墙上题了上面这一首诗，给曾槐英看见，知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因招呼他到家中过年（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记录种玉亭的话）。案种玉亭在一九四二年，我到金田调查时，他对我说：「冯云山在古林社虽穷同叫化子一样，但仍时读诗书。有曾五公者见而奇之，乃款待他，不久，又荐他入大冲村曾玉珍家教书」。那时，他并没有说到冯云山在古林社张家路店墙上题诗给曾槐英看见的事。到一九五四年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向他调查时，他只说冯云山在粥店题了一首诗，给曾槐英看见，没有说到那一首诗。但到一九六〇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向他调查时，却举出黄石鸣、黄耀南所说那首诗。钟玉亭的话，颇显露出把后来听到的传说一次又一次地增加的痕迹。这两种传说，都和曾槐英曾孙曾仲藩所说冯云山在曾槐英家做短工，夏天担禾回来，迎风歇息，一时高兴，口吟诗书，给曾槐英知道是读书人的话不合。案黄石鸣等所传冯云山这一首诗，虽没有宋江在浚阳楼上题的「反诗」那样显露，但从「孤寒到此把身藏」句与「他日得志姓名扬」句联系起来，一眼就可以看出也是一首革命者言志的诗。冯云山当时正在密图革命，他是一个十分精细的人，又没有同宋江那样喝醉酒，他断不会题这样的诗在墙上的。而曾槐英是个监生，他的四弟曾宏英是从九品官（据古林社曾氏族谱）。曾槐英既是一个富有的地主，又知诗书，他也断不会把地主阶级所认为的「反诗」看作为有学问的。当时地主阶级只有把四书、五经那些东西才认为是有学问。因此，黄石鸣等所传这一首诗是不可信的。我们应该从曾槐英家后人所说为是。

又考冯云山被捕后向桂平县呈诉说：「二十四年冬，某到紫荆山探表兄卢六。次年设教高坑冲。又次年设馆曾玉珍家。又次年复馆」（此禀收在李孟群鹤唳篇，见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三十三）。案清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总督衔专办广西军务周天爵奏说：「缘冯云山系广东花县人，於道光廿四年来广西桂平县，住县民卢六家。廿五年在卢六家教读。廿六、廿七两年在曾玉珍家教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周天爵报说明是：「调取原案卷宗，逐细查阅」，知这一段话是据自冯云山的吴诉。冯云山在呈诉中所述入紫荆山的经过，与太平天日不合，也与金田一带流传的口碑不合。细思其故，是因卢六同被捕下狱，冯云山为着要给卢六开脱，也为自己探入紫荆山图谋革命的行动辩护，所以把卢六说成是表兄，把入紫荆山进行革命活动说成是探亲。因此冯云山这一段呈诉并非事实，而是为开脱、辩护的说法。

二 冯云山牺牲於何处？

關於南王冯云山牺牲的地点，清朝方面的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是进攻全州战死的，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冯云山传说：「壬子四月，攻扑全州，都司武朝显以劲兵四百，与贼大小十数战，更率百姓登陴，以热桐油稀饭浇之，十日之内，毙贼无算，云山亦死乱军中」。苏凤文平桂纪略卷一记太平天国攻克全州事说：「湖南都司武昌显引兵四百至州城，与城中官军固守。贼据城外江西会馆，穴墙置炮，轰击西门，守陴者不能立，贼匿民房

穴城下置火药，十六日火发，崩塌城垣二丈馀，贼蚁附登，忿城中固守，贼党冯云山毙於炮，屠杀甚惨」。另一种说是进军湖南，在全州境蓑衣渡与带领地主武装的江忠源大战中炮死，左宗棠、郭嵩焘撰的新宁江公行状说：「将顺流犯长沙，掠民船数百，载逆属及所据金帛子女。公令所部於全州下游蓑衣渡，代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觉来门，以悍贼护船，更番迭进，鏖战两画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悍贼毙者数千，輜重尽丧」。清史列传卷四十三江忠源传也记冯云山在蓑衣渡中炮死，就是据自行状。这两种说法，究竟那一种是真实呢？据一九四二年五月，简又文到全州调查，写了一篇全州血史，他说：「据各种史籍所载，则全州战事之发生，系因全城文武官员死守，督率兵勇人民合力抵抗所致。然据吾人采访所得，则地方人士交口传言，僉谓当时致祸之由实因城上守军先开炮轰中南王冯云山，於是惹起大祸」。他接着说：「初太平军既抵境，本无攻城意，即如在与安之和平过境而已。……前队已远过州城，后方押队者有黄轿一乘，簇拥而过。近州城西郊，適为城上参将部下一炮兵所见，知为首要。乃不俟命令，乘一时冲动，径取火燃土炮，对正黄轿施放。轰然一声，果然命中，乘轿者非他，即太平天国副军师后军主将开国第一功臣南王冯云山是也。至是竟被击中要害，全军大愤，遂决回师攻城以复仇雪恨。有谓南王登时身死者，即平桂纪略亦有『因其党冯云山毙於炮屠杀甚惨』之言。但据官书及清吏奏报均言南王实於破城后全军走至蓑衣渡时中炮阵亡者。新全县县志编修者王竹齋先生对此事表示意见，则谓南王确先在城外中炮受重伤，由是惹起攻城浩劫。惟城破数日大军出发时，异至蓑衣渡始行去世云。证以吾人后来在蓑衣渡采访所闻，则此说可信也。王先生又言：擅自开炮闯祸之炮兵，於城破时跳垣得免於难，其后积功升至守备，多年后始敢私对人言，叙及往事经过；其人姓名籍贯，城内多有识之者（王君谈话间偶忘其名），是其人其事，鉴鑿有据，则上述之传说，殆非虚语矣」。他在记到蓑衣渡访问事又说：「余等由渡口东岸弃舟登陆，相将步行至一村庄之陈姓农家，亟与村人攀谈当年战事，另邀村中八十岁老者二人到宅，叩问其所知所闻之战况。据一般传说，蓑衣渡战事大概与上述者相同，且当时确有一王爷在此去世。或则云，南王系在渡口东岸北三里之雷家庄前逝世者。……由本地土人之传说，又可证实南王确在蓑衣渡毙命。参合城内同样确鑿之传说——在西郊中炮，则其先在城外受重伤致引起攻城屠城之惨剧，卒乃抬至蓑衣渡身亡——此殆不易之结论矣」（见金田之遊及其他）。案张德坚贼情汇纂冯云山传注说所记冯云山事系据朱社祖培、朱竊、方靖、罗凤池等所说。查卷首采防姓名所记这四人的履历，都是在广西参加抗拒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所说应该是有根据的。至平桂纪略的著者苏凤文也是当时在广西抗拒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记载也应该是有根据的。又贼情汇纂是汉奸曾国藩行营采编所编辑的情报。经过曾国藩的审阅，而江忠源却是曾国藩第一个爪牙，假如南王冯云山确是在蓑衣渡与江忠源大战阵亡，即使贼情汇纂执笔的人记错了，曾国藩也一定把它改过来，断不会让这样的大事如此错误下去的。不仅如此，就是曾国藩撰的江忠烈公神道碑所记蓑衣渡之役事也只说：「大捷於蓑衣渡，贼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见曾文正公文集卷二），并没有双字提到在此役打死南王冯云山之事。请问：如果确有这样的一件大事，曾国藩还不给他最得意的爪牙来大吹大擂吗？而就在同一篇神道碑中，曾国藩就把江忠源抗拒革命的汗马「功劳」，一件又一件地举出来，说什么「破贼目晏仲武於巴陵」，「剪叛民刘立简於通城，

膊陈北斗於崇阳」呢！再考江忠源答刘霞仙书自述蓑衣渡之役也只自吹说：「鏖战两画夜，夺获贼船三百馀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江忠烈公遗集卷一），也没有说到打死南王冯云山的事。根据以上种种证据，可知左宗棠、郭嵩焘所撰的行状，不过是要放大江忠源在蓑衣渡之役抗拒太平天国的「功劳」。而实在是没有打死南王冯云山的事的。全州在湘、桂边境太平天国放弃围攻桂林北出，目的就是向湖南进军，断无围攻之理。太平天国之所以围攻全州，据一九四二年简又文所调查的全州地方传说与平桂纪略所记，实因全州反革命守城军炮中南王冯云山之故。这一个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据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初稿）第一辑，一九六一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到全县调查，所记全州师范学校唐雅文说：「相传当时太平军过全州，从清湘寺门前大路向湖南前进，本无意攻城，后因城上发炮打伤人，才愤而围攻州城」，知道这一个传说直到最近还是保存下来的。

传第三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四

杨秀清

—

杨秀清广西桂平县平在山东旺冲人。生於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八月十九日。他出生在一个十分穷苦的农家。父亲叫杨亚齐，母亲古氏。五岁时，父亲去世了。九岁时，母亲也死了，得伯父杨庆善教养成人。

秀清成年后，得不到田地耕种，他只得同平在山里面那些穷苦农民一样，以「种山烧炭为业」。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至冬天，又翻山越岭，把炭挑出新墟去卖，经过商人的盘剥，换不到一升半斗。一年到头，过着挨饥受寒的生涯。天情道理书说：「至贫莫如东王，至苦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厄难堪，足见天父将降大任於东王，使之佐辅真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乃天之穷厄我们东王者，正天之所以玉成我们东王也。」这段话，说明了秀清的革命事业跟他的阶级出身和艰苦经历的重大关系。

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创立拜上帝会，秀清和萧朝贵都是那里入会的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那时候，他们只是一般会员。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七月，洪秀全、冯云山写宣传册子送人，是曾澧正四处代传的。九月间，洪秀全要选择险固所在栖身，是和冯云山、曾澧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同写章求天父的。九月十六日，洪秀全去象州捣毁甘王朝是和冯云山、曾澧正、卢六、陈利同去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冯云山被逮捕，是由曾亚孙、卢六等夺回的。他们都还未站到斗争的前列来。

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年）春，冯云山被囚在桂平县监狱，洪秀全回广州营救，拜上帝会突然受到地主阶级的迫害，会中又陷於没有首脑

我去金田采访曾玉珍的侄孙曾德周说杨秀清为鹏隘山东王冲人。考李进富供词有「朋（鹏）隘内东旺冲」的话。李进富鹏隘山人，於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五月二十日左右被捕，其时杨秀清尚未封王，可知「东旺冲」不是清朝官吏所改，而「东王冲」乃后人为纪念东王而改。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杨秀清传说「现年三十二岁」考定。

据佚名粤逆纪略说：「八月十九日，杨逆生日，医生祝寿者，各赏朱履一双，且令逐日皆穿。」

据清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广西巡抚劳崇光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据杨秀清上天王本章（见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器用轿制引文）、十三日幼主封杨庆善等爵诏。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记其婿吴栗生清咸丰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信说杨秀清的出身是「贩木料者也，乡间为人治病。」案吴栗生曾在太平军工作，所述太平天国事得自军中，但所说杨秀清出身这件事，却是不可信的。因为假如同他所说杨秀清是一个有资本来做贩卖木料的商人，那么，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情道理书所说杨秀清至贫至苦，困厄难堪的话便成为不可理解，由洪仁玕说韩山文写的太平天国起义史记杨秀清「本为极贫穷之人」的话也是假的了。至於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杨秀清传说「同洪秀全结夥护送洋货，积殖自封」，更为诬妄的。

均据太平天国颁布的太平天日。

据王大作等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呈文。这封呈文收在李孟群鹤唳篇，见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三十三钞录。

主持的瘫痪状态，人心动摇。三月初三日，当会众聚集的时候，秀清就利用当地迷信的降童巫术，装做跌在地上不省人事，过了一会，他在昏迷状态下，站立起来，瞬即摆出一副严厉肃穆的面孔，厉声对众人说：「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他宣讲了一番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能。命令会众同心同力去杀妖。稳定了革命群众的情绪，保卫了革命的组织，把后来作为太平天国骨干的两千会众从彷徨动摇中带领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天情道理书记其事说：「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呼乎！」这是一件关系到拜上帝会前途至重至大的事。

到冯云山出狱，洪秀全也回到平在山来，他们虽知降托是左道巫术，但看见在群众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认为正可以利用，遂承认秀清有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到今年九月，洪秀全又和萧朝贵串演天兄降托萧朝贵的把戏。从些，「并不知机」的杨秀清和「僻处山隅」的萧朝贵，就从会众中涌现出来一跃而成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

农民是个体劳动者，他们过的是没有组织的分散生活。要想把他们结集起来，并比较有效地克制他们的分散性、散漫性，而形成一支在统一指挥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队伍，这是一个严重的和单靠农民自己不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但是，农民起义对此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作出初步的解决，否则不仅不能取得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就是起义也难於发动起来。秀清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卓越的工作。他用天父降托去巩固拜上帝会的组织，他又用天父降托去发动群众。就在金田起义前一年的三月十六日，他到贵县拜上帝会去，假托天父下凡教育会众说：「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笔祈祈」。高老即天父，山山即出字，十字有一笔即千字，这句隐语，就是命令会众：「天父出令，千祈遵正！」到金田起义这一年的春天，他就假托天父下凡，号召群众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将得救，你们都到我这里来」！今年四月，拜上帝会决定要起义了。杨秀清为着要夺取起义领导权，他与萧朝贵合谋，假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血，成了病废，躲在幕后操纵，由萧朝贵出面假托天兄下凡主持。事具萧朝贵传中。到十月初一日，地主围练向拜上帝会进攻时，他就立刻耳聪目明，心灵性敏，到金田围营指挥队伍，与地主围练大战，把它打败。十一月二十四日，击败围困山人村的清兵，迎洪秀全归金田，又打败来攻金田的清军。十二月初十日，就在金田宣布起义。

辛开元年二月，洪秀全正位天王，封秀清为正军师，建立太平天国。时太平军初起义，农民的散漫性和自私性仍然随时暴露出来，致影响战斗。於是秀清又连续用天父下凡，对官兵进行教导，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地（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又说：「天降尔王为真主，何

李秀成论杨秀清的话，见李秀成自述原稿。

见天情道理书论萧朝贵的话。

见天命诏旨书。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九章及洪仁玕写的洪秀全来历。

这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三月十四日，杨秀清在广西武宣东乡假托天父下凡说的话，见天命诏旨书。

用烦愁担心飞」。「有志顶天忠报国」，「何不心雄战胜回」。秀清用这类简单明快的语言，假托是天父的圣旨，来说明天王洪秀全下凡作真主的天命，树立起义必胜的信念，灌输到太平军全军兵将的心中，把全军的意志和力量，在天父、天兄、天王的名义下结集起来。於是冲破清军四面的封锁，粉碎敌人要把太平军困死在紫荆山区的狂妄企图，全军冲出到平南官村，大败清军，遂於闰八月初一日，攻克广西永安州，第一次占领城市。

十月二十五日，天王洪秀全降诏封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西、南、北、翼四王都归节制，将军令权交归杨秀清。

当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后，清朝跟着又调动大军来围困，并收卖叛徒周锡能，企图外攻内应，颠覆太平天国。秀清侦知叛徒逆谋，立刻假托天父下凡，锁拿周锡能进行审讯，将他的谋反逆迹一一指出。周锡能无法狡辩，不得不供认。在全军兵将共同切齿愤与对天父权能的欢呼声中，把周锡能和他的老婆、儿子押出朝门斩首示众。秀清在审讯叛徒周锡能当中，同时就教导兵将说：「自今以后，每事具要推明，时加格外灵变」，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就「该即刻禀报尔千岁，奏知尔主天王，则为是也」。又说：要以周锡能为戒，「要认真天堂路，切不好踏差，放胆立志，顶天不妨」。这一场周锡能谋反案件的破获，不仅是粉碎了敌人外攻内应的险恶阴谋，对当时被围在永安州的全军斗志起了极大的鼓舞，而且，结合着审讯，还把得出来的政治上的教训，进行了一场活生生和教育，有助於在军中培养警惕性的观念，并进一步提高他们对起义必胜的信心。事详叛徒传内。秀清假托天父下凡的做法，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是起了大作用的。

二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三月，在永安州突围大捷后，北出桂林。五月，大军进入湖南，传檄讨伐清朝。其奉天讨胡檄道：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_{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若曰：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釁，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沿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燄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於四海，妖气惨於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於后，是使中国之

这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七月十四日，杨秀清在广西桂平紫荆山茶地假托天父下凡说的话，见天命诏旨书。据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并参考天情道理书。

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又恻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协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言语，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与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廷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甚至文武官员，贪图利禄，拜跪於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馀万。以五千馀万之众，受制於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近，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冑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女女，攄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於蔡州，擒受欢於应昌，与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岂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我中国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螯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耀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塵，其何以对上帝於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瞞天之讎，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下天，咸使闻知。

这一道檄文，痛斥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指出满洲贵族奴役中国人民，从剃发、易服等人身侮辱，到政治上和经济上「富儿当权」、「剥民脂膏」种种压迫剥削，造成「饿莩流离，暴露如莽」的人间地狱，表达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宣扬了吊民伐罪的正义性。檄文提出革命目的，在於推翻残暴的清朝政府，「同享太平之乐」。檄文一再申述革命的政策，号召中国人民「各各起义，大振旌旗」；责备奴事清朝的士大夫，叫他

们变计来归；策动反革命军队弃暗投明，立功受赏。檄文最后宣告「中国有复兴之理」，清朝「有必灭之徵」，申述了革命必胜的信心。这道檄文，成为一面号召全国人民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旗帜，成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参加了革命，各地各族也纷纷起义响应。五月，克道州。清总兵和春、守备张国梁率军来攻，秀清亲率将士与占於南乡。这一场大战，秀清「战妖损破颈跌横」，挫败了敌人的攻势。旋进军长沙，出洞庭湖，攻克武昌、汉阳。癸好三年正月，大军下江南。二月初二日，就进抵南京。初十日，太平天国又以秀清和萧朝贵名义颁布一道四民各安常业诰谕。在这道布告中，再次声讨清朝政府「暴虐我黎庶，残害我生灵；肆铜臭之薰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徵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的罪行。接着宣布「自广西起义以来，所到之处，抗王师者前徒倒投顺之戈，凜天威者闻风丧妖人之胆」的革命声威，与「郡县所经，如行时雨，旌旗所指，犹解倒悬」的解放业迹。最后切望人民，「当旅市之不惊，念其苏之有望」，各宜安居乐业，「以受天福」。十四日，遂克南京。

三

杨秀清在革命实践中积聚有丰富的经验，但历史的经验教训范围更为广博，他却缺乏历史智识。因此，他在建都问题和北伐用兵上，都由於不知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犯下了两大错误，给太平天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已详论於序论中。

杨秀清是个具有非常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人，他又是个雷厉风行的铁腕人物。他任太平天国正军师，总理军国，出现了一个在农民起义史上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就是在中国史上也少见有如此高度中央集权。在军事上，一纸令下，全国兵将星驰电集，赴汤蹈火，如身使臂，臂使指。在政治上，「即末秩微员，升降必由天廷转奏，片文双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所有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全部集权到中央政府。在维持秩序与执行纪律上，「一切人等，无有例外，各有派定的岗位与职责，而全体动作各按轨道，循规蹈矩，如同钟表的机件」。只有在这样的权力树立以后，富有自发性和涣散性的农民的力量才能结聚起来，消灭分散主义和无纪律状态，而得运用全力去推翻地主阶级。也只有在这样的权力树立以后，才造成太平天国前期巩

据光绪道州志卷六寇变补遗，及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一月，洪秀全给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

这一道四民各安常业诰谕颁布的日期，计所见有四种不同的月日。一、钞本粤匪杂录所录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初十日（夏历二月初六日），即克复南京前四日。二、英国不列颠博物院藏的原年所填日期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夏历四月二十九日）。三、北京图书馆藏钞本，太平天国史料所录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七月十八日（夏历同是七月十八日）。四、王崇武辑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小刀会解放上海文件十六件所录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八月初十日（夏历八月十二日），即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后七日。这一道同一的布告，各处所填颁布的日期不同，这说明了它是癸好三年克复南京前后时期的重要布告。故在将攻克南京前颁布它，在小刀会解放上海后也颁布它。由於向每一地区进军，或解放了某一地区就需要颁布它，所以刻上年份，而留月日到颁布时才填上。

洪仁玕立法制宣谕中论杨秀清执政时政治集中的话。

见简又文译裨治文太平天国的政治与宗教，载大风九十二期，原文载北华捷报二八号，一八五四年七月廿二日。

固如磐石的政权，比天朗气清的澄空还要清明的政治。

当进入南京之初，杨秀清就首先整顿营规，立法安民。凡新克复地方，安民严令一出，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的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右脚，法立令行，严严整整，真正做到了他向人民保证过的「圣兵不犯秋毫」的严明纪律。他爱护人民，向官兵教育爱民的道理，要他们关心广大人民的疾苦，要「有衣同衣，有食同食」。故民心悦服，到处战胜攻取。

秀清爱护兵士，他给军队颁布一种体恤号令，教导「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兵士」。规定行军时，官员马匹都给伤员骑，如马匹不够，由兵士抬负而行，总要个个保齐。到指定营盘时，令拯危官员每逢礼拜日将伤员医疗情况报明，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掌医、内医格外小心医治，佐将当公事稍暇，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有亲属的伤员，看远近情况，酌量令其亲属前来照料，没有亲属的，由本营兄弟小心提理。至於对巡更把卡兵士的体恤，又规定：「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若见其衣裳单少，或被褥不敷，即当传令各官，如有多余，即当挪出，分散兵士。倘各官亦无多袍裳，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与把卡兵士穿著，日间令其缴还，如此一转移间，兵士更当格外感激矣」。秀清爱护兵士，开心到这种地步，就更加激发他们的门志，以战胜敌人。

秀清对群众很谦虚。当攻克南京时，他正在考虑建都大计，驾他座船的蒋老水手，向他当面提出反对去取河南为都而主张在南京建都的主张。他虚心倾听了并且采纳蒋老水手的意见。虽然他这个决定是大错的，但是，却典型地说明他对群众的谦虚态度和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到建都天京后，丞相不识字的每人禀事，都带书手入读禀奏。他十分谦虚地对那些书手说：「我五岁死了父亲，由国伯养大，家穷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慢慢地读给我听，我自懂得」。他给群众的形像，就是这样的诚恳，这样的朴素。他谦虚对待群众，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也教官员们学他的榜样，他曾经面教各官说：「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即有错处，也须待他说完，悠然教导，否则恐他自后即有合理的地方，也不敢来禀」。他这样地重视群众主动性和智慧的发扬，就鼓励群众开心革命事业，乐于提出意见，因而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曾经出现了许多创造性的新事物，就是跟领导者这种谦虚的作风有关的。

秀清用人，择有才而用，不准徇情滥保。他指示在田家镇行营统兵的燕王秦日纲说：「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徇情滥保」。这样慎重保举，自然能够登进英才，为国任贤，收到政治

据李秀成自述原理。

见四民各安常业谕。

见天情道理书。

体恤号令今编辑在行军总要一书内。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首居止。

见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见秦日纲覆东王杨秀清保举官员事禀奏。这封禀奏，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贼文告。

清明，人心团结的效果。故敌人论到当时太平天国的铨选也不得不说：「賚功课职，颇协众情，初无依违，故其党争为致死，虽屡至穷蹙而不舍焉」。这一种情况，和太平天国后期徇私滥保，乱封官爵，以致「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的情况，恰恰成为十分显著的对比。

秀清「赏罚分明」，这就使得有功的知奋，有罪的知愧，激发了革命者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加强对纪律的严肃感。甲寅四年五月，青年将军陈玉成攻下武昌，秀清立刻把他提升为殿右三十检点。玉成上燕王秦日纲禀申说，他恢复武昌祇是一点「微劳」，就得到升赏，使他「感激图报，奋不顾身」。同年三月，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在湖南湘潭全军覆败，革职，调到江西湖口协助守城。八月，任为金官正将军。他感到自己有负委任，恳辞给他的官职，请秦日纲代为婉禀秀清，原在湖口带罪立功。从这两件事看来，可见秀清「赏罚分明」是在怎样地激发着革命者的上进心和责任心。敌人论太平天国取得辉煌胜利的原因说：「其法至严，凡有失利取败，违令私财，重则立斩，轻者责降，不敢徇情，略无姑息。有功亦破格升迁，赏不逾时，而桀骜不驯之徒，遂群焉俯首，甘心服役，至身临矢石而不愆，膏涂草野而无悔矣」。反革命分子的分析固然是片面的，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者这种昂扬的门志，并不只是从纪律取得，而首先是由於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但是，从太平天国全部历史看来，仍然是跟秀清「赏罚分明」分不开的。这一种情况，和太平天国后期「无功偷间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爭雄」的情况，又恰恰成为十分显著的对比。

秀清「心灵性敏」，应变迅速。甲寅四年三月，水营哗变。原来水营都是湖南人，反革命分子张继庚曾用「东王待广西人厚，待湖南人薄」的反间计去激怒他们。没有多久，可巧有北殿右二承宣张子朋因奉命出师封船只责打水营多人的事发生，众心遂齐叛，要尽开船上驶向清军投降或散去。秀清得报，立刻到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又传殿左五指挥提督水营事务总办船只唐正才到来，多方抚慰，叫他向水营传达慰问，并出诰谕宣布韦昌辉、张子朋虐众罪状。水营人人悦服。一场祸起顷刻的大变，登时风平浪静。如果应付稍迟，便致挽救不及了。秀清应变迅速，使不失事机，大都类此。

历史说明，统治阶级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在革命门争发展的过程中，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特别在革命门争胜利发展时期，敌人往往设法钻到革命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建都天京后，就有以张继庚、吴长松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潜藏在京内。张继庚隐藏在北典兴衙，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吴长松打进太平天国内部，做织营总制，就利用织营作为窝藏反

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品级铨选。

李秀成自述原稿论太平天国后期政治的话。

李秀成自述原稿论杨秀清的话。

据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九月初七陈玉成上燕王秦日纲禀申，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林绍璋传。

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军中官。

李秀成自述原稿论太平天国后期政治的话。

天情道理书述杨秀清事迹的话。

革命分子的巢穴。他们暗通城外清朝江南大营，要外攻内应颠覆太平天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秀清虽然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规律，可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得到锻炼，他对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保持了比较高的警惕。他首先破获由张继庚鼓动起的水营叛徒结盟案，镇压了叛徒。又侦破由张继庚纠约叛徒向清军献朝阳门的阴谋。甲寅四年二月，扑灭了由吴长松率领的匪徒夜斫仪凤门迎接清军的变乱。接着，又破获由副典金官陈先进为首密通清军定期作乱的案件。於是肃清了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天京内部，从而给此后天京的保卫带来了安全。

太平天国前期的辉煌业迹，就是由於秀清执政得来的。当时太平天国的军民把秀清看作神圣。他的一道诰谕，一首诗歌，一部讲道理的书，都像战鼓一样鼓舞着他们，「争先恐后各称雄，直破铜关百万重」，从胜利走向胜利。

四

农民的阶级性中包含着反抗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狭隘性、私有性和保守性的另一面。作为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杨秀清，在他的身上，正体现这两种矛盾性格的汇合。对革命斗争的勇敢、坚决，表现了他的革命要求。但是，到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他这一个在深山烧炭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建都在当时中国心脏地区的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者的时候，反映着农民阶级性中消极面的错误和缺点，便在他身上显著地日益发展起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终於身遭杀戮，使正在明着胜利前进的太平天国，转而走下坡路，以至於败亡。

早在起义前两年，秀清取得代天父传言权，萧朝贵取得代天兄传言权，曾经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向会众宣布不但人人要服从秀清和他，就是洪秀全也一样。洪秀全俯首遵命说：「谨受教」。事具萧朝贵传。故洪秀全虽为天王，实际受杨、萧控制。萧朝贵早死，秀清就以独一神威凌驾於洪秀全之上。建都天京后，洪秀全手批前遗诏圣书圣人约翰天启之传第十四章说：「今当禾熟之时，即得救之侯。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验矣，钦此。」洪秀全又在宗教的理论上钦定秀清和他同传第三 杨秀清样「俱是天国良民之主」。洪秀全还亲口诏众官说：「尔为官者，须和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钦遵」。这就是说秀清成为天父的化身，就是不在替天父传言的时候，他说的话也具有天父圣旨同样的权力，太平天国全体官员军民都必须钦遵，当然包括称为天父次子的洪秀全在内。虽然洪秀全说这句话时是在被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要杖责他之后，是有所勉强而说的。但是，既出自洪秀全之口，就不论他原意不原意，都不能不说他承认了秀清是太平天国最高主宰这一事实。同时，太平天国采取军师负责制，秀清任正军师，总理军国，将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大权全部掌握在手中，成为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者。

这是一个关系到太平天国命运的活生生的现实。而太平天国的国家组织

开於副典金官陈先进谋作乱事，见天情道理书。

这两句诗，是杨秀清果然坚耐一首诗中的句子，见天情道理书。

见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形式却采取了这种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结合在一起的军师负责制。这种政体，虽把国家实权归军师执掌，天王临朝不理政，作为一个虚君，发挥了农民民主的一面。但却大讲「君道」和「臣道」，承认「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君臣界限不容逾越，如有人敢於夺取君位，就要被叫做「乱臣贼子」，斥为「篡盗」，人人得而诛之，又保留了君主制权能的另一面。因此，洪秀全仍拥有诛杀秀清的权力——这就是这种政体所赋与他的君权所产生的力量。关于这一点，秀清不是不知道的。就在那一次他假托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第三天，他上殿去安慰洪秀全。洪秀全称赞他说：「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鯁这臣。自后在尔幼主之世，凡为臣者当如清胞今日之直言，方尽为臣之道也」。他对说：「小弟虽足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秀清这一段对话，流露出藏在内心深处的对还拥有君权和性烈如火的洪秀全的恐惧。

太平天国的君主天王洪秀全，称万岁，而正军师杨秀清，祇称九千岁。他朝见天王时虽与群君臣有别，毋须下跪，却还要站在陛下。虽然太平天国的政权掌握在他手中，一切国务都归他决定，但在形式上却还要奏请洪秀全取旨。洪秀全尽管形同虚君，但他所拥有的君权仍高出於秀清之上。而太平天国所采取的那曾为刘邦所惊叹的「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封建帝皇朝仪的威风又高高地压在秀清的头上。在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和封建思想日益侵袭的秀清，便要取洪秀全的皇帝地位而代之。

秀清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首先就必须使洪秀全屈服。因此，在建都天京后，他就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假托天父下凡去压制洪秀全。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秀清要夺取在天朝宫殿服侍洪秀全的女师朱九妹两姊妹，就以洪秀全责罚女官过严为罪名，假托天父下凡来压制洪秀全。当东王府侍从用全兴把这个假天父——杨秀清抬进朝门的时候，洪秀全早已得到奏报，赶紧走出二朝门来迎接，假天父向洪秀全发怒说：「秀全！你有过错，你知么？」洪秀全跪下，同韦昌辉及朝官一齐对说：「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假天父大声喝道：「你知有错，即杖四十」！韦昌辉和众官都俯伏地下，一齐哭求说：「求天父开恩，赦宥我主应得的责罚，小子等原代天王受杖」。洪秀全说：「各弟不得逆天父圣旨，天父开恩教导你们哥子，自当受当受责罚」。假天父不准各官的请求，仍令责杖洪秀全。洪秀全对说「小子遵旨」，就俯伏受杖。假天父见洪秀全屈服，他的威风已经逞够了，才改换口气，并把他可耻的目的说出来，道：「你已遵旨，我便不杖你。但有石汀兰、杨长妹当使她们各至王府与国宗一体安享天福，无用协理天事，朱九妹两大小前亦有功，亦准她们居王府安享天福，其馀的事都由你清胞向你奏知」。这个可耻的目的，就是要从天朝宫殿夺取朱九妹两姊妹到东王府去，说要石连开的姊妹石汀兰和他自己的姊妹杨长妹回到各人兄弟的王府去享福只是陪衬。秀清这一出戏，还把它编成一部天父下凡诏书，刊刻传布，来宣

礼记卷四曾子问第七记孔子的答话。

见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关于杨秀清这一次假托天父下凡从天朝宫殿夺取朱九妹两姊妹事，假天父发了两道命令，一道就是本文所记对洪秀全发的命令说：「朱九妹两大小前亦有功，亦准居王府安享天福」，只说「王府」没有明白指

传他无比的威风，和洪秀全对他的屈服。

据记载所见，建都天京后，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挟制洪秀全的不止这一次。癸好三年四月，洪秀全正发动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孔运动，秀清不同意，就假托天父下凡宣布：「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控制了这一个运动。太平天国建都在南京，是在革命根本大计上犯了重大的错误。洪秀全要迁都到河南去。秀清就假托天父下凡，责骂洪秀全说：「你要迁都河南，就是变妖，该杖责」！秀清就是这样地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假托天父下凡来压制洪秀全，逼迫洪秀全不得不屈服。

秀清以为有力量可以反抗他取洪秀全而代之的是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这几个人，如果先把他们制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在压制洪秀全的同时，就对他们横加压迫。他屡次凌辱韦昌辉，使韦昌辉一见他，就「有惊恐之心」。甲寅四年四月，又借燕王府牧马的事件，对石达开、秦日纲等进行打击。这原是一件小事。秦日纲燕王府有一个牧马的，坐在府门前，秀清的同庚叔经过，没有遵礼制起立致敬。秀清同庚叔发怒，把牧马的打了两百鞭，交给秦日纲。他没有等待秦日纲处理，又把牧马的押解到掌管天朝刑部事务卫国侯黄玉昆衙门，要再加杖刑。黄玉昆守法不阿，认为既经打了两百鞭，於法已足，他婉转地劝秀清同庚叔就这样算了。秀清同庚叔就这样算了。秀清同庚叔大怒，一手把天朝刑部分案推翻，奔去向秀清控诉。秀清立刻下令石达开逮捕黄玉昆。黄玉昆是石达开的岳父。秀清命令石达开逮捕他，就是对石达开的打击。黄玉昆以无法执行职权，提出辞职。秦日纲和天朝朝内官领袖兴国侯陈承瑑也都辞职，以为对这种目无法纪的暴命的抗议。这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对秀清的专横霸道横加压迫的一次非常严重的抗议。可是，秀清这个「威风张扬」唯我独尊者，不仅没有收回暴命，反而如火添油，把秦日纲、陈承瑑都锁拿起来，解交韦昌辉，把秦日纲打一百杖，陈承瑑打二百杖，黄玉昆打三百杖，黄玉昆还被革去侯爵，降为伍卒，牧马的被五马

东王府。另一道是未到天朝宫殿前，在东王府对女丞相杨水娇、胡九妹发的命令，经过转湾抹角后，即明白地说明是东王府。天父下凡诏书记道：「天父又曰：「杨长妹、石汀兰现在天朝（指天朝宫殿）佐理天事，亦已有日。况此两小女分属王姑，情同国宗。至於朱九妹两大小亦有前功，准其一体休息，免其理事，或在天朝，或居东府（即东王府），安享天福也」。又旨诏：「在天朝未免日近天颜，人臣侍君，固属分所当然，但无理事，又不若令其在东府享福更为妥便也。至若天朝事务乃系天事。人人亦该理得，另派他人理事可耳」。所以时人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天下凡说：「惊传天父来凡间，或言天王府中有巾幗，当予束王侍枕度，否则天王笞四百」。这几句诗，点明了这一出把戏的真正目的。

见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九月试正总阅官黄期升等撰权戒士子文，此文载士阶条例内。案关於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控制洪秀全反孔运动事，除黄期升等文的追述外，当时人的记载，如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杂载、孙亦恬金陵被难记、佚名金陵纪事等书都记有此事。

据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天下凡。

据石达开供及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韦昌辉传。

据杨秀清说韦昌辉在他面前时的表情，见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从前广西浔州一带，凡契兄弟、契姊妹互称为「老同」，因为认契的人们一般都是同年生的，所以称为「老同」。他们称对方的叔父就叫做「老同叔」。「同庚」，即同年生的人。故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作「同庚叔」。杨秀清的同庚叔，就是他契兄弟的叔父。本书记此事因系据谢炳记载，故从他所记的这一个称谓，而把当时浔州的称谓注明於此。

分尸。黄玉昆被杖后，投水自杀，幸遇救得生。秀清以为这样，就可以把韦、石、秦等压在他的积威之下，使他们不敢不低头屈服了。其实，结果恰恰是走向他的想法的反面，他们却是「积怒於心，口顺而心怒」，在等候着机会要把他杀死。

丙辰六年二月，秀清派兵解救了镇江的围困，渡过长江，大破江北大营，进入扬州。旋回师镇江，又在高资大败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军，吉尔杭阿自杀死。秀清就乘胜调长江上下游军队会师天京，向清朝钦差大臣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发动进攻。五月，各路军到，攻破江南大营。向荣逃走丹阳，自缢而亡。

本来，秀清早已存心要取洪秀全而代之的了。当癸好三年八月初十日举行的东试时，诗题就是：「四海之内有东王」。又东殿参护衙（即东王府卫队衙门）的门聊就是：「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这不但是司马招的心事，路人皆知，他简直自己宣布出来了。但是，由於向荣这一支从广西一直跟追来的清朝大军——江南大营，就盘踞在天京门外孝陵卫，威胁着天京的安全，使他有所顾虑，还不敢妄动。而今把江南大营打垮了，长江上游战事又连续胜利，他就以为一统江山已经到来了，於是便行动起来。

就在打垮江南大营后几天，秀清在东王府裹假托天父下凡，召洪秀全到来，声色俱厉地问道：「你打江山几年，多亏何人？」洪秀全答说：「四弟」。假天父说：「你既知道四弟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听了，毛发悚然，只得回答说：「四弟打江山，也当是万岁。」假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洪秀全对说：「四弟既万岁，东世子也便是万岁，且世代都是万岁。」假天父装作欢喜说：「我回天了。」当时兵权握在秀清手，既逼洪秀全要称万岁，洪秀全就不可能不承认。於是洪秀全向众臣宣布：「今后遵天父圣旨，东王称万岁，东世子也称万岁」，预定以八月十七日秀清生日那天举行称万岁典礼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黄玉昆传。被杖后投水被救起事，则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黄玉昆传。

李秀成自述原稿记杨秀清被杀事的话。

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科目。

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贼文告下伪文字附隐语聊句。

咁，粤语方言，等於国语「这样」的意思。咁大，就是这样大。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粤匪起手根由、滌浮道人金陵杂记续纪、张汝南金陵省杂纪略东北贼递杀大略、李圭金陵兵事汇略、李滨中兴别记。案杨秀清逼天王到东王府去，要称万岁事，是太平天国人物和根据在天京亲见亲闻的人所述写成的清方记载都相同的。但查现存天父圣旨卷三，丙辰六年只有三月初五日、六月初九日、七月初九日三条天父下凡记事。并无只字记有逼封万岁事。而七月初九日这一条，全文记道：「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放烧（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称东王府）。天父复劳心下凡，降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华，天父回天。」七月初九日这一天，距七月二十七日天王诛死杨秀清祇十八日。据天父圣旨所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如果那日天父下凡确如此说，杨秀清早以无情的铁腕立刻把「帮妖」的头头和夥党镇压了，有嫌疑的分子清洗了，加强了种种方面的控制与防备了。何至於被人暗算，裏通外应，深夜被包围，还睡在梦裏！显然，这一日天父下凡圣旨是洪秀全刊刻时写的。他之所以要写这些，是为他於杀韦昌辉后，并杀秦日纲、陈承瑢提出根据，断不是那一日天父下凡的圣旨。这也就显然可见当时天父圣旨所记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命令洪秀全到东王府封杨秀清那日天父圣旨和记事是给洪

韦昌辉就抓着这个机会请洪秀全诛秀清。洪秀全不肯。石达开见秀清要称万岁也不服。韦昌辉就与石达开密议，两人议定杀秀清和他的兄弟杨元清、杨润清、杨转清三人。不到几天，韦昌辉被派去江西督师，石达开被派去武昌督师，来不及下手。

秀清以陈承谔为心腹。他把曾经无理杖辱过陈承谔的往事忘记得一乾二净了。只见陈承谔的往事忘记得一乾二净了。只见陈承谔对他卑谄逢迎，甚至不惜以堂堂天朝朝内官领袖身份，到东王府去侍候他的两个小儿子，给他家做奴做仆。他便以为陈承谔是对他效忠的了。他完全不知道陈承谔对他怀有刻骨的仇恨。七月，陈承谔向洪秀全告密，说秀清要杀洪秀全而夺其位，并自靠旧勇原负除奸之责。洪秀全得报，立刻密诏韦昌辉、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归诛秀清。

韦昌辉接到诏旨，带三千军队，从江西赶回来。秦日纲也潜从丹阳来会。七月二十六日夜，陈承谔开城门接应，偷进天京，立刻布置围攻东王府。这时候，拱卫天京的军队，都是东王府的直属部队。只因为秀清骄傲自大，以为人莫谁何，没有做戒备，睡在梦裏。二十七日凌晨，进攻部队攻入东王府，他措手不及，死於血泊这中。天既亮，洪秀全下诏，诛贬秀清为「东孽」，向军民宣布他「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的罪状。

五

杨秀清之死，是一件历史悲剧，是农民起义史上当胜利的时候就往往会出现的可悲事件。他妄逞个人威风，要夺取皇帝宝座，乃天京事变的祸首。固然，使杨秀清陷到这个地步，应该归结到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私有性和保守性去寻找他的根源，而且还有着种种的客观原因。但是，这不等于说杨秀清个人不需承担责任。他必须担负破坏太平天国团结，破坏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引起天京事变，从而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后的果。

秀全删掉了的。

据石达开供。

据影印李秀成自述原稿。案李秀成自述原稿作原清，本书据太平天国壬子二年颁布的太平礼制改。又李秀成自述原稿说：「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转清而已」，遗漏杨润清的名未记。本书系据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

据简又文译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见逸经第三十三期。

据简又文译裨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见逸经第十七期）、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

韦昌辉带兵偷入天京城日期及时刻，是据清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清朝钦差大臣德兴阿、帮办军务翁同书据署江浦县知县袁瑞麟禀报秦陈的韦昌辉从江西归到天京登岸的日期（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六十一），与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洪秀全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所定的东升节的日子互证考定。详见我写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

关于韦昌辉带兵乘夜偷入天京，立刻布置进攻东王府杀死杨秀清事，系据简又文译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简又文译裨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东北贼递杀大略。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东北贼递杀大略、王韬瓮牖馀谈卷六纪东逆事、清咸丰六年九月二十日吴煦致三弟信说：「宁国有委员来省据云宁国贴有伪示，内云杨逆窃据神器，妄称茂岁，已遭天殛等语」（见吴煦档案）。关于洪秀全诛杨秀清的经过，请参看本传考证对旧著开於洪秀全杀杨秀清过程的订正及告密事的考明。

杨秀清的罪过必须批判，他的大功劳却必须肯定。论到杨秀清的才能，策略非所长，建都南京，是他对根本决策的重大错误；孤军北伐，是他对战略的大错误。湘潭覆败，知人善任也有所缺。但是，革命政权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杨秀清恰恰在这方面发挥了他的最大的才能，把太平天国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中央政府来。其权力集中的程度，不要说是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未有，就是与自吹为「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比伦」〔的清朝盛时相比，也远驾在它之上。因此，他尽管在策略上犯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错误，而由於权力的高度集中，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扭转逆势，击败敌人。所以，在他执政时期，总的形势始终是：太平天国是进攻的，敌人是防御的；太平天国是政治清明、民安国泰的，敌人是焦头烂额、民不聊生的。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太平天国都显现出一派向上发展的大好形势。秀清对太平天国的功劳是无与伦比的。到他死后，太平天国的形势就改变了。他的死，禁志着太平天国兴盛时期的结束，而开始了它的衰亡的历程。

洪秀全虽然杀了杨秀清，但后来太平天国远是重行肯定他伟大的功绩，并且抬出他的光辉形象去争取人心、维击人心。戊午捌年新历卷端献历本章便列有杨秀清的衔名，这一年，太平天国颁布的醒世文，依然歌颂东王的功德。同年，洪秀全在赐西洋番弟诏裏，又特地对杨秀清之死作了一番解释，说：「爷爷顶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这段话是说杨秀清的被杀由天所定，死期到日，该「遭陷害」而死。他之杀杨秀清，是听谗言，但也实是执行上帝（爷爷）预定的圣旨。他给杨秀清洗掉了篡弑的罪状，也给自己卸脱了杀杨秀清的责任。己未九年，又特定七月二十七日杨秀清被杀那天为东王升天节。洪秀全亲自写了「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的诏旨，刻在年年颁布的新历上面。这短短两句，凝聚了太平天国对杨秀清无限沉痛的哀悼，也铭记了他在太平天国史上的崇高地位。

庚申十年九月，幼主诏建正九重天廷为幼东王莅任袭爵之所。这一个袭爵的幼东王，乃是洪秀全第五子「王五殿下」洪天佑过继，即洪秀全诏旨上称为「天佑子侄」其人。天京失陷，不知所终。

这是清道光时人梅曾亮论清朝中央集权的话，见柏枧山房文集卷二上方尚书书。

關於这段话的解释，请看本传考证对旧著關於洪秀全杀杨秀清过程的订正及告密事的考明。

据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洪秀全天历每四十年一輪旋诏。

见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十四日天历六节并命史官作月令诏。

据三十一年幼主诏旨。这道诏旨，钞本未录年月。据其排列，当是庚申十年九月三十一日。

關於幼东王这人，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贼酋名号谱说：「秀清第五子，秀清死，袭封」。徐力太平天国幼东王考（见新史学通讯一九五六年八月号）则考为洪秀全第五子，即洪秀全诏旨上称为「天佑子侄」其人。案国戊午八年颁布的太平礼制只列有东世子、第二子、第三子，并未列到第五子。而礼制上洪秀全五个儿子幼主、第三子光王、第四子明王、第五子「王五殿下」都列上。如果杨秀清有五个儿子，礼制上也应都列上。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东北贼递杀大略说：「杀东贼及其妻小」。知非子金陵杂记金陵续纪说：「将东贼杨秀清即时戕毙，并杀其亲丁廿七口」。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说：「斫东贼，诛其首，……子女侍媵悉骈戮」。这些记载，都记杨秀清子女已同时被杀，所以，王定安说幼东王是杨秀清第五子，秀清死后袭封，是有问题的。据幼主庚申十年九月三十一日建正九重天廷为幼东王佑任袭爵之所诏旨，知幼东王袭爵是在庚申十年九月三十一日后。故在戊午八年颁布的太平礼制上洪天佑远是「王五殿下」，列在洪

本传考证

对旧著关于洪秀全钉杨秀清过程的订正及告密事的考明

洪秀全杀杨秀清的经过，从事件发展的过程来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杨秀清在大破江南大营取得大胜利后，假托天父下凡压迫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洪秀全被迫，答应了要求，预定於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那天举行称万岁典礼。第二阶段，是韦昌辉，石达开不服。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不肯。韦昌辉与石达开密议，杀杨秀清及其兄弟三人，旋韦昌辉被派去江西督帅，石达开被派去武昌督帅，未得下手。第三阶段，是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图谋杀他而夺其位。洪秀全急下密诏命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杀杨秀清。第四阶段，是韦昌辉在江西先得诏赶归，秦日纲潜从丹阳来会，陈承瑢夜开天京城门接应，立刻围攻东王府，杀了杨秀清。

案大破江南大营是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十四日，而韦、石出征约在五月底。可知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是在丙辰六年五月十四日后几天。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不肯，韦昌辉就与石达开密议杀杨秀清，则在他们五月底离京前。又案杀杨秀清是在这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时后，可知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约在七月十五日后。由此看来，洪秀全杀杨秀清，是经过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石达开密议杀杨，洪秀全得告密后急诏韦昌辉、秦日纲归杀杨秀清这四个阶段，时间经过两个多月，有一个复杂的过程的。

我於二十多年前写的太平天国领遵集团内江考（收在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书内），对这一个过程，未能明晰地分别说明，在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卷二十杨秀清传记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承认他称万岁后，紧接着就说：「洪秀全回到天王府，急秘密命令韦正、石达开带兵回来杀杨秀清」，把韦昌辉、石达开密议，陈承瑢告密两个过程都没有说到，更是错误。本书对这一大事件，是根据近年发现的史料订正了过去的考证而写的。至於旧著的错误，并在此予以更正。

又告密一事，我在太平天国领遵集团内江考据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江详记、裨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江纪实说杨秀清「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头负扫除奸党之责」。这人为「第八位」，而诛韦昌辉之役，「除韦昌辉外，尚有其他多人伏诛 尤其有两高级首领即排班第七第八者」。我在那篇考证里指出：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班位，第一位是天王洪秀全，第二位是东王杨秀清，第三位是西王萧朝贵，第四位是南王冯云山，第五位是北王韦昌辉，第六是翼王石达开，第七位是燕王秦日纲，第八位是豫王胡以晄。秦日纲被诛，记载分明，但据知非子金陵续记载胡以晄於丙辰六年春夏间病死江西临江府城，而太平天国於辛酉十一年间颁

秀全儿子内，到庚申十年过继给杨秀清袭东王爵后，於辛酉十一年洪秀全下的诏旨始有「天佑子侄」这两重身份，天佑本来是洪秀全的儿子，过继给杨秀清后便是侄儿了，所以称为「天佑子侄」。又考钞本钦定敬避字样后附钞录者记的天朝爵职称谓，其幼东王称谓便是「殿前统领转奏左转正军师顶天扶朝纲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於「幼东王」爵称之上，远保存着「王五殿下」原称。据此看来，这个幼东王，乃是洪秀全的第五儿子王五殿下洪天佑过继给杨秀清的。

布的朝天朝主图有胡以晔子胡万胜位，胡以晔死后其子胡万胜得袭爵，而韦昌辉、秦日纳都除爵，朝天朝主图中无坐位。所以我认为这一个向洪秀全告密的人是否豫王胡以晔，是「有两疑问」的，主张「为慎重起见，对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抱着一种存疑的态度，把问题提出来，悬而不断，留以待证才好」。

到了我编太平天国诗文选注释到洪秀全於戊午八年赐西洋番弟诏时，才注意到其中有一段叙述东王历史的话说：「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苦，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这几名话，包涵有许多事实，「爷」、「爷爷」都是指天父即上帝；第二句「眼蒙耳聋口无声」，是说发动金田起义时，杨秀清装瞎诈聋事；第四句「战妖损破颈跌横」，是说杨秀清於壬子二年夏在湖南道州战伤事。从第五句起至第八句全是说杨秀清被杀事。其中「期至朝观遭陷害」一句极重要，安「观」，就是阙，也就是宫门，「朝观」，就是指天朝宫殿。「遭陷害」，就是被人诬告。整个名子连起上下文是说：杨秀清到上帝预定的死期到了，就被人到天朝宫殿去诬告而死。洪秀全这四句话的叙述，与当时麦高文、裨治文两篇报导所说洪秀全杀杨秀清是得到一个高级人员的告密完全吻合。洪秀全在此诏中，虽然是用宗教的说法来解释杨秀清之死，给杨秀清洗掉篡弑的罪名，也给自己卸脱杀杨秀清的责任。但是，他仍如实地说明杨秀清之死，是被人到天朝宫殿（朝观）去告密（遭陷害），而没有说杨秀清是在东王府里「遭杀害」。这不仅「遭陷害」而死，与「遭杀害」而死不同，而天朝宫殿（朝观）与东王府的地点也完全不同。杨秀清虽被杀於东王府，但他之所以被杀，是由於被人到天朝宫殿去向洪秀全告密，而诛杨秀清的诏命，也是洪秀全从天朝宫殿下的，所以说「期至朝观遭陷害」。洪秀全是坦率地承认了他下诏杀杨秀清的。

那末，究是是谁去天朝宫殿向洪秀全告密呢？到一九六一年，我看到了清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朝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奏报从天京城内逃出的「难民」报告说：「十一月初一日，石逆复将韦逆之党伪燕王秦日纲、伪佐天侯陈承瑢诛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据此考明了麦高文、裨治文两人报导所说的那一个向洪秀全告密后来与秦日纲同日被杀的「第八位」，乃是佐天侯陈承瑢。案在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人物地位在豫王胡以晔下的就是佐天侯陈承瑢如果说排班的话，陈承瑢该是「第九位」，而不是「第八位」。这点麦高文、裨治文的报导是记错了。我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江考里对告密的人未能考出，直到看见了这封新发现的奏报才得考明，故特书明於此。

「观」，就是阙，也就是宫门。礼记礼连：「昔者仲尼与於蜡宾，事毕，出迂於观之上」。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孙炎注：「宫门变阙，旧章悬焉，使民观之，因谓之观」。所以「朝观」，就是天朝宫殿。

傳第四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五

蕭朝貴

—

蕭朝貴本生父蔣萬興，給蕭玉勝為子。蔣萬興桂平縣平在山人。蕭玉勝武宣縣人，遷到桂平縣平在山下古棚村居住。

朝貴妻楊宣嬌。宣嬌本姓黃，父黃權政。據說宣嬌與楊秀清認為兄妹故改姓楊。由於洪秀全等稱奉天命下凡，稱上帝為天父，耶穌為天兄，洪秀全稱天父第二子，馮云山稱天父第三子，楊秀清稱天父第四子，韋昌輝稱天父第五子，楊宣嬌稱天父第六女，石在開稱天父第七子，朝貴稱帝婿，故洪秀全稱朝貴為妹夫。世人不知，誤以為朝貴妻是洪秀全胞妹，在太平天國人物中平空添了一個烏有的「洪宣嬌」出來。

朝貴與楊宣嬌夫妻是不和諧的。朝貴於己酉年（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因「恐西王娘等未能遵正，以享永福」，特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教訓楊宣嬌說：「爾為朕胞妹，總要煉得好好，替爾天上爺爺、媽媽、哥哥、嫂嫂爭面光，又要替爾秀全兄、云山兄、秀清兄、韋正等爭面光也」。過了十多天，朝貴到貴縣假托天兄下凡，又吩咐洪秀全說：「秀全爾要教尋宣嬌」。同時楊秀清也在平在山假托天父下凡教訓楊宣嬌，問她「因何無謹逞高張？」責她「不遵天令亂言題。若是不遵天令者，任從全、清、貴杖爾」。這些情況，表明楊宣嬌是個「示能遵正」行為有問題的人。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說楊宣嬌在拜上帝會中為最著名，當時各會員有句口號說：「男學馮云山、女學楊宣嬌」，顯然大錯，他是把胡九妹的事誤作為楊宣嬌的事的，詳見胡九妹傳。

朝貴和養父蕭玉勝彼此之間也不和睦。朝貴於己酉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那一次，在教訓了楊宣嬌之後，又教訓蕭玉勝說：「蕭玉勝為父母要平心，朝貴是爾子，是朕妹夫，又是秀全妹夫，又是云山、秀清等妹夫，爾切不可輕南重北也，爾要真草（心）到底，方可享我高天福也。」

據太平天國庚申十年十三日幼主封楊慶善蔣萬興等詔。

據天兄聖旨卷一己酉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兄下凡諭蕭玉勝。

據清道光二十四年建造佛子路碑蔣萬興題名。此碑在平在山發現，六十年代初，廣西通志館將拓本鈔件寄給我。

據一九六〇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通志館調查，桂平縣紫荊公社陳祖松、藍世祿述，武宣縣東鄉中學覃耀星述，均見該館編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調查資料匯編。李秀成自述原稿說：「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廬陸簡人氏」，與今天調查不同。

據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附粵逆名目略楊秀清傳和蕭朝貴傳。

詳見我寫的重考「洪宣嬌」從何來的考證，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義考丙集。

見天兄聖旨卷一。

見天兄聖旨卷一庚戌年正月初二日天兄下凡。

見天父詩一百零八首。

見天父詩一百零九首。

韓山文把楊宣嬌誤作為楊云嬌（Yang Yun—kia）傳第四蕭朝貴

若不遵命，天父有眼认得尔，朕有眼认得尔，秀全有眼认得尔也。」后来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一八六〇年）幼主下诏褒封抚养东王杨秀清的伯父杨庆善和蒋万兴等爵同王，说「庆善抚东功劳大，万兴生西功不忘」，竟不及萧玉胜，可能与此有关。

萧家是贫农，天情道理书述他家境况说：「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其境之逆，遇之嗇，难以枚举。」穷苦困厄的生活，磨炼了青年萧朝贵对封建社会的门志。

二

朝贵住的下古棚村，在平在山槽南段，北去八里就是杨秀清住的东旺冲。他们是相好的朋友，共同加入拜上帝会，戊申年（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九月，朝贵首次假托天兄下凡时，洪秀全就住在萧玉胜家，常教杨宣娇读天父诗。

朝贵假托天兄下凡，首先是要神化洪秀全。戊申年十月二十四日朝贵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洪秀全问他：「天兄，我们天父身穿黑龙袍，小弟还记得也。但天父头上所戴，小弟却不记得矣」。

天兄说：「尔升高天见过天父多少，尔就忘记乎？天父金须拖在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其坐装两手覆在膝」。

洪秀全说：「天兄，小弟在狮旺 遇难时，见无数天使来救小弟」。

天兄说：「那时不是差兵将救尔，恐尔难矣」。

洪秀全说：「有数妇人焉，是认乎」？

天兄说：「其中有一是高天尔妻子也」。

天兄又谕洪秀全说：「洪秀全胞弟，星宿说及龙妖，尔还不觉乎？海龙就是妖魔头，凡间所说阎罗妖正是他，东海龙妖也是他，总是他变身缠捉凡间人灵。尔当前升高天，同天兵天将战逐这个四方头红眼睛妖魔头就是他，尔今忘记乎」？

洪秀全说：「微天兄说明，小弟几不觉矣」。

过了约二十天，时为戊申年十一月中旬，萧朝贵又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说天兄要带他上天，使他回来谕知洪秀全。天兄谕洪秀全说：「洪秀全胞弟，朕欲带朝贵登天好否」？

洪秀全说：「正好也」。

天兄登时带朝贵上天，约有一时。天兄谕洪秀全说：「洪秀全胞弟，朝贵登天有几久乎」？

洪秀全说：「颇有一时」。

天兄说：「既有一时，便差他下天。他醒来尔问他所见如何，他便说尔知矣」。

朝贵既醒，洪秀全便问他说：「妹夫，这等好睡，尔有何所见乎」？

朝贵说：「我同天兄从东方这条大路登天，遇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在路上，

据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萧朝贵。案钟文典同志曾亲到其地调查，故本传引为据。

据天兄圣旨卷一戊申年十月二十四日记事。

狮旺，戊申年十一月下旬天兄下凡记事，洪秀全又说到此事作思旺，案思旺墟名，在平南县，此处狮旺当是思旺之误。

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金须拖在腹，吩咐我说：「萧朝贵尔醒来，要问洪秀全从前登高天是从东方这条大路否」？我应说：「诺」。天父皇上帝又说：「洪秀全是我子，有其父必有其子，我性烈，他性亦烈。但朕性烈在天上，他性烈现在凡间，尔要劝他不可十分性烈，要看事来，要发令才好发令也」。俄而行到天门，天父皇上帝将我手指妖魔与我看，看见这般妖魔，个个头低垂，不敢仰视，即这个四方头红眼睛之妖魔头亦甚恐惧畏缩焉。天父皇上帝又使我同天兵天将钢手桥，后差我下天，吩咐我说，「尔醒来要将此情说洪秀全知」。我应说：「诺」。於是仍从这条路下，忽然就醒矣」。

这年冬，洪秀全问天兄说：「天兄，孔丘在天如何」？天兄说：「尔升高天时，孔丘被天父皇发令捆绑鞭打，他还在天父皇面前及朕面前跪得少么。他从前下凡，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太平天国

卷四十五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孔丘亦是好人，今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矣」。洪秀全问：「观音是好人否乎」？天兄曰：「她是好人，她今在高天享福，亦不准她下凡矣」。洪秀全问：「观音在高天享福，天兄呼她为何乎」？天兄说：「我呼她为妹」。洪秀全问：「我呼她为何乎」？天兄说：「亦是呼她为妹。」洪秀全问：「小弟当时升高天，天父皇及天兄送小弟下凡时，门首有纸票用银朱笔写道：「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其来历如何乎」？天兄说：「尔就忘记乎？此七字是高天写来，那时天父皇同朕差兵权送此七字在尔门首，畀尔作凭据。尔当时升高天，战胜妖后，天父皇封尔为天王大道君王全，今高天尔有殿在东廓，尔就忘记么」！洪秀全说：「天兄题起头，小弟却知尾矣」。洪秀全说：「小弟记得当时升高天，临下凡时，我曾嘱咐我妻子，然后下凡也」。天兄说：「今尔妻子现在高天，尔在狮旺遇难时，尔妻子亦来救尔也」。洪秀全问：「今小弟妻子在高天如何」？天兄说：「尔妻子同天母共房也」。洪秀全说：「小弟记得临下凡时果是嘱咐她同天母共房也」。洪秀全说：「小弟记得升天时，小弟妻生有一子」。天兄说：「今尔子现在高天十二岁矣，未曾安名也」。洪秀全问：「今小弟子在高天如何」？天兄说：「今尔子在高天，时同天父皇居住，时同天母居住，时同朕居住」。洪秀全问：「天兄今有几子乎」？天兄说：「朕有三子、二女，长子十八岁，次子十五岁，三子十三岁，长女十六岁 幼女十一岁，还未安名也」。

戊申年十一月下旬，朝贵又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带洪秀全正东宫与洪秀全相会，并天嫂也降与洪秀全相会，谕洪秀全说：「洪秀全胞弟，朕欲带尔妻同尔讲话如何」？洪秀全说：「正好」。俄而正东宫下降说：「尔爷认得我么」？洪秀全说：「是我妻子否」？正东宫说「是也」。正东宫凄凉，洪秀全也凄凉。正东宫说：「尔爷下凡几十年，还不回朝到几时，我因为尔心肠都激烂也」。洪秀全说：「我妻放心，我做毕爷事，自然早早回朝也」。洪秀全说：「天兄说我在思旺遇难时，我妻亦来救我也」。正东宫说：「然也，那时我来救尔，我认得尔，尔不认得我也」。洪秀全说：「那时我见有数妇人，我不认得那个是我妻也」。正东宫说：「子十二岁矣，还未安名也」。洪秀全说：「待我回朝时，然后同子安名也」。正东宫说：「我打马回朝矣，尔爷好早早回朝矣」。洪秀全说：「我妻放心带子，我自然早早回朝也」。时天兄基督的妻也下降说：「叔叔，尔认得我么」？洪秀全说：「是天嫂否」？天嫂说：「是也。叔叔下凡几十年，还不回朝到几时，尔妻及尔子时时挂望

也」。洪秀全说：「天嫂放心，为叔做毕爷事，自然早早回朝也」。洪秀全说：「天嫂我记得当时升高天时，天兄或有怒我，天嫂即劝止天兄，真真难得这等思量我也」。天嫂说：「我实是思量叔叔也，叔叔，尔好早早回朝矣，我打马上天矣」。洪秀全说：「天嫂放心，为叔自然早早回朝也」。

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与洪秀全串演了见天父的相貌装束，谈洪秀全上天同天兵天将战逐四方头红眼睛妖魔头的往事，天父封洪秀全为天王大道君王全的来历，天父鞭鞑孔丘，不准孔丘、观音下凡等等，并串演了一场洪秀全天上的妻和天兄的妻天嫂下降与洪秀全人神相会的把戏。朝贵这种天兄下凡的作法，给洪秀全自己所宣传的上天受命，下凡作主的神话作了证明，并扫除了束缚农民思想意识的孔子、观音菩萨、阎罗王、海龙王的威风，使迷信降童巫术的山乡群众，信实洪秀全却是真命天子，下凡救世，从而使他们起来同扶真主，同打江山，同享天禄。

三

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具有种种作用。有时是为着要坚定加入拜上帝会的人坚信上帝的。如戊申年（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朝贵妻杨宣娇肉父黄权政也加入拜上帝会，他就假托天兄下凡题黄权政诗道：

黄金财宝是名头，一拳一脚自难谋。

正人自有升天日，天堂享福万千秋。

黄权政回归，天兄吩咐他毁除家中各邪神。黄权政归到家中有些疑惧，复使其妻林官妹、子黄芸忠到萧玉胜家来，复问天兄。天兄题黄芸忠诗道：

黄堂理见又诗书，小子再练真心乎。

白云纷飞天眼照，忠心才子上天都。

黄芸忠临归时，天兄吩咐说：「尔回去毁除各邪神。尔说道奉天父上主上帝命，奉救世主基督命，奉君王全命，则百无禁忌矣」。

有时是为着要坚定会众门志的。当时有个叫曾玉琚的，持横欺侮拜上帝会员黎添宽，又想去官府告他。於是朝贵就假托天兄在平在山下凡，洪秀全问天兄说：「天兄，这个曾玉琚十分可恶，他既持横打黎添宽，今又想告黎添宽也。」

天兄说：「拿钱畀他买纸，难道还怕他么！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

有时是为着要吸收重要人物入会的。如己酉年（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朝贵为着要韦元玠助儿子韦正倾家产参加起义，就到金田村韦家去假托天兄下凡，以「子有福，爷亦有福，一人有福，带涉满屋，一子受皇恩，家食天禄」的话来鼓动韦元玠又如吸收胡以晔也是朝贵假托天兄下凡的，事具胡以晔。

这几次天兄下凡事，均见天兄圣旨卷一。

考天兄圣旨己酉年八月二十八日天兄下凡谕韦元玠说：「尔子韦正肉身是尔生尔养」。拜上帝会称杨宣娇是天父第六女，所以称她生身的父亲黄权政为肉父。

见天兄圣旨卷一戊申年十一月中旬记事。

见天兄圣旨卷一戊申年十一月中旬记事。

有时是为着要试探会员的心事的。如己酉年十月二十五日因会员黄为政、吉能胜被捕下平南县监狱，拜上帝会要会员抽钱去营救，朝贵要试探会众的心事，就假托天兄下凡，叫韦正到面前问他说：「今四处科炭，福在何处？功在何处」？韦正答说：「坚耐自有福在天也」。十一月二十七日，朝贵到山人冲，恐会众心未坚固，就假托天兄下凡试林大端说：「林大端尔敬天父有何好处，现今尔子外人勒索，使费许多银钱，尔自今不如不敬天父过好矣」。林大端答说：「使费钱银，有可要紧，小弟总是一心敬天父也」。天兄说「尔能如是，尔宽草（心），使费钱银，都不妨也」。又如庚戌年（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六月十九日，朝贵假托天兄下凡试探陈廷扬说：「陈廷扬尔敬高老（称天父），眼前未见有福，只见兄弟甚多到尔家尔家怕食完么」？陈廷扬答说：「有天父天兄作主，总不怕也」。天兄说：「陈廷扬尔怕磨、怕炼、怕恐吓么？怕有人讲尔拜上帝拿尔到官，尔慌么」？陈廷扬答说：「有天父天兄主张，我不慌也」。天兄说：「陈廷扬要一草（心）对高老高兄（称天兄），尔顶得朕江山起，顶行秀全江山起么」？陈廷扬曰：「小弟顶得起也」。天兄说：「陈廷扬尔顶得起，后来自然界尔好日也」。天兄说：「陈廷扬福是天排，祸亦天定。那个人不被人磨炼能成得好人也。尔要一草（心）到尾，不好一反一覆。一反一覆是小人」。陈廷扬答说：「我一条草（心）到尾，不敢一反一覆也」。天兄曰：「陈廷扬君子口对心」。陈廷扬答说：「天兄小弟口对心也」。天兄转谕会众说：「众小弟，朕教一人，就是教尔众小弟也，各记在心，千祈遵天条，若犯天条难矣」。众等对说：「遵天兄命」。天兄说：「众小弟，各要坚耐，些事忍先，自己不好尚（上）当过人，总怕自己有差。若己理尚（上）他，任他一面来也。」会众对说：「遵天兄命」。

有时是为着稳定动摇分子的。如庚戌年正月十一日，朝贵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谕陈仕和、陈任邦等：「各各行正天条，跑路跑尾，莫左转右也」。庚戌年七月二十九日，朝贵在洪山假托天兄下凡谕赖培英说：「培英，尔足踏在那边去矣。他想落地狱，不讲他是尔舅爷，就是尔爷子，亦不可跟他去也」培英对说：「小弟知罪唉，望天兄赦小弟」。

有时是为着要威吓贰心分子的。如己酉年正月十八日，朝贵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谕刘元晖、黄盛通二人说：「尔二人要再真心，龙袍角带有尔穿也。但若有奸心，难逃云中雪矣」。云中雪是刀的隐语，难逃云中雪，就是主难逃刀斩，用死刑来威吓贰心分子。

有时是为着要超升会员灵魂上天堂的。如庚戌年六月二十日朝贵在旧合假托天史下凡，超升陈廷扬、李周信、洪仁达、秦日纲等各家灵魂上天堂，

「科炭」，是冯云山被捕下桂平县狱监时，平在山烧炭会员各就卖炭所得抽取若干来营救冯云山。其后会众凡抽炭、抽米、抽钱来营救同志的都叫做科炭。

见天兄圣旨卷一。

见天兄圣旨卷一。

是天兄圣旨卷一。

是天兄圣旨卷一。

见天兄圣旨卷二。

见天兄圣旨卷一。

据天兄圣旨卷一。

辛开元年（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三里下凡将冯云山暨秦日纲、陈玉书、李杨光、侯瑜伯、秦日庆、周锡宁、吉庆芸、罗郭麟、炼得祥、炼得明、炼得茂、陈名立、陈水金、蒋大宾、朱傅贤、朱石宝、黄榜超、吴定规、陈成瑚、林如珍各灵昇超升天堂 等都是。在行超升灵魂上天堂仪式时，就对那些会员进行教育。

朝贵诸如此类的假托天兄下凡，其目的都是为使会众炼锻成一心一德，同扶真主，同打江山，同享天禄。实际效果，也却实起了这个大作用。

四

朝贵经常假托天兄下凡命令会众，包括洪秀全在内。据天兄圣旨记载，己年秋会员黄为政、吉能胜被捕下平南县临狱，是朝贵四处去假插天兄下凡命令会众科炭筹款去营救的。十二月下旬带会众去贵县六屈作战，庚戌年八月中旬，白沙会众与地主作战，都是朝贵假托天兄下凡指挥的。扬秀清、萧朝贵要洪秀全、冯支山去这里、去那里「避吉」（译凶为吉，避吉就是避凶，也就是躲藏的意思），也都是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命令的。

庚戌年春，拜上帝会已经决定要起义了。会员胡以晔、张维坤、谭应桂进奉财宝给洪秀全作起义经费。二月初五日，朝贵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教导他们行动要灵变，说话要顾前顾后，根底不可被人识破，事具胡以晔傅内。

二月二十七日，朝贵又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考问谭顺添说：「谭顺添现今讲话是何人」？

顺添答说：「是天兄讲话」。

天兄问：「坐在床（上）是谁人」？太平天国史

顺添答说：「是二兄（称洪秀全）」。

天兄问：「他是谁人差来」？

顺添答说：「是天父差来」。

天兄问：「天父差来他是何样人」？

顺添答说：「天父差来作太平主也」。

天兄问：「增得星光，便见高老，那样说」？

顺添答说：「是说众兄弟增得二兄起，便见天父也」。

天兄问：「禾王是谁人」？

顺添答说：「是二兄」。

天兄说：「尔要认得他，天上信实高老，信实高兄，地下信实尔二兄讲，不好忤逆，要顺从也」。

顺添答说：「小弟一心敬天父及天兄，及顺从二兄也」。

天兄问：「双星脚起是谁人」？

顺添答说：「是东王」。天兄问：「禾乃是谁人」？

俱伤的时候才起义，由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告知洪秀全。

当时各地发生重大事件，都到平在山拜上帝会总机关请指示。如庚戌年七月下旬，广东高州有会员被地主团练拿送官府，又和官兵来围，派人到平在山请天父天兄主断。朝贵就假托天兄下凡，先由洪秀全向天兄报告情况，天兄根据情况指示说：「现忍耐，先认人三尺」，回去科炭流连救被捉数人，

莫致饥饿先，总要真草（心）坚耐到底也」。八月中旬，桂平县白沙林凤祥家被地主团练扰害，经秦日纲调动会众把地主团练打败，派人前来请示。朝贵就假托天兄下凡，向来人一一细问，知道了情况，然后吩咐说：「回去，暂班师，留十余人就得」。又吩咐说：「回去放草（心），万事有朕高老高兄差天兵天将扶持。今小十人能打破贼一千，外贼如果再来者，然后吊马与他交战不迟」。他恐怕时机还未成熟，会众鲁莽从事，又再叮嘱说：「回去各要灵通，切不可作过当事」。

这时候，地主团练的逼迫，一天紧过一天。各地拜上帝会众不得不团聚起来作抵抗了。朝贵要韦正扶实洪秀全，和顺会众，因于八月二十二日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谕韦正说：「韦正千祈要扶实尔三星兄江山，朕今在高天要理天下万郭事，这今各处团方也。有事情，尔要时时灵变，肚里要番番转。有事尔同尔妹夫（指朝贵自己）商量理酌，切不可畀人看小尔。三星兄江山，朕所吩咐说话，尔切要记紧，有朕在高天看顾总不妨」。九月初十夜三更，朝贵要韦正灵变谨言，勿中敌人计，在洪山假托天兄下凡谕韦正说：「八面亮起，起不复息，要打叠。」九月十五日，朝贵在洪山假托天兄下凡谕子机转嘱兄弟放胆杀敌说：「子机，尔吩咐百人、千人、万人共条心，总不妨，朕自有铺派也」。

子机问：「天兄，还要吊远方兄弟否」？

天兄说：「现吊近处预防，不用远吊。若果外小（指地主阶级分子）来侵害，尔千祈转嘱各兄弟不可监阵退缩，不防同他厮钉杀也」。

子机回答说：「遵命」。

九月二十五日，朝贵又在洪山假托天兄下凡，命赖金英转嘱洪秀全等作事慎密，月天作主，谕赖金英说：「金英，尔说星兄（指洪秀全）、山兄（指冯云山）放草（心），万事有天父主张，天兄提当也。尔说星兄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近处团方，现匝住马。密谕远方兄弟预备，多买红粉（火药），声信一到，就好团圆也」。

金英答说：「遵命」。

综观朝贵在准备起义期间假托天兄下凡，命令会众，教导会众，对敌人进犯的准备，鼓励会众放胆杀敌，尤其是对起义时机的决策与步骤，处处反映出朝贵政治、军事的卓越才智。李秀成自述原稿说他「勇敢纲（刚）强，冲锋第一」，使人发生错觉，认为朝贵只是一员勇将，其实，李秀成所见只是他的一面，却没有见到和认识得到他才智的另一面。

五

太平天国这个依靠宗教作为组织和发动起义的工具，朝贵这种假托天兄下凡的做法是起了大作用的。但是，就在作为组织和发动起义的时候，也已经显出这种做法的危害性。

朝贵假托天兄下凡，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洪秀全必须服从天父、天兄的圣旨，实际上就是必须服从天父、天兄圣旨的杨秀清、萧朝贵的命令。庚戌年正月十七日，有很多拜上帝会兄弟到平在山来，朝贵在这一夜假托天兄下凡问会众说：「众小弟，识得禾乃（指杨秀清么）」？

会众说：「识得」。

天兄说：「千乃万乃，乃 天下万郭（国）人上天朝也。不独尔等要过

他两姊妹口（指杨秀清、萧朝贵），即秀全亦要过他两姊妹口也」。

天兄转向洪秀全教训说：「秀全已分不可逞高，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也」。

洪秀全对说：「谨受教」。朝贵这一次假托天兄下凡，就是向会众并且当洪秀全的面明白地宣布杨秀清和他的权能，不但人人要服从，就是太平真主洪秀全也同样要服从的。天兄圣旨又透露，

朝贵曾经利用天兄降托对洪秀全进行要挟、逼勒。贵县珠堂人要拥戴洪秀全，朝贵不愿意，庚戌年七月十七日，他从平在山与韦正、蒙得恩三人去祝多堂接洪秀全、冯云山回金田。七月十八日到祝多堂，朝贵假托天兄下凡，谕洪秀全说：「秀全，尔还去珠堂么」？洪秀全答说：「他们十分礼重，小弟永不敢回踪矣」。天兄的意旨要怎样，洪秀全就不敢不遵从。

太平天国采行一种军师负责制的政体。天王是至尊，临朝不理政，国务由军师负责。拜上帝会一直宣传洪秀全奉上帝命下凡作主，是真命天子，天王是他那是肯定的。至于军师却有不同。在初入紫荆山区图谋革命时，冯云山是以军师自居的，但事态变化发展，出现天父、天兄的降托，洪、冯完全受杨秀清、萧朝贵的控制，杨、萧的权力远远在洪、冯之上，那军师是主谁，就成为问题了。所以，当戊申年九月间，萧朝贵首次假托天兄下凡，时在金田起义前两年，洪秀全就问天兄说：「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

天兄说：「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洪秀全胞弟，日头是尔，月亮是尔妻子。冯云山有三个星出身，杨秀清亦有三个星，萧朝贵有二个星。杨秀清、萧朝贵他二人是双凤朝阳也。邓番郭亦有一个军师」。

洪秀全问：「他姓什么」？

天兄说：「姓蔡」。

洪秀全问：「既来中国否」？

天兄说：「目下还在番郭也」。

从杨秀清、萧朝贵「他二人是双凤朝阳也」这句话看，阳是象征天子，双凤朝阳，就意味着杨、萧两人做军师左右扶洪秀全。但是，这时萧朝贵还把冯云山高抬在他和杨秀清之上，认为也是军师。到己酉庚戌年间，杨、萧除了要洪秀全穿黄袍，以真命天子在平在山接见会众的朝觐外，经常以天兄下凡命令洪、冯去这里、去那里「完（玩）耍」或「避吉」，把他们甩在一边。到庚戌年七月二十九日，时在金田宣布起义前五个月，斗争形势已经到了—触即发的时候，朝贵就在洪山假托天兄下凡，对洪秀全宣布说：「尔现有两个军师在此，待朕回天后，尔问朝贵也。」当天下午天兄又下凡，分发了几件事后，突然向洪秀全发问道：「秀全，当前朕话谁人想出」？

洪秀全答说：「是朝贵妹夫想出也」。

天兄故意说：「是他想出！他都做得事」？

洪秀全知朝贵是说反话，赶快回答说：「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岂有不做得事」！

天兄再进一步迫洪秀全表态，他又故意刺激洪秀全说：「他二人又不识得多字墨，云山、韦正方扶得尔也。况天下万郭又有几多帮手，又有珠堂扶得尔也」。

洪秀全只得强调说：「这边帮手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

手。至珠堂有好多人未醒，何能帮得手也」。

在兄口气说：「秀全，朕天父天兄若不是差秀清、朝贵二人下来扶尔，尔实难矣」。

洪秀全表示感恩说：「小弟知得天父天兄看顾扶持之恩矣！于是军师的权位，就以天兄的宣布和洪秀全的承认落到了杨秀清、萧朝贵两人之手。东乡建国，以杨秀清任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任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任前导副军师，韦正任后护又副军师。但军师实权只掌握在杨、萧两人手，太平天国宣告天下的三道起义檄文，进军江南的安民布告，给进贡人民的收执，以及致外国的照会，都以正军师杨秀清、又正军师萧朝贵名义颁给，副军师冯云山，又副军师韦正不得与其列，可知冯、韦只是挂名的军师。从天兄圣旨看来，把冯、韦也列在军师内，并不是杨、萧的本意，而是杨、萧的让步。人们反以为冯云山屈居杨、萧下，是冯的退让，那是看错了。

从天兄圣旨里，还暴露出朝贵与杨秀清同谋欺骗洪秀全、冯云山的事。原来庚戌年四月间，杨秀清见不久就要起义了，为着要夺取起义领导权，就假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痛苦难堪的样子。洪秀全、冯云山信以为真。这年八月，他们在平南胡以晄家藏躲，洪秀全派了赖培英、张维昆于八月二十日到平在山来见朝贵请求天兄准许杨秀清前去胡以晄家同他一起休养。韦正也请求准去金田或去蓝厂休养。朝贵肚里暗笑，他就假托天兄下凡问韦正、赖培英、张维昆说：「尔来何事」？

韦正与赖培英、张维昆答说：「奉星史（称洪秀全）令来，求天兄开恩看顾秀清兄，今年身体十分苦楚，星兄着小弟来，求天兄准清兄去同星兄安福」。

天兄说：「不去得」。

韦正又求天兄差杨秀清去金田休养，又求入蓝厂休养。天兄说：「总不去得，尔们各小弟放草（心），有朕高老高兄看顾总不妨」。

韦正求天兄说他们各造罪名担当，开恩与杨秀清休养。天兄说：「人人要面，木木要皮，还有好多说话未讲在，漫来先。尔清兄不妨，有高看顾，开恩是定矣，迟早也」。韦正又求天兄化醒杨秀清，心内灵通，使他有知觉听得闻他们说的话。天兄说：「容易，自然灵通也。」命韦正写奏本给洪秀全，说：「天兄说这事不妨，将天兄说话奏知尔星兄，宽草（心）、宽草（心）、宽草（心）不用虑，尔清兄有天父天兄不妨，凡有各处事情，不用挂草（心），有天兄作主，一面放草（心）也」。

当时洪秀全、冯云山、韦正为杨秀清的假病发了慌，为他担忧受惊，不过四十天，到十月初一日，金田团营时，杨秀清就「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乃天下弟妹」，洪秀全、冯云山、韦正等

天情道理书说杨秀清这次装病是「试我们兄弟姊妹之心」。如果确如此，这是一种对群众的策略，共同密谋起义的洪秀全、冯云山、韦正肯定是共同筹商决定的。今洪、冯、韦完全相信以为真，这就说明是杨秀清、萧朝贵两人合谋来骗洪、冯、韦的。再联系到除了要洪秀全作为真命天子到平在山接见会众朝觐外，萧朝贵经常假托天兄下凡，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去这里、去那里「完（玩）耍，」或「避吉」，要洪、冯离开拜上帝会总部，以及萧朝贵假托天兄宣布两个军师并迫洪秀全承认使军师权位落到杨秀清和他两人的手中，可知杨秀清这次装病，实是杨、萧同谋夺取起义领导权的。

天情道理书说杨秀清这次装病是「试我们兄弟姊妹之心」。如果确如此，这是一种对群众的策略，共同密谋起义的洪秀全、冯云山、韦正肯定是共同筹商决定的。今洪、冯、韦完全相信以为真，这就说明是杨

竟被蒙在鼓里。这一件大事，说明了杨秀清、萧朝贵同谋欺骗洪、冯、韦，说明了起义前，杨、萧对起义领导权的争夺。以前人们把朝贵妻杨宣娇误作洪秀全胞妹洪宣妖，以为洪秀全把胞妹嫁给朝贵，用裙带关系牵制秀清，又以为冯云山不死，可以控制杨秀清，今读天兄圣旨，知道都是大错了。

六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一八五一年）二月，洪秀全在广西武宣东乡正位天王，立幼主，封军师，建立太平天国，封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八月十六夜，在桂平新墟围东出，朝贵率军为开路先锋。清朝广西提督向荣率领追兵急取捷径抄出太平军前，企图截住去路。二十日，太平军方入平南县思旺墟，清军已追到距附近的官村五里，将扎营，忽然阴云骤合，大雨倾盆，清军火药都淋湿了，营盘也不能建立，将士鹄立雨中。时太平军枪炮很少，清军拥有鸟枪、大炮优良装备。朝贵掌握了这个有利的时机，俟雨势稍停，就率领队伍，从墟中冲出，向清军展开猛烈的肉搏战，立刻把向荣全军打垮，获得清军全部军械轻重，向荣仅以身免，鼠窜走入平南县城。向荣是录营第一员宿将，久经征战，清廷特调来广西抗拒革命军的。他遭惨败后，常对人叹息说：「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槿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这是太平天国战史中一个具有决定的性的战役。自经此役，太平军把清军要困死它在紫荆山区的计划全部打碎，遂乘胜于闰八月初一日攻克永安州。

清军追来，屯兵州城南北图攻永安州。十月十八日，清军南北两路军队同时发动进攻。朝贵出城指挥，与敌激战，把敌人北路军重创，南路军打退。他受了伤，为着要安天王和军心，挣扎起来假托天兄下凡，对全军将士说：「尔众小安耐尔二哥（称天王）宽心安福，贵妹夫受些苦难不妨也。」说罢，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同到天兄前问：「天兄下凡」？

天兄说：「秀清弟、云山弟、达开弟到来」。

杨秀清等同对说：「实系得天父天兄如此劳心，爱顾教导小弟们，恩德甚大」。

天兄说：「秀清弟，尔们登朝，安尔主宽心安福，尔妹夫受些苦难不妨，朕天父天兄自有主张也」。

杨秀清等对说：「我们众小弟，沾得天兄从前代赎罪功劳甚大，今朝贵妹夫又代世人如此受苦，小弟求天父天兄格外看顾早愈，同顶起大父天兄纲常也」。

天兄说：「不妨，尔们宽心，朕自有主张也。」又谕杨秀清等说：「尔们要吩咐合军众兵将，各自俱要宽心，认实天父天兄，踊放胆向胶，同心同力，杀灭妖魔，顶起天父天兄天王纲常」。

杨秀清等对跃说：「遵命」。

秀清、萧朝贵两人合谋来骗洪、冯、韦的。再联系到除了要洪秀全作为真命天子到平在山接见会众朝觐外，萧朝贵经常假托天兄下凡，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去这里、去那里「完（玩）耍，」或「避吉」，要洪、冯离开拜上帝会总部，以及萧朝贵假托天兄宣布两个军师并迫洪秀全承认使军师权位落到杨秀清和他两人的手中，可知杨秀清这次装病，实是杨、萧同谋夺取起义领导权的。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过了两天，伤未痊可，要安定众心，朝贵又假托天兄下凡，召韦正到前。

韦正说：「天兄下凡，如此劳心，爱顾我们小弟小妹」。

天兄问韦正说：「昌辉弟尔慌么」？

韦正说：「天父天兄做事，小弟无慌，求天父天兄格外看顾朝贵妹夫，不好重苦。今我们小弟齐知沾天父天兄大德，求保早愈，同顶天父天兄纲常」。

天兄说：「不妨。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风。尔放草(心)宽草(心)。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飞一面变，总不能走得朕天父天兄手下过也」。

朝贵这一段「越受苦越威风」的教导，后来天王把它编入天命诏旨书内，好似战鼓一般鼓励兵将。

十月二十五日，天王在永安州封五王，封朝贵为西王，称八千岁。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五月，太平军向湖南进军，克道州、江华、永明。七月十四日（夏历七月初三日）进克郴州。接到谍报，说长沙和正拆修城垣，没有防备。朝贵认为若带轻兵倍道往袭，唾手可得。杨秀清也以为然。二十三日（夏历七月十二日）朝贵率领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带战士千多名，绕山道东北行百九十里，二十九日（夏历七月十八日）克安仁，第二天克攸县。八月初五日（夏历七月二十五日）克沔陵。所过州县，未遇一兵勇的抵抗，遂从沔陵疾趋长沙。八月初七日（夏历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许，朝贵率轻兵到了长沙城南十里石马铺。石马铺有清朝陕西西安镇总兵福诚率兵屯守。

八月初八日（夏历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时许，朝贵下令进攻，至十时许，破连营七八里，杀死清朝总兵福诚以下将领数十员，清兵二千馀，获得军粮大小炮甚多，火药四千馀斤，骡马不计其数。溃兵奔回长沙，清朝云贵总督罗绕典赴任经长沙，留会办防堵，方巡城南，急还，塞其门，登城防守。至午刻，太平军至长沙南门、小西门外驻扎。八月初九日（夏历七月二十九日），朝贵指挥将士分向长沙各城门进攻。清军在城上开大炮轰击，打中朝贵胸膛，洞穿乳部，不治身亡。

朝贵有两个儿子，长子萧有和，次子萧有福。萧有和袭爵，称幼西王，最得天王信任。天京陷，从太平门出走，为清兵追及，在湖熟镇牺牲。萧有福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以后天王的诏旨中位居第二，天王称他为福甥，仅在他的哥哥萧有和之下。当时外国人报导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天王、萧有和、萧有福、干王、翼王、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章王林绍章」的名单中，也把他高列在干王等之上。关于萧有福，有同志据萧朝贵生父为蒋万兴，认为他即懿王蒋有福，盖以朝贵长子姓养父萧玉胜的姓，而以次子姓本生父蒋万兴的姓。又有同志从天王诏

据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

据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钞件列太平天国诸王姓名中有：「和甥萧有和袭西王，福甥萧有福」（见北京图书馆摄照片）。据此知萧朝贵有一个次子叫做萧有福。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见吴煦档案译外国八月十一日新闻纸。

祁龙威一九八三年太平天国史学概述，见太平天国史学导论。

旨、幼天王诏旨以及其他文件上排列的王亲国戚和重要的诸王的「相应地位」，认为萧有福就是承嗣南王冯云山的那个幼南王。

传第五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六

韦昌辉

—

韦昌辉即韦正，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生于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他父关叫韦元玠，占有水田约二百六十亩，其中在金田村范围外约一百六十亩，在金田村范围内的约一百亩，雇长工自耕，农忙时雇短工，把一部分土地出租，并放债。而他的兄弟韦源琬、韦源珍都是自耕农，祇各有田十亩，说明他是个暴发户。根据当时的情况估计，他家每年可收入稻穀约六万斤，再加上高利贷，小生意，或季节性榨油业和牛贩等等，每年的收入是富裕的。

这个暴发户韦元玠有钱无势，为强宗豪右所嫉视，被排于当地的地主集团之外。据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立的宣里安良约碑记所列七十家地主集团里面并没有韦元玠家，连姓韦的也没有一个。又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立的重修宣里新墟三界祖庙碑记所载，出钱最多的有十四两，一两以上的很多，最少的则为三钱，而韦元玠却祇出四钱，在当时称为「神功」的事出钱上，这一种极顶吝啬的行为，又正表现出这个新起的刻毒成家、贪钱如命的暴发户的贪婪本性。

韦元玠这一个暴发户，跟有权有势的大地主不同，他不可能利用权势去剥剥农民，而是通过狡诈、诡骗、险毒的手段起家的。昌辉生长在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家庭，从小就养成了他的「阴柔奸险」的性格，「见机灵变之

韦昌辉的名，天情道理书作昌辉，李秀成自述原稿也作昌辉，清朝方面记载，张德坚贼情汇纂、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等都作昌辉。而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洪秀全却称他为「正胞」，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也都作韦正（天兄圣旨在辛开元年十月二十日下凡那次称昌辉）。考金田韦氏族谱（见我著的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内金田调查记）韦昌辉兄弟以志字排，如志后、志能等都是，韦昌辉本名应为志正，其后去志字为韦正，以示与兄弟不同。贼情汇纂韦昌辉传说：「昌辉，即韦正，改今名」。金陵癸甲纪事略韦昌辉传说：「原名正」。今案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天父圣旨、天兄圣旨都同作韦正，知改名之说是错的。昌辉当是韦正的号。一九五四年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说：「韦昌辉原名韦正，昌辉是后来才取的号」是对的，但原名应作韦志正才是。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粤逆名目略韦昌辉传说：「现年二十九岁」。谢炳在粤逆名目略序中记明是「甲寅闰七月」传第五韦昌逃记。」安甲寅为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这一年韦昌辉二十九岁，据此推算，韦昌辉生于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安曾国藩湘军采编所于清咸丰四年（即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一月编的贼情汇纂载韦昌辉北王府门：联「廿九春秋绵冀北，六千岁月颂贤王」（见卷八贼文告下伪文字附隐语联句），与此正合，可证谢所记不误。

据天兄圣旨。金田韦氏族谱、安徽宁城韦氏简谱都作源玠。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粤逆名目略韦昌辉传说：「现年二十九岁」。谢炳在粤逆名目略序中记明是「甲寅闰七月」传第五韦昌逃记。」安甲寅为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这一年韦昌辉二十九岁，据此推算，韦昌辉生于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安曾国藩湘军采编所于清咸丰四年（即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一月编的贼情汇纂载韦昌辉北王府门：联「廿九春秋绵冀北，六千岁月颂贤王」（见卷八贼文告下伪文字附隐语联句），与此正合，可证谢所记不误。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韦昌辉传。

急才」。嘴甜心毒，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蜜，暗是一把刀。暴发户的家庭，又养成他向上爬的作风。人家见他好出头露角，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花头鸭」。他又好赌博，有一次到桂平县去应试，在考试前把长衫都掉。赌徒的投机作风也给他以薰染。

韦元玠为着要与强宗豪右争兢，就极力栽培他儿子韦昌辉读书，希望中科举，当了官，显耀乡里，给他争气。可是，昌辉读书多年，已经二十多岁了，屡次考试，连秀才还没有考上。元玠看见他儿子从科举考试上进的路没有什么希望了，当时富商大户的子弟考不取功名，捐纳一员监生，就可以列在「绅衿」之林，与官府往来。元玠也给昌辉捐纳了监生。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韦家挂灯庆贺。二月中旬，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题诗庆贺韦元玠和韦昌辉。诗道：

年宵花景挂满堂，玠人此钱自由当。

为子监生读书，正人子前二萧凉。

这首贺诗，表明昌辉在庆贺捐纳监生的时候，就已经和拜上帝会有往来了。那时候，拜上帝会密筹起义，需要资财应用。昌辉这个被排于地主集团外的「富厚之家」。正是争取的对象。据传说昌辉和曾槐英的儿子是相好同学。曾槐英的儿子把昌辉的为人和他家的度细都告诉了冯云山。于是冯云山前去动员他，说加入拜上帝会就可以保护他家，不怕强宗豪右的欺侮，并把洪秀全是上帝次子下凡作主，如果他能倾家扶助，同打江山，他就可以化家为国。冯云山的话，恰恰打中了这个要拚命上爬的暴发户投机分子的心坎。昌辉把眉头一揭，笑逐颜开，参加了拜上帝会的活动。

这年八月初六日，因贵县不安靖，天兄下凡命昌辉和萧朝贵两人上贵县接洪秀、冯云山来他家居住。初八日，到贵县那帮线那帮村石达开家。

萧朝贵在石家假托天兄下凡，谕洪秀全、冯云山说：「朕好久未曾与两位胞弟讲话矣」。

洪秀全、冯云山对说：「是也。难得天兄时时看顾小弟们也」。

天兄说：「现今贵县十分传扬，尔两位胞弟暂要到金田藏沉也」。

洪秀全、冯云山奏说：「遵命」。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记新墟附近的莫村传三公说。

据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记金田乡大河桥村黄建邦说。

见天兄圣旨卷一己酉年二月中旬下凡记事。

据清咸丰元年胡林翼论会匪启黔抚乔说：「桂平韦后（尔纲案应作韦正）因捐监谬登挂登仕郎匾额，差役迭次诈赃，因而倡乳」（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三宦黔书牒）。光绪涪州府志说：「韦昌辉家富饶。昌辉为其父元玠入粟为」国学生（尔纲案是韦元玠为昌辉捐纳监生），榜其门曰登仕郎。乡中生员梁嘉峻大黃江巡检黄基（尔纲案黄基为王基之误）拘治之，贿数百金而后已，日幸幸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主其家，诱使入会，遂与达开先后资助贼（卷五十）。一九四二年，我去金田访问，收留冯云山做苦工的曾槐英的曾孙曾仲藩说：「韦昌辉与同村谢姓有嫌隙，韦昌辉捐监生，挂成均进士匾，谢姓乘夜将匾上成均二字削去，次日乃当众责其僭妄，下其匾。其妇女出挑水，都叫她们做进士夫人以取笑。昌辉为所侮，无可如何，乃入拜上帝会谋起义报仇」。以上三者略有出入，但都说韦昌辉因捐监挂匾受欺侮，愤而加入拜上帝会报仇。今案天圣旨所记，韦家庆贺韦昌辉捐监生的时候，就已经和拜上帝会有往来，当时人和方志及传说所述的时间可能有误。但韦昌辉家为报受强宗豪右欺压的仇恨而加入拜上帝会却是众口一辞，是可信的。

天兄谕石达开说：「达开尔要送尔两位哥子到金田也」。

石达开奏说：「遵命」。

天兄谕昌辉说：「韦正尔呼朝贵为何乎」？

昌辉不知应怎样称呼，久久未能回答。秀全问天兄说：「韦正在高天与小弟们是同胞否」？

天兄说：「他同朕们总是共条肠也」。

自经这一次天兄下凡，宣布昌辉在天上与他们是同胞，于是排定了耶稣为天兄，洪秀全为上帝第二子，冯云山为上帝第三子，杨秀清为上帝第四子，昌辉为上帝第五子，萧朝贵妻杨宣娇为上帝第六女，萧朝贵为帝婿，石达开为上帝第七子。昌辉遂列在领导班子内参加起义密谋。

但是，韦家财产掌握在韦元玠手，拜上帝会还得动员他。在洪秀全、冯云山到韦家半月后，于八月二十八日，萧朝贵又到金田来假托天兄下凡，以洪秀全为真命天子，昌辉在天也是上帝儿子，同扶真主，同享天禄的话来诱说韦元玠。

天兄问洪秀全、冯云山说：「韦元玠有何进贡乎」？

洪秀全答说：「他进帽二顶」。

天兄问韦元玠说：「尔识得破洪秀全做得大人起吗」？

韦元玠答说：「识得破也」。

天兄说：「尔既识得破，晓得为顾三星（称洪秀全）及云山、秀清、朝贵等，便是积财于天也」。

天兄说：「尔子韦正肉身是尔生尔养，亦是尔子。但在高天论，又是朕老弟，尔不好看小他也。」

韦元玠说：「遵命」。

天兄说：「尔子韦正跟得三星去么」？韦元玠说：「跟得去」。

天兄说：「他跟得去，尔亦跟得去。子有福，爷亦有福。一人有福，带涉满屋。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

这一席话，把韦元玠说服了，使他赞同他儿子韦昌辉紧跟洪秀全，使他乐于倾家围谋革命。韦元玠倾家起义的功绩，到庚申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幼主还把他与抚养杨秀清长大的杨庆善、生萧朝贵的蒋万与同日追封爵同王。诏道：「爷、爹、爹、朕坐天堂，顶天报国锡荣光，庆善、万与、韦元玠，今诏褒封爵同王。庆善抚东功劳大，万与生西功不忘，元玠顶天扶爹、朕，齐封天府沾帝皇」。

这时候，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的门争很激烈，会员黄为政、吉能胜被捕，要会众科炭（即抽钱）去营救。会众又是坚信上帝（真道）的一半，变心（反

据天兄圣旨卷一己酉年八月初六至初十日记事。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

据天兄圣旨卷一己酉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八日记事。

案安徽宁城韦氏简谱修谱人序说：「咸丰六年十月间，洪斗起毒心，谋害为首者，曾祖源玠、昌辉志政公遇害在京。韦姓全家招结金骨皆无存。余此时余在母腹内逃避，随母在严姓外婆舅家度命。至同治三年克复南京，五年母去世，十三年才蒙志俊叔祖书招字认，回至芜湖」（据桂平县文化局王湛恩从韦氏族谱看韦昌辉的祖籍及民族成份附件四太平天国韦昌辉家简谱录，查郭存孝安徽宁城太平天国遗族遗物的调查和考释，知此谱为安徽宁城韦氏简谱，均见一九八一年三月，两广召开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据此，知韦源玠在天京事变时已被杀，这时为追封。

草)的一半。所以,拜上帝会还要试探昌辉的心。十月二十五日,萧朝贵又假托天兄下凡,叫昌辉到面前谕他说:「今四处科炭,福在何处?功在何处?」

昌辉答说:「坚耐自有福在天也」。

昌辉的回答,表示他的坚信,也说明了他加入拜上帝会是追求在天之福,相信洪秀全是真命天子,下凡作主,他同扶真主,同打江山,同享天禄。

拜上帝会得了昌辉家产,密打刀枪,密藏在他村前犀牛潭的深水里。清道光三十年春,拜上帝会决定起义。四月,杨秀清假装病废,躲在幕后,天兄下令要洪秀全、冯云山「避吉」(躲避),起义的布置与进行,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发令,而由萧朝贵和昌辉执行。八月,地主团练到处压迫拜上帝会,各地会众团集了起来谋抵抗。萧朝贵要昌辉扶实洪秀全,和顺会众,于八月二十二日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论昌辉说:「韦正千祈要扶实尔三星兄(称洪秀全)江山。尔要时时灵变,肚里要番番转。有事尔同尔妹夫(指萧朝贵自己)商量理酌,切不可畀人看小尔。三星兄江山,朕所吩咐说话,尔切要记紧」。九月初十夜三更,萧朝贵又在洪山假托天兄下凡论昌辉说:「八面烧(火)起,起不复息,要打叠」。十月初一日,拜上帝会众就在昌辉的家乡金村与地主团练进行大战,十二月初十日,在金田村宣布起义。

二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二月,洪秀全正位天王,封昌辉做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将。这年十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永安州封五王,封昌辉为北王。自壬子二年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战死后,昌辉便成为仅次于东王杨秀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

癸好三年,天京初建时,军事由辉主管。当时保卫天京指挥部设在北王府,高搭红望楼一座,约高五丈余,上有平顶,四围红色栏杆,每遇敌军攻城时,昌辉即登此楼顶指挥,日则吹角摇旗,夜则悬灯以传令,全城军队都看此楼命令,先奔到北王府前,听候分派各门拒敌。凡出征,由杨秀清决定,在北王府传布命令分遣军队。甲寅四年太平天国颁布教育军民的天情道理书说:「北王、翼王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定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应帝命,同扶真主,或居后护,或职掌左军,剿灭妖氛,尽心竭力,百计图维,又不知若何辛勤矣」,对昌辉金田起义和起义以后的功劳,予以高度的赞美。

太平天国定制,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政权归正军师杨秀清掌握。凡军国事务,臣下具禀昌辉、石达开叫做禀报。昌辉揣度可行,则转禀秀清,叫做禀奏。昌辉位下秀清一等,受秀清节制。曾国藩情报说:「昌辉曾读书,小有才,为杨秀清所忌」。癸好三年十二月,石达开自安庆回,杨秀清命昌辉将军事交达开主管,把保卫天京指挥部改在翼王府,以削其权。甲寅四年五

据天兄圣旨卷一己酉十月二十五日记事。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现存天情道理书为已未九年改本,将北王的称谓改为昌辉。案壬子二年刻的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癸好三年刻的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都称昌辉为北王,天情道理书甲寅四年刻本必作北王,故此处引文作北王。

据张德坚贼情汇集卷二韦昌辉传。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月，杨秀清命昌辉去湖北督师，令下多日，杨秀清私嘱下级禀奏挽留，佯作不准，临时忽改遣韦俊、黄再与等。八月，杨秀清复令昌辉去湖北、安徽督师，才行到采石，复下令调回，改遣石达开。此殿右二承宣张子朋激变水营，杨秀清把昌辉打了几百杖，至不能起。又假托天父下凡，时时挫折他。

昌辉对杨秀清却采取谄媚的手段。杨秀清轿到，就扶轿迎接，论事不到三四句，就跪谢说：「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乎不知道」。肚肠嫩，潯州方言，就是才识短浅的意思。昌辉的哥哥与东王娘兄争房屋，杨秀清怒，要杀他的哥哥，发他议罪。昌辉请以五马分尸，说不如此，不足以儆众。杨秀清越防范他，他就越加服从。杨秀清越加打击他，他就越加谄媚。昌辉对杨秀清又伪装恐惧。在一次杨秀清上殿劝谏天王对女官须要宽容的话裏说：「女官面觐天颜，未免理事不周，致触二兄义怒，故此时常惊恐。且为臣者在君殿前作事，亦不甚方便。即如韦正胞弟，时在弟府殿前议事，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何况女官在二兄面前乎！」其实，昌辉是在恐惧的伪装里面藏刀，而杨秀清却认为是惧怕自己，使他更加「威风张扬，不知自忌」，解除了戒备。

昌辉对天王则表示一腔忠爱以博天王的信任。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对此有很深刻的生动的描写。那是癸好三年十一月的事。这月二十日，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要杖责天王四十杖。昌辉就俯伏地下，哭求天父开恩，愿代天王受杖。过了两天，杨秀清和昌辉、顶天侯秦日网上金龙殿劝慰天王。

天王认错说：「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操劳天父下凡教道也」。

昌辉抢先对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

天王曾经宣布过「只有臣错无主错」。昌辉就帮他说没有错，以博取他的欢心。

到在殿上卸宴时，天王谈袍服事说：「前日胞等具本启奏，言现下天父赐得绸帛不甚过多，不知胞等袍服足用否？如不足用，尔二兄宫中袍服既足，发出些与胞等共穿也」。

杨秀清对说：「小弟等既蒙天父及二兄鸿恩，赐得亦有，不用发出也」。

天王说：「现今尔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缝先」。

昌辉又装出一腔忠爱的心肠说：「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

昌辉就用这样伪装忠爱和用逢迎的手段，使天王认为他是「爱兄之心诚」，以博天王的信任。

昌辉又利用石达开、秦日网、陈承瑢等对杨秀清的积怨，暗中共同图谋杨秀清。

在天京事变前一年多，曾国藩的情报机关就已经指出昌辉与杨秀清的门争说：「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并预料出「不久必有并吞之事」。

据张德坚贼情汇卷一韦昌辉传。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韦昌辉传。

李秀成自述原稿论此事。

见天父诗三百七十八首。

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韦昌辉传。

丙辰六年五月，大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迫天王承认他称万岁。昌辉看见久已企望的机会到来了，就去怂恿天王杀杨秀清。他对天王说：「东逆敢僭称万岁，罪不容诛。望二兄颁下诏旨，臣弟就奉诏诛灭篡位者，保护二兄江山万万年，来报答二兄。」天王不肯。他又去和石达开密议杀杨秀清。两人议定：杀杨秀清和他的三个兄弟，此外不得妄杀一人¹。事未发，昌辉被派去江西督师，石达开被派去武昌督师。

七月，天王得密告说杨秀清要杀他篡位，急诏昌辉、石达开、秦日网归诛杨秀清。昌辉得诏带了三千军队赶归，约定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网到期会。

七月二十六日夜，昌辉带军队到天京城外。秦日网也从丹阳回来会合。陈承谔在城内做接应，开了城门，军队悄悄地进入天京城。他们立刻照预定计划布置，不到两小时，所有城中各要害据点和通达东王府的街道都给进攻军占据。举事的时候，有如迅雷暴发。昌辉攻入东王府，把杨秀清和他的家人及府中侍从尽都杀死。

当时天京内东王府所属各级官员兵士有一部分还未被监视。昌辉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就想出一条毒计来，假称天王降诏说他和秦日网处置杨秀清篡位事犯了监杀的过错，超过诏旨，应受杖刑四百。凡杨秀清下属都被召去看昌辉、秦日网受刑。因天王曾经降诏说杨秀清逆谋是自天泄露的，余党一概赦宥不问，所以杨秀清的武装部队五千多人都遵命前来观看行刑。在行刑的时候，行刑者尽力打击，响声可闻，木棍当场打断，昌辉、秦日网俯首受刑，至为服从，也至为狡猾。杨秀清武装部队不知是阴谋，竟被骗卸下军械，有两座大房屋是特别指定做收容他们的。等到全部进去之后，外兵即围攻、屠杀。昌辉既屠杀杨秀清的武装部队，于是进行屠杀「文武大小男女」，甚至婴儿都不能免。在两个月里面，屠杀没有停止。从观音门口内推出的尸骸，飘流在长江上。计前后共屠杀了二万多人。同这样大规模地消灭太平天国革命骨干，是清朝统治者在战场上无法做得到的，而今竟由昌辉的一双血手来达到了。

昌辉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天京惨无天日，太平天国中枢政权，已处于颠覆的边沿。革命群众奋然起来，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大决战。九月二十七日（夏历十月初五日）天京内外军民，并合朝同心，把反革命党羽打败，最后追随昌辉的只二百人，全部杀死，捉到了昌辉。人人要咬昌辉肉以泄恨。天王命把他五马分尸，割其肉每块两寸，挂在天京城内各栅示众，上标：「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人心大快，举国欢胜，太平天国政权复定。

据石达开供。

据石达开供。

这一节记事，据李秀成自述原稿、简又文译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东北贼送杀大略。诛韦昌辉日期，据一九六二年五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纂组长王淑慎、组员罗文起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清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朝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与阿等片。

传第六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七

石达开 张遂谋

—

石达开，广西贵县人，父昌辉，母周氏。他生于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一三年）二月中旬，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农家。父母早故，「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天王闻他的名，和冯云山去访他，结拜为兄弟，称为天父第七子。达开倾家产，同谋革命。

金田起义，以达开领左军主将。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秋，封翼王。癸好三年春，既建天京，八月，命赴安庆，建立安徽地方革命政权。达开除民疾苦，布展新政，安庆人民如重见天日。这年冬，回京覆命。

甲寅四年秋，武昌失守。十月，田家镇江防要塞陷落。反革命巨魁曾国藩带领湘军水陆师直扑到江西九江来，凶焰猖狂，天京震动。达开奉命督师，

石达开父名，一九三三年修的贵县志采访说名昌荣。骆文忠公奏稿卷六石达开供词片录石达开供却作昌奎。据这年贵县修志局发现道光二十年十月立的石达开曾祖母墓碑孙一代题名，有昌荣、昌茂、昌隆、昌辉、昌达、昌翰六人，而没有昌奎，所以我那时写的翼王石达开曾祖母黄氏墓碑跋（此文收在我著的太平天国文物图释一书内）、太平天国史稿石达开传均据此作昌荣。一九八一年六月，贵县文化馆长梅竹公以所撰再谈翼王家世及其起义动机一文见示，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贵县奇石公社石达开史料调查组发现道光二十年三月立的鼎建渡船碑记，其上石家捐钱题名的有石昌荣、石昌达、石昌隆、石达开四人。其时石达开方十岁，碑上捐钱不以妇女题名，盖因其父已死，故虽年幼，也以其名列碑上。据此，则其父断不是昌荣，贵县志的采访是错了的。又据石达开供说父名昌奎，达开客家人，客语「辉」与国语「奎」音近，故清吏误录为「奎」，「昌奎」当是昌辉之误。今案鼎建渡船碑记题名无石昌辉，可知达开父实名昌辉。

石达开供说：「现年三十三岁」。其时为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据此推算，石达开生于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一一年）。考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二月，石达开在广西庆远做生日，当时祝寿的对联至今流传于宜山，联道：「五载佐龙与，仗白旄，乘黄钺，邂逅宁麻，会见有严有翼；卅年开寿域，月仲春，日中浣，冈陵晋祝，欣看来享来王」（见简又文金田之游及其他四、太平天国翼王宜山诗刻之研究）。年岁正与供词合。又寿联记生日为「月仲春，日中浣」，即二月中旬。案张德坚贼情汇报卷三伪科目说：「石达开二月生，试期以初一日为翼试。」月份相同，以初一日为试期，应生于上旬，此处有疑问。兹生日仍照口传寿联，而志其疑于此。

石达开的家庭，天情道理书说是：「富厚之家」，李秀成自述原稿说「家富」，都难以看出他家富的程度怎样。案石达开供说：「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光绪贵县志说他「家世业农」，民国贵县志说他「家中资」。据此，石达开的家庭，应该是一个富有的农家。梅竹公同志对鼎建渡船碑记上题名的分析，指出石氏家族男女，充其量不及百人。而捐钱有四千文、三千文、二千文、一千五文、一千二文、一千文以至三百文以下不等，石达开、石昌隆只各捐一千文，石昌荣、石昌达各捐五百文，碑上题「总理缘」、「主缘」、「化缘」等主持者，石家一人都没有，从而作出石家在当地不是「大姓，人口多」，不是「土豪」和「多年绅富」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以前对这问题看法不定。我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石达开传作：「达开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农家」。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则改作：「达开出生在一个地主阶级的家庭」。今案应以前者为是。梅竹公同志在再谈翼王家世及其起义动机也论道：「罗尔网同志说，「达开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农家」，没有说是「土豪」和「多年绅富」。这与民国贵县志说他「家中资」，证诸建国以来贵县调查资料、翼王祖墓碑、建船碑所反映的事实，还是比较吻合而确切的」。因此，本书定石达开的家庭，是一个富有的农家。

赶到湖口，敌水师已闯过九江来犯。

达开率将领登高远望敌情，见敌船制严整，以快蟹、长龙大船居中指挥，那些舢板轻舟在长江中往来如飞，环卫在巨舰外面以作战。船上大炮多西洋铁炮，射程远胜土炮。时太平天国还未建立水师，以民船作为战船，大炮以土炮为主，势不能敌。各将领看了，都蹙起眉头。达开笑说：「不要发愁。弟妹看见的是妖兵的优点，而没有看出妖兵的败徵。妖船坚炮利，我船窳楛，这是妖兵的优点，我们不要与争锋。但是，快蟹、长龙船身笨重，运动呆滞，冲锋荡决，都由舢板担任，如果一旦把舢板分隔，便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将为我制。而且，妖兵自出长沙，运陷岳州、武昌，又经苦战攻陷田家镇江防，千里争利，未得休息，已犯兵法大忌，现在，我九江雄峙不动，而妖兵竟跨越九江来犯湖口，既久战疲惫，复恃胜骄傲。疲兵易制，骄兵必败。妖兵已在我掌握中，我们就要打垮它。」达开抓着了敌人的弱点和败徵，定下了破敌的计策。于是在湖口设立指挥部，分军扼守小池口，与九江犄角，坚壁不出。每夜偷偷地派兵沿着长江两岸鸣鼓震天，密射火箭入敌船，又派小艇用火球向敌船四面抛掷。湘军求战不得，复夜夜惊扰，惶惑不安。

相持一个多月，达开知道敌疲惫更甚，求战更急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夏历十二月十二日），就故意撤开湖口守兵，来诱敌隐陷入鄱阳湖。湘军果中计，水师百馀号轻捷舢板战门船全部冲入鄱阳湖去。达开等候敌船深入，立刻指挥军队把湖口水卡堵塞，派清兵扼守。湘军水师舢板战门船陷入鄱阳湖出不得，在长江的都是快蟹、长龙巨舰，笨重难行，不堪战门。达开就乘夜派小艇放火袭攻，烧毁敌人快蟹、长龙四十馀号。湘军水师败退九江。

湘军虽败，但仍轻脱，不知警戒，水师既退泊九江，陆军仍驻灰山，没有回军掩护水师。乙荣五年正月初七夜（清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夜）三更，达开再在九江和小池口各抬小艇数十双入长江，乘月黑迷漫，攒入敌舰来内，火弹喷筒，同时齐放。敌舰慌乱，挂帆向上流逃窜。小艇就飞集攻上曾国藩座船，杀了他的管驾官，差一点把他捉获。曾国藩仓皇投水自杀，党羽舍命救他上小船，逃去南昌，曾国藩用全力建立起来嚣张一时的湘军水师，纷给溃散。太平军乘胜西追，二月，第三次克复武昌。

武昌既复，太平天国恢复了长江上游重镇。这年九月，湘军反攻武昌，守将韦志俊告急，天王命达开西上督师。时九江仍给湘军陆师围攻。达开到武昌，审度军情敌势，他指令各将领说：「现在妖兵攻我武昌、九江，我与

曾国藩的朋友龙启瑞致唐子实信论他致败的原因说：「涂老（曾国藩号涤生）自克田〔家〕镇后，兵败屡胜而骄，轻进无备，为贼所乘，焚其舟者两次」（见经德堂文集卷六）。说明了石达开在敌焰方张时就看出其败徵了。

据曾国藩清咸丰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水师三次获胜两次败挫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五）、曾国藩清咸丰五年正月初二日致澄温子季四弟（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五）、王定安湘军记卷四援守江西上篇。关于曾国藩在九江投水自杀事，本书系据王定安湘军记。他在援守江西上篇咸丰四年十二月记事说：「已未，贼以小艇夜袭营，夺国藩座船，国藩自投水，左右救之，棹小舟入罗泽南营」。而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三说：「二十五日，贼复以小艇夜袭水军，放火焚战船十馀号。公座船陷于贼，文卷册牒俱失，公棹小舟驰入陆军以免」。「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公泽南、刘公蓉及幕友等力止之」。黎庶昌没有记座船被夺时投水自杀事。案王定安自称是曾国藩弟子，所撰求阙斋弟子记对曾国藩尽力恭维，他这部湘军记又是奉曾国藩之弟国荃命而撰的，断不会有捏造曾国藩丑态的事，黎庶昌记载显然是有讳饰的。我以前撰湘军新志、太平天国史稿，误据黎庶昌记载，特更正于此。

其在武昌、九江城下与妖苦战不得解，不如进攻妖所必救。湖南是妖兵根本，而以江西为湖南的屏藩。若进攻江西，妖为保护根本计，则武昌、九江的妖兵都将不打自退了。而且，江西一省，西连湖南，东通闽、浙，南接广东，北界苏、皖，乃是东南的腰肋，得了江西，则东南各省都可以联为一气，长江以南部都为我有了。」于是命韦志俊固守武昌。十月，达开领军从湖北出发，在崇阳、通城连歼湘军。乃从通城进入江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时广东天地会起义军从湖南入赣，都在瑞州、临江、吉安、泰和加入太平天国，达开得军数万人，势益盛，遂以次抚定江西各府州县。达开入江西，不急攻省会南昌，不直指南康，而先旁收郡县，采取落其枝叶，以撼其根本的战略。他在各州县，遍设乡官，命人民蓄发，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各极分子，发动阶级斗争，以钤制地主阶级。日夜在临江、瑞州、彭泽等地造战船、铸大炮，训练水师，并在各地训练民兵，准备水陆大举。太平天国以宗教发动革命，金田起义，如，火燎原，宗教确具有发动的作用。但到建都天京后，军事、政治、生产建设，百端待举，已经不是宗教所能为力了。达开洞悉其故，不再以传会宗教为事，他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到处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所以深为敌人所畏惧。

这时候，江西八府五十多州县都入太平天国版图。从南昌城外几十里起，西抵湖南，北抵湖北，都归太平天国势力范围。曾国藩被困南昌城，只有广信、饶州一路可通。他派人去湖北求救，多给江西人民截杀，不得达。间有漏网的，把密信藏伞柄内，日伏夜行，经二十日，始到武昌。他果然先撤九江围军回救，接着又撤攻武昌东路军回救。达开进军江西，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对攻武昌、九江的敌人不打自退的目的，就把反革命巨魁曾国藩死困在南昌，江西全省即将底定，东南大局也澄清在望了。

二

丙辰六年五月，达开奉命回京攻清朝江南大营，留翼贵文提督军务黄玉昆主持江西军务，自率精兵回京，与从镇江调回的东路军会师，打破江南大营，清军溃退。

在打垮江南大营获得大胜利后，杨秀清迫天王承认他称万岁，要夺天王位。达开和韦昌辉都不服，两人密议杀杨秀清，并杀其兄弟三人，此外不得

江西南昌人邹树荣藁树青诗草丙辰五月初八日纪平江勇事。诗述太平天国克复江西的情况。

据曾国藩清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会筹各路堵剿情形折（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八），左宗棠答王璞山（见左文襄公书牒卷三），胡林翼复皖抚翁祖庚（见胡文忠公集卷六十二抚鄂书牒）。

据骆秉章清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援江官军两路获胜克复萍乡县城折，见骆文忠公奏议卷六。

据左宗棠与王璞山，见左文襄公书牒卷二。

据左宗棠与王璞山，又与王璞山，都见左文襄公书牒卷二；胡林翼清咸丰六年七月十七日援贼大至谨陈攻剿防卸情形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十奏疏；骆秉章清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援江官军两路获胜克复萍乡县城折，见骆文忠公奏议卷六。

据左宗棠与王璞山，见左文襄公书牒卷四。

据左宗棠与王璞山，见左文襄公书牒卷二。

据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四清咸丰六年记事。

据左宗棠与王璞山，见左文襄公书牒卷二。

多杀。未发，达开被派去湖北督师，韦昌辉被去江西督师。

七月，天王密诏韦昌辉、达开回京诛杨秀清。韦昌辉路近先得诏赶归，在杀杨秀清后，滥肆屠杀。达开闻变，从武昌仓皇赶回京。他指斥韦昌辉滥杀罪状，要韦昌辉停止暴行。韦昌辉大怒，要杀他。达开连夜缒城走安庆。韦昌辉派兵追不着他，杀了他全家。

达开斥责韦昌辉行动为京外全体太平军所护。他到安庆，就起兵靖难，讨伐韦昌辉。时宁郭郡被清军围急，他先带兵去救，上奏天王，请诛韦昌辉，以平众愤，安人心。天京军民共诛韦昌辉。天王命把韦昌辉首级送宁郭郡，迎达开归。

十月，达开回京，合朝同举他提理政务，并钦仰他讨伐韦昌辉的正义行为，同上义王称号，达开谦辞不受。达开既执政，众人欢悦。当时外国观察家评论他说：「这一位青年领袖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真耿介的，正是全军的中坚人物，他的头衔称为电师，这真能表示他的军事行动。他之行政才具如今是在试验中，我们只可静候成绩。我们也要静观今之后起的领袖们之军事才略与已死者如何比较」（。丁巳七年正月，在达开执政下，太平天国扭转了由于天京事变军事上所处的逆势，取得桐城大捷，溧水击败敌人进攻。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向咸丰帝奏报说：「石达开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外国观察家所要静候的成绩，所要静观的才略，不到五个月，就已经显示出了。可是，天王对却有不愿的心，对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信任他们。天王用仁发、仁达，朝中的人都很不悦，仁发、仁达出令，没有人肯听，而达开却令出法行，人人悦服，天王越发疑忌。达开惧祸，这年四月，从天京出走安庆，他沿途布告军民：

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越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德），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达开这一篇布告，对当时太平天国军队起了极重大的迷糊作用。他们大部分没有看清楚革命体的利益，认为达开忠而见疑，受了迫逼，激于一时义愤，都带了队伍跟随他走。由于达开把太平天国的精兵良将都带走了，清朝江南

据李自成自述原稿。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案太平天国颁布的戊午捌年新历，卷首献历本章石达开题衔即作「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见简又文译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订详记，载逸经第三十三期。

见清咸丰七年五月初六日安徽巡抚福济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及李续实又复王观察（见李忠武公书牒卷下）。

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业刊太平天国第二册刊本录，据注说原件见何桂清奏稿类编第二十七军务。又近代史资料增刊太平天国资料也载有石达开这篇布告。两者文句颇有不同，因后者文句难通的比较多，故本书录前者。

大营就乘机加紧反攻，六月攻陷江苏句容，向镇江围攻。天王撤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并铸义王金印，及朝内大小官员联名求救禀送往安庆。达开不受义王印，不肯救，把大军带到江西，十一月镇江陷。十二月天京被合围。曾国藩估计即有攻取之望。戊午八年三月，他叫嚣「不患今岁不平」。到夏天再叫嚣「计日可平」。如果不是长江数省大旱，广大灾民加入，编组成新兵，取得了浦口、三河两役大胜利，太平天国早已倾覆。而就在这年曾国藩叫嚣的三月里，也正是九江最危急的时候，乃石达开竟听从张遂谋走上分裂路线，将大军开去浙江，九江遂失陷，失去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江西，失去了保卫天京的第二道屏藩，给曾国藩湘军进攻到最后一道屏藩的安庆来，以致於灭亡。李秀成天朝十悞指出：「悞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士带去。此悞至大」。这是条总结用血泪写下的历史事实。达开既入浙江，克江山，进攻衢州，旋克开化、遂昌、处州、云和、宣平、寿昌各地，浙江震动。清廷急命曾国藩督师去救。七月，达开从浙江入福建浦城、崇安，清廷又命曾国藩督师去救。八月，从邵武分入江西、闽南。十一月，驻军江西南安。达开久有取四川自立的计谋，己未九年正月，遂从南安分两路西入湖南，打算从宝庆、常德、荆、宜入四川。二月，克桂阳州，旋克嘉禾、东安，分攻永州、祁阳、道州、新宁等地，进围宝庆。清湖南巡抚骆秉章集各路军抵御。达开攻宝庆不下，七月，改道回广西，攻桂林又不下。九月，撤桂林围，向西南攻克庆远，分攻宾州、南宁各郡。

自从达开带领太平天国最雄大最精锐的军队转战於赣、浙、闽、粤、湘、桂间，清朝援浙、援闽以及防蜀各役，都命曾国藩带领他们的王牌军队湘军去抵御。但是，达开既经走上分裂路线，背离天京，他带领的军队不论多么雄大、多么精锐，就变成了一支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到处流窜的孤军，作战上就处处陷於不利的地位。当他围攻宝庆，声威震动湖南的时候，曾国藩就指出他攻宝庆的十万大军，「每日需食米千石，需子药数千斤，渠全无来源，粮米据尽，断无不去之理」。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里又论他说：「既钝於浙、钝於闽，入湘后又钝於永、祁，钝於宝庆，裹胁之人，顾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据，子药须搬，行且自疲於山谷之间」。这个老奸臣滑早就已经预料到达开自取覆亡的下场，不再把他看作大敌。

革命军队的受迷糊只是一时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由於达开的分裂行动，使无敌的太平天国陆军变成了钝兵而造成的种种不利的军事情况，已经使他们逐渐清醒，而到克庆远后，达开对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多所更改，又使他们起了怀疑，看出他「动静行为，多滋物议」，终於认识清楚了他的分裂路线的危害性而采取行动。於是庚申十年二月，首先由后旗宰辅余忠扶

据清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何桂清通筹各路军情片，并参考同年闰五月十五日福济奏，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案何桂清奏报说洪秀全铸义王金印一道送给石达开。考吴煦档案初四日到常州坐探委员曹飞鸿禀则作「铸义王印信一颗」。本传据此禀作铸义王金印。

据清咸丰九年五月十三日湖广总督官文奏说：「连获贼谍，及自贼中逃归难民，俱言石逆蓄谋已久，必欲逞志四川自立」（据复制件录）。同月二十三日官又奏说：「逆首石达开里胁安徽、江西、浙、闽、两粤之贼，窜扰湖南，号称数十万，欲由宝庆、常德、荆、宜各路据掠入川，自立一帜，蓄谋已久」（据复制件录）。

见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卷六，清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致澄侯弟。

见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八，清咸丰九年覆胡官保。

统下官兵先行起义归天京。余忠扶加以阻挠，他的部队就把他杀死。接着武卫军宰辅蔡次贤也预备率领部队归天京，事泄，被张遂谋杀死。但是，正义的行动，不是任何阻力所能阻挡得住的，相反，越加阻挡，起义的范围就越加扩大，一直扩大到翼王府六部尚书暨参护、承宣、仆射等官以及统下战士也都纷纷起义。当日起义队伍，有打破清军截击胜利地回到天京的。如归侍王李世贤领导克复安徽徽州的队伍便是。其中也有在途中被清军打散的，出到湖南被打散的有三部，散在广西象州、宾州及下广东嘉应州的 有两部，经云南到贵州黎平府的一部。

那时候，达开部下还有彭大顺、吉庆元等统下几十万人，他们劝告达开到他的家乡贵县一带去招集新兵后，即回师天京，共同辅助国家。达开回到家乡，便表示隐居山林。彭大顺、吉庆元等将士见达开不听忠告，於是大家也誓师起义。这一支军队，经湖南、福建，到江西，沿途与清军血战。辛酉十一年八月，在江西铅山遇见李秀成大军从湖北回师，他们就欢欣鼓舞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这时他们共有二十多万人。奏报到天京，天王大喜，就给这一支军队取了一个美号，叫做「扶朝大军」。

三

达开曾经在军民当中有过崇高的声望，受合朝推举提理太平天国政务，并被推为「义王」。而今却众叛亲离，为革命队伍所遗弃。他心灰意冷，要隐藏到深山去。但清朝统治者却不放过他，到处悬赏严拏，使他无地藏身。他只得在广西招集了几万人。这时候，李永和、蓝大顺已经在四川起义，连克眉州、邛州、青神等城。达开久想取四川，以为有机可乘，辛酉十一年八月，从广西贵县、横州北抵融县。九月，入湖南，绕道会同、泸溪、龙山到湖北来凤。壬戌十二年正月，从湖北利川进入四川，到石柱厅、涪州，打算立即经渡长江，清军扼守北岸，不得渡。沿江上攻，前锋到长宁，不得渡。乃从叙永、綦江两路入贵州境。旋复取道云南镇友入四川叙州府、驻军於横江、双龙、捧印等场，锐意渡金沙江，以图进取四川。清军节节堵截，又不得进，退回滇境。

达开既两次入四川不利，壬戌十二年冬，复向四川进攻。派人台左宰辅李福猷军从云南昭通入贵州大定、毕节、向四川东部进军，以图牵缀清军兵力。派天台左宰辅赖裕新率中旗为先锋，从宁远向人地挺进，引清军追。他自己就亲带大军乘虚踵至，以取四川。癸开十三年二月下旬，达开率军四万人，自云南来粮坝发，他接到赖裕新已刷越窝大路前进的报告，但却不知道那时候赖裕新已居越嵩厅被土司击死的消息，他就率军急渡金沙江，打算过

据破愾军大佐将吉庆元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本章。案这封本章，只记到被清军打散的起义部队，而没有记到回到天京的部队。考粤匪起手根由及严金清自订年谱（见严兼访遣稿卷十，南京图书馆藏铅印本）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八月由侍王李世贤领导攻克安徽徽州的石达开部下数万人，便是当时从广西起义归来的石达开部队。

据破愾军大佐将吉庆元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本章。

据石达开供。

据骆秉章生擒石逆疏，见骆忠公奏稿卷六及骆秉章在四川张贴的俘杀石达开经过的布告。

了大渡河，就可以向四川腹地长驱直进。

达开进抵四川宁远府河西司。他不行越嵩大路，取冕宁小路捷径，急趋紫大地（一作紫打地）。三月二十八日（夏历三月二十三日），遂拔队西行，绕冕宁城，沿山麓至大桥，经小路铁宰宰、水扒岩、烂泥坪、铜厂向新场疾走。四月初一日（夏历三月二十七日），天将明，进抵紫大地。紫大地系越嵩厅属彝族地区，为松林地土司千户王应元所辖。这里地势洼下，前阻大渡河，后阻马鞍山，左阻松林小河，右阻小水（即鹿子河）和老鸦漩河两河，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山川险隘，进退艰难，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死地。达开既不知道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没有先作必要的宣传，使他们知道清朝统治者是共同的敌人，敢得他们的协助，又忽视山川的险阻，也没有想到时届春末，气候已暖，大渡河上游雪山正溶解，河水随时都会暴发。他对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考虑到。而尤其是到达紫大地时，犯了军临死地，不疾战则亡的大错。当夜，敌逢达开妻第十四王娘刘氏生儿子，第二天，又传令休军三日庆祝，没有过河。不料大渡河和松林小河的水，无雨陡涨数丈。到初四日（夏历三月三十日），清军已赶到大渡河北岸，布置了防务。第二天，王应元徵调的彝、汉增援兵勇，也都聚集松林西岸，防守巩固。达开就这样一误再误失掉渡河的时机，自陷於绝地。

现在，大渡河北岸、松林小河西岸都有敌人防守，达开只有强渡了。初八日（夏历四月初四日），他还精兵四、五千人，分驾木船竹筏几十支，战士用挡牌护身，拼命强渡。营内众军都出排列岸上，呐喊助威，声震山谷。清军从北岸用枪炮轰击，筏上火药中炮起火，各筏同时炸裂，将士纷纷落水，随驾湍飘没。有几支竹筏衝到下游，也被清军沿流击沉。强渡的战士，没有

据骆秉章生擒石逆流。

紫大地，一作紫打地，场名，离松林地土司署二里，隔铁索桥与礮房沟相对。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二年）秋被水淹没，迁於南头中坝，另立新场，改名安顺场。据光绪越嵩厅全志卷二之六关隘，附乡村镇市。

据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石野史。原稿未刊，经都履和整理，改名为翼王石达开泅江困死难纪实，发表於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九期。

考证见我写的關於石达开大渡河覆败的几件事，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业考甲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八集）内。

据光绪越嵩厅全志卷二之四山川大渡河条说：「同治二年四月，石逆自冕邑据紫打地，……无雨骤涨，毙贼无数，石逆就擒，其党尽歼，河之力也」。耳镌河条说：「上有凉桥，同治二年，粤匪伪翼王石达开就擒，即此水陡涨为之。」编者之一孙锵在卷六之二武功下案语，据勘灾紫大地时，土人赖进学说：「两河之水，陡高丈馀」。骆秉章生擒石逆疏也说石达开「於二十七逢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之紫打地。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势难徒涉」。惟光绪越嵩厅全志卷六之二武功下说：「贼甫至未之渡也，……俄而阴云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查这部光绪越嵩厅全志有原纂、续纂、新增。原纂者为马忠良，创自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年）。上录大渡河条大书「无雨骤涨」，和这条「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均出自马忠良之手。大渡河条后有注说：「案原纂述自马忠良本人的设想。又考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石野史，是当时、当地、当事人的记载，也并不曾记有松林小河说的话。故可知这一次大渡河流域水陡涨实因上流雪山溶解的缘故。又考骆秉章生擒石逆疏述石达开军队只紫大地后，「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并未说因雨水涨。则几年之后，他上的奏报河神助顺流竟说：「是夜大雨滂，次日河水陡涨十馀丈」（见陈弢同治中与京外奏议约编卷六），前后不同，后者乃想当然的话，是不足为据的。

据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石野史，并参考骆秉章生擒石逆流。

一人得生还。

达开见强渡大渡河不得，十六日（夏历四月十二日）晨，他又向松林河进攻。紫大地有桥过松林小河西岸，是一条铁索桥，长四十八丈，高五丈。过桥就是礮房沟。沟上是松林地，有松林地土千户署，王应元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在达开军队抵紫大地那天夜里，王应元已暗将索桥拆毁，他沿河据险扼守，达开军队无法渡河。达开白天攻不下，到三更，派善泅水的勇士数百人，游过礮房沟，偷袭王应元指挥部。王应元巡哨，在月色朦胧中，遥见对岸士卒如林，他派健卒持长矛伏岸旁，伺甫出水面，就当头猛刺，死尸倒浮而远。达开见偷袭又失败，愤甚，第二天，他亲自督战，猛攻松林小河数次，王应元率汉、彝兵勇拼命死抗，攻不下。达开又用计，造了几支大船，环扣击石为柱，面覆水板，夜移对岸，作为浮桥，以渡人马。廿一日（夏历四月十七日），夜二更后，大雨停止，山高遮月，月光迟迟，达开乘月色惨暗，命移船河旁，把那几支大船，用铁环扣连起来，派先锋贾维扬带壮士五百名，一枚盪浆，船将抵对岸，忽中部环折，竭力撑持，首尾竟迴旋难续，水舟相搏，浪入仓中，船觸岩要倾覆，都相呼救。王应元惊觉，率兵抵御。不到一刻，船尽被摧裂，人船俱覆，贾维与五百壮士都牺牲。

先是达开驻军紫大地，派兵守马鞍山，以通粮道。十一日（夏历四月初七日），土司岭承恩带彝兵由后路抄至新场一带，节节进迫。在达开派军攻松林小河那天夜里，又偷袭马鞍山。彝兵从上压下，守兵措手不及，马鞍山被占领，於是粮道被截断，退路也绝。

达开军队在紫大地，吃完了粮食，就杀马而食，继以又葉充饥。二十三日（夏历四月十九日），达开始向土司法接洽让路。他写了一封信，缚在箭上，隔河射给土千户王应元，说明他的军队目的在於〔恢复大夏，路经此地，非取斯土〕的缘由，望罢兵让路，不犯秋毫，并许赠良马二匹，白金千两，以为让路的报酬。王应元不肯。第二天，达开再写信给王应元，不再请让路，只要求他准许与人民通商赠粮，王应元又拒绝。达开复以利许土司岭承恩，叫他不要攻打，而领承恩攻打愈急。达开见假道不成，通商不得，粮竭食尽，陷於绝地，他感慨悲歌，题绝句十首在壁上，中有句道：「大军乏食乞谁，纵死潞江定不降」以明志。达开妻马氏看了，凄惨悲痛，即日夜服毒自尽。

达开被困紫大地，西南北三面，都无法突围，惟沿岩一径远可以东走。这一条路径，道极险仄，仰视则峭壁参天，俯临则惊涛骇浪，但如果能出险，抢过凉桥，即可出海棠大道。他无计可施，只得绝处求生。二十七日（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午，乃取道岩偏东出。王应元见达并拔营，他带领彝兵渡过松林小河来追，清朝越嵩营军队和土司岭承恩彝兵也从马鞍山压下，有的从

据骆秉章生擒石逆疏。

据光绪越嵩厅全志卷二之四山川，同卷之八津梁。

据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石野史。

据骆秉章生擒石逆疏。

据石达开给松地土千户王应元训论、骆秉章生擒石逆疏、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野史。案骆秉章记石达开给王应元训论事在四月二十一日（即夏历四月十七日）之战前，这是错的。现据石达开训论日期及许亮儒记载核正其误。

潞江，吉称潞水，即现在的大渡河。

据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石野史。

山顶用木石滚击，有的从后追击。大渡河北岸清军复用枪对岩一路射击。达开军队被击，在悬崖垢河岸上，自相挤拥，坠崖落水死的一万多人，浮尸蔽流而下。屈行二十里，才渡过小水（即鹿子河），翼王娘七人，投水自尽。达开点查队伍，已损失过半，夜在小水东村庄住宿。王应元带彝兵来围，天远未明，达开率部突围出。王应元跟追，印信、旗帜、军械沿途抛弃，狼狈走到利积堡。王应元复集队驻营山上民舍堵截。达开见老鸦漩河水势险恶不能渡，也收队驻其地。时敌人想生得达开，时敌人想生得达开，派人前来诱降。达开听了宰辅曾仕和伪降计，事详曹伟人传。这一夜，翼王娘胡氏、潘氏、吴氏投老鸦漩河自尽。惟刘王娘要抚孤图复与，携初生婴儿石定基出走，另详刘王娘传。

天将曙，达开刚枕石睡下，忽见西南山头火把光耀，分道突出，其行如飞，到将近，始喊杀如雷。达开急起率卫队迎击，各营将士也都惊起接仗。打到平明，死伤已千人。这时候，清军由安庆坝渡利积保助战，大渡河北岸清军也用炮轰击。达开腹背受敌，奋力夺路，奔向凉桥。复遇清军自难棕山攻下，后面王应元追又渐近。达开进退无路，乃集残部疾首蹙额仰天叹说：「进退路绝，突围无法，本藩与各弟今天都死在这里了！」将自刎。清参将杨应刚率兵扼守凉桥，见达开被迫惶急，怕他自杀，急驰上高阜，大呼王应元各军停攻，说已奉令准许石达开降免。达开不得已也放下武器，把那封写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的诈降信送去。信道：

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缘达生逢季世，身事天朝，忝非谄士，不善媚君，因谗譖而出朝，以致东奔西逐。欲建白於当时，不惮旰食宵衣，只以命薄时乖，故尔事拂入谋。矢忠贞以报国，攻竟难成，待平定而归林，顾终莫遂。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斗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轻年，人无宁岁，连筹终日，身少闲时。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连乎？穷竟不通。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顾。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身，死若可以安民全军，何惜一死。达闻阁下仁德普天，信义遍地，爰此修书，特以奉闻。

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顾为民者，散之为民，原为军者，聚之成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顾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生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吾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臣任，志果推诚纳众，

据骆秉章生擒逆疏、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石野史。翼王娘七人投小水（即鹿子河）自尽，系据孙锵在大
地访问赖进学的话，见光绪越巂厅全志卷六之地武功下。

据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石野史。该书原作利济堡，本书据光绪越巂厅全志大地图改。

据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稟稿，见近代史资料增刊太平天国资料。

据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石野史。

这封信见都履和整理许亮儒擒石野史，又四川涪定西沙坝农民高姓也在紫打地得此信（战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四期），又唐鸿学纂唐公年谱也载有此信。本传系据许亮儒记载著录，并以高氏抄本及唐氏年谱校核。案此信是石达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唐鸿学把它盗改作为给他的父亲清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详见关于石达开大渡河覆败的几件大事的考证。

心实以信服人，不畜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絨先覆，拜望赉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胎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昔三千之师，犹足略地争城，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待毙乎！特此寄书，希惟垂鉴。

杨应刚迎接达开，到了清营，假意极力奉承。又在洗马姑场欢宴达开部属士兵，来欺骗他们。五月初一日（夏历四月二十七日），清军从北岸半兵到来，就胁令达开和部属到了大树堡。初四日（夏历五月初一日），清重庆镇总兵唐友传令将达开及他的儿子石定忠、宰辅一八三三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押送过河。达开见所部不得过河，「诈降计绌，阴甚悔恨」，然后悔已经迟了！

清将把留在大树堡的达开部队，先将新参加的和老弱的遗散了四千多人。到初七日（夏历五月初四日），夜以火箭做暗号，同时围杀。达开部将二百多员，精悍战士二千多人，全部被屠杀死难，其偶有逃出的，也被彝兵沿途截杀。

这月十三日（夏历五月初十日），达开被解到成都。在公堂上，他痛斥清朝暴虐无道，敷陈革命宗旨，历叙起义光业绩，最后说：「南面称王十多年，杀妖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遂怡然就义。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同时被凌迟死难。石定忠这时候刚五岁，清朝律例，要监禁起来，到及岁时候，才照律例办理。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领导者里面一个最富有谋略的人物。从他在湖口、九江当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打败凶焰万丈的湘军水师，转大败为大胜，差一点生擒曾国藩。其后攻江西以救武昌，以及经营江西，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发动阶级斗争，以钤制地主阶级，组织农民群众的力量，封锁敌人湘、鄂、赣三省交通，把曾国藩困在南昌孤城等等谋略看来，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政治才能。人民歌颂他为「仁慈义勇」。外国观察家论他

据都履和整理许亮儒原著擒石野史、越巂厅全志卷六、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等资料撰。案诈降事系擒石野史所记。许亮儒是在当时当地抗拒石达开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记载系记得亲自见闻的事。他不但指明诈降为宰辅曾仕和的献策，还记了军师曹伟人反对诈降投河而死的事。到记石达开被送过大渡河北岸时，又着重地说：「达开见所部阻渡，诈降计绌，阴甚悔恨」。他对石达开诈降事，这样地一再记叙，是记得很明确的。被骗事系据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及越巂厅全志所记清军派都司王松到达开军营劝说及起行时一再力劝、迎接、拥簇等所反映的情况。至石达开供所说：「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的话，是因为他到成都被讯问的时候，对「其尚未渡河众人，不知如何下落」，他还幻想清朝统治者保全他的将士的命，所以才这样说，并不是真情。

据骆秉章生擒石逆疏。

据刘蓉复曾浦中丞书，见养晦堂文集卷六。

据骆秉章生擒石逆疏。案安顺场人相传石达开没有被杀死，那个被解到成都凌迟死的人是一个假冒顶替者，见宋之的安顺场——我国近代史的见证人、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考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述在荣经路上见解石达开上成都事有「决非他贼所能假冒」的话，骆秉章在生擒石逆疏上奏清廷也极力肯定「实为石达开正身无疑」。这都反映了在石达开被解的当时当地就有假冒之说，所以清朝统治者才有必要极力加以肯定。后来曾国藩向李秀成追问：「石达开死否？」李秀成不答（见李秀成答辞手卷）。野史笔记也有石达开没有被杀的种种记载。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记述与李秀成谈话说：「余询逆首才能及各伪王优劣，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

见江西南昌人邹树荣藁青诗草丙辰五月初八日纪平江勇事诗。

为「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敌人最怕他，最恨他。曾国藩说：「逆首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左宗棠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傅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又论石达开攻江西事说：「石逆之来犯江西也，……传檄远迎，江西士民望风而靡，千馀里间皆论於贼。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石逆抚其桀点之民，以钤制士夫，迫之从逆，江西全局岌岌」。其从天京事变起，达开仓皇从武昌奔归，在韦昌辉疯狂屠杀的淫威下，他不顾个人生死，止暴定乱，义声洋溢。既诛韦昌辉，合朝公推为执政，同上「义王」称号，他又是一个多么受到军民赞美爱戴的领袖。乃因未能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与天王「君臣而（疑）忌，起了「狽（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走上分裂路线，终致军覆身死。他害了太平天国，也毁灭了自己，却至死不悟，还说「天亡我」，哀哉！

张遂谋广西平南县人，近视眼、人呼为张瞎子。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任殿左二十九检点，守安徽舒城县。丙辰六年六月，随石达开於武昌，时已升任春官正丞相。天京事变起，随石达开回京。在事变期间，都在石达开左右，深得其信任。后封先天燕。

丁巳七年夏，石达开出走安庆。这时候，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出动全部力量江西全省分路反攻，拼命与太平天国争夺江西。张遂谋向石达开出谋献策，叫石达开放弃江西统带大军远征，取四川独立，把太平天国弃置不顾，拆掉太平天国的台。石达开听从了他的奸谋，卒致陷太平天国於败亡。他又石达开改变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标志出分裂的行动，他当了石达开的首相——元宰。

庚申十年二月，被石达开拖到广西庆远的大军觉醒了。他们纷纷起义归天京。张遂谋又用一双血手把领导武卫军起义的宰辅蔡次贤杀害，妄图阻挡起义。

石达开走分裂路线，危害太平天国，张遂谋实为主谋。起义队伍指斥他为祸首，是情真罪当的。他就是这样干尽了分裂太平天国的滔天罪行。其下场如何，待考。

这是英国人麦高文的评论，已证於上文。

曾国藩清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陈明石逆情形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

左宗棠清咸丰丁巳与王璞山，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牒卷四。

左宗棠清咸丰丙辰与王璞山，见同上书卷二。一

据石镇吉供。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

据李续宾上曾涤生侍郎书，见李忠武公书牒卷上。

扰石镇吉供。

本传所记张遂谋的罪行，都据自破愾军大佐将吉庆元等六十七将上天王本章。

传第七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八

秦日纲 陈承瑢

秦日纲

秦日纲原名日昌，广西贵县人。在家与人做。清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日，拜上帝会不久就要起义。这一天，日纲方与从广东花县来广西的洪仁达等一起在旧合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把他们的灵魂举行超昇天堂的仪式。据天兄圣旨记载，日纲加入拜上帝会，比余廷章、黄文安、蒙得恩都还迟。李秀成自述原稿说太平天国起义：「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到王天欲立江山之事」。他把秦日纲列在首义七人内是错的。

秦日纲加入拜上帝会虽不算早，当在旧合给他举行超昇灵魂上天堂仪式后，天兄便吩咐他说：「日纲尔识得这处人，看光景如何总要灵变，一心扶尔哥子，救紧他也」。日纲答说：「遵天兄命」。庚戌年八月，白沙林凤祥等与地主围练斗争，便是日纲组织会众对抗。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因兵将多有不遵令的，要教导他们，责罚他们，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以天兄圣旨交给冯云山和日纲两人执行，即取得重大信任。三月十八日，天兄下凡要亲自教导众兵将，也是下圣旨命冯云山和日纲调各军军长、百长、营长各带齐各营内兵将到来[一]。日纲的地位在起义人物中突出了起来。到永安州封王时。就高封为天官正丞相，列在群臣之首，仅在东、西、南、北、翼五王之下。清军分南北两路围困永安。太平天国命日纲统率精兵驻水窠和莫村，与州城为犄角，以保卫永安。癸好三年九月，封顶天侯。十二月，代翼王石达开守安庆。

甲寅四年五月，由曾立昌等率领的北伐援军在山东临清州溃败，命日纲统帅第二次北伐援军前往直隶增援，封为燕王。日纲到舒城杨家店败回[二]，禀东王杨秀清说：「北路妖兵甚多，兵单难往」。旋奉命仍去安庆安民，日纲遂安辑安庆、池州各属邑[三]。

六月回天京。八月奉命去湖北一带，稽查河道，密拿奸宄。日纲行抵九江，闻清军已陷武、汉、守将石凤魁、黄再兴退到田家镇。日纲立下诫谕，痛责石凤魁、黄再兴失机，命带部队驻扎田家镇候调度，一面禀奏杨秀清。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秦日纲传。自注说：「籍贯考自伪家册」。李秀成自述原稿说：「桂平白沙人氏」。一九五四年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也作出「肯定秦日纲的籍贯是桂平白沙竹多塘村，他的后裔曾回白沙居住」的结论。案白沙属桂平县，与贵县邻近。当白沙林凤祥与地主斗争时，由秦日纲组织会众帮助林凤祥与地主转练对抗，可知秦日纲家必与白沙相近。李秀成所以误会秦日纲为桂平白沙人当由於此。至於秦日纲即使确有后人回白沙竹多塘村居住，那还会有其他原因存在，不能以此为证。我们记载秦日纲籍贯，自应以他的家册为据。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六月二十日记事。

据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八月十三日记事。

据天兄圣旨卷二辛开元年二月二十八日记事。

日纲处置与杨秀清相合，稟奏未到，即有旨命解石凤魁、黄再兴回天京，而以田家镇大营军务委日纲督理^[一]。田家镇在湖北蕲州东南四十里，广济县南五十里的长江北岸，与兴国州的半壁山隔对峙，南扼九江，东控安庆，太平天国在这里建为上游江防要塞。自蕲州至田家镇沿岸增筑土城，安设炮位。自田家镇至半壁山，用铁锁横截江面，以遏敌军水师。十月十八日（夏历十月初四日），日纲指挥军队与敌陆军在半壁山大战，先胜后败，退回田家镇，半壁山下横江铁锁被斫断。明日，渡江再战，石镇仑、韦以德都战死，半壁山失陷^[二]。太平天国安置江防铁锁的方法与三国时吴国不同。吴国在两岸凿石穿铁，江中无物提承，故一处熔断，就「千寻铁锁沉江底」了。太平天国则节节用小船提承，江中还横列大箴三个作总提承，船箴的头尾都用大锚钩於江底，铁锁四道，横在船箴之上，用铁码钤住，故南岸虽被斫断一节，而其他几十节仍牢系如故。二十日（夏历十月初六日）后，复将南岸一节续行钩联在半壁山下箴上，安炮船二，布置枪队，以防敌水师进攻。箴上铺沙，船中贮水，以防敌火弹延烧。在铁锁的上游，卫以战船三、四十号，在铁锁的下流，停泊军运船只大小约五千馀号，也时放枪炮以助声威。其北岸则以田家镇街外筑一土城，长约二里，街尾为吴王庙，建筑营垒一座，系铁锁於北岸之根，日纲亲驻其中指挥。街之上为老鼠山，建筑营垒一座，又上为磨盘山，建筑营垒一座，又上为牛肝矶，建筑炮台一座。自牛肝矶至吴王庙长约六、七里，都密排炮眼，以向江心轰击。要塞设防，布置是异常严密的。只因水师未建立，而敌则水师精练，江上作战，取决於水师，故势不能敌。廿七日（夏历十月十三日），敌水师悉锐来犯，第一队专断铁锁，用炭炉铁剪大斧熔断铁锁，第二队专攻炮船，掩护头队，第三队候铁锁开后，直闯下游，放火烧军运船只，防江铁锁为所破。至夜四更，日纲率各军退守黄梅县城及九江对岸小池口等处，指挥罗大纲、林启容、陈玉成等将领分扼要隘，敌人不得进^[一]。既而石达开统率援军到，明年正月，遂在九江大败敌水师，克复武、汉。

论失守半壁山、田家镇罪，革去日纲王爵，改为顶天燕^[二]。至乙荣五年八月十七日，杨秀清假托「天父因奏日纲革职之后，尚知愧厉，亦既除却奴名，即可复还原职」，爰於这天早上降托梦诏给他，「恩复奏日纲原职」^[一]。

丙辰六年二月，镇江被围急，日纲奉命率丞相陈玉成、李秀成、涂镇兴、陈仕章、周胜坤诸军去救。二月十一夜（夏历二月十二夜），打破清朝封锁，与镇江守军会合。二十六夜（夏历二月十七夜），日纲率军渡过瓜洲^[二]。第二天黎明，进攻土桥，打破清军钦差大臣托明阿马营，连破虹桥、朴树湾、三汊河清营，清军大败，大小清营一百二十多座都闻风而逃。二十九日（夏历三月初一日），大军进入扬州。这是太平天国第二次克复扬州。因为当时正要运用兵力来解决清朝江南大营及用兵赣、鄂，所以进入扬州征购当地粮食运回镇江后，就在三月十一日（夏历三月十三日）撤退，留兵守瓜洲，作镇江屏蔽，以牵掣江北清军^[一]。

那时候，高资是太平军运粮要道，清军谋夺取，分军来扎营，四月二十日（夏历四月二十四日）日纲督军进击高资清军营。二十四日（夏历四月二十八日），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从九华山带兵来救，日纲迎击，把他逼上高资山中。至夜，吉尔杭阿逃出，走入高资营。日纲把敌营包围，困得内外不通。二十五日（夏历四月二十九日）晨，吉尔杭阿用手枪自杀。这一夜，清军弃营而逃，太平军占领了高资敌营。二十七日（夏历五月初一日）进攻九

华山清军大营。九华山清营七、八十座，知主帅自杀，也都弃营溃逃[二]。

日纲既破吉尔杭阿军，清朝江南大营派张国梁率军来救，兵屯丹徒镇，日纲指挥军队进击，大败张国梁军。五月初七日（夏历五月十一日），率领胜兵凯旋回京[三]，与石达开军太平天国史 卷四十八会师，十三日（夏历五月十七日）打破孝陵卫清朝江南大营。清军退丹阳，天京围解[一]。

这年七月，日纲正在丹阳督师进击清军，杨秀清谋称万岁事起，奉天王密诏回京诛杨秀清。杨秀清执政，对日纲时加威迫，日纲自以与杨秀清同在金田首义，积不能平；又因牧马的事件，受了杨秀清无理杖责，衔恨愈深。至是接到天王密命，与韦昌辉乘夜带兵入城杀杨秀清。他在杀杨秀清后，附从韦昌辉，妄肆杀戮。石达开出走，他奉韦昌辉命带兵追至西梁山。到了他得情报，知京外太平军都起来声讨逆贼韦昌辉，石达开也集合了一枝强大的军队，才转移目标去攻击清军，希图讨好革命群众。天王既诛韦昌辉，逮系回亦，十月二十二日（夏历十一月初一日），在天京处死[二]。爵除。

陈承瑭

陈承瑭广西藤县人[一]，以御车为业[二]，年约三十多岁，短小精悍，识字不多，而有权谋。金田起义，与秦日纲、林凤祥、李开芳、李开明、罗大纲等同任将领[三]。

太平天国新开元年五月授羽林侍卫。壬子二年九月到长沙，升伸后正侍卫。十一月升殿左三指挥。十二月克武、汉，升殿右二检点。癸好三年二月，克复南京，升地官副丞相。九月升天官正丞相。甲寅四年二月封兴国侯，五月改佐天侯。

自建都天京后，国务都由陈承瑭传宣上达，为朝内官的首长[四]。甲寅四年八月，武、太平天国史 卷四十八汉失陷，天京震动，奉命出京指挥军事，与秦日纲等在田家镇抗击敌人[一]。

陈承瑭地位仅次于豫王胡以晄。由於他是金田起义的著名将领，并有权略，故杨秀清总理国务，委以传宣上达的重任。他是不满於杨秀清的专横的。而杨秀清却还要向他显示威风打击他，曾因秦日纲牧马的案件小事，把他逮捕起来，并打二百杖，他愈怀恨在心。

到丙辰六年五月，杨秀清强迫天王封为万岁，他忘记了他过去是怎样对待陈承瑭，更完全不知道陈承瑭心里是怎样对待他，瑭知道要夺取天王位，必需这人帮助，因此，就引陈承瑭为心腹。七月，陈承瑭向天王告密，说杨秀清要杀天王而夺其位，并自告夺奋勇愿负扫除奸党的责任。於是与韦昌辉、秦日纲里应外合杀死杨秀清。

这年十月，韦昌辉逆乱平定，天王把陈承瑭与秦日纲同日处死[二]。

传第八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九

胡以晄 黄玉昆 凌十八

胡以晔

胡以晔广西平南罗文村人，生於清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正月初七日。胡家先代江西临江府人，多是仕宦富有者，迁到广西后，成为广西山区罕见的巨富。到了以晔父胡琛手，更以狠毒的剥削手段，「手创粮租四千八百石」，占有的山场田地，横跨平南、藤县和金秀瑶山三个县区。他建造了几座富丽堂皇的房屋，而今朱帘绣户已不存了，但画栋雕梁仍在。像这样阔气的大地主，别说在山区，就是广西的平原乃至城镇，当时也是少有的。以晔便是出生在这个家庭。在太平天国重要人物中，他是出身最富的一个[一]。

以晔兄弟三人，他行二，兄以昭，弟以暘。胡琛在以晔不到十岁时死去，家产由三个儿子继承。兄弟们长大，为了讲排场，比阔气，家中落。后来又闹意见，分了家。以晔二十七岁时离开罗文村祖居，迁到大同里山人村结造庐舍居住。山人村的庐舍一座三间，河石砌脚，泥砖作墙，不过是山庄田寮，和他的罗文祖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以晔读书不成，学习武艺，得进武学，成了一员武秀才。他曾上省应武举考试，武艺出众，因尾场考弓箭时，用力过猛，致硬弓折断，手臂扭伤，名落孙山。

胡琛与八峒公福社卓家有仇。老子结怨，儿子遭殃。以晔考试落选后，卓家一有机会，就对他奚落嘲笑。一天，以晔骑马路经卓家门口。卓家要他下马，他拒绝了。卓家人就把他拉下来，推到牛圈里，枷住颈脖，用镰刀剃了半边头发，再加上一顿毒打，才把他释放。卓家是八峒地区的土豪，与官府有往来。这一场欺凌侮辱，使以晔在心里深深地埋下了复仇雪耻的火种。

由於考试失败，仕进无路，复受土豪欺侮，无法报复。以晔於清道光二十九年秋冬间加入拜上帝会。这年十月十五日，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要以晔认实秀全为真命天子，和识得冯云山、杨秀清等，共同〔顶天报国〕。天兄谕以晔说：「尔要识得三星（称洪秀全），识得三星，便是识得天父及我天兄。尔又要识得冯云山、秀清等也。」以晔答说：「识得」。萧朝贵既知以晔实信，十一月十六日，就到他家带他去朝见洪秀全。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谕以晔说：「胡以晔尔现要同朝贵去朝王，特赐盔甲与尔，尔要紧谨口也」以晔对说：「遵命」。清道光三十年正月初四日，以晔到平在山说他要变卖田产，给起义筹经费。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叫以晔到面前来谕他说：「胡以晔算尔真草（心）忠草（心），能识得天父，能识得尔二兄（称洪秀全）」

据钟文典调查及平南八峒胡瑛瑛藏胡氏族谱，均见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胡以晔传。

据胡氏族谱及胡氏后代传说，均见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胡以晔传。胡氏族谱记胡以晔「满清武庠生，曾应科，才艺压场，选高魁，惟尾场大弓被误，顿虚虎榜题名」。案庠为古代学校名，旧时因称府州县学的生员为庠生。明、清时又称入府州县学生员为秀才。武庠生就是武秀才。李滨中兴别记卷一说胡以晔「应童子试被黜」。案明、清时，士子应试而未入学的通称童生。胡以晔已经入学，为武庠生，他并非未入学的童生。至於他是上省城考武举时落选的，并非应童子试被黜。李滨记载是大错的。因同志们有据李滨记载来论述胡以晔的，故详考於此。又胡以晔为武秀才事，除胡氏族谱外，并见同治涿州府志卷二十七欧阳春平南历年群盗事迹、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记其婿吴栗生清咸丰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信。

据钟文典同志向胡、卓两家后人的调查。见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胡以晔传。

见天兄圣旨卷一己酉年十月十五日记事。

见天兄圣旨卷一己酉年十一月十六日记事。

也。但此事要秘密，不是非轻也」。以晁对说：「晓得」。二月初五日，以晁卖了田产得钱，与张维坤、谭应桂一同到平在山来进奉给洪秀全。萧朝贵又假托天兄下凡谕以晁等三人说：「胡以晁、张维坤、谭应桂尔三人有财宝进奉尔二兄么」？

三人对说：「然也」。

天兄说：「尔各要已家中也」。

三人对说：「小弟等家中备办得起也」。

天兄问以晁说：「胡以晁尔真变田产乎」？

以晁对说：「真也」。

天兄说：「算尔真草忠草，见得天父，见得天兄，见得尔二兄也」。

天兄又说：「洪化山有人不遵命，自把自为，尔三人回去，要嘱各遵天父命，遵我天兄命，及遵尔二兄命也」。

三人对说：「遵也」。

天兄说：「兄弟不可逞高，不用赶紧，自然畀尔等有个天日。进退一句，万言皆总各要灵变，根底不可被人识破，讲话要关前顾后也」。

三人对说：「遵命」。

金田起义前，萧朝贵假托天兄圣旨要洪秀全、冯云山躲避。七月二十四日，以晁来金田迎接洪秀全、冯云山去山人村他家居住。山人村在山人冲中段。山人冲全长二十里，群山重迭，密林遮掩，荆棘满途，人迹罕至。冲南有双田口，冲北有大厄营，各距山人村十里，为与外界交通的坳口。洪秀全、冯云山密藏在此，是一个深山险坳的所在。十月初一日，金田打大仗，不久官府侦知洪秀全、冯云山在山人村。派兵前来，不敢冒进，在山路上遍插木桩，以防逸出，企图把洪、冯困死在山人冲。以晁率领冲内拜上帝会众严守坳口，派人翻山偷过清兵封锁线，走到金田告急。杨秀清带领队伍来救。十一月二十四日，打败清兵，迎洪秀全归金田，宣布起义。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在永安州论功行赏，封以晁春官正丞相。时清军来攻永安州，要从内部攻破太平天国，招以晁弟以暘到军营来，叫他三番四次写信去劝诱以晁叛变。以晁大怒，把来信奏呈天王，回信痛斥其弟，和地主阶级家庭的关系一刀两断，粉碎了封建统治者的阴谋诡计。

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这年八月，西征军从南昌撤出长江后，其东归一路，即取安庆，进攻庐州。以晁被任命为攻庐州统帅。他率领军队从安庆出发，九月，克集贤关。十月，克桐城，旋克舒城，即向庐州进军。

清廷派江忠源做安徽巡抚，企图抗拒太平军。江忠源曾扼广西全州蓑衣渡、守江西南昌抗拒太平军，是一个凶悍的反革命分子。他先赶入庐州，以晁率太平军追到，就把庐州围困起来。

这时候，清廷派各路援军来救庐州：总兵玉山带滁州兵驻拱辰门外，陕

见天兄圣卷一庚戌年正月初四日记事。

见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二月初五日记事。

据天兄圣旨卷二庚戌年七月二十四日记事。

据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胡以晁传。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章。

详见我写的金田起义考。

据丁守存从军日记清咸丰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日记。

甘总督舒兴阿带陝、甘兵驻冈子集，总兵音德布带滇兵驻枣林，江忠浚带湘军驻西平门五里墩。以晁审察敌情，知道要取庐州，必须先打败援兵，於是他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在庐州环城七门，筑木城土垒，此击彼应，声势联络，把清军内外隔绝不通。他接着就向逼近拱辰门外的援兵先进攻，把玉山打死，滁州兵大溃。又连败舒兴阿、音德布两军。以晁既把援兵打败，庐州清守军益饥困，就在水西门外挖地道，埋火药用地雷攻城。十二月初十夜（夏历十二月十六夜）地道爆发，炸崩城墙。以晁指挥将士们在烟焰冲天、砖石横飞之下抢从缺口登城，克复庐州。江忠源从梦中惊醒，吓得魂飞魄散。他的随从背着逃到水关桥，正遇着太平军进城，随从发慌，把他丢在地下逃命。他滚到桥下的古塘去，给水淹死。

以晁以克复庐州功封护国侯，改护天侯。甲寅四年五月，进封豫王。旋因在皖北战败，革去王爵，降为护天豫，调到皖南。以晁指挥军队克复太平郡、繁昌、芜湖等处，留镇西凉山，守卫天京近畿的要塞。九月，命赴援田家镇，与石达开、罗大纲等在九江大破敌军水师。

乙荣五年冬，领兵随石达开从湖北通城向江西进军。十二月初二日（夏历十二月初一）与翼贵丈黄玉昆攻克袁州郡。丙辰六年春夏间，在江西临江郡城病死。后来他的儿子胡万胜袭爵，称幼豫王。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平南罗文村胡家有人驻军在南京附近，遇到自称是「太平天国豫王的子孙后代」的人。

黄玉昆

黄玉昆广西桂平县大湟江口人，曾读书，有智计，在乡为讼师。

冯云山被捕下桂平县监狱，拜上帝会兄弟来请他想办法救冯云山。玉昆说：「而今官府极怕说造反，上下遮掩，混过日子，断不敢办这个案件。但『衙门口朝南开，两手无钱别进来』，官府全都是吸血鬼，一到衙门，就非钱不行」。拜上帝会兄弟皱眉说：「说到钱就千难万难。我们都是烧炭穷人，那里得钱去填贪官，对我们来说，办不办不还是一样」！玉昆说：「不是的，官府不敢办，就有办法了。筹款也是有办法的，只要大家齐心，积少成多，你们岂不闻集腋成裘的老话吗？」於是他给拜上帝会定出「科炭」筹款的办法，积聚起一笔大款，向官府行贿，冯云山得释放。这是金田起义前一件关系极为重大的大事。它充分地暴露清朝统治力量的腐朽，打下地主阶级的气焰，增长革命的威风，使起义从酝酿迅速走上成熟阶段。玉昆立了大功，他加入平在山拜上帝会。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授殿左一指挥。玉昆的女儿嫁给石达天，封翼贵丈。这年秋。进攻长沙，始独领一队。玉昆赏罚严明，他与战士同甘苦，

据清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舒兴阿奏、同日和春奏（均见剿粤匪方略卷七十四）、清史列传卷四十三江忠源传、王定安湘军记卷六规复安徽篇。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胡以晁传。案贼情汇纂祇说胡以晁因战败革职。考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胡以晁事说是因六安州失陷被革去王爵。

据曾国藩清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抄呈贼中伪牒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四。

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请看本传考证一、胡以晁的死。

据钞本钦定敬避字样附记列爵名称、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贼酋名号谱。

所以能得众力，每战常获胜。十一月十九日（夏历十一月十二日），大军进到武昌，他这一枝军队，第二天就立刻攻下汉阳。论功升殿左一检点。

自金田起义，法令多由玉昆制定。建都天京后，天朝刑部事务即由他担任。这时候，清朝江南大营就盘踞在天京东门外孝陵卫，反革命分子屡屡蠢动，里外勾结，进行颠覆勾当。玉昆牢牢地掌握着这一个农民专政的工具——刑法，雷厉地去镇压反革命分子，为保卫天京、保卫太平天国政权建立了功绩。五月。升夏官正丞相。杨秀清以玉昆精明干练，予以重任，命朝内官自检点以下都到他的衙门听令。

甲寅四年二月，升卫国侯。三月，玉昆因秉公执法，不肯曲循杨秀清的同庚叔私意，法外加杖燕王府牧马某甲事，被杨秀清重杖三百，革去侯爵，降为伍卒，事说杨秀清传。经石达开向杨秀清求情，得入翼王府襄理文书。八月复职，改封衙天侯，仍司天朝刑部事务。

乙荣五年夏，任为提督军务，出镇汉阳。这年冬，领军随石达开经略江西。十一月十二、十三日（夏历十一月初十、十一日），大军分路攻克瑞州、临江两郡。玉昆驻军临江郡，铸炮造船，以图南昌。当年玉昆监铸的大炮，今天还保存有一尊三百斤重的铁炮。丙辰六年三月，石达开奉命归天京攻江南大营，以玉昆代主持江西军务。丁巳七年十月十六日（夏历十月初八日），在救吉安郡战役中牺牲。

庚申十年，太平天国论平在山勋旧，追封玉崑为义爵。

凌十八

凌十八名才锦，广东信宜县燕古人生于清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九月初九日。父凌玉超，有子六人，长子即凌十八，次子凌二十，名帖锦，三子凌二十四，名标锦，四子凌二十八，名挥锦，五子凌二十九，名进锦，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黄玉昆传、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黄玉昆事迹。

据清咸丰五年六月初五日西凌阿奏摺附件武、汉坐探詹起伦、陈鸿亮探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据曾国藩清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新昌万载逆匪攻陷瑞州临江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六。

这一尊铁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炮上有铭文说：「丙辰六年驻扎临江、翼贵丈提督军务黄奉翼王贵谕饬左拾壹指挥易自能临铸重三百斤」。

据曾国藩清咸丰六年八月初七日专催昆寿赴江南并及江省军情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八。

黄玉昆为死，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黄玉昆传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廿三日（夏历七月廿九日），援武昌之役，战死於鲁家港。这是错的。考曾国藩清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近日军情据实覆奏摺说黄玉昆在这年七月二十七日（即夏历八月初四日）天京事变后，还从临江赶归天京（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九）。当时曾国藩在江西对抗黄玉崑，他的奏报可据。又考骆秉章清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援江官军大捷击退石逆大股摺说：「十月……初八日之战，……分三路围剿水东扑营之贼于瓦窑，燹贼畦十余座，毙贼千余。……贼首衣繡龙袍，戴红缎繡龙风帽，著红繡靴者，正乘黄呢大轿在后督战。经湘勇攒矛刺毙，并碎其轿。据朱惟堂禀称生贼供指系伪国宗石逆之衣物，解臣衙门呈验。比谛视贼帽前沿有白缎长条绉纹甚密，拆看，中有繡字，乃太平天朝提督军务翼贵丈伪衔也。或所斩为逆目黄锡（玉）崑亦未可定」（见骆文忠公奏议卷十一）。案骆秉章得亲验黄玉崑的衣帽，见到他的名衔。此其后黄玉崑事蹟无闻，所以他当是在这一役战死。

据十三日幼主命平在山勋旧俱陞封义爵诏旨。

所茂名市政荔文史办公室给我写在清嘉庆二十年通书上的照片。

六子凌三十，名扶锦。凌家向在广西平南县种蓝度日，并在家乡开一间卖茶小铺。清道光二十九年，十八在金田加入拜上帝会。道光三十年正月下旬，奉命由广西回家发动群众，第二十四、二十八等也陆续回来，宣称在广西入了拜上帝会，能画符念咒，吃了符水，到晚上，合家男妇老幼，用红布包头，红布束腰，当天跪拜，可以保佑合家清吉。随招集燕古附近大寮薛姓、莲塘罗姓、林垌叶姓、河霸李姓等，一同拜上帝。大寮在信宜县城东北百四十里，这一带住的多系广西种山客民，生活艰难，闻拜上帝可保佑合家清吉，多来同拜，渐拜渐多。又劝拜上帝的把家属男妇大小一併接来同拜，即留住大寮地方，并将各户家资什物牛只穀米，一概搬来大寮。在各墟市镇收买鐵斤，僱募鐵匠，日夜打造兵器。渐将左近庄各庙神像捣毁。地主阶级驚怕，报官查办。官命解散，不从。七月中，信宜知县带差役，起团练亲来逮捕。时十八去广西未归，会众把团练打败。既而十八回来，遂赶紧编制队伍，部署前往广西的准备。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清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十八遂率领起义队伍二、三千人，扶老攜幼，从信宜的东镇、合水一路，经化州边界，前往广西金田。

当信宜起义军入广西的时候，太平军正与清军在大湟江口大战，旋移营武宣东乡。十八得到错误情报，说清军云集金田，起义军势已败。他认为无所依归，决定取鬱林州为根据地。二月二十九日，遂围鬱林州城。清广西巡抚周天爵急派署广西按察使杨彤如、云南临沅镇总兵李能臣督兵倍道来援。清廷得报，命令钦差大臣李星沅等严飭文武带兵人员分投堵御，勿令信宜起义军得与太平军合而为一。太平军打算从东乡分兵攻旧县墟江口，迎接信宜起义军渡江，而水道已先为清军所扼，不果。十八攻鬱林州城三十多天不下，于四月初五日一时，乘夜深大雨，发大炮佯作攻城，使清军不觉，就由原路退归信宜。

七月十一日，十八攻克罗定州罗镜墟。罗镜墟距州城七十里，層峦山叠嶂，幽径深林，墟内袤长五里，居民向有一千余家，市 贸易，水陆流通，为附近各州县著名富饶地区，十八遂踞守此地，将富商、大户的积藏分给穷苦人家，深得众心。

七月十四日，兩广总督徐广親亲至高州督战，旋赴信宜指挥军队分东西两路向罗镜墟进攻。十八建筑防御工事极严密。墟处周围二十余里，炮台林

据信宜怀乡司巡检陈荣亲呈凌十八始末缘由、清咸丰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兩广总督徐广縉、广东巡抚叶名琛剿办罗镜逆匪尽行殄灭缘由摺（见日本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録密结社资料篇下。案该书未录上奏日期，此处据复制件补上）。按凌十八兄弟六人，凌十八、凌二十八于罗镜墟失陷时血战牺牲，凌二十、凌二十四先已战死，惟凌二十九、凌三十在平南县的大同里种蓝，自清道光二十九年以后，并未回到信宜。徐广縉、叶名琛于攻陷罗镜墟后飞咨广西巡抚密飭平南县迅速查拏，归案办理。其情况不详。

据清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广东巡抚叶名琛遵旨防查实在情形覆奏摺，见日本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録密结社资料篇下。

据信宜怀乡司巡检陈荣亲呈凌十八始末缘由。

据清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广东巡抚叶名琛遵旨防查实在情形覆奏摺。

据光绪鬱林州志卷十八、清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咸丰命军机大臣传谕李星沅、周天爵等（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同月初十日周天爵奏（见同上）、同月庚辰谕军机大臣（见王先谦咸丰东华录卷八）。

据清咸丰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广东巡抚叶名琛筹办罗镜逆匪情形摺，见日本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録密结社资料篇下，案该书未录上奏日期，此处据复制件补上。

立。他如树林内，大塘傍，无不罗列炮位，可以纵横互应。其掘地为坑，以蔽身而放炮的叫做泥罗。另有炮屋数间，都凿穿墙眼，尽伏抬炮、抬鎗、鸟鎗以数百计，在外观望，不见其人，自内射击，辄行命中。将士或暂伏沟内，或远睨穴中，先总深藏不露，必俟敌人逼近，前后都可轰击，鎗炮始行发放。墟内又分东墟、西墟、新墟三处。进墟各口，不是山径迴环，就是水塘间，本属狭隘难行，又多掘地成牢，倒插毛竹签，满布鐵蒺藜，上用浮草浮土遮盖，看来与平地无异。相离三、五尺，即设一处。其内又有陷坑，宽深五尺，周绕于各炮台间，举步都致颠蹶。敌人不识路径，如果冒然而进，必致尽人罢阱之中。因此，清军屡次进攻都遭惨败。十二月，徐广缙采用包围战术，挖筑濠基三千七百余丈，深广各丈余，俨如城寨，以合围起义军，使坐困墟内。

十八面对清军围困，天天都以就有广西兄弟前来迎接的话鼓励将士，众志成城，清军合围五个月竟攻不下。壬子二年四月，清廷命徐广缙前赴桂林拒太平军，以广东巡抚叶名琛接办。五月，叶名琛驰抵罗定州，时起义军只存二千人，粮食将绝，已经到了「穷蹙已甚，无计可施」的时候，而斗志益奋，他把信宜起义军这种「党固心坚」的敌情向清廷奏报，自陈「目击心焦，难安寝馈」。于是增调兵力，百计围攻。起义军粮尽，将士都饥病，无力防守。到六月二十五日（夏曆六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始被清军攻入墟内。十八率领将士与敌人搏斗，血战到中午，能战的一千一百多人都死在自己的血泊中，病倒在大馆及硝馆火药局三处被烧死的八百多人，病倒在各馆内被俘的二百六十八人，全部壮烈牺牲。徐广缙、叶名琛由驿五百里向清廷奏捷论信宜起义军说：「但凡入会，从此执迷不悟，视死如归，较之寻常教会各匪，迥不相侔」。又说：「逆党之坚忍信从，实为历来各匪徒所罕见」。地主阶级修的光绪信宜县志也狂吠说：「凌逆以蓝山蠢汉，首谋作乱，其党数千，竞相从饿死而不变，邪教之惑人乃至是哉」！

本传考证

一 胡以晔的死

胡以晔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丙辰六年（清咸丰五年、六年）间，随翼王石达开出师江西，同治新喻县志卷六清咸丰五年记事说：「十一月二十日逆酋护天裕（豫）、翼贵丈等拥众数万由临江到罗坊」。同治袁州府志卷五清咸丰五年十一月记事说：「二十九日伪王石达开令伪职翼贵丈黄玉崑、护天豫胡以晔等自临江率党数万陷分宜」。同治宜春县志卷五清咸丰五年记事说：「十二月初一日，伪翼王石达开令伪职翼贵丈黄玉崑、护天豫胡以晔等自临江拥众数万长驱来袁」。曾国藩清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会筹各路堵剿情形摺说：「查各路探报并搜获贼中文书，据称金陵逆匪由湖北通城入江境

据同上，并参考光绪信宜县志卷八、民国罗定州志卷九。

据广东巡抚叶名琛筹办罗境逆匪情形摺、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剿办罗境逆匪尽行殄灭摺。

据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剿办罗境逆匪尽行殄灭缘由摺。请看本传考证二、天情道理书论罗境墟败亡事不可信。

见光绪信宜县志卷八。

者，以伪翼王石达开为首，伪检点赖裕新攻陷瑞州，伪翼贵丈夏（黄）姓，伪豫王（护天豫）胡以晄攻陷袁州」（曾文正公奏稿卷七）。骆秉章清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援江官军两路获胜克复萍乡县城摺奏报这年二月二十二日刘长佑军占领江西萍乡县夺获护天豫大黄旗（见骆文忠公奏议卷七）。自丙辰六年二月后，胡以晄事蹟，记载即无闻。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说：「病毙江西临江府城」，是可信的，故本书据其记载。

关于胡以晄之死是有异说的。金陵癸甲摺谈记胡以晄事说：「六安州为我兵克复，去其伪王号，调往芜湖，嗣以他故，取至金陵杀之」。案胡以晄在甲寅四年夏秋间调到芜湖作战后，他还援田家镇，在九江破敌，向江西进军，攻克袁州等等重要事迹，该书著者完全不知道，却胡说「嗣以他故，取至金陵杀之」，是不值得一驳的。

另一有说，却应该提出来讨论的。据麦高文报导杨秀清被「第八位」出卖，向天王告密而被诛（见逸经第三十三期简又文译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裨治文报导说天王诛韦昌辉之后，并诛「两高级首领，即排班第七、第八者」（见逸经第十七期简又文译裨治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案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排班，第七位是秦日纲，因附韦昌辉被诛，记载上是明确的。「第八位」是胡以晄。他是不是向天王告密，后来因附从韦昌辉而被天王诛死呢？我在一九五三年写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时，对此曾加研究，我认为：据太平天国颁布的朝天朝主图有豫王位，胡以晄封爵得由他的儿子胡万胜承袭，而韦昌辉、秦日纲都除爵，朝天朝主图中无坐位。如果胡以晄与韦、秦同罪，不应有此歧异。据传第八本传考证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说胡以晄病死临江郡城，并非死于天京事变。麦高文和裨治文这项报导是有问题的。但在写那篇考证的时候，材料不够，还不敢完全否定此说，而是传疑以待考。后来我看到清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朝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片，才知道因附从韦昌辉，而与秦日纲同日被天王诛死的是陈承瑢。陈承瑢在当时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班位是「第九位」，不是「第八位」。麦高文、裨治文的报导是把陈承瑢的班位弄错了的。到此，我们可以作出最后的结论，否定了麦高文、裨治文的错误报导，而确凿地断定胡以晄是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春夏间天京事变之前，病死于江西临江郡城的。

因为在有些太平天国史和有关天京事变的考证或论文里面，都根据麦高文、裨治文的报导论述胡以晄参加天京事变，与秦日纲同时被天王诛死。这是一件大事，所以特考明于此。读者请并参看本书杨秀清传、陈承瑢传关于此事的注。

我写这条考证后二十五年，得读钟文典同志太平天国人物胡以晄，说平南罗文村胡家相传胡以晄「病死在临江府，真是叶落归根，回到祖居老地了。」他注说：「据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三日在罗文村与胡裕松、胡日华、胡玉明、胡安和、胡传无等老人的座谈记录。他们的口碑来源，据说是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胡家有人应徵，曾在南京附近驻紮，见到了太平天国失败后留下的胡家后人，他们自称是『太平天国豫王的子孙后代。』上述情况，就是他们世代相传下来的。」这条胡家后代口碑，越加证实胡以晄是病死于江西临江府的了。

二

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天情道理书有一段作以为训的事例里，论凌十八领导的广东信宜拜上帝会起义军在广东罗定州罗镜墟败亡的缘由说：

天王诏旨有云：「遵条、遵令得成人，条、令不遵害尔身。」我们兄弟尚其凛之。又举广东高州罗境（镜）墟一班兄弟不能坚耐，不能和雠者言之。我们起义之时，伊等亦来遵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亦是同拜上帝，共扶真主，天父时时看顾，场场大胜。后因兄弟不睦，遂博致白、高州各分畛域，皆缘不能坚耐，一时差入鬼路，不守天条，胆敢擅行出令，有人愿打先锋，攻打头战者，赏以妻妾，酿成淫乱之阶，致干天父义怒不加看顾。后又被妖暗用诡计，令其藉发，面刺「投降免死」四字。又独给有免死牌票，令其开明姓氏里居家册收执。其时那班兄弟信以为真，逃投大半有余，以为得生，孰料那队兄弟失散之后，而妖魔始将前次刺字者及有免死牌者，按册行文各处严拏，将其家属一併杀戮，无有一存，尽隳妖魔术中。此是由自己不能坚耐，立志不定之明证也。我们兄弟可勿審哉！此非本侯相之虚传第八本考证言，现有兄弟自罗境（镜）走出，投入圣营，说出此中缘由，确有实证可据。观罗境（镜）之兄弟，皆因不公正，不和雠之故，以致溃乱如此。此又可见天父默中之鉴观良不爽也。

这段论述，指出凌十八领导的信宜起义军一、不能坚耐，立志不定；二、不能和雠，致博白、高州各分畛域；三、以妇女作为赏品，致酿成淫乱；四、中敌人欺骗，「逃投大半有余」，因此，遂致败亡。

考光绪信宜县志论凌十八起义军至死不变由于信仰说：「凌逆以蓝山蠢汉，首谋作乱，其党数千人，竞相从饿死而不变，邪教之惑人乃至是哉！」清咸丰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广东巡抚叶名琛筹办罗镜逆匪情形摺论凌十八将罗镜墟富商、大户的积聚分给群众，深得人心，故「结成死党，皆聚而不散」。同年六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剿办罗镜逆匪尽行殄灭缘由摺述凌十八起义军在罗镜墟被合围到「穷蹙已甚，无计可施」的时候，「无日不以即有广西弟兄前来救援为词」，「复有陈叶氏相助为虐，日作荒诞不经之言，加意煽惑，群得有恃无恐，益见党固心坚，尤堪发指」！所以叶名琛在筹办罗镜逆匪情形摺里论凌十八起义军得以「负隅抗拒，由于党众心坚」。徐广缙、叶名琛在剿办罗镜逆匪尽行殄灭缘由摺里总述起义军情况说：「但凡入会，从此执迷不悟，视死如归，较之寻常教会各匪，迥不相侔」。又说：「逆党之坚忍信从，实为历来各匪徒中所罕见」。据此，可知并无中敌人欺骗，「逃投大半有余」的事，也没有以妇女作为赏品，鼓励将士，致酿成淫乱事，天情道理书论为「不能坚耐，立志不定」，断然是极大错误的。

至于说不能和雠，兄弟不睦，致博白、高州各分畛域事，案高州系指凌十八领导的信宜起义队伍，博白系指由吴三领导的博白起义队伍。考佚名大事记清咸丰元年辛亥（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记事说：「广东贼首凌十八招合陈二、吴三成三股盘踞罗镜，气焰甚张。官兵探知吴三一股，近与贼首有隙，诱令出战，伏兵截杀千余名。叶名琛在筹办罗镜逆匪情形摺里也说咸丰元年十月吴三一股从罗镜墟出走。天情道理书说明这一段话是「自罗境（镜）走出，投入圣营」的人所说，可知是与凌十八不睦的吴三一股人的诬罔的。而奉命撰写天情道理书的侯、相，竟据一面之辞，作为凭证来教育军

民，实是大错特错的。故特将其错误在这里指出。

传第九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

林凤祥 吉文元 朱锡琨 黄益芸 李开芳 曾立昌 陈仕保 许宗扬

林凤祥 吉文元 朱锡琨 黄益芸

林凤祥广西桂平县白沙人，生于清道光五年。务农为生，加入拜上帝会。清道光三十年八月，会友李得胜寄有耕牛在他家牧草。岭尾村地主勒索李得胜要银钱，李得胜不肯给，就有两人去凤祥家牵他的牛。凤祥把牛夺回。第二天，就有四、五十人到凤祥屋面前叫打，正要用大炮打来，凤祥等五人执兵器跳出，把敌人打散。敌人起二百多人来交战，凤祥等五十八人又把敌人打败。派人到平在山报告请示。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作了指示，一面吩咐，现在起义筹备还没有成熟，「回去各要灵通，切不可作过当事」，一面大大夸奖会众「十人能打破贼一千」，宣传「万事有朕高老（称天父）、高兄（称天兄）差使天兵天将扶持」，来鼓励会众的斗志。

金田起义，凤祥每战当先。既克永安，授御林侍卫。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九月，在长沙升士官正将军，十一月克岳州，升殿左一指挥。十二月克汉阳，升殿左一检点，率领战士先登武昌，升天官副丞相。攻城陷阵，凤祥最为骁勇善战，与李开芳同是太平天国虎将。

癸好三年二月，攻南京，先登义凤门。休军三天，即去取扬州，截断了清朝漕运。

四月，命凤祥为北伐军统帅，率领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后一、后三、中五、左二、右一共九军二万二千五百人北伐。初八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凤祥率军从扬州出发，乘船到浦口登陆，清朝防军惊溃，遂向安徽挺进。十一日（夏历四月初九日）克滁州。十三日（夏历四月十一日）克临淮关。在此稍停。二十三日（夏历四月二十一日）克凤阳府。向东北急行军，连下还远县、蒙城县、亳州。到处布告安民，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势如破竹，所向无前。五月初八日（夏历五月初六日）从亳州进入河南，在商邱宋家集打败清朝河南巡抚陆应穀军队。第二天，归德府人民乡应，打开城门，迎接

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八月十三日记：「天兄劳心下凡，时和平山，闻白沙林凤祥家被妖扰害，爰降临」。这是林凤祥是广西桂平县白沙人的明确记载。关于林凤祥的籍贯，是太平天国史上争论多年的问题。蔡起贤太平天国北征将领林凤祥（载历史研究一九五七年四月号）据广东揭阳林家传说林凤祥在家任侠狠斗，被父亲逐走，后参加金田起义，说是广东揭阳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武鸣县调查，据林氏族谱说：「是广西武鸣县林墟广寺屯人（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这两说不待论都错了。

据林凤祥供，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

据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八月十三日天兄下凡记事。据这天记事，知林凤祥是一个耕种的农民。又知他是早已加入拜上帝会，所以与地主交战后，就派人到平在山拜上帝会总机关来报告请示。林凤祥供说：「广西桂平县人，在本县新村居住。……我向来挑担子卖杂货生理。咸丰元年秋间，我到永安州做买卖，被贼裹去，做了司马，管二十五人」。案林凤祥桂平县白沙人，不是新村人。他在攻克永安州后，已授御林侍卫，并不是管二十五人的最低级军官。这一段话，全部都是为掩饰而假说的。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林凤祥传。

请看本传考证一、林凤祥北伐九军人数。

据钞本忆昭楼洪杨奏稿十月二十一日录直隶信。

太平军入城。太平军原定进军路线，要在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黄河南岸埠头刘家口渡河。刘家口是当时山东、河南各省商船汇集所在，属山东曹县辖境，过河就可以向山东省挺进，取道山东，进攻北京。于是凤祥与李开芳连夜带五军兵将赶到刘家口取船。不料敌人采取防守黄河计策，先把船只尽收泊北岸，到太平军将抵刘家口时，就放火把船只烧光。太平军无船可渡，不得不改变计划从河南渡黄河向直隶进军。十二日（夏历五月初十日），大军折向西进，经睢州、杞县、陈留县、进到开封，也无船可渡，乃到朱仙镇设法渡河。十六日（夏历五月十四日），在朱仙镇派人带密禀回天京，报告入河南后的胜利，及将渡黄河克服困难、力图成功的决心，说：

小卑职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等回覆禀报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六千岁千千岁殿下，为回禀前情剿妖事：卑职等统带兵将于五月初九日至归德府。城外有妖营盘三个，有妖前来接仗。圣兵争先追杀得妖兵四百有余，连时破城。城内妖兵妖官尽杀，约杀有三千之多。得红粉二万有余手，铁炮无数，粮料不足，同众谪（商）议起程。卑职林凤祥、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并无船壹〔只〕。有鞑妖对江把守，仍在河边小村扎驻一夜。有卑职吉文元、朱锡琨二位在归德府候齐兵将正行，于初十日午刻，有妖数千在归德城边东门，分作三阵，忽然而来对仗。卑职吉文元，朱锡琨各统兵向前追杀三十里之遥，不见妖踪胜回，满坡死妖如蓆，约杀得妖二千有余，所有号衣系山东、甘肃、湖北三处之妖。得马骡五百余匹，得红粉又有二万余斤，铁炮无计其数，牛车壹百有余架。大沾天父天兄权能看顧，兵将吉昌。卑职吉文元、朱锡琨连夜布置，于十一日统兵往河南会齐，斟酌在此无船，难以过江。于十二日一同统兵前去杞县七十里之遥，扎宿一夜。十三日七十里之遥至睢州，扎宿一夜。十四日九十里之遥至陈留县，扎宿一夜，十五日四十五里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沟两重，周围并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卑职斟酌，四十里至朱仙镇，即时前往扎宿，近黄河七十里，亦点兵前去取船。

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穀米一事。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转奏天王万岁万万岁！

当时清军防守黄河，河南、山东、江苏三省黄河渡口，处处严防，都把渡船撤归北岸，太平军到朱仙镇，仍然无船可渡。后来得到人民报告，知道巩县洛河泊有煤艇，可以乘煤艇从洛河入黄河。于是大军再向西进，经中牟、郑州、汜水，到达巩县。二十四日（夏历五月二十二日），大军在汜水口陆续渡河。因船少人多，至三十日（夏历五月二十八日），尚未渡尽，清军已追到，未渡河的队伍约三千人，从汜水口南归，沿途冲破清军截击，以被敌人驚为传第九林凤祥吉文元朱锡琨黄益芸李开芳曾立昌陈仕保许宗扬「馀分尤足蔽日」的威势，经湖北回到安徽军中。

大军渡过黄河的队伍，在二十八日（夏历五月二十六日）就进入温县。

据清咸丰三年五月初十日代理河南布政使沈兆澧奏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考证详见我写的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北伐报告跋，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

考证详见我著的太平天国北伐事蹟考，见太平天国史叢考乙集内。

六月初三日（夏历同），四面急攻怀庆府。当地人民起义加入，声势愈大。济源、孟县人民踴躍犒军，供应粮食牲畜，源源不绝。清廷闻太平军渡河，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理藩院尚书恩华、绥远将军托明阿为帮办军务，与内阁学士胜保、提督善禄、都统西凌阿等军屯东北，分五路援怀庆府。太平军外拒敌援，内攻坚城，相持五十多天，到七月二十八日（夏历同），撤围西进，经济源，从王屋山中邵原关进入山西，打算从山西乘虚直取北京，「到处黄榜安民」，纪律严明。三十一日（夏历八月初二日）克垣曲县，八月初三日（夏历八月初五日）克绛县，初四日（夏历八月初六日）克曲沃县，初八日（夏历八月初十日）克平阳府，初九日（夏历八月十一日）克洪洞，赵城各村镇争先送羸马米粮犒军。霍州人民大开城门，储备粮食欢迎大军。十五夜（夏历八月十七夜）自洪洞折而东趨屯留，二十一日（夏历八月二十三日）克潞城县，二十二日（夏历八月二十四日）克黎城，由太行山中复入武安、涉县向直隶挺进。二十六日（夏历八月二十八日），遂克直隶军事重镇临洺关。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溃走。清廷褫讷尔经额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于是凤祥统帅大军，向北急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大城、藁城、晋州、深州等地。九月初九日（夏曆九月十一日），前锋迫保定，震撼了清京。捷报传到天京、叙功封凤祥靖胡侯，李开芳定胡侯，吉文元平胡侯、朱锡琨剿胡侯。清帝奕訢急派惠亲王绵愉做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做参赞大臣，总统四将军督旗营察哈尔兵会同钦差大臣胜保合力抗拒。奕訢料想北京快要失陷，诏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行宫所在地热河，他已经做了逃窜热河的准备。北京城内官僚地主看见清朝统治快要坍塌，逃离北京的不下三万家。北城是向来户口最繁盛的区域，计有一万八千多户，仅乘八千户。北京在兵慌马乱之中。

时清军已严扼保定，十八日（夏曆九月二十日）凤祥乃从深州乘虚而东，打算经沧州、静海从东面直取北京。二十一日（夏曆九月二十三日）克獻县。先是这年七月三十夜（夏曆八月初一夜）天津风雨大作，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再筑再决，大水南趨，天津、静海、沧州、任邱、大城，弥望汪洋。到这时候，大水还没有退。清帅僧格林沁当太平军到达獻县动太平天国史卷五十向已分明时，他就上奏清廷判断天津、静海一带，积水成河，不通旱道，太平军难从这一条路线去进攻北京。可是凤祥却没有侦探明白，就挥军东进，二十三日（夏曆九月二十五日）到沧州附近，就遇到大水。将士负重涉水，枵腹奔驰，经过艰苦万状的行军，于二十五日（夏曆九月二十七日）到达静海，水更大了。明天，大军继续进发，不料这一天大雾，加以大水淹没，迷失道路，竟错向天津，一片汪洋，无法行进，只得暂时留屯静海、独流。天津杨柳青一带人民见太平军到来，他们欢欣鼓舞地欢迎，编了一首歌谣唱道：

争天下，打天下，穷爷们天不怕地不怕。
杀到天津卫，朝廷好让位，

据钞本忆昭楼洪杨奏稿清咸丰三年十月廿一录直隶来信。

考证详我著的太平天国北伐事蹟考。

据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强与太平革命一文引东方邮电。

据钞本忆昭楼洪杨奏稿凤保等奏。

请看本传考证二、北伐军向天津进军的问题。关于当时天津、任邱、大城、静海一带，积水成河，淹没道路，太平军到沧州后遇大水行军的困难和迷路误向天津等事，都另详我著的太平天国北伐事蹟考。

杀到杨柳青，皇帝爷发了昏。

由于天津运河决口这一场大水，使太平军到静海后进军北京受到大挫折，却给清朝统治者得到调动军队的时间。十月初，清朝大军络绎到天津，重兵结集在杨村一带，太平军失却了以闪电攻取北京的时机，而被阻在静海、独流。这时候，附近村庄都被水淹，太平军共有四万人，无法供应。甲寅四年正月，粮尽，凤祥率领大军经大城、献县南退。二月，入阜城，清军追至，平胡侯吉文元英勇牺牲。三月，凤祥突围南走，僧格林沁来追。凤祥入守东光连镇。四月，闻天京援军到山东，凤祥派李开芳带骑兵去迎接。开芳到高唐州，援军已溃败，清军来围。凤祥与开芳隔绝不通。凤祥在连镇，树木城，浚濠沟，岩守待救兵。清军来攻，辄把它打败，死伤累累，敌军心惶怯，畏缩不敢向前。守到九月，粮米已尽，以黑豆充饥，将士都有饥色，清军才敢进迫。

乙荣五年正月，清军进攻愈急，凤祥指挥将士，或战，或守，既整且暇，敌人攻打不下。十五日（夏历正月初三日），退集西连镇一处，敌人更番进攻，坚守到三十一日（夏历正月十九日），木城中火被焚烧，将士在烈火中鏖战，木城以内，屋宇墙垣被火烧塌，中炮，遭压，伤亡殆尽，连镇始陷。凤祥身受重伤，退入地洞，被敌人搜获，槛送北京。二月初八日（夏历正月二十七日），凤祥在北京西市就义，他被敌人寸磔，「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英勇地光荣地表现了革命英雄忠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

癸开十三年追封求王，子某袭爵。

吉文元，广西老兄弟。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五月，在象州新寨时授御林侍卫。壬子二年十一月克汉阳，升伸后副侍卫。十二日克武昌，升士一副将军。癸好三年二月，大军攻南京，升殿右六指挥，文元率众先登。二十三日，加封春官副丞相，巡守天京附近沿江一带。三月，天王命将北伐，以文元骁勇，诏与林凤祥、李开芳统兵北伐。转战数省，直抵天津。每战辄先陷阵，所向有功，封平胡侯。甲寅四年二月，北伐军退阜城，敌帅僧格林沁、胜保追到，围困阜城。十七日（夏历二月二十五日）敌人攻急，文元亲出指挥，额角中炮伤，裹创力战，不幸腰肋又中箭数枝，落马身亡。

案这一首民谣系天津杨柳青一带人民编的，从「皇帝爷发了昏」句看，可见是群众的口气。太平天国禁止称皇帝，把咸丰称为「咸丰妖」。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歌谣注说：「传为太平军北伐军所编歌谣」是不对的。

据清咸丰四年正月已胜保奏，见清文宗宝录卷一百十七。

据清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僧格林沁、西凌阿、托明阿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九十四。

据清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僧格林沁、西凌阿奏，见同上书卷一百十八。

据潘士安见闻杂记。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

据张德坚贼情泄纂卷二吉文元传。案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二，清咸丰三年五月记事说：「杨秀清遭剧贼伪丞相吉文元等由浦口窜扰亳州一带，与陷凤阳之林凤祥合股，乘间入河南境，陷水城」。考清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向荣请搜索渡江奸细片（向荣奏稿卷三）记缉获杨秀清给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谕，可证吉文元是与林凤祥等同时出发，杜文澜所记误。

请看本传考证三、吉文元的战死。

朱锡琨，广西博白县人。金田起义，博白县人前来参加的很多，锡琨被任为右军长，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七月，擢戊一监军，带中一军，屡破清兵。

这年秋，克复广西永安州，敌人来围困。十月，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遣叛徒周锡能带朱八、陈五回永安州作内应，并图行刺太平天国领导人员。朱八是朱锡琨的叔父。时永安州被困十分危急，周锡能以为利用朱八与锡琨叔侄的关系，一定可以煽动他，因此，就在黑夜裏偷偷地与朱八一同去找锡琨，竭力用诱惑的手段劝锡琨降敌，说包有封赏。锡琨听了，十分愤怒，气冲冲说：「我断不做这种事」！把周锡能、朱八赶走。第二天早晨，锡琨被派去水斗（即水秀）军营造册，他打算晚上回来，然后禀报。就在这一天，周锡能谋反阴谋给杨秀清破案了。杨秀清以锡琨闻说此情，不即回禀，命杖一百。又以他身居监军，不知缓急之事，命再杖一百。到处决叛周锡能、反革命分子朱八等的时候，锡琨也被枷锁在朝门示众。他大声呼喊道：「众兄弟，各人要醒，我朱锡宝托赖天父权能，不然险被我血叔朱八害死了！我血叔如此狼心，众兄弟要将他凌迟了」！这一件事，说明朱锡琨立场的坚定。

壬子二年九月，至长沙，升土一总制。十一月克汉阳，升土官副将军。十二月克武昌，升殿左三指挥。癸好三年二月围南京，锡琨督攻大东门，既克，升殿左三检點，即命守大东门。四月，天王命锡琨与黄益芸统军随林凤祥北伐，从浦口登陆，错路误入六合县，宿营城外，夜二更，营中失火，顷刻十多处火药轰裂，烟燄巨天，将士死伤过半，锡琨从大火中冲出。旋与凤祥等同向安徽、河南挺进。五月初九日，攻克归德府。第二天，清军反攻，锡琨与吉文元统率将士出击，又大败清军。十六日，到朱仙镇。这年九月，天王赏北伐诸将功，封为剿胡侯。甲寅二月，北伐军从静海、独流转移阜城时，锡琨率领先锋营驻城外，清军马步一齐合围，四面攻击，城外各营都被攻破，锡琨率领先锋营死守营垒，用砖石奋力抛击，打败敌人，城外据點，得以保存。从阜城这一役后，现在还未发现有记到他事迹的记载。他当牺牲於甲寅四年二月阜城这一役后，至乙荣五年正月三十一日连镇覆没这一段时间内。

黄益芸，广西人。初为杨秀清卫士，以骁勇闻名。他善用草药治疗创伤。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封为前一军拯危急，职同监军，担任急救伤员任务。旋擢木正木一甲一监军。十一月克岳州，升土二总制，领中二军，攻汉阳，

清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广西巡抚劳崇光摺说：「逆匪先以浔州府属桂平县之金田、平南县之花洲为巢穴，其夥黨人等由郁林州博白县前往投入者居多。飭委候补知府张鹏万驰住会同各该地方文武督率公正绅士妥速查办。……张鹏万又驰诣郁林州，查有逆匪朱锡琨曾祖朱尚章葬於博白县石巷村鹅顶岭，祖朱德奇葬於三坟堡珠牙塘，督同该署县钱恩福逐一挖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同日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奏派委员张鹏万查办事说：「当即驰抵博白，督同该县钱恩福查得逆朱锡琨曾祖朱尚章坟墓坐落石巷村之鹅顶岭，祖父朱德奇坟墓坐落三坟堡之珠牙塘，确切勘明，傅集朱姓房族将各坟指认确切，逐一挖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据此知朱锡琨是广西博白县人，而金田起义时，以博白县人前来参加的很多。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朱锡琨傳。

据天父下凡诏书。

据张德坚贼情汇卷二朱锡琨傳。

据我著的太平天国北伐事迹考。

關於朱锡琨从六合军营被火烧，从大火中冲出以后的事迹，详见我著的太平天国北伐事迹考。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朱锡琨傳说死於六合大火中是错的。

战败降为伍卒。癸好三年二月。大军下南京，复升金一总制，领右一军，攻旱西门。三月升士官正将军。四月升殿右十六指挥，命与朱锡琨统军随林凤祥化伐，行军错路误入六合，夜宿营，不慎失火，被焚牺牲。这年九月，叙北伐诸将功，追封灭胡侯。

李开芳

李开芳广西郁林州人，冲锋破陈，与林凤祥齐名。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授戊监军。明年七月，升金一总制，带右一军。从西王萧朝贵攻长沙，连下桂阳、嘉禾、攸县等地。九月，在长沙擢金官正将军。十一月克岳州，升殿右二指挥，率劲旅攻克汉阳，升殿右二检黠。十二月克武昌，升地官正丞相。

癸好三年正月，大军下江南，开芳先到南京，攻聚宝门。既克南京，命开芳与林凤祥、罗大纲取镇江、扬州。三月，下诏北伐中原，以开芳为大将。四月，破临淮关，下凤阳府。五月入河南，从巩县渡河攻怀庆府，七月底西趋山西，复折而东，由河南入直隶境。九月，前锋直指保定，清京大震。叙功封定胡侯。旋经沧州北上，屯军独流镇，与凤祥静海太营声息相闻，清军不敢犯。

明年二月退到阜城，平胡侯吉文元战死。三月，再退到东光连镇。四月，开芳率马队六百三十多名突围去临清迎接援军，在途中知援军溃败消息，就入据高唐州，与跟追的清朝馀差大臣胜保军相拒。开芳在朝西等城墙用布挽做软梯，南城墙下穿有地道一条。其余三门俱用土木为垒，仅留缺口一处，以便出入。五月初十日（夏历五月二十日）以后，常乘黑夜出城袭击，每攻一处，清军马队辄被冲散，多所杀伤，而六月十九夜（夏历七月初一夜）尤甚，先把吉林马队冲散，又从南面扫荡到西南面，一直打到胜保大营后，胜保愈惶恐，惴惴自保。

开芳入守高唐州时，即派人回连镇向凤祥报告援军已溃散的消息，请即撤退到来，他在高唐州等候，一同南归。到乙荣五年正月，凤祥军覆，清帝奕訢拿问胜保，命僧格林沁移军赴高唐州，合胜保所部来围攻。开芳见僧格林沁兵到，知凤祥军已覆没，始决定突围。时战士尚存五百多人。二月初十夜（夏历正月二十九夜），开芳率领出东门，纵马向东南急驰，打算经济宁入江苏丰县，渡黄河南归。

第二开晨，驰到茌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带马队追到，步兵也跟着到来，把冯官屯围困，四面筑炮台，向村内轰击，房屋尽被击塌。太平军在村内掘挖土濠，盘旋三匝，可从地下通行，即在沟内掘窖潜藏，以避炮火。围濠之外，复挖小孔，战士伏在地下，向外瞭望，俟清军逼近，鸟枪打得到的地方，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黄益芸传。

据石镇吉供。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作广西浔州人。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李来芳传。案李来芳即李开芳，改「开」为「来」，当是避翼王石达开的名讳。

据清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胜保等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九十七）。七月十四日清帝奕訢命军机大臣传谕胜保（见同上书卷九十八）、七月二十二日胜保遵旨覆奏（见同上书卷一百）。

据清咸丰四年五月初七日崇恩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九十二）、同月十一日胜保奏（见同书卷十三）。

据清咸丰五年二月初六日格林沁等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二十。

即向上开枪。清军伤亡累累。僧格林沁不敢进逼，他展转筹谋，因冯官屯旁旧有汉河，可通徒骇河，乃用水攻，引放运河以灌冯官屯。

太平军从屯内向西南面的清军礮台边开地道，打算轰开缺口突围。三月初八夜（夏历二月二十八夜），先向这一面佯作突围，与清军略一接伏，即诈败退回。清军自以为防守岩密，太平军不会再从这方面来突围了，不加警备。第二夜，太平军就在这裏放地雷把炮台前的濠墙炸塌，立刻冲出，斩杀清军。清军仓卒失措，四散逃命。时炮台外还有围濠一道，太平军正在赶急填濠，僧格林沁已闻警，飞调大军到，扼濠堵截。太平军苦战不能过濠，乃把炮台上的大炮和其他军器一起俘获，从容退回沟内。清帝奕訢得败报，命军机大臣傅谕僧格林沁等欢息说：「甚至伤亡兵勇，遗失炮位，似此情形，……以万馀兵勇，围数百之贼，百计经营，迄无把握，朕心宝深焦灼」。

三月十三日（夏历三月初四日），清军引河工竣，第二天，放水淹浸，围堤以内，高处有水三、四尺，低处水深至五、六尺，太平军潜伏处，都有水三、四尺，火药、穀麦半被水浸。在水淹的第二天，太平军在西北面清军炮台附近埋的地雷，其火药袋、火药篓都被水漂出。从此地已遭水淹，不可能再用地雷轰塌围墙。三月二十九日（夏历三月二十日）以后，水势已经成围，难以飞渡重濠，但英勇的太平军决不在困难前低头，连夜向清军南北炮台进攻，企图突围，终因兵力太相悬殊，敌人又靠大水作围，都被阻截退回。

僧格林沁要活捉开芳，假说爱他才干，望他来投。开芳正在无计可施，以为何不如将计就计，竟出下策，於四月二十一日（夏历四月十三日），先派心腹先锋黄近文带领将士一百四十多人，混入难民内，齐出诈降，在外接应。他看见僧格林沁把诈降的将士用小船渡出重濠，以为敌人中计，到二十四日（夏历十六日）晨，大风骤起，飞沙扬尘，瞬息不辨南北。他就写一封诈降信给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要他先缴械。开芳带领将士，全副武装，乘坐小船，伪作前来缴械。他以为僧格林沁受降不会作防备，又有黄近文等在外接应，天又大凤蔽日，正是突围的好时机，一到濠边，就可以乘此脱逃。不料僧格林沁早已看出他的诈降，先把黄近文等都杀死，绝了接应，到要渡他出濠时，又暗派马步队万多人张左右翼包围着。开芳既入敌人彀中，和将士都在濠边被擒。

僧格林沁将李开芳及他的部下黄恣端、谢金生、李天佑，谭有桂、韦名傅、曹得相，槛送北京，其馀将士一百多人，都在冯官屯被杀牺牲。开芳在路绝食，槛送官员屡次婉劝，均拒不食。

据清咸丰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僧格林沁等奏，见同上书卷一百二十二。

据清咸丰五年三月初三日僧格林沁等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二十三）、同月十四日命军机大臣傅谕僧格林沁等（见同上书卷一百二十四）。

据清咸丰五年三月十九日僧格林沁等奏（见同上书卷一百二十四）、同年四月十一日僧格林沁等奏（见同上书卷一百二十五）。屯内被淹水深尺数，据同月十八日僧格林沁奏（见同上书卷一百二十六）。

关于李开芳伪降事，详见我著的太平天国北伐事迹考。

据清咸丰五年四月十八日僧格林沁奏。案僧格林沁奏献俘入北京的还有刘志降一人，后因患病没有起解，即在冯官屯被杀（据同月二十三日僧格林沁等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二十七）。

清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德勒克色楞等为李开芳患病并改水路押解进京事咨巡防处文说：「逆首李开芳，自擒获以来，自知罪大难逭，称系患病，且复晕车，不进饮食。屡向妥为开导，令其少进饮食，该逆仍复不肯」。京师巡防处档案，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初五日（夏历四月二十七日），李开芳等七人在北京就义。敌人正绑黄懿端上身时，懿端飞脚把敌人踢死两个，踢伤两个，把敌人吓倒。到刑场时，观众万头攒拥，懿端高声对观众说：「自出天京，所向无敌，清妖不堪一击，灭亡就在眼前」。当敌人把开芳和懿端用寸磔酷刑凌迟处死时，他们都昂首扬眉，怒目四顾，表示蔑视敌人，英雄不屈的气概。癸开十三年，太平天国叙开芳功，追封请王，子李永保袭爵。

曾立昌 陈仁保 许宗扬

曾立昌，广西浔洲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任指挥，代林凤祥守扬州。五月，清闽浙总督慧成、署漕运总督查文经、漕运总督福济、左副都御史雷以诚、钦差大臣琦善等先后来犯，城围合。立昌凭城扼运河固守。琦善运一万五千斤大礮攻城，击塌城垣几处，肃州镇总兵双来乘机搭浮桥过河，架云梯，上了附城跑马楼。先是太平军因扬州城窄狭，在马路旁支铺板做楼，宽约二、三丈，高与城齐，叫做跑马楼。立昌等候敌人既上，放火攀烧，烈焰腾空，清兵不能骤下，死者无算，只来也伤坠，狼狈败退。既而复造机船来攻，立昌烧了他的船，开城纵击，斩只来。这时候，城围四合，粮道不通，粮尽，荒荆蔓草、狗、猫、鼠、雀都吃尽，吃到煮钉鞋底、煨牛皮箱，立昌与将士力悉力拒守，敌不能下。十一月，天王派赖汉英来救，从三汊河进扬州，击溃清围师。立昌见救兵到，率领军民安全撤退，会合汉英归瓜州，叙功升夏官又正丞相。

当北伐军被阻静海时，派妇女扮作乞丐回天京请增兵。杨秀清以立昌坚忍不拔，有大将才，命与陈仁保、许宗扬率师北援。甲寅四年二月初八日（夏历二月十六日），从丰工下游的包家楼渡黄河，在江苏丰县刘家庄整顿队伍，即分三路向山东挺进，疾趋千里，连克金乡、钜野、郓城、到东阿县的张秋

据清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清帝奕訢谕内阁，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二十八。

据袭淦耕馀琐闻。案龚淦未记黄懿端踢死敌人的数目，此处系据潘士安见闻杂记所述。又袭淦将黄懿端名误记作黄端礼。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李永保名字考证见安爵人物表。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清朝钦差大臣胜奏服，张德坚贼情汇纂、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都作曾立瑜，以李秀成自述原稿对勘，知是因避北王韦昌辉讳而改。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林凤祥传、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二清咸丰三年四月记事、佚名广陵史稿。

据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二、佚名广陵史稿。

据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一日胜保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张德坚贼情汇纂、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则作夏官又副丞相。案胜保曾擒获东王给曾立昌、陈仁保、许宗扬诰谕，他说奏报三人北援事，以东王诰谕为凭（据胜保亲供，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故本书从胜保奏报。

北代援军大将是曾立昌、陈仁保、许宗扬三人，李秀成自述原稿及清朝钦差大臣胜保奏报都同（见剿平粤方略卷九十清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胜保奏）。姚惠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根据曹州府灭捏造的黄生才供词（见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在曾、陈、许三人之外，另有所谓北代援军主帅夏官正丞相黄生才其人。山东军兴记、粤氛纪事诸书都根据它。近人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也都根据它。这是错的。我曾撰以讹传讹举例一文指其误，此文收在太平天国记载订谬集一书内。后又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在太平天国的北代事迹考内加以补考。

镇集中，横扫阳穀，莘县、冠县而北。郓、钜一带捻、幅纷纷加入。三月初八日（夏历三月十六日），攻克临清州。先是北伐援军内有安徽捻军和清方归附的勇营，太平军不过三分之一，指挥已不易。入山东境后，沿途捻、幅加入，指挥更加困难。十三日（夏历三月二十一日）夜，新加入的队伍，就在城内譁变，冲出城外的数千人。第二天，北伐援军也撤出临清州，打算取道故城县，进入直隶，前往阜城增援林凤祥军。乃捻军和新归附的不听命令，相率南行，退至李官庄。时清朝钦差大臣胜保统兵扎营城外，北伐援军撤出临清州城已经四天，清军才发现。十八日（夏历三月二十六日），胜保入城，以攻复州城奏闻，并率军来追。立昌拒战，不胜，二十日（夏历三月二十八日），再退清水镇，战又不胜，无处购粮，将士都忍饥。立昌料敌连日追赶，人疲马乏，且连获胜仗，警备必松懈，二十一日（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初更，派精兵千人，每人手拿一种叫做先锋包的火毯。乘夜突然冲到敌营帐棚放火，火随风烈，清营顷刻延烧，人马奔逃，声如山裂。立昌对众将说：「趁此追杀，不将清妖一网打尽，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绝无阻滞，转败为胜，正在此时」。众不从。第二天，立昌傅令即退，众以清兵已改，连日辛苦，要休息一天而后行，立昌亦无可如何。二十三日（夏历四月初二日），从清水集将到冠县，为围练所截，胜保率追兵也赶到，前后受敌，大败。於是经冠县、梁山、钜野、金乡南退。二十八日（夏历四月初七日），退到江苏丰县。三十日（夏历四月初九日）夜二更，再向南退，天亮，退到黄河漫口支河。时河水陡涨，湍流甚急。将士骑马或浮水渡河。立昌亲自断后。敌骑大至，立昌挺鎗尘战，力竭，乃躍马渡河，人马被急流淹没牺牲。

陈仁保，以功授夏官副丞相，骁勇善战，马众信服。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奉命与曾立昌、许宗扬增援林凤祥军、经安徽蒙城折从丰工渡黄河，二月入山东境，一路势如破竹。三月克临清州，因新附者譁谋乱，军溃。四月初八晚（夏历四月十八晚），归到安徽凤台县展沟集。集内地主组织有围练，闻仁保将到，先将围练埋伏集外，假作恭迎。仁保没有警惕，贸然进集，宿营时又没有做警备，到夜深，围练从四面杀进来，措手不及，与将士三百多人都被杀死，杀开血路得脱的只有几百人。

许宗扬，行十八，广西人。初授御林侍卫，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升殿左七指挥。与朱锡琨、黄益芸北伐，误入六合县，宿营失火，走归天京。八月，随翼王石达开经安徽，克复建德、东流等处。十一月回京，封恩赏丞相。旋升冬官副丞相。甲寅四年正月，命与曾立昌、陈仁保率军前去直隶增援林凤祥军。到山东临清州，军溃，曾立昌、陈仁保都战死，宗扬得脱归天

考证见我著的太平天国北伐事迹考。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胜保奏报作陈世保。案国语「世」、「仁」音近，易于混淆，而广西梧州、浔州方言，「世」、「仁」音不同，李秀成应该不致於把「世」讹为「仁」，故本书从李秀成自述原稿作陈仁保。

据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一日胜保摺。

据清咸丰四年四月三十日袁甲三续剿南甯餘匪片，见项城袁氏家集端敏公集奏议卷四。又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一日胜保奏说：「讯据贼供，……夏官副丞相陈世保……已於本月初二日在冠县与迤北孝头谷地方，被官兵焚毁村庄殄毙在内」。案胜保祇据俘虏的话，而袁甲三的奏报则有首级、旗印为证，故本书从袁甲三奏报。

胜保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一日摺记许宗扬统率北伐援军时官阶为冬官副丞相。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许宗扬傅则作冬官又副丞相。胜保得见东王给发的谕，故本书从胜保奏报。

京，收入东牢。

九月，赦罪，命与殿前丞相北殿石二承宣张子朋督战船随秦日纲守田家镇江防要塞。后任北殿右二十承宣。丙辰六年七月，天王下诏诛杨秀清。宗扬奉命带兵攻东王府，杀杨秀清。其后事迹不详。

太平天国於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四月初八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即派大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率领最精锐的军队进行北伐。太平天国在决定建都於南京之后，派遣孤军北伐，是在军事决策上的重大错误。

太平天国不应建都南京，而应该从天王的策略，暂在开封为都，在黄河南岸与清朝的首都北京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阵势，然后派大军渡河，直攻北京，有坚固的后方，给前线源源支援，在当时革命形势下，北京是断定可以取得的。由於杨秀清不遵从天王的主张，竟在南京建都，造成了偏安局面，犯下策略上根本性的大错误。但是，如果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以全力底定东南，在刘丽川上海起义时，便有兵力前去支援，当曾国藩反革命湘军初起时，就有足够的兵力把它消灭，而当时外国侵略者盘踞的上海也得收回，后来反封建反侵略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形势。到东南既定，然后出师北伐，如朱元璋的取元朝，还不失为中策。而杨秀清一误再误，在策略上犯了根本性大错误之后，又在战略上犯了另一个大错误，这就是孤军北伐。当北伐军因兵车粮缺不得不从天津退却后，杨秀清不是下令迅速合师南归，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派遣援军，再投孤注。他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太平天国最精锐的部队断送了。他还派出第二次援军。幸亏这次援军到达安徽舒城的时候，遭到敌人阻击，看清楚孤军深入的危殆，全军退归，才得保存。必须指出，由於建南京，丧失克复北京，统一全国的大好时机，造成困守长江一隅的恶果；而孤军北伐，又丧失底定东南的军事宝力，才给地主阶级政权以喘息、整顿以至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对抗的时间和根据。杨秀清在决定革命成败的关头，竟采取了下策。

北伐军进入河南时才二万人，到静海时，就算清朝统治者的报告没有放大，也不过四万人。而清朝兵力在北京城内便设有常备军十四万九千多名，在太平军进攻南京时，还预备调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黑龙江、东三盟古等马队一万名，到离北京五百里内驻屯，以备警急，五、六日间即可到北京。此外，清朝全国设有绿营额兵七十多万名，两年以来，陆续徵调各省兵及战区本省兵祇九万七千七百馀名，固然绿营兵大部份防守本地不能徵调的，而徵兵必须粮饷，这又是困难的，但还不曾到无兵可调无力调动的地步。当时清朝统治虽然腐朽，而太平天国要以四万人的兵力攻取北京，那是力量差得远的。所以北伐军四月出发，五月就渡过黄河，在怀庆府停留三个月，不能向北挺进，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图从山西进攻北京。到在山西被阻，又转回河南，进入直隶，前锋直指保定，因敌人大兵赶到保定，又不得不改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许宗扬傅。

据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九月十五日杨秀清命奏日纲防守田家镇诰谕。

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史卷五十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及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燕王奏日纲傅。

据清咸丰三年二月丙子清帝奕訢諭内阁、见清文宗宝录卷八十四。

据清咸丰三年二月初四日惠亲王绵愉、惇郡王奕誥等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十七。

据清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军机大臣九卿会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

为乘虚东向，打算经静海从东面进取北京。北伐军之所以采取避实击虚，忽西忽东的战术，这正说明兵力车薄的情况。北伐军不仅兵力车薄，而且是孤军深入，与后方隔绝，犯了兵家的大忌。北伐军的后方在南京，进攻的目的地在北京，一过浦口，就是敌人统治区。所有军粮、军械、人力、物力的补充，后方无法接济，一切须要在战斗中自筹。其中最困难的是军粮，便只好依靠沿途人民的供应，所以在未渡黄河前便已经发生粮良困难问题了。过黄河以后，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的热烈供应，维持一个时期，到屯军静海、独流时，就因为缺乏大村庄供应，无法长期维持四万人的粮良，到粮尽就不得不退却，以至於全军覆没。后来干王洪仁玕谕北伐失败的原因是由於「孤军深入」，那是完全正确的。

北伐失败的责任在杨秀清决策的错误。北伐军却以他们的机智、勇敢、坚韧、顽强去克服任何困难，担负起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只抱着一个目的，就是攻取北京，「得胜回朝」，在任务没有完成前，是至死不移的。他们从静海转移，是就粮待援，在连镇分兵，是成攻取北京的任务，始终坚守北方不退，血战两年，壮烈牺牲。北伐军这样勇敢坚决，真不愧革命英雄。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谕事说：「这支小小的军队表现了惊人的勇气和纪律，他们面临着不能克服的困难，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勇往直前，沉着地抵抗穿着皮衣的、耐寒的、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鞑靼骑兵的袭击。敌人的这种装备，他们是完全缺乏的，也难以抵御的。他们顽强地忍受着他们所不习惯的，而且毫无防御准备的北方冬季的冰天雪地的酷寒，他们孤立无援地进行了一千四百英里以上的长征，他们以英雄气概进攻敌人，最后又以英雄气概进行退却，这一切都形成了近代战史上的奇迹。很熟悉太平天国情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评谕为：「有史以来最出类拔萃的一次行军」。他们赢得了人们的衷心钦佩到了这个地步。

至於北伐援军。他们也同北伐军一样的英勇无敌。他们奉命增援北伐军，在进入敌境后，以疾风落叶的威势，不过一个月时间，就长驱横扫安徽、江苏、山东三省，攻入运河重镇临清州。但是，他们的部队复杂，沿途复加滥收，太平军只占三分之一。那些不良队伍，在克临清州后，已群起哗变，到撤出临清州，又不听命令，给敌人乘机反扑，遂致全军溃败。古语说：「尾大不掉」，是不错的。

本传考证

一 林凤祥北伐九军人数

林凤祥率领的北伐军共九军。张维城供说：「在怀庆者共九军，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後一、後三、中五、左二、右一。此九军皆从扬州出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陈思伯复生录说：「伪东王杨逆在五十军中分出九军，以伪天官副丞相林凤祥、伪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伪春官副丞相吉明远（吉文元）为首督带九军，……奉旨扫北。」清咸丰三年七月初九日湖广

见洪仁玕自述。

见在维周译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六章。

见密迪乐中国人及其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一八五六年伦敦出版，第一七七页。

总督张亮基附陈各路贼情片说：「由滁北窜共有九军」（见张大司马奏稿卷四）。又考佚名虎在目中系记北伐军作战事说：「贼营出阵，皆以大率小，如：伪丞相当头；次伪检点，左、右伪指挥；次伪将军；次九军伪总制，率各属下伪典官、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以三军居中，六军分左、右翼」，也记为九军。据以上考证，林凤祥率领的北伐军共九军是可以确定的。到一九八一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所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内发表林凤祥供说：「三年二月破了金陵，住了三天，我到扬州踞了城後，杨秀清叫我金陵，派我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姓，带九军兵渡黄河」，证实了我的考证。

至於九军实数究竟有多少人呢？这是研究北伐战役必须稽考的一个问题。案太平天国每军照太平军目所规定的名额连军帅计算在内，应为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但据记载，每军实际人数只有二千五百人（请参看本书卷二十五兵制）。考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九日，办理安徽防剿事务周天爵奏说：「据所获粤匪杨惊传等供称，正贼不过千人，裹胁虽有两万，号令实不能行」（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八）。同月二十五日，代理河南布政使沈兆澐、河南按察使林扬祖奏说：「连日研讯生擒之贼，据供自扬州逃出不过千人，沿路裹胁至汴梁约万余人，亦有称两万人者」（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三）。邵懿辰半岩庐遗文补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七日与王吉云书说：「探信有二万余众，遍扎长淮卫两岸之说。」又考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回覆北王韦昌辉军情禀报说：「林凤祥、李开芳二位带五军兵将连夜先往黄河四十里之遥上下取船。」案林凤祥、李开芳在入河南归德府城後带五军兵将连夜前往的地方是离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黄河南面的渡口刘家口。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三日山东巡抚李倬说：「接据曹州府县禀报，贼於初八、九等日分窜刘家口。……此次南岸刘家口贼匪不下数千」（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二）。同月十三日沈兆澐、林扬祖奏说：「臣等於初十日辰刻接到抚臣陆应穀来函，知在商邱宁家集与贼接仗得胜，不意贼由间道潜至归德，府城失守，即带兵径赴刘家口，而贼已先派一万人进驻该处」（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九）。据清朝方面的报告，林凤祥、李开芳带到刘家口的五军人数，山东的报告为「数千」人，河南的报告「一万」人。如果照太平军目的规定，五军人数便是六万五千七百八十人，断不只此数了。据上考证，可知北伐军九军人数并不是照太平军目的规定，而是照每军二千五百人的实际人数。即共约二万二千五百人，所以当时清方报告北伐军进入河南时为二万人，这是与太平军每军的实际人数符合的。据张亮基附陈各路贼情片说北伐军「共有九军，约三万馀名」，大概是到河南沿途群众加入後的总人数。北伐军到驻军直隶静海、独流时，据僧格林沁等报告曾发展到四万人（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二十七，清咸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西凌阿奏）。至陈思伯复生录说北伐军「九军约十一万人」，是他於四十年後追忆往事时照太平军目编制的数字计算，那是错的。

由於孤军深入，是北伐军覆没的原因，故本书详考其人数於此。

二 北伐军向天津进的问题

三

北伐军向天津进军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攻取天津呢？还是迷失道路，误向天津呢？第二个问题，是北伐军以摧枯拉朽的威力沿途攻下了

不少府县，为什么到了天津，却不能攻取这个没有重兵设防的城市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是根据当时在河南按察使衙门当幕客的龚淦耕馀琐闻。这部书所记太平军北伐事是根据探报记述的，核对各事多实。他在书中记北伐军并不是有意到天津因雾迷路所误说：

贼在静海，本欲窜往保定或京师，初无至天津之意，是日大雾，迷失道路。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内刊布的李开芳又供说：

洪逆在广西，便欲到南京。到南京意欲不动，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

据李开芳说到天津扎住是预定的。考北伐军原定进军计划是从河南归德府刘家口渡黄河，经山东向北京进军，先到天津扎住，再增兵来取北京是可信的。但这是原计划，后到刘家口不能渡河，西进河南巩县过黄河，再从怀庆西进山西，转回直隶向保定，早已改变了。因在山西被阻转回直隶，进到保定又被阻，始改从深州乘虚而东，打算经沧州、静海从东面取北京。其误向天津，是因大雾迷失道路所致。

关于第二个问题，北伐军不能攻取天津，是因受大水所阻。张焘津门杂记卷上吴惠元天津剿寇纪说：「八月朔夜，风雨大作，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再筑再决。……津邑地势，东凹於西，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於是静海、沧州一带，弥望汪洋，歧途皆为水没，仅馀大道，津城西南亦然，众皆惊异」。附编又记道：「咸丰癸丑秋，津邑剿寇获胜，其间天人感召，良非偶然。是年八月朔夜，风雨大作，城西芥园河堤陡决，天津道张公起鹄再筑再决，……城南一片汪洋，倏成巨浸。後乃知虽十万兵力不及此，盖津邑无险可守，数千团练，何以御七、八万之强寇，……此中殆有天焉。」根据反革命分子的自供，可知此次太平军不入天津，实因受大水所阻，不能前进，而不是打不进这个清朝没有重兵设防的城市。又据上引记载天津芥园河堤在清咸丰三年八月初一夜（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七月三十日），因大风雨溃决，此时太平军正撤河南怀庆府围，向山西进军，还在河南、山西交界。而在河堤溃决後，清朝天津道张起鹄还曾再筑再决，又天津地势东凹於西，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事出反常，使「众皆惊异」，可知天津这一次运河决口，并非清朝统治者开挖，以阻挡太平军的进攻。侯桢天津谢公庙碑说：「先是郡人张锦雯输家财浚濠，濠成，而运河之水大至，环城数里地洼下，皆成巨浸，而葡萄洼尤甚，公得阻濠守」（见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五十七）。案这一个反动文人侯桢在谀墓的碑文里，为着要吹大那一个反革命分子天津知县谢子澄的「功劳」，捏造一个「阻濠守」的事实，但当时明明是大水阻挡了太平军，他只得歪歪曲曲地说成先浚濠，濠成，而运河之水大至，「公得阻濠守」。这是一段并非事实的记载。有人曾引伸这一段话，说是天津清朝统治者掘开运河堤岸来阻挡北伐军的进攻，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辨明这一个事实，目的是要指出当时北伐军侦探不确，自陷困难，使清朝得争取时间在杨村布防，失却迅速进攻北京的机会。

三 吉文元的战死

吉文元战死於何时何地有几个不同的说法。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帮办军务江宁将军托明阿奏报战死於河南北部怀庆府城外，清咸丰三年六月二十日讷尔经额、托明阿奏报到北京说：「臣托明阿……驰抵怀庆，督

兵分三路进剿，……是日共计杀贼一千馀名，内有黄巾黄袍贼目二名，前执春正令旗一名，据生擒贼供，即系贼首伪丞相吉文元」（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六）。河南巡抚陆应穀却奏报说战死於河南南部遂平县，同月二十二日陆应穀奏报到北京说：「据遂平县知县刘鸿勋禀称，初十日有贼股由西平一路直扑县城，该县带勇迎头堵截，……杀毙头扎黄巾、手执伪令逆匪，查验胸前补服，系春官正丞相五字」（见同上）。同是吉文元一人，断不能战死於两地，所以清帝奕訢下谕陆应穀叫他查覆此事（据清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谕，见同上）。除了朝清将帅这两个歧异的奏报外，在当时反革命分子的记载中，还有马振文粤匪北犯纪略「贼据独流逆首吉文元伏诛」一说。其实都是错的。

考清咸丰四年三月初二日到僧格林沁等片说：「再据连日逃出难民等供称二十五日我兵进攻东门外贼巢，伪丞相吉文元额角中有炮伤，腰肋中箭数枝，登时毙命。逆众当时将尸身抬回，埋在县署後院。……查二十五日奴才僧格林沁在阜城西门外督队，奴才胜保在东门外督攻贼巢，连用大炮轰击，逆匪情急出拒，即令我兵开放枪炮。……伏查二十五日在东门外打仗，射死贼目，系吉林甲兵金升、黑龙江甲兵伊勒喜二名，应恳皇上天恩赏给六品翎顶，以示鼓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廷接到僧格林沁的奏报，即照他的奏请赏功，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咸丰四年三月辛丑记事说：「以歼毙直隶阜城逆首吉文元，赏甲兵金升、伊勒嘉六品翎顶」（见卷一百二十三）。又考清咸丰四年五月初七日山东巡抚崇恩奏：「臣拿获奸细杜有仲，据供……贼目吉文沅已在阜城被兵轰毙」（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九十二）。案吉文元在阜城战死，有僧格林沁等根据情报作详细的奏报。清帝奕訢对吉文元之死曾作过调查，这一次得到僧格林沁等的奏报，就照他们的奏请赏功，也必因有可信的根据才这样做。此外，还有山东巡抚崇恩得到的情报。吉文元当是於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十七日（夏在二月二十五日）在直隶省阜城县战死。近年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刊布的林凤祥供说：「四年正月窜至舒城、阜城，吉文元受伤死了」。证实了吉文元确战死於阜城县。

传第十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一

赖汉英 曾天养 曾天诰 石祥祜 石镇仑 韦以德 吉志元 石凤魁

赖汉英

赖汉英广东花县九间乡四角围村人，天王妻赖氏弟，群众都称他为赖国舅，年约四十，曾读诗书，通文墨，兼习医学，知医理，久在广西贸易。金田起义，授内医，职同军帅。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月，擢殿右四指挥，始独领一队。癸好三年正月，大军从武昌下江南，汉英督水军。二月，进攻南京，擢殿右四检点。克南京时，汉英驰入城，抚慰居民，宣布革命宗旨，人心大悦，擢夏官副丞相。

四月，命汉英率殿右八指挥林启容、殿右十二指挥白晖怀进取江西。二十九日（夏历四月二十七日），汉英率军数万人，乘船千馀只，从天京出发。

五月十八日（夏历五月十六日），大军从湖口扬帆进抵南康府。前两天，南康府城人民把署星子县知县罗云锦逮捕起来，随即打开监狱放囚，明天，又把署南康府知府恭安逮捕。到十八日午，望见太平军船近，就把知县、知府缚献，并抬猪米食物犒师，路遇都司胡瑶林乘马出走，就马上把他逮捕一并送到船上。汉英大喜，对起义人民热烈嘉奖，并且立刻上岸，进城宣慰居民。起义人民欢欣鼓舞地追随汉英回船，参加革命。

十九日（夏历十七日），过吴城镇。二十日（夏历十八日）上午，大军就进抵南昌。清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先两日带队赶到，与江西巡抚张芾共同抗拒，放火烧城外房屋以为死守计，大火三日不息，古代名胜滕王阁也被焚毁。汉英到，先下令救火，见城中守御严密，定计用水陆军久攻以困敌人，就在北兰寺一带连营数里，掘濠起堑，据其战地，又分遣游军，沿鄱阳湖西南昌、新建两县所辖二、三十里境内巡逻，日出夜归，断敌接济。时江西人民闻太平军攻南昌，到处倡议进贡，东至饶州府、广信府，西至瑞州府，南到临江府、抚州府、建昌府，每天络绎不绝地都有人民大张进贡旗帜，远道送猪米等食物到来，清朝官吏不敢禁。太平军对进贡人民热情款待，派人迎接，相见都呼兄弟，十分亲热。答礼给太平诏书、天条书、幼学诗、三字经数卷，执照一张，物重的答以棉花、油、盐、衣服等物。农民到营门来卖农产品，

据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花县洪秀全故居纪念馆合编花县洪秀全史迹文物图片集。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赖汉英传说同是天王妻赖氏弟，群众都称为赖国舅，籍贯则作广东嘉应州人，这可能是指原籍说的。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赖汉英传。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赖汉英传。

据黄辅辰戴经堂日钞清咸丰三年六月初一日记、向荣清咸丰三年五月初四日遣散船只沿江并未焚掠摺（见向荣奏稿卷三）、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日朱批琦善片（此片无上奏日期，中国第一右史档案馆藏）。

据清咸丰三年八月初二日江西学政沈兆霖奏言（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十二）、沈兆霖书粤匪过南康事（见沈文忠公全集卷三）。

据夏燮粤氛纪事卷六西江反噬。

据夏燮粤氛纪事卷六西江反噬、丰城毛隆保见闻杂记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日日记。

据南昌梓溪镇棠溪村人邹树荣藁青诗草六月十八日江省被围感赋七律三首、教匪来。

都给以几倍的价钱。农民又在乡村对地主计亩徵粮，分地主的粮食。到处热烈拥护太平军的到来。

六月初四日（夏历同），汉英用地雷轰陷得胜门城墙六丈馀，清军堵筑，不得入。二十三日（夏历同）天晓前，汉英复从原缺口西用地雷轰塌城墙四丈馀，接着在右边相连处复轰塌五丈馀，预定当敌人奔集缺口堵筑的时候，为聚歼计，又从原缺口东用地雷轰塌城墙六丈馀，巨石掀空，尘土四塞，缺口附近清军都被炸死。时南风壮盛，毒烟内迷，太平军扬旗攀堞登城。清军不能抵御，自计必死。刹那间，忽地北风反火，毒烟外迷，太平军站不住脚，被敌人乘势反攻，敌军驻营城外的又分路出救，迫得退下城头。汉英估计敌人小胜会生骄傲，第二天，先在树林内埋伏精兵，派兵攻永和门外清九江镇总兵马济美营，诈败退走，诱马济美追到林中，把他杀死。七月，分兵南取丰城，西取瑞州，东取饶州、乐平、浮梁、景德镇等地。浮梁县人民捆官送印欢迎太平军进城。太平军宣慰各地人民，取仓储漕粮而归。於是兵食充裕，军威大振，吉安、赣州一带，人民复起义响应，敌人困守南昌，日益疲蹶，底定江西只是时间问题。

八月，杨秀清以西征军久攻南昌不下，他把兵力作了新布置，命撤南昌围。二十日（夏历八月二十二日）夜三更，汉英乘南风大作，传令退兵，扬帆渡鄱阳湖出长江。出征饶州的军队，就从都昌东渡先出湖口。

太平军既出湖口，分为两路：一路下驶，於二十一日（夏历二十三日）进入安庆，以经略安徽；一路上驶，於二十六日（夏历二十八日）进入九江，以进攻湖北。

据邹树荣《青诗草》教匪来。

据邹树荣《青诗草》六月十八日江省被围感赋七律三首。

据清咸丰三年六月二十日张芾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六。

据清咸丰三年七月十一日张芾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十）、彭旭《江西守城日记》。

据清咸丰三年七月十三日张芾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十）、彭旭《江西守城日记》、夏燮《粤氛纪事》卷六西江反噬。

据清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张芾片，中国第一右史档案馆藏。

据夏燮《粤氛纪事》卷六西江反噬。

据清咸丰三年八月十二日咸丰谕张芾、陈孚恩、江忠源，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十三。

案夏燮《粤氛纪事》卷六西江反噬说：「官兵裹粮坐甲，但谋捍城，於是贼势益逞」。又说：「贼不藉远输，不事野掠，因粮宿饱，如取如携。加以奸民……倡进贡之议，东至饶、广，南达抚、建，牛酒日至，贼虽攻城不得，益以此牵制重兵弗敢动」。又说：「援贼复至，省中之守，益形竭蹶矣」。又说：「贼攻省三阅月，自马镇军阵亡之後，城内守兵益持重，为坚壁计，而城外诸军亦有奔命之疲」。又考彭旭《江西守城日记》在太平军撤南昌围第二天，江忠源部楚勇与镇筸、川、贵兵勇即哗变。可见当时太平军的攻下南昌，只是时间问题。

据清咸丰三年九月初四日张芾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十七）、彭旭《江西守城日记》。

据夏燮《粤氛纪事》卷六西江反噬。

案清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咸丰谕英桂说：「前由江西下窜贼船，半在安庆、巢、庐一带滋扰，半由九江窜入湖北兴国州一带」（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六十一）。据此知围南昌军撤退出湖口後，是分为上游下游两路进军。至下游军进入安庆日期，系据清咸丰三年九月初四日李嘉端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十七）、上游军进入九江日期，则据彭旭《江西守城日记》。

九月，汉英奉命回京，论攻南昌不下罪，革职，命入删书衙删六经。

十月，曾立昌守扬州被围急，粮尽，陷落在旦夕间。时清钦差大臣琦善统帅各路军合围扬州，清帝奕訢命必歼灭净尽，不许一人突围出。天京派骁将春官又副丞相曾锦发领军去救，在三汊河大战中炮牺牲。再派汉英领军去救。琦善以马步兵冲荡前军，而以水师截後路，不得进，退到仪徽。汉英誓众说：「扬州兄弟突围，我们一同回天京；扬州兄弟陷落，我们一同战死，誓不生还」！於是由三汊河进军，步步为营，血战而前，击破清将冯景尼、师长鏞防线，直抵扬州城下，十一月二十一日（夏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拔曾立昌守军及扬州人民出，欢呼而归，清军不敢追。这是一场大血战，归到天京，将士都授平胡加一等勋位。汉英寻调为东殿尚书。後来杨秀清要杀他，赴安庆，乘间投江死。

曾天养 曾天诰

曾天养广西桂平县古林社人，拜上帝会老兄弟。清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六日，天养等来平在山朝见洪秀全，要他们慎言炼正，历久不渝，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把他们叫来，逐一断过，要谨口，逐一超升各昇升天堂。天兄问天养说：「曾天养尔教有几个人敬天父及敬天兄乎」？

天养答说：「有四百余人」。

天兄说：「救条人命值千金，尔教有这多人，尔有好大福气，上天堂时，封尔顶上顶也」。

天兄说：「众小弟，识得三星禾王（称洪秀全）、云开山顶（称冯云山）、双星脚起（称杨秀清）、月婿（称萧朝贵）等么」？

天养等答说：「识得」。

天兄说：「众小弟，各要真草（心）到底，跑路跑到尾。回家去各教导各妻子，各教导各子女，各各炼成天堂子女样，後来自有分断也」。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赖汉英传。

据佚名广陵史稿。

据清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六日琦善等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张德坚贼情汇纂。金陵癸甲纪事略作曾锦发。琦善片、金陵杂记都作永锦发，因其时避洪秀全子名曾的讳，改曾为永，後其子死，始不复讳。贼情汇纂误作曹锦发。又其官职，琦善片，金陵癸甲纪事略都作检点，金陵杂记作春官又副丞相，贼情汇纂作春官又正丞相，本书因金陵杂记述曾锦发事较细致，故从其说。

据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佚名广陵史稿。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赖汉英传、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赖汉英传。

据张晓秋粤匪纪略。请看本传考证赖汉英之死。

据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桂平县金田公社古林社曾朝明（七十二岁）口述（见广西师范学院史地系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果组编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考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曾天养广西浔州。案浔州府治在桂平县，调查资料可与记载资料互证。又考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曾添养传只记广西人，未记县份，也可证为广西人。惟曾国藩清咸丰四年八月三十日查明贼目歼毙状及贼中各情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则作广东惠州人，这可能是指原籍说的。

天养等答说：「遵命」。

第二天，天兄因天养等能知劝人敬天，要他们识得洪秀全、杨秀清方有福享，爰降圣旨谕天养说：「曾天养尔去教人敬天父及我天兄么」？

天养答说：「然也」。

天兄说：「尔有好大福气也」。

这一夜，天兄又下凡教导会众说：「众小弟，各各要谨口灵变，一家有事千家有，一家无事千家无也」。

会众答说：「遵命」。

天兄说：「众小弟，各要勤耕苦种，遵守天条，各教各妻子，各教各子女，各各炼成天堂子女样，後来自有福享也」。

会众答说：「遵命」。

在当时拜上帝会员中，天养是一个组织者。他深目长髯，身材雄伟，金田起义时，已经五十多岁，剽悍绝伦，初授御林侍卫，在太平军中，号称骁将。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升殿左九指挥。六月，升殿左一检点。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这年秋，太平军在湖北田家镇大破清兵，冬克安徽庐州，天养都立功。甲寅四年正月，天养自湖北黄州绕道出堵城清军大营後，纵火焚攻，人民群起助战，包围清营，大败清兵，清湖广总督吴文熔自杀死。天养乘胜向武昌、大冶、咸宁、嘉鱼、蒲圻、通城一带进军，钟人杰天地会馀众纷纷加入军中。三月，命与韦俊、林绍璋等攻湖南。天养连克岳州、常德、澧州，而林绍璋在湘潭覆败，於是全军都退，天养留守岳州。

六月，曾国藩带湘军水陆师分三路来犯，天养在新墙、君山、雷公湖迎战都不胜，退出岳州，在城陵矶大战，互有伤亡，连战不决，曾国藩被拒不得东下。

七月，曾国藩调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广东游击沙镇邦带广东水师到。初四日（夏历七月十六日），陈辉龙发炮，声震山浦，直薄城陵矶。湘军水师将领褚汝航、夏 等同时合队来犯，时敌居上游，南风大作，水急风顺，船行如飞。但他们进易退难，犯水战大忌。天养看见敌人失算，他立刻先出小队与战，而潜伏大队在旋湖港，既接战，即诈败走下游。敌人中计，沙镇邦督头队当先，陈辉龙继进，风顺不能止，船身重大，在漩涡激流中搁浅起来。天养就带舢板来攻击，旋湖港潜伏船都出。斩陈辉龙、沙镇邦。褚汝航、夏 来救，天养复斩褚汝航，夏 也被打伤落水死。这时候，曾国藩湘军水师初建立，自吹精练，陈辉龙、褚汝航是他的大将，一朝都给天养打死，敌水师都丧胆。

初六日（夏历七月十八日），天养乘胜带三千人从城陵矶登岸，打算扼险扎营。未成，曾国藩陆军大将塔齐布率军掩到。天养一见塔齐布在阵前指

见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正月十六日记事。

见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正月十七日记事。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曾添养传。

据同上。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曾添养传、曾国藩查明贼目歼毙状及贼中各情片、清咸丰四年二月十二日崇纶、青麟奏报（剿平粤匪方略卷七十九）、张曜孙楚寇纪略、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

据曾国藩清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水师失利陆军获胜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三。

挥，就想到林绍璋在湘潭被覆败的仇恨，怒从心头起，忍不住一时的愤恨，单身冲入敌阵，直取塔齐布，大声叱说：「塔妖！我来要尔命」！挺矛直刺，中塔齐布坐马，抽矛再刺，用力过猛，失足翻倒，清兵拥至，死在敌人乱刀下。过两月，而武、汉失。

辛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幼主下诏与卢明信同时追封义爵，诏说：「大功大赏不可忘，明信、添养封义爵，奖其贞草（心）对爷皇。今特褒封卢明信为天朝九门御林 天义，曾添养为天朝九门御林沁天义，以酬其未团前功也」。卢明信事迹不详，当是功臣，故得与曾天养同日追封。

曾天养在西征诸将里面，是最著名的一员大将。他在西征战役中，屡建大功，漩湖港之役，以败军之余，竟能出奇制胜，以劣势胜优势，覆败敌人水师，杀其大将，不仅沉重地打击敌人的凶焰，而且惊破敌人的心胆。乃不忍一时的愤恨，忘临敌轻则败的教戒，使身死军败，给太平天国军事以重大的损失。在天养战死後，曾国藩向清廷奏报说：「至十八日一战，当逆焰方张之会，立挫凶锋，人心大定」，又说：「曾天养歿後，胁从者始敢逃散，数以万计，该匪关系贼势盛衰」。从反革命的奏报中，可见天养的死，关系到双方胜负的转移，其重大一至於此。不少战史告诉过我们：作为一个司令员，决不应该轻举妄动，去从事一种特殊的活动，必须对全体有负责的观念，要把他指挥的军队看做全体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个人的冒险行动，有时会给他的军队造成极大的不幸，而他的军队的挫败，就必然影响到全体，有时甚至於会到不堪设想的地步。天养正是犯了这一种大错误。

曾天诰曾天养弟，参加金田起义，年约四十，身材魁伟。自广西至南京，都与天养同在一军中。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封为功勋。七月，升殿左二十七指挥，随石达开经略安徽。天诰治军执法如山，与士卒同甘共苦，为部众所爱戴，大家都很亲热地叫他曾七哥。

甲寅四年三月，与韦俊等进军两湖。天养在岳州城陵矶战死，天诰全军归武昌。九月，武、汉失守，天诰向田家镇撤退，守磨盘山。十月，田家镇要塞失陷，随秦日纲退守九江、湖口，力遏敌锋，卒破敌军[一]。其后事迹不详。

石祥祯

石祥祯广西贵县人，是石达开的哥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封国宗。五月，赖汉英既至南昌，见城大敌众，请增兵。于是加祥祯提督军务衔，命与石镇仑、韦俊等同领军赴南昌助赖汉英。八月二十日，西征军撤南昌围，出长江。祥祯分领一军，先入湖口，作为据点，即向上流进军，于二十六日克九江。十一月，调回天京，命于秦日纲前赴安庆，经略和州、池州一带。甲寅四年二月，命与韦俊等进兵湖南，挺进到湘西常德。旋因林绍璋在湘潭覆军，撤军东归克岳州。五月，回师湖北，再克武昌[二]。

据曾国藩清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水师失利陆军获胜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三。

案曾天养避天字讳，改为「添」，故幼主诏作曾添养。

见曾国藩水师失利陆军获胜摺。

见曾国落查明贼目歼毙状及贼中各情片。

祥祜骁雄绝伦，冲锋陷阵，无坚不摧，众钦其勇，号为铁公难^[三]。他与士卒同甘苦，又深得众心^[一]。故所向有功、在西征战役中、建立了许多功勋。七月，命回西梁山抗声清军^[二]。旋归天京。

当时驻军在天京城东孝陵卫的清朝江南大营里面，有一个悍将叫张国梁。这人原名嘉祥，清道光末年在广西贵县率领天地会起义，后投降清朝，隶钦差大臣向荣部，抗拒太平天国，号称江南大营第一骁将。祥祜痛恨这个叛徒，他用箭射战书到江南大营去，约张国梁独战，不准带一人，如不敢出，此后不许交锋。向荣知张国梁必败，不准出。张国梁从招降而来，自夸勇悍，为向荣重用，累次升擢，早为绿营将领所嫉视，今敌将指名，如畏不敢出，今后必被他们排挤掉，他本是烂赌的博徒，轻于孤注一掷，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去拼命。八月初五日（夏历闰七月十八日），两人在天京东南上方桥交战。张国梁固然算是骁悍，但怎敌得过祥祜，战不几合，就招架不住。祥祜要把他生擒回天京尽法惩治，不肯一枪就杀死他，觑个破绽，格开他的长矛，就把他生擒过马来，祥祜即擒张国梁，怕敌人来夺，一心只顾两手紧紧地挟着他纵马向天京城飞跑，没有提防到他偷偷地把身上带的利刀抽出，蓦地向祥祜足胫上猛刺。祥祜跌下马来，措手不及，竟遭叛徒暗算而亡。但是，祥祜生擒叛徒的英雄形象，与叛徒暗算的丑态，立刻风闻远近。后来地主阶级分子虽然曾经歪曲事实谱过一出铁公难的戏，却无法抹煞祥祜生擒叛徒张嘉祥这一事实。铁公难的英名，至今仍留在人民的记忆中^[一]。

石镇仑 韦以德 吉志元

石镇仑广西贵县人，也是石达开的哥哥。自金田起义到天京，屡立战功，但仍听检点、指挥的调遣。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始封国宗。

五月，杨秀清奏请凡国宗有才能的颁给印信，使出任征战，于是任命镇仑与石祥祜、韦俊等同统兵赴南昌助赖汉英。南昌既撤围，镇仑与石祥祜同领兵向九江进军。十一月，调回天京，命与赖汉英援扬州，三汊河大战有功，赏穿黄袍。

甲寅四年二月，命与石祥祜、韦俊等攻湖南，克常德、岳州等地，回师湖北，再克武昌。七月，又调回天京，攻兔儿矶清军。

这年九月，武、汉失陷，退厄田家镇要塞，上游告急，镇仑奉命与韦以德、韦俊等率军驰往救援，在半壁山与敌人鏖战，英勇牺牲^[一]。

韦以德，广西桂平金田村人，韦昌辉侄，参加金田起义，年二十，少年英勇，封国宗，加提督军务衔，出师西征，屡建战功。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夏，与国宗提督军务石凤魁、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同守武昌。这年十月，同石镇仑与敌人在半壁山大战牺牲^[二]。

吉志元广西桂平县大梭村人。年约十九岁，短小精干，目闪闪有光，勇猛超众。金田起义，吉姓首先参加，一家数十人，分隶各军。志元父吉成凤战死，天王叙其功，封志元为恩赏丞相。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三月，调为北殿仆射。癸好三年四月，升北殿右八承宣。

甲寅四年三月，与韦俊等进军两湖，驻守黄陂、孝感。九月，武、汉陷，退守田家镇。十月，在半壁山阵亡。志元治军严明，爱护人民。黄陂、孝感及仓子埠人民，无有不爱戴吉丞相的^[三]。

石凤魁

石凤魁广西贵县人，是石达开的堂兄。金田起义，在石达开军中。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封国宗，旋加提督军务衔，始任军事，与石祥祜、石镇仑等一同统兵赴南昌助赖汉英。

甲寅四年二月，大军攻湖南，命凤魁留守汉口镇。五月，再克武昌，任命凤魁督理湖北全省军务，镇守武昌。

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他既督理湖北全省，便妄自尊大，自以为才兼文武，发号施令，要诸将拱听，不肯听从他人的意见。时太平天国虽再克武昌。而湘潭覆败，进攻湖南已失利，正在退守岳州，湖北必须赶紧做好战守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凤魁刚愎自专，守备不严，营垒不固，到曾天养在城陵矶战死，敌人就长驱来犯。九月初九日（夏历八月二十三日），武昌、汉阳同时失陷，凤魁走田家镇。十月，逮解回京，以失武、汉罪处斩^[一]。

本传考证

赖汉英之死

赖汉英是太平天国重要人物，李秀成自述原稿记太平天国起义人物，除东、西、南、北、翼五王外，祇记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夏官丞相赖汉英五人，其重要可知。考现存太平天国文献以及王定安贼酋名号谱和清方记战，均未记有天京事变后有关赖汉英事迹。建国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花县洪秀全故居纪念馆都曾经进行多次调查，据所编花县洪秀全史迹文物图片集在洪秀全妻赖氏及妻兄赖汉英故乡四角围赖屋村全景下说明，还有「目前该村老人还能说出『赖屋出王娘』，及『国舅拾猪屎』等传说故事」，也没有天京事变后有关赖汉英事迹。

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和一九七六年六月，广东师范学院政史系调查始见有关于赖汉英晚年的报导。据报导炭步公社民主大队七十四岁的赖汉英孙女赖谷说：「赖汉英是我阿公，他死得很凄凉。赖汉英到过南京，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他才路到香港去，住在九龙城。当时清朝派人将我阿公包围在楼上，还在周围装上很多毒药线，最后下毒手攻楼。我阿公逼得没办法，用被子包着头跳下楼逃走的。但跳下楼时碰上毒药线，回来后腿烂，一直到死都医不好。我阿公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我祇有四、五岁。他回来两年时间才死去」。炭步公社民主大队八十三岁的赖照良说：「赖汉英从香港回来，是搞烂右腿的，整天包着，人家叫他「国舅爷」。听说在湖南打仗很勇敢，我小的时候，亲眼看过他」。七十九岁的赖礼贵说：「我在八、九岁时见赖汉英，他死的时候，我才是十岁左右」。此外，还有五十八岁的赖汉英孙儿赖寿其说安葬赖汉英事及其妻说于结婚第二年第二次安葬赖汉英^[一]。

根据赖谷和亲见过赖汉英的赖照良、赖礼贵的回忆推算，赖汉英从香港回来的时间应在一九 六 年左右。又据赖谷说回来两年才死，那么，赖汉英是一九 八 年左右死在家乡的。

我们读了这一个报导，赖谷等人的说法感到有八大疑问：第一、自称为赖汉英孙女的赖谷，见过赖汉英的赖照良、赖礼贵和第二次亲自安赖汉英的

孙儿赖寿其夫妻，为什么当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花县洪秀全故居纪念馆历次去调查时都不说，却到广东师范学院政史系去调查时才说呢？第二、金田起义后，清朝官府对革命人物的家属都逮捕，冯云山的妻和儿子就被逮捕，为什么赖谷的父亲赖养——赖汉英的儿子，却独能安居于家乡呢？第三、据赖谷说赖汉英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他才跑到香港去」，那么，赖汉英一直是在天京的，考天京事变后、敌人调查天京著名人物的名单内共有：天王洪秀全、翼王石达开、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文总衡正掌率赞天燕蒙得恩、副掌率顺天燕锺芳礼、真神殿大学士兼天官部事黄得用、地官加侯爵陈潘武、春官加侯爵刘庆汉、夏官丞相蔡子贤、秋官丞相加侯爵莫士燮、冬官丞相加侯爵陈得风、天官丞相加侯爵正任京都江南省佐将李春发、京都巡讨将帅黄文安、右二检点胡海隆、六十二检点刘云汉、镇守仪凤佐将黄懿魁、水师炎壹指挥熊姓、水师金壹指挥陈姓等十九人^[一]。这个名单调查得很详细的，连守仪凤门的佐将黄懿魁、小小的水师指挥熊姓、陈姓都在内，如果当时赖汉英在天京，为什么名单上没有他呢？在石达开出走后，李秀成自述原稿说：「中国无人，经朝臣查选」，选出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现来助国」。如果当时赖汉英在天京，为什么没有选到他呢？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信任本家亲戚，凡「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黄文英供），为什么赖汉英以国舅之尊，又是开国著名人物，却偏偏不得封王？第四、杏九龙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租借给英国。在此以前，清朝设有九龙司巡检，大鹏协水师副将驻此，赖汉英不可能躲藏于此。在此以后，为英国租借地，清朝不能派兵去捉人。第五、赖汉英在英国租借地九龙藏匿不着，被清朝侦知，派兵去捕捉，为什么逃回花县家乡反能安居到病死，清朝却访缉不到呢？第六、自太平天国乙好十五年（一八六五年）森王侯裕田在香港被捕解广州牺牲后，太平天国人员逃避香港的被追踪益急，都不能停留，许多无地可逃而卖身为「猪仔」的都因此而起，瑛王洪全福便是这样赴古巴。赖汉英何得独留香港？第七、一九二二年洪全福在香港筹备广州起义，据调查说赖汉英于一九一六年左右始从香港回花县，何以此次广州起义全无赖汉英声息？第八、自辛亥革命后，关于洪秀全及其家人亲戚朋友的事迹，有记载，有报导，特别是建国后历次在花县的调查，均未闻有天京事变后有关赖汉英事迹，何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和一九七六年六月的调查始突然发现？以上八点，都是与历史事实抵触，于理难通，是不可相信的。

根据赖汉英的历史判断，他若天京事变后还生存，以这样重要的人物不应无记载，他当死于天京事变前，但还未见于记载。直到本书将交稿前，始得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清张晓秋著粤匪纪略稿本。据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记此书说张晓秋江苏江宁人，咸丰五年（太平天国乙荣五年）稿本。从这部稿本盾，其所记前期人物如襄天侯林大基、匡天侯黄维江（张晓秋误作黄维纲，据天父圣旨改正），后期重要人物如赖文光、蒙时雍等均不见于贼情汇纂、金陵癸甲纪事略、金陵杂记等书。所记秦日纲因失守田家镇革职贬为奴事，与天父圣旨记事合。其记太平天国改「埋字为歛」，解决了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多年未解的问题。这人当是在天京一个比较重要的衙馆当书手一类的人，所以他所知道的人物和要事比谢炳、涤浮道人都多。他在逆匪陷江宁时十二僭丞相目下记赖汉英事道：

伪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杨逆以其有异心，欲杀之，赴安庆，乘间投江死。

张晓秋说「杨逆以其有异心」，必须分辨清楚。所谓有异心，乃指对杨秀清个人有异心，而不是对太平天国有异心。杨秀清专横霸道，为秦日纲、陈承瑢、黄玉昆等所嫉恨。赖汉英为洪秀全妻弟更不待说。杨秀清因不向他报告女官说的「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这一句话，就杀了天官正丞相理东王府事的曾水源和东殿吏部一尚书李寿春，对他有异心的，即反对他的国舅赖汉英更何能免。张晓秋对此事的记载给我们记明了太平天国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的结局。

传十一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二

罗大纲 罗琼树 吴如孝

罗大纲 罗琼树

罗大纲，初名亚旺，广东揭扬人，虎目虬髯，体貌魁梧^[一]，壮年游侠江湖。入天地会^[二]。

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大纲与天地会员参加平英团抗击英国侵略军。到清朝订立江宁条约，广州水陆撤防，大纲等愤恨清朝辱国丧权，也亲眼看见清朝武力的腐朽，于是他们纷纷进入广西，有的在南宁府、太平府边境，有的在梧、浔江面，组织武装斗争。大纲便是当时梧、浔江上的一支武装的领导者^[一]，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与胡有福等攻广西阳朔县城^[二]。

金田起义，大纲率所部参加，授左二军军帅。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清军围永安急，火药用完。二十八日（夏历二月十二日），命大纲带兵攻破东路姑苏冲清军防线，并获其火药，太平军方得小路出关，方得火药作战。三月初三日（夏历二月十七日），遂从这一条隘口突围出永安^[三]。四月，克全州，擢士一总制，领中一军。十月，克岳州，擢金官正将军。十二月，擢殿前左一指挥。

癸好三年二月，既克南京，即命大纲取镇江。时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厄守镇江、扬州三角地带，保卫京畿，并截断清朝漕运。而镇江东通上海，尤为天京初建时最重要的防地，以大纲曾抗击英国侵略者，特命镇守镇江^[一]。

先是当太平天国进攻南京时，清苏松太道吴健彰向上海英领事阿礼国请派兵舰救援。后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赶到上海，吴健彰继续向文翰相商，同时伪造太平天国谩骂外国人为「丑夷」、「非人类」的文告，以挑起外国侵略者与太平天国的冲突。又雇英、美商船改为兵船。用英、美人管带，以备与外国侵略者会同进攻太平天国。三月十八日（阳历四月二十二日）文翰乘战舰哈尔米士号前往天京探访。吴健彰就派所雇英、美商船及葡萄牙划艇由副将李德麟统率，跟随英舰前往，乘机向太平天国袭击^[二]。

大纲守卫镇江，早就做好充分准备。他在沿江一带都布满炮垒木栅，战士武装了必胜的信念，随时在准备杀敌。三月二十二日（阳历四月二十六日），英舰到镇江，敌人临近的信号一向，炮台立刻开炮，战士从四面八方迅即集合，几千名战士奔上高地岗位，另一部分奔向江边，大纲骑着战马，沿着阵地奔驰，往来指挥^[一]。炮台见英舰不还击始停放。一会儿，清朝战船已尾随英舰闯到焦山与江岸之间，驶向炮台，于是两军即行接战，英舰望见，向上游驶去。双方经过激烈的战斗，结果，清朝战船给太平军打败退走^[二]。

三月二十九日（阳历五月三日），英舰回镇江。瓜洲和镇江两岸炮台开炮攻周。英舰停轮。大纲、吴如孝派渔船送来一封于打败清朝战船第二天——三月二十三日写的一封文书，质问英人说。前接孟雅函（Mang Yo-han）来信告知愿通和好，当即覆信派专使送去上海，乃昨日竟导引清朝战船来攻，实为失信，大大对不着我们的好意，你们「如必借助妖胡」，我们并不在乎，但「即期复示」^[三]。文翰得信，急派翻译官密迪乐上岸谒见大纲。大纲责

英人不应再卖鸦片。密迪乐委为商人的经营，与政府无关，此后对于经营鸦片的商人，听凭中国政府处理，并申明英人愿「严守中立」而去[一]。

四月，擢殿前左五检点。时清朝钦差大臣向荣派江南提督邓绍良带兵来攻镇江，企图先攻陷镇江，然后以次攻陷天京、扬州，因此日益增调水陆兵来攻。大纲稳定不动。清军在城外日肆淫掠，人民痛恨，向大纲请愿，当先杀敌。大纲对人民备加抚慰，嘱将敌军行动随时密报。六月十三日(夏历同)，大纲知敌人惰而无纪，骄而无备，派勇士数百人，手拿火具，突然从城中冲出，火攻清军大营。火箭火罐等物一齐抛放，天热风猛，七座营盘，登时被烧。大纲见火发，立刻指挥军队分路掩击，清军还有五营未被烧，兵心也都慌乱，同时溃散，邓绍良窜走丹徒镇[二]。大纲粉碎了敌人攻取镇江的计划，捷报到天京，擢冬官正丞相[三]。

大纲镇守镇江，还负有联络上海会党的责任[四]。八月，刘丽川在上海起义，大纲回天京请示，十月，在仪徵各马头置造皮篷小船六百双，打算冲清水营直下，接应刘丽川起义军[一]。既而因用兵上游，兵力不敷调遣，不果往。

甲寅四年二月，调回天京，命与胡以晄经略安徽和州、庐州。三月，代秦日纲守安庆，遣兵略取建德，东流等外[二]。十月，大纲从建德入江西，克饶州府，军纪严明，饶州人民热烈欢迎，粮食监酪踊跃供应。时田家镇大败。警报传到，大纲星夜轻骑赴援[三]，厄守湖口，力遏敌师，与石达开在九江大破曾国藩湘军，乘胜三克武昌[四]。命镇守九江、湖口，并经略饶州[五]。

乙荣五年五月下旬，休宁失守，六月上旬，太平失守，下旬，芜湖失守。天京近畿敌势猖獗。大纲带兵回救芜湖、太平战死。其经过记载不详[一]。

大纲剽悍机警，用兵剽疾如风，雄杰冠诸将。凡遇军事艰危，辄派他去应敌，所到有功，威震敌国[二]。他战功还在秦日纲、胡以晄上，秦、胡都封王，连卢坚拔、傅学贤这些人都封了侯爵，而他因不是平在山拜上帝会老兄弟，竟至死不得封侯。但是，他的勇敢无畏、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却成为太平军的一个模范，后期的领导者干王洪仁玕在论用兵和起义事时，也都一再推崇他，甚至把他与冯云山、萧朝贵等相提并论[三]。他的英雄业绩，永远铭记在太平天国的史册中。

大纲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不详。丁巳七年十一月，奉命从天京带兵到高资，接应镇江、瓜洲守军撤退[一]。壬戌十二年春，奉命围攻上海，驻军南汇县周浦镇[二]。其后事迹不详。

罗琼树广东揭阳人，罗大纲族兄，年约四十。大纲守镇江，以琼树为协理，所有紧要文报及解运物资，都命他押送，因此见信于东王杨秀清。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封恩赏丞相。三月，随韦俊等出师湖北、湖南。四月，攻克岳州。六月，再克武昌，奉命四出收购军粮。琼树掌握太平天国爱民政策，人民踊跃应购，凡大冶、兴郭及江西武宁一带没有不知罗丞相的。

这年九月，武、汉失陷，琼树退守湖口县。时大纲奉命从江西饶州来援，琼树与大纲声势联络，协力抗击，卒破清军[一]。辛酉十一年正月，封幄天福[二]。其后事迹不详。

吴如孝

吴如孝广东嘉应州人。通文墨，初为广州十三行商人司会计，后入梧州、浔州一带经商，折耗资本，遂流落广西。金田起义，参加革命，授左一师帅。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一月至武昌，升木一总制，管带左一军。旋升木官正将军。癸好三年二月，以如孝熟悉外国侵略者情况，命佐罗大纲守镇江。三月，英国公使文翰乘战舰到镇江，清军战船跟随闯来，如孝与罗大纲领导将士把清战船打败，致书文翰质问，耀示了太平天国的兵威，宣告了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事具罗大纲传中。

四月，升殿前左一指挥。六月，升殿前左五检点。十一月，调回天京攻打东霸，旋复回守镇江[三]。甲寅四年二月，罗大纲调归天京，镇江、瓜洲等处水陆军务遂命如孝督理[四]。

这年四月十八日（阳历五月二十四日），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公使麦莲率领战舰苏士贵限拿号闯到镇江。如孝命令炮台开炮轰击，炮弹击中苏士贵限拿号舰头。美国侵略者不得进，派员上岸谒见如孝，陈述去天京是为通好而来，请求转达，并求派人引导上天京。如孝向美国侵略者宣布：江防重地，不准擅入，否则必开炮轰击。至于国事会商，不论水陆前来，准止边关传奏，候旨宣夺。命令暂泊江滨，等待后命[一]。如孝督理镇江，江防重地，屹立不动。

丙辰六年二月，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来攻镇江，如孝兵单粮缺，坚守不下。杨秀清命秦日纲统率军队来救，如孝会合援军破清围师，进克扬州，旋在高资大破吉尔杭阿军，斩吉尔杭阿。清江南大营派张国梁带兵来救，在丹徒与秦日纲军鏖战，如孝率领精兵千余赶来助战，大破清军[二]。丁巳七年六月，句容失守，清朝大军就来攻镇江，挖长濠围困，自称「直如天堑」，要把太平军「困毙孤城」[三]。如孝率众坚守。十月，粮将尽，守瓜洲大将帅谢锦章先率精锐四千渡江至高资，镇江精锐也全调到高资，俟天京救兵一到，就里外会合。既而粮尽，如孝、谢锦章决定再守两礼拜，下令军中，命「吃水也要吃两个礼拜，等天京兄弟下来」！如到期救兵不到，就从高资突围。十一月二十日（夏历十一月十二日），天王命李秀成率救兵到。如孝、锦章率领镇江、瓜洲守军同日安全撤退归天京。

如孝既归天京，天王命守金柱关。戊午八年七月，再克庐州，命如孝镇守。十月，曾国藩湘军将李绩宾来犯三河，如孝大力支援三河，与成天豫陈

据大营委员李庆琛禀说：「瓜洲贼首谢锦章带四千悍贼已渡江至高资，……修筑炮台。镇江悍逆亦全调赴高资，俟外援一至，即里外会合等语」，见吴煦档案。

余万清致吴煦书说：「据逃出难民钱正恕等及熊铨母子四人人金供……现在各馆抄过几次米粮，从上两个礼拜就无米发了，伪大将帅、伪兴天燕有伪令，叫吃水也要吃两个礼拜，等南京兄弟下来。……昨日吴如孝（孝）有伪令，叫各馆多打起包裹，各人发给麦子四两，炒作乾粮，候过二十至二十七两个礼拜，高头没有兄弟下来，就从高资拚命冲出」（见吴煦档案）。这封信所说的「大将帅」、「兴天燕」，是两个为首的将领，案当时太平军在镇江、高资为首的将领是吴如孝、谢锦章两人，又案另一封余万青致吴煦书说：「昨今两日逃出难民较多，……据供伪将帅谢逆与吴逆不合」（见同上），据此知上函所说的「大将帅」便是谢锦章，而「兴天燕」当即吴如孝，姑记于此以待确考。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清咸丰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和春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五）、同月十九日德兴阿、翁同书奏（见同上）。

据清咸丰十年五月十三日翁同书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据清咸丰九年七月初三日胜保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十一。

玉成援军合力大破湘军，李绩宾自缢死。己未九年八月，与清钦差大臣督辦安徽军务胜保战于盱眙。这年冬，奉命渡江援天京。庚申十年四月，授前军主将，与定西主将吴定彩带兵去凤阳援助征北主将张乐行。明年夏，命救安庆，屯军桐城，安庆陷，撤军归。旋封雇王。

壬戌十二年春守安徽巢县，敌军水陆东下，大举来攻，势不可守，三月初六夜（夏历三月十九夜），引军安全撤退。癸开十三年二月，命与爱王黄崇发出师江北，破清将李世忠营，进克浦口。三月，回军皖南，与襄王刘官芳、辅王杨辅清等会师在祁门作战。其后事蹟不详。

本传考证

一 罗大纲之死

关于罗大纲的死，各种记载颇有不同。光绪绩纂江宁府志卷十三咸丰三年以来兵事日月表列咸丰五年事说：「四月乙巳，向军败贼于江宁镇。乙酉，向军副将吴全美以水师红单船扫三山贼垒，斩伪王罗大纲」。王韬甕牖余谈卷八贼中悍酋记说：「大纲恃其猛鸷，屡犯官军。咸丰乙卯五月，窜江北，我军遇之，以抬枪击中其腹，几洞，伤既剧，夤夜遁至芜湖，群贼舁之入金陵，遂死。洪酋令葬之城北山中，旋杀葬者以灭口，恐人知其处也。又择貌类大纲者，仍假其名领众，以当一队」。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附记一记罗大纲事说：「后为水师炮击，沉尸于江」。简又文译麦高文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宁波写的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说：「罗大纲近在安徽陈亡」。佚名粤匪起手根由说：「咸丰五年，……芜湖、太平、宁国一带贼，被向大人先锋张国梁一齐打回收复。杨秀清又吊（调）罗大纲回救芜湖，又被张国梁打死」。以上五种记载，都记明罗大纲的死为战死。其战死时间，除平定粤匪纪略未记外，麦高文记为近事，其余三种都同记为清咸丰五年，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考丙辰六年上半年重要战役如武昌战役、江西战役，特别是救镇江之役与打垮江南大营之役，都没有罗大纲参加，其他战役，战区也都没有罗大纲踪迹。到清咸丰六年九月十七日，曾国藩在致沅浦九弟书里，论太平天国近年战事，就已经有「曾天养、罗大纲之流，亦频遭诛殛」的狂吠了（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五）。可证罗大纲确是在乙荣五年战死。后来，到清咸丰七年三月，英桂、胜保还有「探报粤逆罗大纲现踞桐城」的奏报（见剿平捻匪方略卷二十六），那不过是处在远距离的敌人探报的错误罢了。

至于罗大纲在乙荣五年何月何日何地战死，则记载参差。据江宁府志说罗大纲战死于清咸丰五年四月十七日己酉三山战役（案向荣奏报三山战役在

胜保为掩罪冒功起见，虚报吴如孝战死于盱眙之役，请看本传考证二、胜保虚报吴如孝战死于盱眙之役考谬。

据清咸丰十年五月十三日翁同专摺。

据太平天国庚申十月初三日李秀成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

据曾国藩清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克复巢含和三城并铜城闸等隘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五。

据曾国藩清同治二年二月十二日查阅沿江各军并近日军情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据左宗棠清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驰剿徽休贼匪大胜摺，见左文襄公全集卷五。

四月十六日，江宁府志作四月十七日误）。考向荣清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水陆会剿尽扫三山贼垒贼船摺在叙述攻陷三山防地后事说：「现据水陆各镇来禀，报得杨逆令罗大纲纠集上游两岸之贼，希图夹攻我营，并多备柴草船簰，意图袭我舟师。臣已批德安、吴全美等严加防备，切忌因胜而骄，稍涉疏虞」（见向荣奏稿卷九）。又考佚名广陵史稿清咸丰五年四月记事说：「初旬外，向提台信云逆匪罗大纲造一百五、六十号大战船，皆仿艇船样式，驻扎下关、观音门一带，意欲接济瓜洲、镇江，势极凶勇，江北诸营，宜严加防御等因。托帅惊骇，调集艇船、拖船数十艘，屯青山以上，拦截匪徒」。六月记事又说：「中旬外，南京逆匪罗大纲改木牌为艇船六百余号，急欲接济瓜、镇。吉抚台每日飞文请托将军出队进攻瓜洲。将军惟举钺觥破愁闷而已。雷以誠藉端生事，因向托明阿、陈金切商，另捐银三十万两，造小艇船若干，以御罗逆」。据向荣奏报，罗大纲是在四月十六日三山防地失陷后，杨秀清才调他从上游带兵回来企图夹击敌人。据广陵史稿记载，罗大纲在清咸丰五年四、五、六月间，正在制造战船，筹备接济瓜洲、镇江守军。案向荣这件奏报据自水陆各镇的情报，是可信的。广陵史稿是一部被认为具有稽考当时当地事件的有价值的记载。据此看来，可知江宁府志记罗大纲战死于清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三山战役是错误的，夔牖余谈记罗大纲战死于同年五月江北战役也是未能置信的。据粤匪起手根由说罗大纲是在清咸丰五年芜湖、太平、宁国（据向荣、何桂清会奏宁国为休宁之误）一带失守后，杨秀清调他带兵回救芜湖、太平战死。考太平军退出休宁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即清咸丰五年五月十五日（据向荣、何桂清会奏再克休宁县城摺，见向荣奏稿卷九）。退出太平在同年六月上旬（据清咸丰五年六月辛亥清帝奕訖军谕军机大臣等，见王先谦咸丰东华录卷四十九，清咸丰五年七月己巳向荣奏，见同书卷五十）。退出芜湖在六月二十五日，即夏历六月十九日（据清咸丰五年七月己巳向荣奏）。据这一说，罗大纲于乙荣五年五月下旬休宁失守、六月上旬太平失守、下旬芜湖失守之后，奉命带兵回救芜湖、太平战死，则他战死的日期当在这一年的七月或秋天。案粤匪起手根由，是一份叛徒的供词，叙事从天王去广州应试得赞美天书（勸世良言）起，直到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冬苏州失陷后止。原件存英国不列颠博物院，当是戈登带回英国的。这份供词，记事面很广，虽很简略，却还扼要，对稽考太平天国史事有它的作用。其所记罗大纲战死年份与他书合，又不与向荣奏报、广陵史稿冲突，故本书暂据其说以待考。

二 胜保虚报吴如孝战死于盱眙之役考谬

清朝钦差大臣督辦安徽军务胜保为掩罪冒功起见，虚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即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八月十六日，在安徽盱眙县之役，杀死吴如孝。清咸丰九年九月初九日胜保奏说：「前扑盱眙之贼，经我兵击退至东南之莲塘……诘该逆于八月二十八日分股扑至清水坝、高家凹地方，系逆首四眼狗陈玉成、吴如孝等纠率亲来围裹我兵营盘。二十九日，张得胜、格洪额督军分路冲杀，弊贼无数，……逆势稍却，我陆兵仍与相持不下。忽见一黄衣贼酋率悍贼数千猛扑。张得胜等督兵迎击，手刃贼匪数人，旋枪击该贼酋坠马，遂赶上斩获首级。时生擒在旁之贼指为逆首吴如孝。该逆死党数百人前来夺尸，经我军残杀殆尽，逆势大败。……据获贼供称粤逆陈四眼狗、吴

如孝、捻首龚得等由定远池河、藕塘等处纠约大股，欲窜踞盱眙，为东窥蒋坝、南援天长、六合计，不期逆首被残，未能肆逞等语。张得胜等派弁将吴逆首级解送到营，臣饬前自贼中来归者逐一验认，佥称系首逆吴如孝无疑」（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二十四）。考李秀成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在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即清咸丰十年）四月派吴如孝带兵赴安徽凤阳援助张洛行。李秀成自述原稿又记辛酉十一年（即清咸丰十一年）夏，吴如孝奉旨救安庆。又考曾国藩查阅沿江各军并近日军情摺奏报吴如孝于清同治二年二月初三日（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二月初八日）攻克蒲口，左宗棠驰剿徽休贼匪大胜摺奏报吴如孝于清同治二年三月初一、二等日（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三月初六、七日）进军到祁门柏溪。以上各项事实，都是吴如孝在清咸丰九年八月后的活动，明确地见于太平天国以及清朝两方的文报中，可知胜保的奏报完全是捏造的。但是清朝的官书如清史列传卷四十七胜保传、清朝遗老修的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二洪秀全传，当时反革命分子编撰的记载，如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附记一、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贼酋名号谱等，一律都根据胜保这一篇虚捏的奏报，记吴如孝战死于清咸丰九年八月盱眙之役。官书的多伪，与反动记载的不可信，即此可见一斑。

传十二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三

卢贤拔 曾水源 曾钊扬 黄再兴 何震川

卢贤拔

卢贤拔广西桂平人，加入拜上帝会，参加金田起义。他通文史，天王撰写三字经、千字诏等书，他是一个助手。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秋，在永安州授左掌朝仪，凡设官分听，制礼作乐等项制度，都由卢贤拔奏请施行。壬子二年夏，升检点。癸好三年春，天京既建，封恩赏丞相。七月，调掌东王府簿书。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仍理东王府事务。甲寅四年正月，时已封镇国侯，因犯夫妻同宿罪革听。五月，命在删书衙删改五经，并主持编纂太平天国起义史。

贤拔尽瘁革命，敌人咒诅他「狂妄异常」。又咒诅他在军中作战，「亡命争先」。贤拔是个儒生，拜上帝会众称他为卢先生。杨秀清是个不识字的贫农，癸好三年四月，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阻止洪秀全焚烧四书、五经，甲寅四年正月，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阻止洪秀全毁尽古书，「命将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凡系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实系出自儒生的主张，而贤拔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

贤拔是杨秀清的亲戚，与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同犯夫妻同宿罪。杨秀清同一天处理，陈宗扬夫妻被斩首示众，而对贤拔则轻辨，仅「革职带罪立功，免其枷号游营」。朝官不服。杨秀清不得不假托天父下凡，命女官杖责他自己五十板，治以轻辨的罪，以息众怒。他与杨秀清这种亲戚关系，其后无闻，大约是死于天京事变中。

曾水源

曾水源广西浔州郡武宣县人。年约二十多岁，有能文名，做农村塾师。冯云山吸收他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授御林侍卫，拟撰诏书，批答章奏，常在天王、东王身边。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水源与林凤祥、李开芳随西王萧朝贵从湖南攸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卢贤拔传、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

据天父圣旨卷三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天父下凡记事。张德坚贼情汇纂说甲寅四年二月封镇国侯误。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卢贤拔传。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卢贤拔传。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

见天父圣旨卷三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记事。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说卢贤拔是杨秀清妻兄，张晓秋粤匪纪略说是表兄。

事见天父圣旨卷三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和二月十三日天父下凡记事。

据曾水源墓碑。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曾水源传。

县袭取长沙。九月，擢伸后副侍卫。十一月，擢土官正将军，领兵克岳州，十二月，改补东殿簿书。癸好三年春，建都天京，升职同检点。四月，擢东殿左丞相。十月，转天官又正丞相。十一月，带兵救出扬州守军，赏穿黄袍。甲寅四年二月，擢天官正丞相，仍理东王府事。七月，攻东坝，败归，收入东牢，旋释放复职。

乙荣五年六月二十八夜，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命锁水源和东殿吏部一尚书李寿春前来。天父审问水源说：「而在府门见女官如何仓卒，而知么？女官又如何说话，而曾听闻么？一一奏明。」水源奏说：「小子其时实见女官极为仓卒，只因小子瞞昧至极，见女官如此仓卒，心飞胆怯，因是束手无策。」天父说：「女官曾讲过东王若升天，而们为官的都难了。此句话而听闻么？」水源奏说：「此句话小子曾听闻女官讲过矣。」天父说：「而听闻此话，而尚置若罔闻，而罪无可辞矣。」天父又审讯李寿春说：「李寿春女官所说此话而曾听闻么？」李寿春奏说：「小子亦曾听闻此话矣。天父说：「而亦听闻此话，而罪亦无辞矣。」天父对殿下众官说：「而众小子，看他二人之罪如何？」众官应声奏说：「此二人如此欺天欺东王，实是死有余辜矣。」天父说：「而众小子既说他二人罪实当诛，即行押出，斩首示众。」众官齐声奏说：「遵天父圣旨！」

杨秀清杀了水源、李寿春第三天，又假托天父下凡，降圣旨威吓众男官、众女官道：「此等逆天又欺禾（指杨秀清），不知赎病是伊哥。敢在府门用眼看，诈聋奸草（心）今如

天朝元勋曾水源墓碑

天朝元勋曾水源墓全景

卷五十三何！」

水源是太平天国最高的官员天官正丞相，理东王府事。李寿春是东殿吏部一尚书，为东殿尚书的头子。这两人都是东殿最主要的人。女官在东王府前为什么极仓卒，水源因何看见了女官如此仓卒，心飞胆怯，情况不明，但女官说的「东王若升天，而们为官的都难了」这句话，其意义却是分明的。就是说：「你们今天帮助东王欺凌众人，东王一旦死了，人家就要向你们报复了。」这是一句动摇东王府官员极尖锐的话，对正在图谋篡夺天王实座的杨秀清是极大刺激，水源、李寿春听闻没有向杨秀清报告，杨秀清就把他们杀死，不但使东王府官员不敢有二心，也威吓全朝官员不敢不唯命是听。

一九五三年，在南京挹江门内睦寡妇山发现曾水源墓。墓碑正中题「天朝元勋曾水源之墓」，左书「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六月吉日重修」。水源被杀

据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报告西王萧朝贵中炮伤重上东王杨秀清等禀报。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曾水源传。

据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一月天官正丞相曾水源为裘袍风琴事致副总典圣库谭顺天照会。

据天父圣旨卷三记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夜和六月三十日早天父下凡事。案原书记录系用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本书为保存当时问答的语气，故照录不改。

我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曾水源传，已怀疑清朝湖广总督官文修杜文澜纂的平定粤匪纪略附记三所说「咸丰五年正月，伪天官丞相曾水源往芜湖，误期削职，其弟怨悔逸去，首逆怒，疑水源所使，磔之」的话，认为「关于曾水源的死还是一个疑案」。现在，天父圣旨发现，知水源被杀的真实原因，特在此指出平定粤匪纪略的谬误。

详见我著的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天朝元勋曾水源墓碑跋。这个墓碑题记分三行，正中题「天朝元勋曾水源

于乙荣五年六月。第二年七月，杨秀清被天王诛死。到己未九年六月，重修水源墓时，在墓碑上大书「天朝元勋」，以表彰他的功劳。

曾钊扬

曾钊扬广西桂平县人，在农村中做书塾教师，加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传檄四方，各项文檄，他都参加撰定。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月，天朝设官分职，授右史，职同将军，掌记天王言勋。十二月升右掌朝仪，职同指挥，编纂仪制。癸好三年四月，升东殿右丞相，职同检点。五月，封恩赏丞相。十一月，升天官又副丞相，仍理东殿事。甲寅四年二月，删改五经，以钊扬领其事。乙荣五年三月十九日，杨秀清假托天父以钊扬虽有过错，其亦有些前功，不忍加戮，爰大沛殊恩，密降梦诏圣旨说：「曾扬错不杀为奴」。钊扬所犯何罪不详，至是得赦不杀为奴。其后事蹟不详。

黄再兴

黄再兴广西桂平县人。平在山拜上帝会老兄弟，机警有智计。初不知名，金田起义，授后二军前营左一东两司马。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二月，升卒长，因开功摺，叙事井井有条，天王知他的才能，命入诏书衙，编纂诏书。壬子二年秋，大军到长沙，诏书成，以功升左史，职同将军，掌文书，及记各王登朝问答，叫做「记录」，每月成一册，进呈天王。

癸好三年二月，克复南京，升职同指挥。四月，升职同检点。六月，以科炭功封恩赏丞相。十月，升地官副丞相，命理北殿事。甲寅四年二月，改理翼殿事。

这年五月，再克武昌，任为湖北省佐将，命前往安民造册，建立地方政权。七月，再兴奉命抵武昌。时敌人大举来犯。再兴见主将石凤魁刚愎自用，举措失宜，知他不能守，密奏回京，请派骁将陈桂堂来代石凤魁。未到，城将陷，这个妄自尊大者原来是个庸碌无能的懦夫，惊慌失措。再兴镇静沉着地代他指挥。这时候，唯一任务是要保全军队的有生力量，组织退却。于是一面指挥将士顶住敌人，把饿狼一般往上冲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拚命死守了好几天，一面把武昌、汉阳两城撤退事宜迅速组织完成，然后下令同时撤退。他亲带精兵断后，掩护部队撤退。敌人望见军容严整，秩序井然，不敢追。全军不损一兵一卒，退集田家镇要塞。再兴到田家镇，又整顿退兵，

之墓」，在「之墓」两字左边，有「男启彬」三小字，右题「广西涪州郡武宣县人」，左书「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六月吉日重修」。中国墓碑体例，除绝后或由他人树立之外，都有子孙立碑题名，所见墓碑拓本如此，今天尚存在荒郊的墓碑也如此，现存太平天国梯王练业坤墓碑也同样是子孙立碑人男里仁、居仁、旺仁、崇仁、旌仁率孙 全跪立的题名。请参看太平天国文物图释。今曾水源墓碑没有儿子立碑题名，而在正中题曾水源「之墓」两字左边却用小字写有「男启彬」的名。这种情况，说明了曾水源墓中，有他的儿子曾启彬同葬在内，说明他的儿子也同时被杨秀清杀害的。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曾钊扬传。

据天父圣旨卷三乙荣五年三月十九日纪事。

阻敌东下。十月，杨秀清发诰谕调回天京，以失武、汉罪处斩。

湖北省主将是石凤魁，再兴是佐将，军事是由石凤魁负责，再兴的专责是民政，而发号施令，权在石凤魁。再兴到武昌时，敌人即将来攻，他就看出石凤魁必不能守，密奏回京，请派将来代，城将陷，又能全军退出，非有幹济的才智，坚定不移的魄力，断不能辨此，即使在军律有当斩之罪，也应该将功折罪。杨秀清竟将再兴与石凤魁不加区别地同予处斩，那是赏罚不明，用刑失当，自毁干城的了。

何震川

何震川广西象州人。他是一名秀才，曾应北闱乡试。金田起义，全家参加，历经血战；一家二十二口，唯存一弟一侄和震川三人。初封副典诏命，职同将军，掌撰写诏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二月，升殿前右史，每天登朝，记天王起居，每月成一书，与左史联名呈献。

癸好三年二月，克复南京，升职同指挥。四月，升职同检点。六月，封恩赏丞相。时杨秀清决定在南京建立首都，号曰天京，而天王则以建都河南为便，因降诏向群臣咨询得失。何震川与一班文臣承杨秀清意旨，都力陈建都南京是准乎天命。他献建天京于金陵论道：

欲创非常之业，必得非常之人，欲立永久之基，必得至当之地，斯能历久而不易，亘古而常尊者也。溯自天父上帝自造有天地以来，其间窃号流传，未尝不代有其人，而究之人非天命之人，国非天命之国，所以杀夺频仍，纷更不一，以至于今。惟我天王亲承帝命，永掌山河。金田起义，用击方刚之旅，金陵定鼎，平定永固之基。京曰天京，一一悉准乎天命；国为天国，在在悉简乎帝心。迄今建都既成，天下大定，天王降诏，咨于群臣，诏于是爰为之论曰：「穆穆皇皇，赫赫我王，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恩覃普宇，德遍要荒，遐邇一体，率宾归王。宜乎永奠千百代无疆之福，击基意万年有道之长」。

这年九月，改为殿前右正史。十月，升左正史。甲寅四年二月，升夏官正丞相，与曾钊扬等删改五经，兼辨军务。他后来的事蹟不详。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黄再兴传、陈桂堂传、卷四营垒，及参考杨秀清颁发黄再兴将憑。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石凤魁传。

据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戊午八年遵改本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本传记事，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何震川传。案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作「广西浔州人」。

传第十三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四

李俊昌 唐正才 钟芳礼 宾福寿

李俊昌

李俊昌，因避韦昌辉讳，改名俊良，年约三十余，广西桂平人，金田起义老兄弟，在桂平茶地时，封为中军长，带领军队。他素精医理，凡军中病伤，都由他主治。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九月，天王在永安州染时疫，俊昌用药一剂就医愈，遂封国医，职同将军。壬子二年八月，大军到长沙，升指挥。癸好三年二月，克复南京，升检点。五月，封恩赏丞相。

国医是太平天国的卫生行政首长。天京既建，俊昌担任领导全国卫生行政，做了很出色的成绩，事具医疗卫生志中。这年七月，东王杨秀清患眼病极剧，他率领医师宋耕棠、哈文台、王震田竭力医治，至甲寅四年四月，把东王一只眼睛得到复明，另一只也渐无痛楚，封太平天国史 卷五十四补天侯。时人传诵其事道：「参苓逐户遍搜求，才进刀圭病已瘳；朗豁双眸云翳净，奇珍新赐补天侯」。传闻是夸张了的，但却说明医术的非常高明，所以方才万口竞传，见于歌咏。

丙辰六年七月，天京事变起，韦昌辉以俊昌为东王私党，把他杀害。到庚申十年九月十三日，幼主降诏：李俊昌有殉难之忠，追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杰天义。

唐正才

唐正才湖南道州人。他在漕运粮船里当水手。当时粮船和盐船的水手们，给押运的官役弁兵重重的压迫克扣，他们冒寒暑，犯风波，沿江沿河纤拉船只，长年劳动，鹑衣枵腹，捱饥受寒，对封建统治者怀有仇恨。他们每年从南到北，成帮来，成帮去，人众心齐，一呼百应，却成了很好的团结。正才便是他们的一个帮的首领。他骁勇善大刀，在漕运中学得一手搭浮桥的好技术。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一月，正才等成千上万粮船水手正聚集在岳州，几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李俊良传。籍贯据张晓秋粤匪纪略。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李俊良传、宋耕棠传及张继庚遗稿上向帅书四。

见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

据滌浮道人金陵杂记。

据庚申十年九月十三日幼主追封杨庆善等爵诏。案此诏抄件未抄年月，据考当为庚申十年九月十三日。

据曾在唐正才部下工作的许异甫说（见赵烈文落花春雨集日记清咸丰四年八月初十日日记）。曾国藩清咸丰九年九月初四日日记附记也作道州人（见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唐正才传、余一鳌见闻录都作湖南祁阳人，与此不同。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滌浮道人金陵杂记也说他「大约系驾船出身」。案唐正才这一个水手出身，是跟其他记载，如余一鳌见闻录说他「善搭浮桥」，张汝南金陵省杂纪略说他「招集水手，最为出力」，许异甫说「骁勇善大刀」等等事迹分不开的。要了解唐正才的行事，就必须对他这一个出身考得明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唐正才传却说他「素为木客兼贩商米」，是一个商人，那是错误的。

万失业的盐船水手也聚集在武昌一带。太平军一到岳州，正才就号召他们一齐前来投奔。东王杨秀清接见唐正才，嘉奖他们说：「兄弟，你们来得正好，圣兵千万，正要出长江，下江南，你们来立头功！」封为典水匠，职同将军。初大军出益阳，遇船即封，船舶还没有组织。自封唐正才任典水匠，统辖船舶，始立水营。这年冬，先克汉阳，进攻武昌，江、汉风波险阻，正才领导水手搭长江浮桥横渡大军，遂克武昌。

癸好三年正月，大军下江南。全军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及老人、儿童共计五十万人，辎重无数，正才把这一个庞大队伍的运输工作迅速做好，艨艟万艘，帆帜如云，沿江直下，二月，就攻克南京。论功行赏，擢职同指挥。五月，封恩赏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挥。提督水营事务，总办船只。

甲寅四年三月，北殿承宣张子朋因封船出师逞凶责打水手事起。张子朋者，广西老兄弟。先是反革命分子见水营都是湖南人，就散播谣言说：「天朝厚待广西兄弟，薄待湖南兄弟」，要激变水营。至是水营果中计，纷纷扬帆要走散。正才奉杨秀清命，急把气势汹汹的水手招集到江边广场。他站在台上，高声对他们说：「列位兄弟！张子朋凶横，我们是愤激的。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横行，并不是什么天朝厚待广西兄弟，薄待湖南兄弟。我们必须看清楚。我刚从北王府赶回来。东王一听到张子朋逞凶，就立刻到北王府去，把他绑起来。我亲眼见着东王把他重重打了一千杖，北王也被重重打了几百杖，都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你们想想：张子朋不是立了许多功劳的文西老兄弟吗？北王不是坐着天朝第三把交椅吗？今天都因为得罪我们湖南兄弟被重打了。可见天朝那有厚待广西兄弟，薄待我们湖南兄弟的事！你们不要中妖人反间计才好。你们还要想想：同天朝这样大公无私，执法如山，亲贵不饶情，连北王都重打了，又向我们湖南兄弟陪了罪，妖朝有没有？你们听过说书的，看过演义的，朝历代有没有？没有，没有，一千个、一万个没有，只有今天天朝才有啊！列位兄弟，赶快去把帆放下来，大家归队吧！」他这一席话，把水营群众说得人人点头心服，个个痛恨自己中了妖人反间计做错了事。于是一场大风波，立刻平息，大张了革命正气，粉碎了反革命分子的阴谋。

这时候，太平天国正在进行西征，在长江流域作战。太平军自从入洞庭湖，出长江以后，江、湖船户归附太平天国。长江千里，敌人缺乏船只。当时太平天国水营，浮江万艘，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每当乘风急驶，辄所向无前，处处使敌人猝不及防，要取的城池，不战即得，沿江粮食物资，全由船运，声势喧赫，敌人几乎没有防御的办法。在西征的初期，太平天国的水营曾经掌握过长江的控制权。对于水营的组织和调遣，正才很好地担负起他的任务。

但是，在正才领导下的水营，是不分炮船、战船、辎重船、运输船的，所有船只都载军队，都载粮糗，都载军械炮火，凡有船都作为战船，凡接仗都出队。这样，不讲船制，船只大小不一，未经训练，其实不能战，只以人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唐正才传。

据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十四。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唐正才传。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杨秀清传、卷二唐正才传。反革命分子造作谣言，以图激变水营事，系据造作谣言的反革命分子张继庚的自供（见张继庚遗稿致祁公子书）。

众船多的声势压倒了兵单无船的敌人。

太平天国建都在长江下游的南京，西征是它最主要的军事行动，长江流域是全国战争中心，而长江决战，首先要取决于水师的强弱。周瑜大败曹操，便是由于东吴有精锐的水师，王浚平吴，也先在益州造战舰，练水师。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作为水营提督的唐正才都不懂得这一个历史经验，他们在建都南京后，不知道应该赶紧制造战船，训练水师，建立一枝真正能征善战的水营。他们之所谓水营，只是一群群运输船舶队，船上的战士都是陆军，一句话，当时太平天国实际是没有水师。而反革命巨魁曾国藩却认识到这个历史经验，他抓紧时间，在湖南衡阳用全力来训练水兵，精造战舰，选配大炮，建立了一支精锐的水师—湘军水师，作为他反革命的最主要的武力。太平天国没有水师迎战，水营船只在湘潭、岳州、城陵矶、汉阳小河、田家镇连接地被烧毁，敌人就从湖南一直反扑到江西九江、湖口来。太平天国到此才知道建立水师的重要，于是在用奇计取得大胜之后，就急起直追，造战舰，练水师。到乙荣、丙辰年间，太平天国新建的水师战斗力已经赶上敌人，在鄱阳湖战役中，经常取得胜利。双方水师力量的对比，正随着当时整个形势的对比，而起着日益有利于太平天国方面的变化。不幸正在这个时候，天京事变起，武昌、汉阳撤退，制造战船的木材来源断绝，损失得不到补充，而敌人自占踞武、汉后，却纠合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物力，特地对水师大加扩充，又以压倒的优势，于丁巳七年九月十八日（夏历九月初八日）湖口大战一役，把太平天国水师全部歼灭。从此太平天国不可能再建立水师，长江控制权遂归敌人掌握。

太平天国对建立水师，是失了时机，给敌人占了先著，致使军事遭到重大的挫失的。这是当时主持太平天国军事政治的杨秀清昧于历史经验，而不能归咎于作为水营提督的唐正才的。在水营覆没后，正才改统带陆军。己未九年九月，封量天福，镇守安庆石牌要塞。辛酉十一年春，进封量天安，统带英王陈玉成右大队。后进封航王。癸开十三年九月，在无锡战役中英勇牺牲。

钟芳礼

钟芳礼广西人，年约五十，在乡村做小贩，信从天王的革命宗旨，加入拜上帝会，是平地山老兄弟。金田起义，授御林侍卫，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克复南京，封恩赏丞相。

南京是当时织造锦缎（丝织品的一种，亦名云锦）的著名产区。太平天国克复南京后，就设立织营，用军队制度把织造锦缎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任命芳礼督理织营事务，以黄为正为副理。

据曾国藩清咸丰九年九月初四日日记附记（见曾文正公手书记）。案胡林翼清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八日蕲广匪徒通贼经州县先期拿获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十二奏疏）作亮天福。

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日记附记（见曾文正公手书记）。

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月初四日苏州无锡连获大胜折，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五。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钟芳礼传、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

据十三日幼主升封平在山勋旧义爵诏。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钟芳礼传。

织营定有每日生产计划，分丝络经，集体织造，井井有条，生产大增。

太平天国在天京又设立五十九行生产各种日用品的生产单位，叫做「杂行」，并任命芳礼总理杂行事务。

丁巳七年夏，时当天京天变后，石达开又出走，天王特任芳礼为副掌率，封顺天燕，与蒙得恩共同总理国务。他是这一时期太平天国闻名的领导人之一。

庚申十年九月十三日，幼主诏平在山勋旧俱升封义爵，芳礼亦与其列。其后不再闻他的事迹。

宾福寿

宾福寿 广西人，在乡村做木工过活，参加金田起义，任典木匠，职同总制。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二月，大军进入武昌，心参加革命的木工都归福寿统带，擢职同将军。

癸好三年春，建都天京，为壮首都观瞻起见，营造宫室，招集四方木工，遂立木营，擢福寿职同指挥，统领木营。七月，封恩赏丞相。甲寅四年四月，擢冬官又正丞相，仍专理木营事务。当时地主阶级分子有人作诗讥笑其事说：「想伊欲补冬官制，木匠居然做大人」，却不道正说明了太平天国政权掌握在劳动人民之手这一光辉事迹。

庚申十年十二月，封福寿工部正冬官。他到太平天国后期仍一直是担负建筑工程的领导任务。其后事迹不详。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钟芳礼传。

据滌浮道人金陵杂记、张汝南金陵省杂纪略、陈作霖可园备忘录、李圭金陵兵事汇略。

据谢炳金陵甲纪事略。

据清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何桂清奏折附金陵城中著名伪职姓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据庚申十年九月十三日幼主升封平在山勋旧义爵诏。案此诏抄件未录年月，据查当为庚申十年九月十三日。

案宾福寿，考佐天侯陈承瑤札谕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幼主升授朱兆英等职诏、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宾福寿传都同作宾福寿，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附粤逆名目略作宾福寿误。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宾福寿传及佐天侯陈承瑤札谕地官副丞相黄再兴。

见佚名金陵纪事。传第十三李俊昌唐正才钟芳礼宾福寿

据庚申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幼主升授朱兆英等职诏。案此诏抄件未录年月，据考为庚申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传第十四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五

洪仁玕

—

洪仁玕广东花县官禄村人，清道光二年壬午（一八二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他是洪秀全的族弟，八岁读书，曾从洪秀全受学一年。二十二岁做塾师。洪秀全在家乡创立上帝教，首先参加的就是冯云山和洪仁玕。仁玕因信上帝，把书塾中的孔子牌位除去，致令学童都离了书塾，被其兄棍殴，撕破衣服，复被逐出家门。仁玕说：「我是不是老师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五呢？孔夫子死了许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你为甚么迫我拜他呢？」。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处洪秀全入桂宣传，约他同往，因母老未去。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与洪秀全同到广州罗孝全礼拜堂学习。他应科举，至二十八、九岁，经考过五届院试，还没有得到秀才。

金田将起义，洪秀全派人回花县接亲族入金田。这时，仁玕在清远教书，因友人强留，未成行。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一八五一年）夏，洪秀全驻军桂平新墟时，又派人回广东召集洪、冯两族人及广东会员入广西。仁玕和五十人一同西上。到浔州，太平军已移营他去，清吏正在搜杀与拜上帝会有关系的人。仁玕叫同来的人回广东，而自与三人继续前进。因清吏搜捕，道途难通，只得中途折回。仁玕回到花县时，清吏已来洪秀全、冯云山两人本村捉人。他见在家不稳。移居于清远友人家。旋与冯云山长子及侄儿再赴广西。这一次，清吏盘查比上一次更严，他们不得已，又折回广东。

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正月，天王的使者江隆昌再次回广东，带有诏书召集洪、冯两族及广东会员入广西，约会于永安州。江隆昌曾参加金田起义，亲见场场胜利，他期望在广东可得同在广西一样的胜利，和会员决议在广东发动起义，以清远县谷岭为集中地。江隆昌急于举事，预定集合的日期还未到，预备不全，供给缺乏，就率领二百多人举旗起义。清朝统治者得报，即派大队官兵来围捕。起义队伍众寡不敌被击散，江隆昌英勇牺牲。谷岭失败后，仁玕和十多人才赶到，全体被捕，关闭在一间房子里。他暗中挣脱捆

据花县洪氏宗谱。

据清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江西巡抚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见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六章录，注说原件存故宫博物院。）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章。

据清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江西巡抚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六章说是「家人不许其远行」。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章。

洪仁玕自述说：「自幼读书，至二十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案洪仁玕生于清道光二壬午，他二十八岁当清道光二十九年，二十九岁当清道光三十年，据此，知他在金田起义前还应清朝科举。又清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清朝江西巡抚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说：「八岁读书，二十二岁以后训蒙。考过四五届，未曾进学。」案当时人称得秀才为进学。据此，知洪仁玕未曾得秀才。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说洪仁玕曾入县庠（即秀才），那是传闻之误。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一章。

绑，又给各人解去绳索，乘夜暗开屋门，在大雨中奔逃入山。经过辗转逃亡幸得一父老庇护，叫孙儿导引他出亡。这青年是一个基督教徒，在这年三月间，带仁玕到香港，介绍给瑞典教士韩山文。仁玕向韩山文请求受洗礼。他在香港住了几个星期，因为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又回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五到广东隐居做塾师。

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十月，仁玕在广东受洗礼。他又与同不来自清远的三个朋友到香港见韩山文。他以拥护革命的热情，向韩山文讲述太平国领袖洪秀全起义的历史。韩山文根据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写成一本洪秀全的异梦及广西乱事的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u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三月，仁玕和他的朋友两人得韩山文帮助，从香港乘船往上海，前去天京。因苏、常一带都在清军手，路阻不通。外国人不肯送他进天京，在上海起义的小刀会又不信他是天王的族弟，他留在上海洋馆学习天文历法。这年冬天，他返香港，仍习天文。这时候，韩山文已病故，仁玕为伦敦布道会所接受，做了该会的传道师。他要学了本事，将来辅佐天王以为洪秀全「既创业于前，我何妨续之于后」，立下大志，在香港潜心学习，预备他年投奔到革命的首都做出一番大事业。

戊午八年五月（一八五八年六月），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由于英国侵略者的需要，以英国传教士詹马士出面，「帮助」仁玕路费，前往天京。英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五国侵略者以改正宗的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期许仁玕、企望他把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来统治殖民地的基督教带到天京去，改变太平天国的宗教，使太平天国成为英国侵略者奴役中国的工具。可是，事实恰恰走到反面，英国侵略者并没有达到目的，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一章，并参考一九三五年修的清远县志卷三县纪年下。

据一八五四年五月四日韩山文信说：「少年洪仁玕者，以去年十一月中受洗礼于内地，乃现今南京革命首领之堂弟而亲密之知好也」。案洪仁，即洪仁玕，韩山文故隐其名。这封信见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序引伦敦别印本校订者皮兹（George Pearse）序中著录。

据简又文译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一章、韩山文自序及一八五四年五月四日信。案韩山文著的洪秀全的异梦及文西乱事的始原，就是简又文译的这部太平天国起义记，简又文把它简括译为此名。

据一八五四年五月四日韩山文信。

据洪仁玕自述。

见徐凤石、恽铁樵译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章太平军中之访察说：「予等谒干王。……一八五六年，予在香港曾识其人，当时彼方为伦敦传道会职员，任中国牧师，其主教为莱克博士（Dr.Legge）。」

据清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清朝江西巡抚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及简又文译富礼赐天京游记（见简又文著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

见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清朝江西南昌府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见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六章，注说原件存故宫博物院）。

据同上及洪仁玕自述。

洪仁玕在香港起程年月，系据白伦中国太平叛黨志。案洪仁玕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十一日致英教士艾约瑟书，说：「前于戊午由香港至京朝主」的话，可以为证。洪仁玕自述误作「己未年」，应订正。

据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张祝龄序、太平天国福字碑记两文，据简又文注明伦敦布道会中人于洪仁玕赴天京时以马丁路得相期许一事，是传教士张声和得自当日参加饯送洪仁玕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区凤墀。案张祝龄是张声和的儿子，也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简又文是亲闻张声和父子说的。

而仁玕却从此得遂追求多年的愿望，进入革命阵营。他写有一首香港饯别诗道：

枕边惊听雁南征，起视风帆两岸明。
未挈琵琶挥别调，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地隔关山雁有情。
把袖挥舟尔莫顾，英雄从此任纵横。

仁玕以满怀豪迈激情，离开了香港，走上征途。他从广州经南雄，过梅岭，到江西饶州。后来又从饶州到湖北黄梅县。最后化装为商人，通过清朝统治区，到了太平天国辖境安徽长塘河地方，由防守官陪送于三月十三日到达天京。天王见仁玕到来，喜出望外，即封为干天福。二十九日，进封干天义，加天朝九门御林主将。四月初一日，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天王降诏道：「朕意玕胞、达胞、玉胞知之：敬爷敬哥总无空、老父大兄赐光荣。得到天堂享爷福，福子福孙福无穷。朕念从前胞因爷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胞呆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故爷哥朕眼自照得见，锡报胞以干王府王爵，永远光荣，以诏福善盛典，胞靖共尔位，世世股肱天朝也。钦此」。

二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制度已在欧美大多数国家中建立，科学、文化、生产技术有了巨大发殿，以此为基础拥有了先进的军事技术。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暴露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显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军事技术的优越，促使先进的中国人产生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仁玕便是其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

仁玕在香港前后七年，最后四年定居于香港，得到长时间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机会。他自述说：「到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洋人知道是老天王之弟，另眼相待。住香港四年，故与各头目多半相识，其国中体制情伪，我亦尽知」。他以青年人的敏锐观察，中华男儿的爱国热忱，「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世界形势，了然于胸。他看出中国的危机，对于如何始能振兴中华，将来以何种方案去辅助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探索。他到了天京，就把他所知写成一卷资政新篇上奏洪秀全。资政泊篇是一个全面发殿资本主义的方案，洪秀全要把它纳入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轨道之中，予以实行。它会给太平天国建国指向「民主与科学」的巨大作用，它是说明太平天国断不会开时代倒车，走向汉刘邦、明朱元璋封建皇朝老路的见证，已详资政新篇志中。

太平天国天历为求「平均圆满，无一些亏缺」，废除闰法。这是违反天

见洪仁玕军次实录。

据洪仁玕自述及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江西南昌府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

据洪仁玕自述及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江西南昌府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

见洪仁玕英杰归真。

见清同治三年十月初六日江西巡抚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自述。

象，不合科学的。己未九年十月，仁玕奏请订正，改行四十年一斡旋的办法，并在历书上增加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以求合于天象，而「便民耕种兴作」。他写了一篇天历序道：

原夫真道行而左道必绝，天情正而天历宜明，荷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作主，扫荡妖氛，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所有邪说异端自宜革除净尽，聿彰美备之休。故夫历纪一书，本天道之自然，以运行于不息，无如后世之人各骋私智，互斗异谈，创支干生克之论，著日时吉凶之言，甚至藉以推测，用之占候，以致异议愈多，失真愈远。我天朝开国之初，百度维新，乌可不亟为订正以醒愚俗而授民时哉！

尝考后世法胜于古而屡改益密者，惟历为最。唐志又谓天为动物，久则差忒不得不屡变其法以求之。殊不知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盖天行到健，确然有常，本无古今之异。其岁差盈缩迟疾诸行，古无而今有者因其数甚微，积久始著，古人不觉而后人知之，而非天行之忒也。夫天之行度多端，而人智力有限，持寻尺之仪表，仰测穷苍，安能洞悉而无疑。况屡经更改，屡失常度，周、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妖元五改，明亦数改不定，是皆无知三刑？南阳贵士，岂皆命逢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各异」。盖命虽定于有生之初，其理至微，非人所能测试。况降祥降殃，总由作善作不善所致，即云死生有命，及得之不得，曰：「有命」，不过一以解忧患，一以止贪求，非真有一定数存乎其中，任人善恶百端不能移易也，纷纷谈算者又何其惑之甚乎！

兹我天朝新天新地新日新月，用颁新历，以彰新化，故特将前时一切诱惑之私，迷误之端，反覆详明，以破其惑。庶几人人共知天国新历光明正大，海隅苍生咸奉正朔，将见农时以正，四序调匀，天行不息，悠久无疆。中外臣民共嬉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举凡旧日一应索隐行怪之习，荒谬妄诞之谈，自不戢而悉泯为，岂不懿欤！

兹当新历告成，谨特试于历首，俾有以定民志而正农时为，以仰副我真圣主敬授民时之意云耳，是为序。

仁玕在这篇天历序中，指出旧历书上所讲的「支干生克」，「日时吉凶」，都是违背科学，是封建统治者捏造出来欺骗人民的。社会上流行的算命、卜卦、看风水等等迷信都是骗人的，他根据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对中国历代历法的差误、迷信，尽量批判，而对太平天国的「定民志，而正农时」的新历，充分予以阐明。他对封建社会麻痹人民反抗意识的定命论等，也加以痛斥，这是一篇光辉的放射出光芒的科学论著。

仁玕写了一部项杰归真，其中不只是根据上帝教的信仰，反对偶像崇拜，更进一步从发展生产出发，打击封建迷信。他认为农民拜田祖、社稷等神，并不能免于灾荒。他又攻击不发展生产出发，打击封建迷信。他认为农民拜田祖、社稷等神，并不能免于宋荒。他又攻击不事生产的佛教和道教，力斥「猾聃诡譎，妖佛妄为」。这和他在天历序中所反对的迷信风水和定命论，都是为他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开发矿产以发展生产，把消耗在迷信上的费用，转用于办学校、开医院等有利于民生事业的政策作理论的根据。

当太平天国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早已在中国萌芽的时候，仁玕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提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对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功绩是巨

大的。近年西方历史家论「他的研究从神学到西方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不但使他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中文化最高的人，而且是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之一」，我认为这个评论，对仁玕的功绩——思想与方案，意义与作用的巨大，是还没有澈底的了解的。

庚申十年十月，仁玕友人容闳到天京来访。容闳广东香山县人，少时入澳门马礼逊学校，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熟悉西方文化，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仁玕和他在香港相识，曾有愿在天京相见之约，今果前来。仁玕极表欢迎，殷殷向他请教建国方略。容闳向仁玕建议七事：一、依正规的军事制度，组织一优良军队；二、设立军事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良好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仁玕嘉其议，奏请天王，封以义爵。容闳以所议未能实行，不受，辞归。后来他在自传中述仁玕得其建议后与他讨论事道：「干王乃以予所言七事，逐条计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盖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予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且此时诸要人，皆统兵于外，故必俟协议，经多数赞同，乃可实行也」。仁玕对西方文化的卓识，与太平天国施行决策的民主制度，以及在战争环境实施须有所等待，都可在容闳这段记事见之。

三

仁玕参加革命，是经过很曲折的道路的。他不但经过多年才得进入革命阵营，就是到他身任太平天国军师的时候，在他的信仰上，还是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而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上，也从以为是「相善」，经过现实的斗争，而完全认识了外国侵略的凶恶的本性。

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要把天堂来在人间。这跟麻醉今生的痛苦，追求来世天堂的快乐，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仁玕身任太平天国军师，「为朝纲之首领」。效忠太平天国，决心与共存亡，但他的信仰，却与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不同。他在初到天京的时候，本着「广传圣教，普化众人」素愿，曾用基督教义来劝告天王，企图改变太平天国宗教的性质。他劝人信「来世永福，吾亦信上帝非如世人之肯失约者，故敢转谕尔官民人等放胆敬信」。他劝「人能明透此理欲二字，守而行之，不能进天上大天堂都惟我是问」。这当然是要到处碰壁的，跟太平天国的思想格格不相入的。因此，仁玕在思想上就发生了矛盾、混乱。他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十

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十卷、第一篇，第二九六页。

据徐凤石、恽铁樵译容闳著西学东渐记第十章太平军中之访察。

见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的自述。

李秀成覆英国教士艾约瑟、杨笃信书中述洪仁玕在太平天国的地位的话。

这是洪仁玕到天京后一年，在庚申十年六月十一日致英国教士艾约瑟书中自述素愿的话。

据王崇武译艾约瑟访问苏州的太平军，见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见洪仁玕军次实录辟邪崇正论。

岁生日那天，做有一首四十千秋自咏，开首两句就说：「不惑年临惑转滋，知非尚欠九秋期」，不惑年指四十岁。仁玕自述他到四十岁，做了太平天国军师两年之后，信仰却更加矛盾、混乱起来。从这两句诗中，可以体会出仁玕当时在内心里思想斗争的激烈和痛苦。但是，在革命大洪炉中，终于改变了他的认识，他被俘后写的自述里面，大力宣传洪秀全升天受命，下凡作主，以及天父天兄降托的神灵等等，完完全全是与太平天国上帝教的说法一模一样，而为基督教徒所斥为「对神圣这最大的亵渎」者。他就义时，并不同洪仁达那样「如醉如痴，口称天父不绝」，而是慷慨激昂诗言志，表达革命终必成功的英雄气概，都是明证。

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开列出一批和他「相善」的英国、美国和日耳曼的传教士们，他认为这些人会帮助他建设太平天国。当庚申十年七月进军上海前，他特地邀请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前来苏州商谈，俾得到顺利解决上海问题。可是，他所认为是「相善」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教士，到这时候，却都剥开画皮露出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来了。

仁玕虽然受过基督教深重的影响，但是，他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坚决保卫祖国。当他下令进军上海，遭到英法侵略联军抗拒之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曾经狂吠他说：「虽然洪仁玕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经过了宗教义的熏陶，较之一般太平军具有更开明的见解，从而教徒传教士对他怀着莫大的希望，可是甚至像他这样的人也都拒绝放弃甚或延迟进攻上海县城的企图」。普鲁斯的谰言，说明了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仁玕所抱的企图全部破灭，说明了仁玕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立场坚决。

在太平天国展开反侵略的英勇战争中，仁玕完全认识了伪装的外国传教士的凶恶本性了。他对一个在太平军服务的英国人纳力斯(Nellis)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好的外国人。又有一个叫巴费(Baffey)的也是在太平军服务熟悉仁玕的外国人，说他「非常不信任外国人」。仁玕所熟识的外国人都是披着画皮作为侵略的先锋队的传教士，他当然不会碰到过一个好的外国人。他本来是信赖他们的，到揭穿伪装，看出真相之后，当然就非常不信任他们，他跟他们的关系一刀两断了。后来他在亲笔自述里，说到太平天国失败时道：「清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以一个当初在资政新篇里把外国传教士认为是「相善」而不懂得提出反侵略对策的洪仁玕，而今竟然从血的教训中得出这个认识，他就大书特书出来以警告后人。

四

仁玕没有参加金田起义，没有参加艰苦的革命战争，一旦到了天京来，不到一月，就授为军师，封为干王，总理全国，百战功高的统帅们都不服。

见洪仁玕军次实录。

见富礼赐天京游记。

据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覆陈逆酋正法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

据洪仁玕致英教士艾约瑟画、李秀成覆英教士艾约瑟、杨笃信书。

见王维周译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章。

见同上书第二十五章。

见同上书第二十六章。

仁玕见众人不服，不敢接受。天王洪秀全说「风浪暂腾久自息」，他始受印。但是，后来风浪并没有息。英国上海领事官富礼赐和他相熟，说仁玕告诉他「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权」。富礼赐说仁玕「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又说：「打仗立功的王爷对于他常在天京都非常妒忌，他甚至被迫要带兵出征，但弄到一塌糊涂，乃因得报告有些番鬼佬朝天朝提出无理无礼的要求，所以从前线赶回来」。

各王之所以不服从仁玕领导，是因为他没有权。仁玕之所以无权，就由于天王洪秀全把军师大权揽归己手。太平天国政体行军师负责制，天王临朝不理政，权力由军师行使，自军国大政，以至刑赏生杀，职官迁降调，都归军师裁决，请旨施行。当东王杨秀清任军师之日，东殿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每部十二员，共七十二员，主分掌国务。承宣二十四员，主发号施令。全国国务，向军师杨秀清禀奏，又从东殿发出诰谕指挥，每天川流不息地好似机器一样运转。曾于一天里面颁发诰至三百件之多，使敌人惊奇。而今仁玕当军师，他的干王府怎样呢？常到府中的富礼赐记所见到：「入府门，经过污秽的空地，即到一排屋子，是为六部。有时有些苦力在屋内。有一较大的屋子，内有三个书手在那里写字于黄纸上——大约这几个人即是该六部的全部人员也。户部内装有好些煤炭；礼部的用处更为卑下了。这六部之上层为罗孝全牧师之寓所」。干殿六部只有三个书手，户部堆了煤炭，礼部的用处更为卑下。六部在楼下，而一个到太平天国任职的外国牧师罗孝全却高踞整个楼上作为寓所。仁玕作为军师，他的干王殿竟冷清到了这个地步，连一个乡官馆还不如，他空有军师的名而没有军师的实可知了。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要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破坏了军师负责制。到仁玕来京，他虽任命仁玕为军师，但他并没有把军师的权力交给仁玕，所权柄都握在己手中，如不经他裁可，一切要务俱不得执行。仁玕在与富礼赐用餐阴谈间，对富礼赐说：「天王如何不听人言」。仁玕在资政新篇说：「愚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这就是对洪秀全专制独裁的讽谏。仁玕在自述中又说过天王次兄洪仁达也干预政事。仁玕的为人，据富礼赐说「是苟且偷安的，好发议论而不实行的」，又说「可惜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疏懒」。就即使他是个具有铁腕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而在洪秀全专制独裁之下，他也将一无所为。仁玕担任太平国的军师，与赞王蒙得恩、章王林绍璋同理政事，实在不过是执行洪秀全的诏旨，充当洪秀全的事务官罢了。

当时太平天国的政治从清明变为昏暗，国势从兴盛转为衰落。仁玕到天京初时，对此是要有所作为的。他向全国将帅们颁发一道立法制宣谕痛切指出事权不一、邀求升官封爵的大弊说：「自金田起义，于今九年矣。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

据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清朝江西南府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

见简又文译富礼赐天京游记。

见简又文译富礼赐天京游记。

见简又文译富礼赐天京游记。

据简又文从北华捷报回译的洪仁玕自述，案刻本阙下半部份。

见简又文译富礼赐天京游记。

于曩时。良由昔之月，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事权不一，虽久安长治之国犹未可保，矧当国家初造，妖势尚横，而谓可保无虞耶？且如弟等意见，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现经颁发钦定功劳部章程，而弟等犹迫不及待。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仁玕对弊端是看得清楚的，可是，他是无能为力的。事权不一，愈来愈甚。封爵问题，由于仁玕半途加入革命阵营，不到一个月，无功封王，功臣都不忿气。天王要倚靠他们，不得不把他们也封王。其后愈封愈多，王爵封到二千七百多，义、安等六等爵，更何待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一个政纲，叫做「禁朋党之弊」说：「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虽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良民虽欲深倚于君，无奈为所隔绝，是不可以不察也。」这个政纲，说明是禁官员将领结盟联党，假公济私。太平天国后来将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辅王杨清等部下大将都封为王，以分割他们的兵权，卒至破坏团结，使革命内部越发离心离德，用的是分以制之的政策，即汉黜错削诸侯地，明黄子澄削藩政策，与此不同，并非资政新篇的建议。曾国藩机要秘书赵烈文于攻陷天京后，论太平天国失败事说自仁玕到天京执政，「政令为之一变，一切参用文法，诸宿将多不服，贼势益衰，盖由于此」。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天王洪秀全破坏军师负责制，专制独裁，以致朝政不纲，人心离散，应该由洪秀全负其全责，而以之责仁玕，那是谬误的。

五

在仁玕执政的多艰多难的岁月里，军事上是曾经取得过大胜利的，就是打垮江南大营和克复苏、浙。

庚申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击溃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四月初一日，仁玕登朝庆贺，与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会议进取良策。陈玉成主张救安庆，李世贤主张取闽、浙。仁玕以为：「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四（西）距川、陕，西（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李秀成赞同仁玕议。天王旨准，即依议发兵。四月克苏州，五月克嘉兴。七月进军上海。这年冬，以陈玉成赞仁玕统北路军进蕲、黄，以李秀成统南路军进江西，会师武昌、合取湖北。

辛酉十一年二月，陈玉成于克湖北黄州后，因英国侵略者阻止，把进攻武、汉军队，转向鄂北，攻取德安、随州。三月，回救安庆。李秀成于四月

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记。我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洪仁玕传，因当时有许多问题没有考清，误以赵烈文的论断为然，说洪仁玕身为军师要负大责任，那是错误的，谨在此更正。

克鄂南通城、大冶、兴郭州、鄂城等地后，也没有向武、汉进军，五月，退回江西转入浙江。这时候，敌人围安庆急，仁玕亲自出师徽、浙，催兵救安庆。由于指挥不统一，将帅各自为战，不但合取湖北的大计落空，而安庆也于这年失陷。

安庆既失，长江北岸各要地跟着陆续失陷。敌人就控制长江交通，扼断太平天国粮食的来源，把天京死困。其后苏州又失，天京遂不可安。

癸开十三年，天京危急，天王赐仁玕顾命，嘱扶幼天王。仁玕奉诏，三呼万岁后，不胜惶恐流涕，恐负遗托。十一月，奉诏出京催兵解围。他身历丹阳、常州、湖州。各路军队因天京没有粮食，不应命。

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守，幼天王出走到广德州。时仁玕在湖州，前来迎接，君臣大会，喜悲交集。因湖州粮乏军单，难建都立业，故定议到建昌、抚州等处会合侍王李世贤等军去湖北，再会合扶王陈德才大军，踞荆、襄以图长安。于是从湖州入江西。不料李世贤等军队已经远攻广东南雄州，仁玕保护幼天王追踪而去，到处给清军追击。八月二十七日（夏历九月初九日），到石城县杨家牌。那时敌人连日猛追不舍，幼天王断定当夜敌人必到，必须急走。仁玕不信，黑夜宿营，又不加警备，竟给敌人夜袭，全军覆没，仁玕被俘到南昌。幼王旋亦被俘。

仁玕在敌人监狱里，慷慨激昂，他在亲笔自述中大书道：「予因前承诏旨顾命，自宜力扶幼天王。叹予在石城，隶也实不力，黑夜惊营，君臣失散，此诚予之大罪也，此成擒也。但思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于）五坡岭，为张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北〕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祇法文丞相已」。又咏诗明志，其中一首末两句道：「国祚今虽逝，他日必再兴」，对革命前途，表示无限乐观。十月十一日（夏历十月十五日），遂在江西南昌从容就义。

洪仁玕有三子，长子葵元，次子兰元，三子芝元。葵元当天京被围急时，参加保卫天京会议。天京陷，走归广东，避入教会学校李朗书院。后为清吏侦知，要把他逮捕，乃走美洲，侨居哥朗埠，授徒为生。

以上叙述，据洪仁玕自述，并参照本书陈玉成、李秀成传撰。

据洪仁玕自述。

据幼天王洪天贵福亲笔自述说：「到广德，昭王在四安，是日即上来见我。后几天，干王、恤王从湖州来见我」。

据干王洪仁玕答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楨问（见沈葆楨沈文肃公政书卷三，清同治三年十月初三席军生擒首逆摺），及洪仁玕自述。

据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北华捷报七六五号英文译本，其末两句道「Thugh our Kingdoms Passed away Twill Live gain another day」（转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本书据此回译。

据沈葆楨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洪仁玕等三犯就地凌迟处死片，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

据清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朝江西南昌府衙门书吏记录的洪仁玕供（见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六章注说：原件存故宫博物院），洪仁玕有三子，长子桂元，次子兰元，三子芝元。案李秀成自述原稿说：「干王长子洪葵元」。「葵」「桂」音近，清朝书吏的记录，当是因误听口音致讹的。又案花县洪氏宗谱记洪仁玕三子，名葵秀、蓉秀、兰秀，与此不同。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简又文太平天国洪氏遗裔访问记，见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据简又文记明，关于洪葵元事迹，系据自

与洪葵元在李朗书院同学的传教士张声和说的。但其中所述是有错误的，如说「天国垂危时，干王为预防不测，何存嗣续计，求天王许葵元将兵出天京，以备失败后易于逃亡」一事，考李秀成自述原稿，天京垂危时，洪葵元还参加李秀成召开的粮务会议，而据洪仁玕自述，洪仁玕早于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奉诏出京催救兵，可见张声和所说这一点是错误的。

传十五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六

陈玉成 刘昌林

陈玉成广西藤县新旺村人，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出生在一个贫雇农的家庭。玉成幼年时，父母都给地主惨重的剥削磨折死了。金田起义那年，他十四岁，跟叔父陈承瑑踊跃奔来参加，编入童子队中。

太平军中的童子，被誉为「最勇敢无畏的兵士」，玉成更是他们当中最英勇的一个。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二月，大军进攻武昌，采用地道攻城战术，到地雷爆炸时，要有最勇敢的人首先抢占缺口，就派玉成这班童子兵五十名担当这个重大的任务，玉成等欢欣鼓舞接受了任务。当地道导火线火光一闪，立刻地雷爆炸的响声震得山摇地动，被炸开的文昌门附近城墙的砖石，在冲天的烟焰里，四处横飞。那巨大的响声，就像一声号令，玉成率领战友们一跃而起，冒着砖石，冲进烟焰，当先冲锋，扑向抢堵缺口的敌人，占领了缺口，大军跟着拥上，遂克武昌。玉成等五十名童子兵立了头功。这时候，惊天动地的革命战争已经把他锻炼成为一个杰出的少年英雄了。

癸好三年二月，攻克南京。这年四月，玉成被任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他不愿做后勤工作，坚请出征立功。东王杨秀清很嘉奖他，但因他年少，没有允许他的要求。甲寅四年二月，才命他随大军攻湖南。时国宗提督军务石凤魁统领军队正在进攻武昌，玉成志在得武昌，他到了武昌，就请求留在石凤魁军中效力。那时候，太平军攻武昌已经几个月，清朝湖北巡抚青麟死守不下。武昌城坚池深，石凤魁怕攻坚多伤兵将，未敢逼攻。玉成侦探知道城东守御空虚，对石凤魁说：「明攻有困难，掩其不备，却是可以袭取的」。石凤魁笑说：「你说得出，你敢做吗？」玉成兴冲冲地坚决回答道：「我一定去，请派我去」！于是带五百名壮士，偷偷地从武昌县（今鄂城市）入梁子湖，五月二十一日（夏历六月初二日），绕到武昌省城东面，缒城而上，在城头遍插太平天国黄旗，齐声大呼道：「天兵登城了」！清军惊散，玉成率领壮士追击，遂克武昌省城。捷报到天京，天王喜道：「真是英雄出少年」。超升殿右三十检点，命统陆军后十三军，水师前四军。玉成更加「感激图报，奋不顾身」。

这一年秋天，敌从湖南岳州来犯，长江上游战争一场接着一场失利，玉成跟敌人在汉阳、蕲州、广济、黄梅一路苦战，退到九江，极力挡住敌人的攻势，给援军结集的时间，来进行反攻。乙荣五年正月，就在九江打垮曾国藩水师，乘胜追击，在克复武、汉后，玉成奉命向鄂北进军。四月，在随州打败清朝西安将军札拉芬军队，札拉芬受重伤死。七月，在湖北应山大败清朝固原提督孔广顺、署湖北提督讷钦等，打破清朝军营四十座，接着带兵去围攻庐州，又到芜湖解围。玉成作战英勇，所向克捷，所以那一处敌人势大，

据陈玉成供、李秀成自述原稿及张德坚贼情汇集卷二陈玉成传。

据劳光泰鄂城表忠诗。

据张德坚贼情汇集卷二陈玉成传。

据陈玉成禀申燕王秦日纲。

据同治随州志卷十八兵事、李滨中兴别记卷二十。

就派他到那一处去迎头痛击。时冬官正丞相罗大纲战死，东王就特地提升他补罗大纲的官缺。人们都公认这个少年英雄将军，已经和那威震敌人的罗大纲齐名了。

丙辰六年二月，命随燕王秦纲去救镇江。时镇江被清朝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军队围困，内外隔绝不通，十分危急。秦日纲集各将领会议，要派人冲过敌军在长江上的封锁，入城通消息，约期夹攻，问：「谁敢去」？玉成挺胸起来说：「我去」！他带几个战士，坐一条小船，直向镇江冲去。长江上清军炮船星罗棋布，立刻从四面八方来截击，喊杀声震天，把玉成小船围在江心。玉成鼓舞战士说：「清妖只是泥塑纸扎，敢挡我的死。兄弟，奋力，向前冲」！于是在枪林弹雨之中，一边战斗，一边向前直冲，终于突破敌船的重重封锁，扫荡敌人的到处截击，在镇江守军欢呼声里胜利地进城。敌人眼睁睁地望着，无可奈何，都低头丧气。遂与守将吴如孝会合援军，把清军打败，解了镇江围，东王闻战状，称赞说：「陈玉成一身都是胆，当年赵子龙也比不上他」。三月，攻克扬州。五月，回师天京，把清朝江南大营打破。玉成领军追击，直抵丹阳。

天京事变后，玉成是当时第一个英勇的大将，朝臣推选他出来担当国事，天王把他提升为又正掌率，封成天豫，与正掌率大臣赞天燕蒙得恩、副掌率合天侯李秀成共同领导，他与李秀成专负军事的责任。

戊午八年夏天，天京又被紧困，玉成到安徽枞阳开军事会议。议决玉成军队从潜山经舒城攻庐州，李秀成军队从全椒进兵滁州，两路会师合击盘踞在浦口的清朝江北大营，打通天京与江北的交通。七月十五日（夏历七月十五日），陈玉成攻克庐州。八月十七日（夏历八月十九日），玉成与李秀成在鸟衣会师，大败清朝统帅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军。第二天，进到小店，清朝江南大营派兵来救，又反它打败。于是乘胜追下浦口，玉成进击江北大营的前面，李秀成进击江北大营的背后，前后夹攻，清军大乱，就把江北大营打破。京、浦交通既复，京内人心才安定。九月十六日（夏历九月十八日），玉成攻克敌人自吹的铁铸六合。以功授前军主将，进封成天义。

九月，曾国藩部将李续宾来犯三河。三河离庐州五十里，太平天国在这里建筑一座大城，城外筑有九座坚固的营垒，在那里收屯粮食军械来接济天京。三河守将吴定规告急，天王命玉成星夜带兵去救。李续宾这一枝反革命军队，是曾国藩湘军里面最主要、最凶狠的一枝陆军，入犯安徽不到一个月，连陷太湖、潜山、桐城、就直犯安庆，围攻三河，图占庐州。时敌人军锋犀利，将士都震惊。玉成对各将领说：「我安庆屹立如山，庐江仍在我军手中，三河在我内部，李妖孤军直进来，前后受敌，恰好似野兽自投陷阱。他既来送死，我们就要在三河把妖兵全部消灭掉。各弟杀妖立功，这正是大好时候，为什么反怕李妖呢」！各将领听了，心里亮了，都笑了起来。十月初六日（夏历十月初九日），玉成率领前军经巢县直趋白石山金牛镇，包抄三河后方，断绝敌人退路，檄庐州守将吴如孝率军拦断舒城救兵，使敌人陷在包围中。第二天黎明，两方出动人马，在金牛镇大战。那时候，天正降大雾，对面都看不清。玉成一马当，率领前军从左路包抄，乘雾自后杀出，先打破敌人左

据陈玉成供。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陈玉成供。

路，接着又打破敌人中、右两路。正在追击中，李秀成带后军赶到，三河守将吴定规也从城中带兵出来接应，三路会合，一齐追到敌营，把河堤挖断，断绝敌人出路，围攻到三更，李续宾吓得魂飞魄散，上吊自杀死。敌军见主将自杀，军心更加慌乱，到初十夜（夏历十三夜），太平军就把敌人各营都攻破，把这一枝凶顽的反革命军队歼灭了。于是乘胜追击，踞守舒城、桐城等地的敌人都惶惶溃走，进犯安庆的也闻风惊走。这一役，给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武装湘军以极重大的打击，当时湖南湘乡的反革命家庭，从曾国藩家起，几于「处处招魂」。曾国藩自供说：「自三河败溃后，元气大伤」，「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胡林翼也自供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又说：「军事以气势为主，以百战之余，覆於一旦，是全军皆寒，此数万人者将动色相戒，不可复战」。

太平天国由於在浦口打垮江北大营与三河大捷这两大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粉碎敌人攻取天京的企图，并且稳定今后两年长江上游的战争形势。己未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夏历二月初四日），玉成收复安徽六安州，即向庐州西面长城清朝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军营进攻。二月初十日（夏历二月十六日），攻破清营，生擒李孟群。旋在庐州护城集大败清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胜保军，歼其马队，使胜保军从此不能复振。四月，天王以玉成功劳最大，进封英王。嗣领文衡副总裁。这年秋，天京北岸门户天浦、浦口战事紧急，玉成奉命从庐州梁团星夜领军回救。时六合也被围，他先救六合，打退敌人。十月初七日（夏历十月二十二日），与李秀成会师进攻浦口清军，大战五日，攻破敌营五、六十座，打死清朝湖北提督周天培，收复浦口。

正当浦口大战的时候，曾国藩、胡林翼定计四路进犯安徽，上游忠急。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胡林翼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查明巡抚衔浙江布政司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迹恩恩加等优卹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二）。

曾国藩清咸丰九年覆左季高，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八。

曾国藩清咸丰九年致唐镜海先生，见同上。

曾国藩清咸丰九年覆刘霞仙，见同上书卷七。

胡林翼清咸丰九年复胜保克斋使，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一，抚鄂书牍。

胡林翼清咸丰八年致司道，见同上书卷五十九，抚鄂书牍。

据清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胜保、翁同书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十六）、方玉润星烈日记己未九月十八日记（见卷三十九忠义）、刀口余生被据纪略。

据清丰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谕内阁（见剿平捻匪方略卷七十一）、咸丰十年正月初四日上谕内阁（见同上书卷七十三）。战役时间则据清史列传卷四十七胜保传。

陈玉成封英王日期，据清咸丰九年五月十五日（即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五月初六日）钦差大臣胜保片说：「近据生传第十五陈玉成刘昌林擒发贼供称……洪逆以陈玉成所至，能出死力，伪封英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李秀成自述原稿说天王封洪仁玕为干王后两月，见洪仁玕一事无谋，难封功臣，先陈玉成为英王。案洪仁玕封王在己未九年四月初一日。据胜保此片，他在五月初已经说过陈玉成封英王是近闻的事，则陈玉成封王不是在洪仁玕封王两月后可知。又考天王封洪仁玕为干王说：「朕意玕胞、达胞、玉胞知之」，达胞即翼王石达开、玉胞即陈玉成。天王在此诏中，把陈玉成与石达开、洪仁玕并列，他应与石达开、洪仁玕有同等的爵位，很可能他是与洪仁玕同时封王的，即后也不会迟多少天。故本书定陈玉成封王时间是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四月。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玉成赶着带兵上救。十二月，两军大会战。时天京被围急，天王下诏命玉成率上游各军回救。他调动兵力，退出太湖、潜山，回救天京。到庚申十年春打垮江南大营之后，湘军曾国荃部已经乘虚进犯集贤关，开始围攻安庆了。

安庆是保卫天京最后一道屏蔽，所以当时力争上游、保卫安庆成为太平天国军事上根本的决策。这年冬，太平天国分军两路进攻武、汉：玉成统北路军从长江北岸经安徽入湖北，李秀成统南路军从长江南岸进江西入湖北，两路会师，合取武、汉。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玉成率军从安徽桐城向西北面的霍山前进，避开在宿松、潜山、太湖境内的清军。三十日，顺利地取得霍山。二月初三日，转向西南的英山，英山也轻易地取得了。玉成迅速地把在霍山和英山所得的军用品收集起来，继续向湖北黄州推进。初六日，又顺利地克复黄州。这样，在短短的十一天里面，就接连取得三座城池，完成六百里的胜利进军。玉成下一步军事行动，正准备向武昌、汉阳进攻。当时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军队都在太湖一带，与曾国荃军队会攻安庆，武昌没有军队防守，得到黄州被占领的消息，城中立刻发生混乱，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散尽，主管粮台军火的阎敬铭，吓得自杀寻死，全城都走光，只剩总督官文和布政使等几个大官僚留在城内等死，正在这时候，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带艇队到武、汉。英国侵略者要拯救清朝统治者，十一日（阳历三月二十二日），巴夏礼到黄州去见玉成，他劝玉成不要攻汉口，说无论太平军占领那一个设立租界的大商埠，没有不严重地损坏他们的商业的，因此，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必须不与他们的商业活动相冲突。这年初，英国侵略者已在天京提出要求，玉成对其干涉不得不踌躇瞻顾，他命令正在向武、汉推进的两个部队改向西北麻城、德安一带进军。

这是毫无问题的，当时太平军只要向武、汉挺进，就唾手可得；取得武、汉之后，围攻安庆的敌人也就不打自退。无如由於英国侵略者的干涉，竟致进不得攻取武、汉，退不能救安庆，太平天国力争上游、保卫安庆的军事行动全部失败，而清朝统治者却得救了。

三月，玉成分军留守湖北攻克各城，自率精兵回救安庆，屯军集贤关，逼攻围城曾国荃湘军。玉成在菱湖北岸筑十三座营垒，南岸筑五座营垒，参差相联，城内守军更番出击，南北岸各营分起接应，在湖中多置小船，通往来。敌据东路湖边，泊水师，筑垒掩护，水陆死力抗拒。时天王命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带兵来援安庆，到桐城，玉成留靖东主将刘昌林等守集贤关

清咸丰十年正月十二日钦差大臣和春奏说：「顷据探报洪逆因被围情急，密寄伪诏号召上游逆党即日是窜解围等语。……相应请旨敕下湖北、安徽、皖南各路统兵大员趁此机会竭力攻剿，既可乘胜规复各城，并使逆党有所牵缀，不敢长驱下窜，实於东南军务大有裨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案清咸丰十年正月十二日，相当於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据此知天王於己未九年十二月下诏命长江上游各军即日东调回救天京，也就可知太湖、潜山两县的撤退，系由於调动兵力解天京围而自动撤退，并不是如同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克复太湖县城疏所说系被攻陷（均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九），而曾国藩之得到乘机再犯安庆，实由於上游各军奉诏回解天京围之故。

据清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彭玉麟向曾国藩报告当二月初七日（夏历二月初八日），英王陈玉成军队攻克湖北黄州时「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散尽，阎丹初呼唤不灵，愤极自尽」，清朝湖北抚胡林翼的老婆，看见「满城已无人」，也「携幼子下河」，武昌只剩湖广总督官文和「司道数人在省垣以内而已」（南京图书馆藏钞本清代名人书札录第三十一册）。

据王崇武译英国参赞巴夏礼报告在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经过，见历史教学一九五七年四月号。

外赤冈岭四座营垒，自去桐城迎接援军。四月，玉成会合洪仁玕等军从桐城挂车河，盘尖棋盘岭，迁绵二十里，分三路攻敌军，大战不胜，退回桐城。这月底，赤冈岭四座营垒都被敌人攻陷。七月，玉成又与林绍璋及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等军入集贤关，来救安庆，并在关口毛岭、十里铺筑营垒四十多座固守，城内守军也列队四门接应。敌军内攻外拒。玉成亲率将士攻破敌军第一层濠，过濠肉搏争夺，敌人一面抗拒，一面增筑新垒，旧垒失，又转据新垒死抗不退。时城内粮已绝，敌军偷挖地道理地雷，七月二十六日（夏历八月初一日），地雷轰炸，城塌，安庆失陷。

安庆既失，人心震动。玉成要退兵。杰天义赖文光上谏议说：「当兹安省既失，务宜北连苗（沛霖）、张（洛行），以顾京左；须出奇兵，进取荆、襄之地。不半年间，兵多将广之日，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此为上策」。玉成不从，率师退庐州，请命自守。复奏请加封部将陈德才为扶王，梁成富为启王，赖文光为遵王，蓝成春为祐王，率领大军於这年冬远征陕西，广招兵马，以图恢复安庆。玉成只留孤军守庐州。他既一误再误，遂致兵败身死。后来赖文光论到这件事说：「此乃英王自取祸亡，累国之根也」。

壬戌十二年正月，清朝荆州将军多隆阿纠集安庆、桐城、舒城、六安等处军队来犯庐州，逼扎东、西、南三门外，定远清军也到城东北十多里扎营，四面围困，日夜进攻到城边。城内乏之粮，不能再守。玉成「奏尽苦难，终无援应」。而派出扶王陈德才等大军又远去无消息。孤城粮尽援绝，即将陷落。时练匪苗沛霖据安徽寿州，以办团练称霸一方，初受清朝官职，后与当地官僚地主互斗起衅。这时候，新受太平天国封为奏王，却暗中与清朝钦差大臣胜保密谋，要用计诱捉玉成。他上禀玉成，用至极无以复加的谀辞来谄媚玉成。他求玉成到寿州去，他帮四旗人，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且说：「孤城独守，兵家所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玉成一向认为：如得汴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都为我有，就可以渡河直捣燕京。苗沛霖这封信，恰打中他的心愿。遂请施、殷两位丞相商议此事。他先表示意见说：「苗雨三（案雨三是苗沛霖的字）真有韬略，非到寿州不可」。殷变卿答道：「闻苗雨三已投胜妖，此人反覆无常，诚小人之尤者。依愚见，万不宜去」。玉成沉吟一回，说：「再谈」。第二天，他召集六部尚书及各同检会议去寿州问题。六部尚书和各同检都说不相宜。系户部尚书还提出他的主张说：「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朝见天王后，重整旗鼓，何患残妖不除也」。玉成见众人一致不同意他去寿州，大声说：「本总裁自用兵以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你们所说，大拂我意」。於是绝不复议。

玉成不听众人劝谏，他决定去寿州，以寿州为大本营，铺排一切，亲自

据遵王赖文光自述。案本书所引，系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钞件，与太平天国轶闻，柴萼梵天庐丛录所录字句有些不同。

英王陈玉成致护王陈坤书请援书中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钞件。

据刀口余生被据记略，案这人名赵雨村，在英殿工部尚书汪文炳馆当掌书令（做文书工作）。汪文炳参加陈玉成召开的商量去寿州的会议。赵雨村这一段记载，是从在人场得来的，使我们得知陈玉成中计被俘的实情。又该书记陈玉成先请左辅施、右弼殷商量。考太平天国官制，王殿属无左辅、右弼官职。东王杨秀清称左辅正军师，西王萧朝贵称右弼又正军师，为崇高的称号，王殿属官不应有此称。据文意可能是丞相。本书此处暂作丞相，以待确考。

率领陈德才、张洛行等军分路北伐。三月三十夜（夏历四月十三夜）下令攻破门外清军营垒三座。三十一日（夏历十四日）二更后，全军从北门撤，连夜去寿州。

先是玉成派有一个琳天燕余安定驻寿州，专办与苗沛霖联络工作。他不知道这个家伙已经叛变与苗沛霖同谋了。苗沛霖接到玉成前来的消息，就派侄儿苗景开到下蔡迎接。四月初三日（夏历四月十七日），玉成到寿州，余安定开城门，伏谒道左恭迎。玉成坦然不疑，把两千名百战精锐的卫队都安顿在城外，只带从官二十多人进城。初五日（夏历四月十九日）下午七时，苗匪留守寿州的李万春接苗匪令，即突起拘执人，从官仓卒格斗，从王陈得隆在格斗中牺牲，玉成与导王陈仁荣、王宗统天义陈聚成、主将向仕才、王宗虔天义陈安成、禱天义染显新等二十多人都力竭被执。

玉成被解到胜保军营。胜保坐中军帐，旗帜枪炮排列森严，将官佩刀站立，耀武扬威。胜保升座，叫：「带陈玉成上来」！玉成昂然走入，大喝胜保说：「本总裁是天朝开国元勋，三定湖北，九下江南。你是本总裁手下败将，见仗即跑。本总裁曾饶过你的狗命，好不自量的家伙」！胜保说：「那么，你为什么给我捉到呢」？玉成说：「我误中苗贼毒计，陷入网罗，与你何干。我今天死，苗贼明天就要死在我军手里。你应该记得合肥官亭那一仗，你骑兵二万，与我战后，还有一兵一卒幸存的吗」？胜保满脸羞惭，回不得话。他却无耻地来劝玉成投降。玉成勃然说：「大丈夫视死如归，你不要饶舌」！遂被槛送燕京。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行到河南延津，就义於西教场。时年二十六岁。

太平天国於丙辰六年七月天京事变，十一月十三日（夏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武昌、汉阳失守。二十九日（夏历十二月初九日），敌人就进犯九江。丁巳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夏历十一月十二日），清朝江南大营攻陷镇江，十二月初一日（夏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卷土重来围困天京。从此以后，太平天国从进攻转变为防御，以迄於败亡。在这一长期间中，太平天国在极险

据陈玉成供及刀口馀生被掳纪略。陈玉成供记早一天攻破北门外清军营垒三，被掳纪略作二座，本书从陈玉成供。

据清同治元年四月胜保奏说：「余安定剃发归正，奴才前已奏明。狗逆在庐，未知其详」。另一封奏折又说：「余安定前於擒获狗逆时，实属认真出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据清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胜保折、同月二十二日袁甲三折（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袁甲三折系据自派赴寿州的探弁外委傅兆瑞的报告及带回练总守备姚绍珍的禀函。据胜保折说英东玉成带亲随二、三千人入寿州城，苗景开等俟其进城，即将吊桥撤去，馀众阻隔城外，当即将英王陈玉成及其从官二十馀人拘执。据袁甲三折说，四月十七日，英王陈玉成将卫队二千驻扎在寿州东门外，与从官七人进城，至十九日下午七时，为苗匪所执，第二天，即派船械送颍州江口集苗沛霖营。案胜保折为报功起见，此处叙事特含糊其词。袁甲三折则记明英王陈玉成把卫队二千人驻在寿州东门外，只带从官入城，至被执时间，则在入城后第三天。两相核对，当以袁甲三折为确实。故书记英王陈玉成不带卫队入寿州城及被执时间均据袁甲三折。

据梁溪坐观老人（真名张祖翼）清代野记卷下胜保事类记，并参考张星焕皖游纪闻、刀口馀生被掳纪略、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裘毓麴编清代轶闻卷六陈玉成被擒记。案张祖翼在胜保事类记里说明是「皆闻诸先君子者」考其父叫张承涛，做胜保的幕客（据金大翮皖志列传稿卷六包世臣陈艾传附张承涛子祖翼），当英王陈玉成被囚时，并曾亲往见。这是一篇得自亲见的人的记载。

据清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抚郑元善，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七。

恶的形势下，与敌人展开生死存亡的血战。其中最坚强的一路军队，就是青年英雄统帅陈玉成领导的军队。这路军队，本来只是太平军中一个支队，由於久经革命战争的锻练，将勇兵强，在天京事变前，就是一支强兵。到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出走，把太平天国的良将精兵都带走了，敌兵压境，国防空虚，玉成把老兵作为骨干，训练新兵，扩充为大军。玉成领导这路大军，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在长江北岸广大地区攻击敌人，在浦口打垮江北大本营，在三河镇歼灭李续宾全军，在庐州西长城擒李孟群，军威所播，经常指向武汉，挫败敌人的进攻，保卫太平天国的安全。太平天国从天京事变后，还能长期屹立，首要是由於在长江以北有强大的军队抗击敌人，和江北物资的源源接济。因为「庐郡及和、含、浦、六一带，均系出粮之区，江南向藉江之粮」。到玉成死，江北都失陷，天京就不可能久守了。所以干王洪仁玕论陈玉成之死对太平天国的关系说：「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玉成对太平天国关系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玉成初名丕成，天王嘉他英勇，给他改名玉成。他的容貌极秀美，身材不过中人，两眼下有窪，远望如重目。平时言谈极风雅，到打起仗来，却驰电掣，胆雄万夫。每当他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出现在万马奔腾的大军中的时候，人们望见他英姿英发，都不禁以一种膜拜的心情称赞说：「始知英雄自有真也」！他治军没有一天不操练，没有一队兵不精壮，每决战，无坚不摧。遇大敌则攻其所必救，以分其兵，疲其力，而后突然集合优势的兵力予以歼灭。故攻城夺地，势如破竹。两军临阵，他「最善於反客为主」，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而敌人往往匆忙应战，致遭失败。曾国藩、胡林翼很怕他这种战术，称为回马枪，当他做检点时湖北就已经遍传「三十检点回马枪」的威名了。他尤其善用筑垒包裹敌人后路和侧路的战术。他的行动迅如闪电，一夜就筑垒成几十座营垒。敌人每被他筑垒包裹起，就要全军覆没。所以敌军巨魁悍将说到他这种战术，没有不胆战心惊的。他的英雄勇善战，人

据清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七日袁甲三奏所载陈潮旺供，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三。

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辞之回译。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案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有陈丕成传。

据梁溪坐观老人胜保事类记述他的父亲张承涛见英王陈玉成事说：「先君子与冯鲁川、裕郎西皆往见，貌极秀美，长不逾中人」。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记述他的兄弟赵子慎在苏州见英王陈玉成也说：「貌甚秀美」。

据张际和仟田纪事。梁溪坐观老人胜保事类记则说二目下皆有黑点。

据梁溪坐观老人胜保事类记述他的父亲张承涛见英王陈玉成事又说：「吐属极风雅，熟读历代兵史，侃侃而谈，旁若无人」。

据刀口馥生被掳纪略。

据刀口馥生被掳纪略、戴德坚蓬菜馆尺牘与陆箫士书。

据曾国藩覆张凯章，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

据袁毓麟编清代轶闻卷六陈玉成被擒记。

据胡林翼清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致多、鲍、唐、蒋四帅书、同月十九日致曾涤帅书、同月二十日致鲍春霆总镇书，均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七抚鄂书牘。

们论为「威名震天地」，就是敌人也不得不低头承认「近世罕有其匹」。他又多谋善计，令人不测。庐州被围愈来愈急时，他从东乡调了两班徽剧进城，对台角胜，敌将多隆阿惊惧，竟退地扎营。可惜英雄无双，「并熟读历代兵史」，乃因有远古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轻则寡谋」的教训，致成千古恨，可痛极了！

刘昌林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为英王陈玉成部下第一员骑将。己未九年冬，镇守安徽太湖，屡挫敌人进犯。庚申十年二月，率军过江南，担任先锋，攻破江南大营，连克苏、常等郡邑，论功称最，授靖东主将。

辛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夏历三月十八日），随陈玉成回援安庆。敌人围师靠有水师炮船，凭濠固守。曾国藩、胡林翼又分投飞调大军进逼集贤关外。陈玉成见兵军，他要向桐城转多，约会各路军队来救，留昌林与垂天义朱孔堂、傅天安李仕福、屈天豫贾仁富率军四千人分守关外赤冈岭四垒，力保这一个咽喉要害，以阻敌人增援，并为复来救安庆地步。临行约定，到桐城会合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等军后，即向挂车河清军进攻，如不利，转攻潜山、太湖，如都不能牵动安庆清军围师，就在半个月内外仍回安庆，为关外四垒解围，并攻安庆清军围师。

四月初八日（夏历四月初十日），陈玉成率军向桐城转移。第二天黎明，敌人发动进攻，以一枝扼住集贤关中路，以防关内援兵，一枝向集贤关以东搜索，一枝向集贤关以西搜索，以阻外来援兵，使四垒成为孤立，而以悍将鲍超率领大军专攻四垒。昌林等不动声色，在垒中静悄悄地等候敌人逼近垒边，一声号令，立刻枪炮如雨，给敌人以重大亡。敌军水师协同陆军进攻，也受到伤亡。

敌人改变战术，环濠修筑炮台几十座，日夜轮班出队用大炮向垒内进攻。时四垒只有五座炮位，昌林率领英勇将士在敌人还为优越的大炮日夜不密集轰击之下坚忍沉着踞垒坚守。不料十三日（夏历十五日），陈玉成在挂车河战败，不能照原定计划回来解围。守到二十七日（夏历二十九日），第四垒被轰到几丈。二十八日（夏历五月初一日），敌军四面围定，派奸宄入垒诱降，三百多名新兵先出降，第二、第三、第四三垒都停止抵抗，向敌人投降。以守将朱孔堂、李仕福、贾仁富为首的三垒叛徒共二千八百多名，敌人在缴了枪械后，就把他们全部杀死。

据刀口余生被掳纪略。

方玉润论英王陈玉成的话，见星烈日记汇要卷三十五，戊午六月初三日记。案方玉润曾在清朝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及安义镇总兵王王国才幕中，参加抗拒英王陈玉成的战争。

据刀口余生被掳纪略。

据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卷下胜保事类记。

刘昌林名，据李秀成自述原稿，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官军围攻赤冈岭贼垒悍贼歼灭除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作刘瑜林。籍贯则据曾国藩这一封奏折。

据曾国荃郭志臣，见曾忠襄公书札卷二。

据曾国藩官军围攻赤冈岭贼垒悍贼歼除折。

据曾国藩官军围攻赤冈岭贼垒悍贼歼除摺，曾国荃与鲍春霆（见曾忠襄公书札卷一）复毛寄云中丞（见同上书卷二）。

据曾国荃与鲍春霆，见曾忠襄公书札卷一。

据曾国藩官军围攻赤冈岭贼垒悍贼歼除折。

昌林坚守第一垒，当三垒降敌时，他愤怒地勉励兵将说：「叛徒变妖降敌，穷羞极耻。各弟们！我们要对得起天朝光辉的义旗，头可断，不可降！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兵将们用欢呼拥护他。敌人用全力来围攻这一个孤垒，竟攻不破，打算决长濠用水淹。二十九日（夏历五月初二日）三更，昌林率领兵将冲出了重围，不幸到马踏石，溪河汛涨，不能过，为敌水陆追兵到，昌林与第一垒英勇兵将全体壮烈牺牲。

这一役，太平天国在赤冈领失了最精锐的久经战斗的兵将四千多名。这是英王陈玉成的一次严重的错误。他不应当把自己的王牌军队摆在赤冈领这样一个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绝地上。当时敌帅胡林翼知陈玉成留四垒守赤冈领，就断定：「凡孤垒无援，必无守法」。到四垒都陷，昌林壮烈牺牲，曾国藩就疯狂地狞笑说：「今而后喜可知也」！胡林翼也叫嚣说：「功抵塔忠武岳州，李忠武九江矣」！从敌人的疯狂叫嚣，就可知太平天国在这一役所受损失的惨重。

至於昌林和第一垒兵将与敌人英勇战斗到底，全体壮烈牺牲，革命气节，彪炳青史。而三垒叛徒朱孔堂、李仕福、贾仁富等变节分子，为着生而降敌，结果仍给敌人杀死，还落得个叛徒的臭名。同是死，而一香一臭，真是天涯的分别了！

据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初四日曾国藩致沅、季两弟书，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七。

据曾国藩官军围攻赤冈领贼垒悍贼歼除折。

据曾国藩官军围攻赤冈领贼垒悍贼歼除折。

据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十四日胡林翼致鲍军门、成总镇，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三抚鄂书牍。

曾国藩写给他的兄弟曾国荃信中的话，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七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七日致沅弟书。

胡林翼给曾国藩信中的话，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三抚鄂书牍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七日致曾制军。案塔忠武是攻陷岳州的塔齐布，忠武是他的谥号；李忠武是攻陷九江的李续宝，忠武也是他的谥号。

传第十六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七

李秀成 李容发

—

李秀成广西藤县新旺村人。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出生，在一个贫雇农业家庭。父亲叫李世高，母亲陆氏，生他和弟弟李明成。他们自己没有田地，也租不半点田地，只得给地主做雇工，和去垦山种植。虽然长年牛马一般的苦作，却还是饥寒交迫。秀成便是在这样穷苦的家庭裏生长的。

像秀成这样的一个贫雇农儿子，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只因为他的舅父是个村塾教师，在八岁那年，把他带去读了两年书。但家中却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读到十岁，家中太苦了，只得把他叫回来帮助父母觅食，不让他读下去。后来还是靠舅父的力，把他保送到各个村塾去做帮工使他得些工钱回来补助父母，自己又得在村塾一边做帮工，一边自学。那时候，村塾里面的学童，都是地主、富农的儿子。秀成在那里做帮工，就必须伺候他们。大家都是儿童，人家是人上人，自己却是人下人，生活给他一条阶级的鸿沟。也给他深深地刻下了阶级的仇恨。而他要保持得住这份工作，还要低三下四去取得他们的欢喜。在秀成一生里面，有一个突出的性格，人们称它为「外柔内刚」。什么叫做「外柔内刚」？柔是委婉从顺，刚是坚强果断。「外柔」是外形，只是达到目的底手段，而「内刚」才是本质，既是百炼钢那般刚强，又是绕指柔似地韧性，这样表里结合起来就成为「外柔内刚」的性格。古诗说：「绕指柔，纯金坚」，正是给这种性格很好的说明。秀成这种性格，就是在他的童年时代，在各村塾做帮工的痛苦生活裏，年复一年，把他磨炼成的。

在秀成的时代，书塾读的是四书、五经。除书塾读的经书外，常常有外省人肩负书籍到书塾门前来向学童兜售。那些书，有闾墨，有各种各样的应用书，而以古典小说最博学童的欢迎。秀成在村塾裏，学得表达思想感情的文笔，所以他后来写得一手「明顺」的本章。而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这两部演义小说对他的影响尤为深重。他读东周列国志很熟，他在自述裏用的「不忿」、「铁桶」等词，都是东周列国志习用的词汇。在东周列国志裏面，记有名践沼吴的故事。东周列国志也给他「宜刚宜柔，相机而动」的教导。他经常引三国演义人物来教人论事，说明这部书对他的影响的深重。三国演义

本传主要根据是李秀成自述原稿。凡取自这部材料的都不加注。李秀成自述有不少错误，本传据我於一九八一年注成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考据订正。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记，说李秀成对他时「年四十二」。据此推算，李秀成生於清道光三年，即一八二三年。

这是忠殿左同检熊万荃对华翼纶说的，见华翼纶锡金围练始末记。案忠殿左同检是忠王府高级官员。考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李秀成致（翼纶）天燕韩繡碧峰书，知李秀成派熊万荃前往联络捻军，可见们又是一个久随李秀成的高级侍从人员，所以才派他去做这种机要的工作。熊万荃从经常观察李秀成性格得来的这种「外柔内刚」的看法是确实的，与我们根据资料对李秀成的分析正一致。

见东周列国志第六十九回。

李秀成常引三国演义人物教人论事，如他谕告百姓同心去救援天京的文告中，论豪杰自有遇合之时的一

教导他：「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教导他「兵者，诡道也」，教导他「柔能克刚，英雄莫敌」。三国演义上那一个最动人的足智多谋、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诸葛亮形象，无疑地对他更具有深重的影响。「兵不厌诈」，「可刚可柔，别有斟酌」的对敌战略战术，正是能过诸葛亮的口着重地来教导了他。秀成用兵，专以智取，正是从三国演义的教导而来。他从童年形成的「外柔内刚」的性格，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发挥作用，也是跟三国演义的影响分不开的。

秀成在村塾做了好几年帮工，他已经长成少年了。他在村塾每年得的工次太少，对家庭的帮助有限。家中太苦了，他离开村塾回家来，同父母一道干活觅食。春天来了，上荒山去种蓝，到了秋冬，又上山去砍树、烧炭。他「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列）难」，受尽了「孤寒无食」的磨折。他没有向苦难低头，而是挺起胸脯，向生活搏斗。他渡过了那多灾多难的岁月，到了二十六、七岁，终于来了光明，在广西浔、郁两江流域的农村里，贫雇农们轰传有个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凡拜上帝的，无灾无难，不拜上帝的，蛇虎伤人。他们都纷纷加入拜上帝会。秀成一家也入了会。

二

秀成家人拜上帝会后一年，金田起义了。明年二月，太平天国建立，是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这年八月，太平军在桂平突破清军的围困，经平南、藤县向永安州进军，沿途招集拜上帝会人马，路经秀成家乡。秀成全家和全村的贫雇农就放火把破烂的茅舍烧光，投入起义队伍来，他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当了一名圣兵。

癸好三年二月，攻克南京后，秀成已随春官正丞相胡以晔理事。东王杨秀清命令，每一机关，要举出军帅一员带领新兵。杨秀清对他已经有所认识了，就亲自保举他为右后四军帅，守天京太平门外新营。八月，升后四监军，守仪凤门外高桥。十月，翼王石达开上安庆安民，调他去担任巡查民务，兼带军队。秀成自从当圣兵起，在军队里面，勤劳学练。他为人秉直忠诚，对任保艰难险阻的任务，都勇往担当，竭尽心力，争取胜利完成。因此，各级上司都很赏识他。

甲寅四年正月，胡以晔攻克安徽庐州郡后，调他前往，升二十指挥。旋派他镇守和州、太平郡一带，升殿右二十二枪点。和州城东南太阳河牛路（即

段话裏，就引孔明为证（据沈梓避寇日记清同治元年六月初五日记）。如他谕清朝官员赵景贤投降，以汉寿亭侯关羽归汉为喻（据赵忠节公遗墨、在苏州复李秀成书）。又如他杀了奸宄李文炳，论李文炳是「今之孟达」（据沧浪钓徒劫馀灰录）。

见三国演义第三十回。

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

见三国演义第六十回。

「兵不厌诈」，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诸葛亮说的话。「可刚可柔，别有斟酌」，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诸葛亮说的话。

考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下记太平天国镇守各地的将领中有「李寿成，伪殿右二十二枪点，曾犯东坝、踞太平府、和州一带」。据北京大学藏本涂浮道人金陵续记载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夏进攻江苏句容、溧水、金坛的将领有：「秦日纲（伪顶天燕）、陈玉成（伪冬官又正丞相）、陈仕章（伪夏官副丞相）、

牛渚)一带码头,与长江东岸太平郡采石矶相对,是当时长江两岸的一个交通要道。千百年来,这一带船户把持码头,任情讹索,为害行人。秀成来守和州,为着傲刁顽,而安行旅,就特地在这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太阳河牛路码头上,树立一座渡船规条碑,颁布了新的码头交通条例,严厉地取缔船户的封建把持,特别最后一条严格地规定:「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体现了太平天国在管理交通上的强烈的附级性和鲜明的政策性,事详交通志。丙辰六年春,秀成已升地官副丞相,在统帅燕王秦日纲领导下,二月,解镇江围之役,渡江破清江北大营之役,四月,大败清苏巡抚吉尔杭阿军队之役,五月,攻破清江南大营解天京围之役,他都建立了功勋。七月,天京事变起,敌人乘机从各个战场反攻。庐州三河要塞告急,时秀成驻军句容丁角村,奉命率本部人马去救。军队赶到无为州,三河已败退,随失庐江。时清军大小营寨,百有馀座,自庐州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进逼桐城,图夺安庆。秀成入守桐城、孤城一座,城外祇有营盘三个,能作战的将士不到三千,敌人每日出兵万馀来攻,他力战力敌,守住桐城,保固安庆。

丁巳七年正月,冬官丞相陈玉成率军从宁郭郡来救,秀成赶到枞阳与陈玉成商定出奇兵制敌的记策后,仍回桐城。陈玉成从枞阳一鼓顺下先攻破无为州,从仓头、黄雒河、东关一路扫荡,取巢县、破庐江,上界河,攻大关,包过桐城之后,截断清军粮道。秀成见陈玉成救兵从清军后路包抄过来,立即领军从城内杀出,两面合攻,大破清军。先是捻党张洛行、龚德树等起义,驻军淮河上游三河尖,秀成邀约他们来归。既大败清军,於是分三路追赶,取舒城、得六安,即上三河尖招张洛行。张洛行已先发龚德树、苏天福半路相迎。当即攻破霍邱县,交给张洛行做根据地。秀成以功升地官正丞相,进封合天侯。

余正兴、周胜坤、李寿成(以下三贼伪丞相,不知是何伪六官名目)」。将涤浮道人所记与李秀成自述原稿对照,知李寿成即李秀成。到李秀成封忠王后,还有人叫他的旧名李寿成。左宗棠论子阿霖书说:「此贼是伪忠王李寿成」(见左文襄公家书卷上)。案贼情汇纂成书於清咸丰五年(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所记李秀成守和州系当时事。又案李鸿章清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复曾沅浦方伯论李秀成说:「此酋前数年在和州一带盘踞」(见朋僚函稿卷一)。据此知贼情荡纂所记李秀成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乙荣五年间镇守安徽太平府、和州一带是不错的。

李秀成自叙历任官阶前后矛盾,他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初调他去庐州。「此时调为指挥之任」。到记丁巳七年四月翼王石达开与安、福王不和远去,被朝臣选举出来提任国务时是「二十指挥」。又说丙辰六年二月救镇江时,「是地官副丞相」,到记这年底因招张洛行功,却说天王加封他「做地官副丞相」。再记被朝中议举担任国务时在部眉下又记道:「封我是地官丞相,封为合天侯矣」。这显然是有错误的。考张德坚贼情汇纂记甲寅四年乙荣五年间李秀成守太平府、和州一带时的官职是殿右二十二检点,案检点下一级官阶为指挥,则李秀成说他於甲寅四年初调庐州时,「调为指挥之任」是对的,而说到丁巳七四月石达开走后,被朝官选举出来担任国务时是「二十指挥」,却是错误的。又考涤浮道人金陵续记载丙辰六年夏太平天国进攻江苏句容、溧水、金坛的将领说:「秦日纲(伪顶天燕)、陈玉成(伪冬官又正丞相)、陈仁章(伪夏官副丞相)、余正兴、周胜坤、李寿成(以上三贼伪丞相,不知是何六官名目)」。案李秀成的地位低於陈玉成,陈玉成这时是冬官又正丞相,将涤浮道人所记与李秀成自述对照,知李秀成说他於丙辰六年二月救镇江时「是地官副丞相」,那是对的,而说到这年底因招张洛行功,天王才加封他「做地官副丞相」,却是错的。再考曹蓝田颖上城守日记(见璞山存稿卷十)清咸丰七年四月初十日(即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日记记李秀成当时为合天侯了。则李秀成於丁巳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前,已经由

这年四月，石达开走出天京。朝中无人掌管，外无勇将。朝议举秀成和陈玉成领兵征战。天王任命他为副掌率，与又正掌率陈玉成同提兵符之令，把他选拔到国家领导岗位，担任统帅的任务。时陈玉成驻军太湖、潜山，他驻军六安、霍山。自天京事变后，天王不信外姓，专信同姓，人心离散。他感到为兵出身，而今任大责重，就约请陈玉成同去安庆会议怎样停止朝中纷纭。他在会议后，上了一封本章，请天王申严法令，整肃朝纲，明正赏罚，择才而用，罢黜安、福王，起用翼王数款。天王下诏革了他的爵。他再上一封本章，力陈革命势，并陈奏谏的来历。本章由朝臣手过，上殿奏谏，正王复了他的爵位。十一月，奉命救镇江，他从六安州率领本部人马东下，救出镇江守军，全部安全撤退。十二月，清朝钦差大臣和春统率江南大营再来犯天京，掘长壕，长一百三、四十里，称为长城，连营一百三十馀座，围困天京。

戊午八年二月，天京东北门已经被包围，南门也将要被包围。秀成奏请出京调兵解救，天王要他主持守天京，不准。过了几天，他见事急，到朝门击鼓，要求天王重议。天王登殿，他力陈当前形势。天王感悟，准如所请。他将京中事务交代清楚，第二天，由东门一日一夜赶到芜湖。这时清军势大，四面都是敌人。他担当重任，虽然还是第一次，但毫不畏惧。他见了带他的部队屯在宣城县的黄池、湾沚的堂弟李世贤，筹谋救天京的计策，决定使李世贤力抗南岸一方，牵制江南清军，他向江北进军，以打通天京与北岸的交通。三月初，他选精兵五千名，一由芜湖渡江，一由东梁山渡过西梁山，都在含山齐集。不料刚齐集完毕，初八日（夏历三月初三日）清军就攻陷和州。他领兵去救，先破昭关，顺流而下，攻破清军廿馀营，三十日（夏历三月廿五日），克复和州。於是乘胜取全椒、滁州、来安，以分清江北大营的兵势。敌人增兵到来，连战不利，退守来安。四月十二日（夏历四月初九日），敌人来攻，秀成撤出来安，退归全椒。

这时候，天京被围更急，秀成要先打通京浦交通，以安京内人心。他带兵由全椒下江苏江浦县大刘村（即大刘庄），打算取道桥林，进军江浦、浦口。清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从浦口调集马步军万馀到大刘村迎战。廿八日（夏历四月廿五日）两军交兵，秀成因兵少战败，死亡千馀，败烟退屯汤泉。秀成带了几个随从回到全椒。他行文各镇守将，於六月中旬到安庆东重镇枞阳开军事全议。这时陈玉成从湖北麻城、罗田败归，也前来会议。各将领誓问一心，议决陈玉成的军队，由潜山过舒城，攻取庐州郡后，由界牌而下滁州，秀成的军队从全椒到滁州，两路会合，进攻浦口清江北大营，以救天京。这时天王设五军主将，封秀成为后军主将，进爵合天义。八月十七日（夏历八月十九日），秀成与陈玉成在鸟衣会师，与清钦差大臣德兴阿军大

地官副丞相升地官正丞相，进封合天侯了。那时候，石达开还在天京执政。李秀成所记他历任官阶是前后矛盾，时间错乱的。

据清咸丰八年三月十四日福济、郑魁士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一。

据清咸丰八年四月初五日德兴阿、翁同书、鞠殿华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一）、同月十一日福济、德安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百九十三）。

战，把它打败，乘胜而追。第二天，到小店，击败江南大营救兵，直下浦口，陈玉成攻清军之前，秀成攻清军之后，前后夹击，清军大乱，斩清军一万多人，攻破清江北大营。京、浦交通既恢复，京内人心安定。十月，奉诏与陈玉成去救三河，歼灭了曾国藩湘军最凶狠的李续宾全军。

己未九年正月，江浦守将薛之元叛变，两浦复陷，秀成驻军黄山，闻变赶归，救之不及，入驻浦口，力扼天京岸门户。当时诸将以陈玉成和秀成两人功最高，天王鉴於东、北王往事，不愿封翼姓为王，这年三月，他的族弟洪仁玕来天京，不到一月，封为干王。他怕陈玉成不服，又封陈太成为英王。封了陈玉成之后，又怕秀成不服，八月，封秀成为忠王。秀成接到封王诏书后，悬印月馀，不肯接受。他上本章说他无才无能，不应受此藩封。他的一些功劳，都出自捻军将领的力。恳请天王先加封捻军将领韩碧峰、韩肃峰、孙葵心、刘天祥等爵位，而后他方敢受任。天王得本章，嘉秀成谦让推美，立如所请，加封了韩碧峰等爵位，韩碧峰等也连衔手书殷殷敦劝他开用王印。他才勉强受任。

这时候，清江南大营密密加营，深壕更深，把天京围困得更紧。京内贮粮不多，浦口眼看又要守不住，秀成见形势严重，回京面奏天王，请准他离开浦口，调兵来救天京。经过他上殿一再尽力奏陈，天王始允准。他赶回浦口，把防务交清，弩前往芜湖。他离开浦口刚三、四天，十二月廿一日（夏历正月初八日），浦口城外靠大江辽营盘八座，卡十馀座，全部被敌人攻破。第三天，九伏洲要塞又陷，敌人把天京围困得水泄不通。

秀成在芜湖召开军事会议，指出：敌人兵力宏厚，围城工事坚固，要想在天京城外跟敌人硬斗，把它打退，那是十分困难的。敌人的军饷出在杭州、苏州、广德、江西、福建，如果出奇兵从小路袭破杭州，撼动了苏、浙，敌人必分兵去救，等到敌和兵分力单，然后回军急击，攻破江南大营，来救天京。

庚申十年正月初二日（夏历正月十九日）秀成带七千人从芜湖出发，经宁国、广德、四安、庙西、武康，取道小路捷经，日夜赶下杭州。二月初九日（夏历二月廿七日），他亲领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锋攻破杭州，清钦差大臣和春得警报，立即命骁将张玉良带江南大营精兵兼程去救，十三日（夏历三月初二日），赶杭州武林门。秀成见敌人中计，第二天午时，将新造旗帜遍插城头，以作疑兵，退出杭州一日一夜，张玉良还未发觉，未敢入城，故得安全退出，从小路捷经到安徽建平，会合各路军队急攻江南大营。而张玉良军队知太平军已退，进入杭州城，要抢劫民财，不肯追赶。到抢过才回军，走的又是大路，湾湾曲曲回救不及。三月廿七日（夏历闰三月十六日）遂把江南大营扫荡一空，天京围解。

据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李秀成致伦天燕韩碧峰禀峰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钞件。

据许瑶光谈浙述李秀成会议辑略（见卷三，再谈七年浙江筹防事略），并参考粤菲起手根由。案奇袭杭州以救天京，是太平天国战史上一大战役，用的就是占功时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略，也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传统的战略，如乙荣五年，石达开攻江西以救武昌和九江，己未九年，陈玉成攻扬州以救六合，辛酉十一年，攻武昌以救安庆，癸开十三年，「进北攻南」以救天京等等，都是连用这个战略。这一役，李秀成先在芜湖召开军事会议，说明形势，群策群力，辉煌地连用这一个太平天国传统的战略，卒获致大胜利。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特创。洪仁玕自述说此役由他主谋，并非事实。

四

天王诏命秀成领本部人马去取常州、苏州、四月十六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克复常州。廿三日（夏历四月十三日）克复苏州。清兵向杭州溃退，秀成乘势追逐，五月初六日（夏历四月二十六日），克复浙江嘉兴。

当太平天国要向苏、常进军的时候，苏州的地主阶级多方欺骗农民。农民受了欺骗，到秀成克复苏州，当即安民，他们不从，每日每夜，抢掳到城边来。部将要出兵杀尽。李秀成严令不准。他出示招抚。仍不从，连乱了十多天。秀成见克城未得安民，就亲自下乡劝论。乡民手执武器从四面八方奔来，把李秀成一人围住，刀矛直指着他，随从人人失色。秀成十分镇静，他命令随从不许动手，很和蔼地把他们因为克复苏州未得安民，所以舍死前来安抚的心事说了一番。他的话洋溢着一片热爱人民的热情，就立刻把周围拔刀挺矛的农民都感动了。接着，他又宣讲了太平天国革命救民的宗旨，农民更加悦服，都放下武器。三天先将元和各乡农民安抚，七天将吴县、长洲安清，从近到远，县县都从，不战自抚。太平天国就在苏南建立一个新省，叫做苏福省，以苏州为省会，作为陪都。六月初九日，幼主下诏嘉奖秀成说：「爷生秀叔扶朕躬，开疆裕国建奇功。叔善感化洋人顺，又善筹谋库帑充；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叔筹交库首顾国，功尚（上）加功忠更忠」。

苏南地区田赋极重，再经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秀成将人民苦况奏陈。天王降诏减轻了苏福省田赋。秀成又发给田凭，保护佃农取得逃亡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秀成在苏南发展工商业。他克复苏州，首先对阊、胥等门外被清军烧光抢光的人民设法救济，恢复生产。他又提倡城乡物资交流，各乡传播，船来日多，交易日盛，农民过午，满载而归，不止利市三倍。同时，他减轻各卡关税，使工商业的流通更加畅行。所以当日的苏南，百货云屯，人烟密集，到上海去的船只，帆樯林立，往来如织，苏南呈现了一片美好繁华的景象。

六月，华尔洋枪队攻陷松江后，进犯到了青浦，守将各急。同时清军又反攻嘉兴，嘉兴守将也告急前来。二十二日（夏历六月十五日），秀成从苏州带领人马先去救青浦。第二天到青浦，大败洋枪队，把华尔打中五伤，杀伤洋枪队三分之一，俘获洋枪二千多枝，大炮十多门，前膛洋铁炮一百多门，船只数百条，当解青浦围。七初三日（夏历六月二十六日），秀成再克松江，他照会上海英、法、美各国公使，宣布大军即到上海，对外侨予以保护，望悬黄旗，以便辨别。外国侵略者蛮不讲理，与清军联合防守上海城，抗拒太平天国。七月初九日（夏历七月初二日，阳历八月十八日），秀成从徐家汇进攻上海扫荡了九里桥清军营盘，上海城里面的内应也在准备接应，大军正在向上海城急进中，忽然晴天霹雳，风雷震动，飓风暴雨，立脚不住，人马都不能站起来，无法前进，内应队伍就都被杀了。内应不成，而嘉兴又再告急前来，只得移军去救嘉兴。秀成赶到嘉兴大战五天，分一军上石门断敌退路，清军见后路被断，都献营来降。

这年冬，太平天国力争长江上游，解安庆围，分兵两路，向武昌进军，以秀成为南路军统帅。九月底，秀成带本部人马从苏州出发，取道安徽太平、芜湖、繁昌、上石埭。十月二十二日（夏历十月十九日），破羊机岭而入，

把曾国藩在黟岭布置各防同时都打破，占领了黟县，距离祁门曾国藩老营仅六十里。曾国藩兵力单薄，惊骇震恐，他眼看死亡就要到来，已经写了遗嘱。而秀成却没有侦探到敌情，反以为敌人兵屯黟县，曾国藩又自率大军重屯祁门，并且进攻的目的不在此，所以他没有向祁门进攻，仍从羊机岭退出，改道从箬岭出徽州，进入浙江，就把曾国藩从绝处放生了。

秀成在浙江常山过了年。辛酉十一年正月初，从常山出发，向江西玉山、广信进军。三月初九日（夏历三月初十日），在吉水渡过赣江，攻克吉安、瑞州、武宁、义宁州、靖安等地。四月底，挺进湖北，连克通城、通山、兴郭、大冶、武昌县等地。五月底，秀成因连续得到侍王李世贤在乐平打败，英王陈玉成、章王林绍璋在安庆集贤关打败，右军主将刘官芳在黟县打败的消息，他又见清湖北巡抚胡林翼派兵阻他前进，安义、奉新、新昌一带地主武装又抢夺他从瑞州上下解运的军饷。他在湖北招齐起义群众三十万人之后，就向江西退兵，分由义宁、武宁集中瑞州，以接护退入浙江的李世贤军。关于这一次大战役，后来洪仁玕自述说他在天京解围后，决定「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后来「英王如议进取蕲、黄，忠王由吉安府绕取兴郭州等县。殊忠王惮于水势稍涨，即撤兵下取浙江。英王因忠王既撤，亦急于解救安省、遂失前议大局之计」。洪仁玕把全部责任推在李秀成身上是与事实不符的。案阵玉成停止进攻武昌，改向麻城、德安进军，系受英国侵略者的阻止，时在二月，他回军解救安庆，则在三月。那时秀成还在赣江作战。当秀成进军湖北时，阵玉成已经在安庆外围连打败仗。阵玉成退兵在先，秀成退兵则在其后四个月，所以阵玉成北路军停止进攻武昌，完全与秀成南路军的行动无关。但是，秀成却是有他应负的责任的。到他后来被俘时，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去看他，曾经提起这次战役问他。赵烈文日记载当时的谈话说：「余又问『十一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布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据这个反革命分子的估计，如果当时秀成再向武昌挺进，武昌便要动摇，围困安庆的敌军便要撤退了。而秀成却在这样一个决定双方胜负最紧要的关头，遽然退兵，虽然有他的客观因素，但使他采取这种行动，却主要是因为重视苏、浙的战略思想的缘故。由于他有了重视苏、浙的战略思想，所以使他对力争长江上游的战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此，到了进军上游遇到困难时，就战略放弃了。这是秀成的一件大错。

这年八月，秀成回军到江西铅山县河口镇，遇到石达开部将童容海、吉庆元等从广西带领部队归来，又得了二十多万人，于是就顺下浙江。分一部分军队给侍王李世贤去取浙东，他自己就带大军去攻杭州。十一月，克复杭州。

当时苏南是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地区。在这地区，克复时，对溃兵败将、地主团练、枪船匪帮都采取招降政策，而上海近在咫尺，江苏、浙江两省官僚地主都麇集那里，与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进行颠覆活动，图夺苏州。所以这一地区，潜伏着祸乱，随时都会爆发。这时候，秀成方克杭州，守苏州的阵坤书又擅自率所部离苏州。奸宄分子熊万荃、李文炳、徐少蘧等密谋於十二月初八日（夏历十二月十九日）在苏州作乱，旋改期初五夜（夏历十

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二十，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记。

二月十六夜)。秀成对奸宄的活动早有监视，他接到情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在奸宄们预定作乱的初五夜当天早晨，先头部队就赶到了苏州，奸宄不敢动。他回到苏州，把李文炳调往昆山，熊万荃调往海盐。后来到时机成熟，就把李文炳、徐少蘧杀掉，使一场大乱得以消除，事详奸宄传内徐少蘧传。

既克杭州，天王诏命秀成向上海进军。他先传檄外国侵略者，「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这时候，外国侵略者已经取得北京条约，与清朝统治者互相勾结，英国海军提督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调集了侵略军队集中上海，连同美国侵略者华尔的常胜军，与清军联合，向太平天国反攻。壬戌十二年三月，连陷嘉定、青浦，进犯太仓。时清军与外国侵略军自松江、泗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连营一百多座，城城都有侵略军把守。秀成从苏州亲率精兵前来迎敌。四月初五日（夏历四月十九日），大战於太仓，力破敌阵，击毙外国侵略军数百名。追击落水死的千馀名，就把清军营三十多座都打破，俘获大炮洋枪不计其数。秀成部将守奉贤南桥镇的也把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击毙。

秀成乘胜直追，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率领的英法侵略军因在嘉定城内。外国侵略者从上海派兵来救，秀成又把它打败，斩杀千馀名，四月十四日（夏历四月二十八日），士迪佛立焚城突围，逃回上海。

克复了嘉定，秀成即下青浦，把常胜军副统领美国侵略分子法尔思德围住。华尔率部略军放火烧了青浦城，拼命窜出，逃回松江。秀志督军紧追，生擒法尔思德，外国侵略军胆破心惊，纷纷落水而亡。

克得青浦之后，秀成一路向泗泾、太仓、松江扫荡，把敌人大小营寨一百三十多座全部攻破，松江城外敌营也扫清，大军把华尔的常胜军紧紧围困在松江城内。外国侵略军从上传第十六

李秀成李容发海来救，都给秀成打败，将其火药、洋枪、洋炮全部俘获。

秀成叙述当时太平天国的军威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正当成功的时候，曾国藩派他的兄弟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已经从安庆直下，攻陷芜湖、巢县、无为、运漕、和州、东、西梁山、太平关，直犯天京。天王一日下三道诏旨，命令秀成立刻撤兵回去救援。

五

五月初八日，秀成从松江撤退。十一日，在苏州招集慕王谭绍光、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相王陈藩武、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等开军事会议。秀成和他们研究当前敌我形势，指出敌人从上而下，有水师的便利；我劳彼逸，水道难争；且敌人初来，其势甚锐，不可与争锋；应将苏省米粮军火等物资多多连火等物资多多运回天京，作长期守御的准备，进了两年，敌人久顿坚城，必无斗志，然后一鼓把它打垮。大家一致赞同。秀成的把这个策略上奏天王。天王大怒，下诏严责秀成说：「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尔）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仰）莫仕蔡（睽）专推（催）起马，启奏朕知」！

见太平天国辛酉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论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及外国侵略者檄。

秀成接到天王这道严诏，不得不放弃会议的主张。六月廿五日，他又在苏州召集补王莫仕燮、堵王黄文金、襄王刘官芳、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奉王古隆贤开军事会议，计划调集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等十三王军队去救天京。当时天王采取强本弱枝政策，把陈玉成、秀成等部下大将都封了王，以分他们的权力。秀成指挥发生困难。因此，他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强调必须团结一致，始有胜利可望。他把会议经过印成一部会议辑略，亲笔写了一篇序文，指示各军各将说：「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而作一心」。他又为了要消除天王对他的猜疑，就把苏、浙两省政权全部交给各将，连母亲和家眷也从苏州送回天京，交给天王为信，表示他的「愚忠」。秀成对上对下，都是要为太平天国的团结而奋斗。

秀成在回救天京前，他一面安定人心，出布告安民，指斥清朝天怨人怨，反动统治必亡，革命必胜。最后恳切地说：「今值国中有难，还望协力同心，剿除妖孽，以副众望」。他临行前，还在苏州开了群众大会，亲自讲道理。同时，他对后方安定，作了必要的措施。长期以来，苏、松、嘉、湖广大太湖地区，有一种恶霸、流氓组织的枪船，千百成群，四乡开设赌场，在湖上抢劫，为非作恶，为害人民。太平天国进军这地区时，有一部分枪船帮助清朝统治者抗拒。这些匪帮，熟识地利，湖汊小港，往来如飞，使太平军感到「妖捕兵不足虑，所虑者，小船水匪耳」。秀成审查情势，定下欲擒故纵的策略，用官爵广封枪船头目，笼络着他们。他们就洋洋得意，明顺太平天国听受驱使，暗中却与清军联络，预备做内应。秀成却装聋作哑，故意放纵他们，使这些匪帮陷入了圈套。到现在，要回救天京了，就於五月二十八日（夏历六月十三日），一声号令，苏、松、嘉、湖各地军队，同时行动，立即消灭了多年毒害人民的枪船匪帮，弭除了后方的隐忧。秀成这种外面用柔一手里面却藏着刚一手的手段，他生平对付敌人，往往类此。

时曾国荃进犯天京，逼近雨花台扎营。八月中，秀成统率军队从苏州出发，到东坝集合，分军两路，一由秣陵关，一由板桥、善桥直向雨花台而来。九月初二日（夏历闰八月二十日），下总攻击令，大军包围战线长达五、六十里，把敌人完全控制住，使寸步难移。攻击结果，虽然使曾国藩「心已用烂，胆已惊碎」，但敌人有水师运输子药物资，得以持久战，而太平军却须陆运，各军从八月出发，未带寒衣，十月天已冷了，天京又无粮，猛攻了四十多天，十月十五日（夏历十月初五日），各路军不得不撤退。

秀成攻清营不下，天王当殿明责，革子他的王爵。他另采取一个战略，叫做「进北攻南」。这个战略，就是从长江北岸进攻上游敌人的后方，迫敌人不得不调南岸的军队去救北岸，调下游的军队去救上游，其目的是为了要解救天京的围困，所以叫做「进北攻南」。十月二十七日（夏历十月十七日），

据许瑶光谈浙的记叙，并参曾国藩清同治元年九月二十日记（见曾文正公手书记）。

据沈梓避寇日记卷三，清同治元年六月初五日记录李秀成安民告示。

据上海新报壬戌八月十八日新闻。

据沈梓避寇日记卷三清同治元年六月廿七日记，并参考管庭芬芷湘日记清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记。

据沈梓避寇日记卷三清同治元年六月廿七日记，并参考管庭芬芷湘日记清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记。

曾国藩给他部将李续宜信中语，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九致李希庵中丞。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记，及曾国藩文正公奏稿卷十八清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近日军情片，同年四月十二日石涧埠六安州庐江等处战守情形摺。

大军昼夜赶渡，冲过江浦、浦口。十一月初七日（夏历十月二十七日）克安徽含山县，初八日（夏历十月二十八日），克安徽巢县，初十日（夏历十一月初一日），克安徽和州。时常熟情况不稳，三十一日（夏历十一月二十二日），秀成从天京归苏州。过几天，叛徒骆国忠就在常熟叛变，他留苏州定乱。到癸开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夏历二月十三日），始得赶到巢县指挥进军。秀成留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等军牵制清军，而自率大军打算从安徽舒城、六安、英山、霍山疾趋湖北麻城宋埠市，分兵一出黄州，一出汉口，合攻武昌省城，然后进取荆州、襄阳，与远征陕西的扶王陈德才军队联成一片。那时候皖北一带，给清朝统治者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秀成在巢县买粮买谷种救济。三月二十九日（夏历三月二十四日），大军赶到六安州，正逢青黄不接，没有粮食可购，不得不回军，从寿州附近东归。寿州这个地方，久给练匪苗沛霖扰害，人民痛苦万分，正闹着饥荒，秀成军队没有粮食，吃草充饥，饿死很多，回到天长等处。五月初一日（夏历四月二十七日）雨花台失守，京内惊慌，天王差官捧诏召秀成回京。秀成奉诏立即回军。这时候正逢长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无路行走。敌人又水陆进攻。秀成调集船只，先载将官战兵马疋抢渡过江，还未过尽，和州、江浦、浦口、下关、九洲洲都失守，未过江的部队都战死。这一役，前后丧失战士数万人，给士气以重大的打击。

秀成既归天京，天王加封他为真忠军师，留守天京，各王都归调遣。先是当秀成北征的时候，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联合乘机向苏、浙两省进攻。清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淮军与由英国侵略分子戈登率领的常胜军连陷太仓、昆山、吴江，进犯苏州。清浙江巡抚左宗棠的湘军与由法国侵略分子德克碑（Ensign Paul d'Aiguebelle）率领的常捷军围攻富阳，迫近杭州。秀成回到天京后，苏、杭各将告急，日日飞文前来。他三番四次奏请去救苏、杭，天王都不准。到八月初，始得出京到苏州。苏州水道纵横，旱道很少，太平军旱道能争，水师不能与敌轮船见仗，是以战败。秀成亲带一军出阊门，屯扎马塘桥，取犄角势，暂保苏州，打算回京向天王建议，不守天京，正在计议间，郜永宽、汪安钧等已刺杀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叛变。在叛徒叛变前，秀成亲察他们的行动，已经看出来了。他对叛徒们说：「现今我主上蒙塵，我亦不能留你们。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叛徒们回答说：「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了。」叛徒们的话，秀成也知道是假的，但他却因为这几个叛徒多年相从，久有战功，不忍执法诛戮，遂致苏州失陷，秀成是难辞姑息的罪过的。后来他自己也追悔说：「我见势如斯，不严其法，久知死期近了。」

苏州既失，秀成退屯丹阳。这时候，兵乱民慌，粮源断绝，秀成知天京不能再守，要回京劝天王撤退。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贤驻兵溧阳，劝他前去，别作他谋，不要回京。他不听。李世贤要带兵前来，逼他去溧阳，阻止他回京。秀成知道，就轻骑连夜走回京。十一月初八日到京。第二天，他上殿向

案封真忠军师一事，李秀成自述原稿不提。本书系从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曾沅帅（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考出，并据李秀成癸开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致护王陈坤书、致潮王黄子隆两信的署衔，十月二十六日颁给呤嘏照上盖的官印以及曾国藩清同治二年六月初七日致李榕书（见湘乡师相言兵事手函）等文件考定。

天王奏陈天京不能再守。应立即放弃天京，取道江西，绕湖北，与陈德才军会合，据西北以图中原的战略。他竭尽忠诚，痛切陈词，甚至请死於殿前，以求听从。天王竟断然拒绝，严加斥责。他含泪出朝门，阁朝众臣都向他劝慰，事详洪秀全传。第二天，天王也赐下龙袍，来安慰他。秀成只得遵天王意旨，留天京死守。他传令李世贤领军去江西就粮，到明年江南秋收後回救。

六

甲子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天保城失陷，天京被合围。四月十九日，天王逝世。秀成扶幼天王嗣位，以安定人心。这时城中军队只有一万多名，能作战的只有三、四千名，粮食又断绝。敌人围攻一天比一天紧急，从东门到北门沿城掘地道攻城。秀成指挥守城军。一连破了几十处。五月二十一日，地保城失陷，敌人以猛烈的炮火作掩护，迫近了太平门城根，开掘地道攻城，太平军无法展开反地道战。六月初六日，午刻，龙膊子地道发，城垣被轰陷。秀成率领战士奔向缺口，用火药倾盆烧敌人。敌人先锋队被消灭了，一队队登城队狂潮般汹涌进来。秀成在太平门和敌人展开鏖战，无殊众寡相差太远，抵挡不住。他走回朝门，保护幼天王。他把骑着的以强壮快速闻名的雪白战马让给幼天王骑，自己另骑了一匹不得力的马。幼天王就因为骑这匹快速战马得逃出敌人的追赶。而秀成却因为骑的不是战马，战斗了一天，马不能行被俘。秀成临难让马，舍命救主，在他部下的英人唎论为「这正是忠王的勇敢、忠诚、豪爽的性格的特点」。

秀成带幼天王回家辞别母亲。在秀成的时代，他受的是教忠教孝的教育。他是个孝子，极孝顺他的母亲。他也受了遇到忠孝不能双全的时候，应该移孝作忠的教育。今天，他要尽忠保护幼天王了，不能兼顾母亲了，他和母亲要生离死别了，全家流涕辞别。

秀成抹了眼泪，跨上马，率领战士保护幼天王上清凉山暂避。到了初更时候，假扮清兵，他一马当先，领头冲锋，向守太平门缺口的清军突击，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得出天京的有一千多人。秀成立即分为两队，前队护卫幼天王急走，他率领後队，拒抗追兵。敌人马步追赶，冲过孝陵卫等处敌人营寨，又营营炮发，处处喊杀不绝。秀成血战了一天一夜，马不能行，他掉了队。到天明，身边只剩两三人，只得走上方山顶上破庙内暂避。他把捆在身上的珍珠宝物吊在树上，宽身乘凉。

方山脚下住的贫民知天京失陷，必有在山上躲避，他们想发财，便上山来搜寻。秀成正在山顶乘凉，忽见一群人走上山来。他一下子惊慌，忘记把

据王维周译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五章。

据王维周译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三十五章。

清凉山在南京清凉门内。

李秀成自述原稿上「初更」，後改作「四更」。验其字迹不像李秀成手笔，墨色也有些差别。经查考为曾国藩所盗改，详见我注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故此处作初更。

李秀成落难的荒山顶破庙，据一九五四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调查，荒山是南京东南的方山。破庙有两说，一说是方山宝积庵，一是在方山石龙池。案石龙池在方山顶破庙海会寺旁，宝积庵则在山顶南侧，低於海会寺一里。据李秀成自述原稿说「逃在荒山顶破庙内」，应在海会寺为是。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李秀成方山被执调查记录。

珍宝拾起就逃。众人一边追一边喊道：「你身上有钱，交了给我，我不要你命」。到了追近，见是秀成，一齐跪下，大家流涕。秀成见人民这样地爱护他，便和众人一起转回破庙，要把珍宝取回来报酬众人。不料这帮人追秀成下山後，另有一帮人来到破庙，已把珍宝拾去。众人为了要掩护秀成得安全逃出，大家劝他剃发。秀成不肯。众人说：「忠王不肯剃头，沿途关卡盘查，不能送你」。秀成对众人说：「我为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妖营，有死而已。若果有命能逃出去，现在剃了发，难以对我官军」。仍不能剃。众人又是苦求不止，秀成只得剃去一些，於是众人便把秀成密藏起来。他们访知拾得秀成珍宝的人，要和那帮人均分。拾宝的说：「这种珍宝，天朝大头目方有。你们问我分此物，必获此头目」。两方互争，传扬到外面，就给奸人捉住，解到曾国荃军营。曾国荃痛恨秀成死守天京，久攻不下。他摆列刀、锥等刑具，要把秀成狠刺、细割处死。他叫带秀成来，拿起了锥，疯狗一般扑上去，把秀成遍身猛刺，流血如注。又喝令刽子手把秀成一片一片地细割，满身血肉淋漓。秀成挺直胸膛，「殊不动」。他威风凛凛地大喝曾国荃说：「曾九！各扶其主，你生什么气？且兴灭无常，今天偶然得逞，就发疯了吗」！

秀成从雇农出身，久经革命锻炼，他一生对天王耿耿忠贞，尽了他的「愚忠」。尤其是反抗李世贤的「兵谏」，到天京失陷时，临让马，弃家救主，方山落难时，不肯剃发等等行事，更是可歌可泣。秀成是视死如归，早已决心殉国的。他在苏州失陷前，就对叛徒郜永宽等说：「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他严厉地表示威武不能屈的革命立场。他在苏州失陷後，泣谏天王不守天京，天王不听，他就请天王当殿杀他，以免日後死在敌人手里。他在方山人民要他剃发的时候，他就严正地表示，若不幸落在敌手，有死而已。可见在他的思想上，是早已有以死殉革命大节的准备的。到被俘受刑的当天晚上，曾国荃的幕僚去和他详谈，问他：「何不早降？」他说：「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受其爵位！」又问：「汝今计安出？」他说：「死耳」！也同样坚定不移地表示他尽忠革命的立场。

但是，秀成对当前革命的形势，却有他的看法。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前途还很有希望，实力还很雄厚，人民还在拥护太平天国。而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清皇朝与曾国藩之间，却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今幼天王已经脱险，太平天国几十万大军都在长江两岸，问题只在於要有一个威望素著领导得起他们的人，就可以复兴太平天国。

另一方面，秀成在他的思想意识里面，深重地受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里面叙述的勾践沼吴，姜维伪降等历史故事的影响。而今国破身虏，他认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日记说李秀成是给「方山人民陶大兰缚送」。据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调查，知陶大来（赵烈文作陶大兰误）是方山下涧东村人，为地主阶级的八村村董，丁村王小二向他报告，把李秀成缚送清军营（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李秀成方山被执调查记录）。

曾国荃给李鸿章信说：「李秀成擒获後，弟遍刺以锥，流血如注」。见曾文襄公书札卷八致李中丞。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日记。

据李国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见学风第七卷第五期），并参考秉衡居士荷香馆琐言（见人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案秉衡居士为丁国钧的笔名，据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叙目（见文史哲一九七九年条四期）。

这是曾荃的幕僚赵烈文和李秀成的问答。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日记。

为自己身为太平天国军师，军队的最高统帅，责无旁贷，当刀锥交加的时候，就应该慷慨牺牲，表示革命英雄的气节，但如果还有一线可图的机会，就不当一死了之，而应该忍辱负重，以应付非常的大变。

在秀成被捕後五天，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当天傍晚，他和秀成谈了一次话。秀成在和曾国藩谈话之後两天，开始写自述。他通过自述，并在写自述後八天的夜里，那一次和曾国藩会谈时候，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秀成把曾国藩看作三国演义里的锺会，要用姜维的假投降计去引诱曾国藩，以图恢复太平天国。曾国藩手握湘军，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他的旗帜，「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清皇朝极怕曾国藩推翻它。而曾国藩的党羽也企图拥戴他做皇帝。当攻陷安庆时，湘军水师大将彭玉麟就以：「东南半壁无主，老师豈有意乎」？来试探曾国藩。曾国藩在湘乡建书屋，工匠做的上梁文就颂祝道：「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至於曾国藩本人，据曾家傳下来的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口碑，说他不听李秀成劝告是「不敢」，而不是「不肯」。这些事实，说明了秀成把他看做锺会确是有所见的，而并非幻想。可是，曾国藩这个老奸巨滑的反革命巨魁由於考虑问题太多，有种种顾虑，所以没有中计。他和幕僚根据过去对秀成的了解和当前的观察，得出「此贼甚狡」的结论。什么叫做「甚狡」？就是曾国藩在一年前指示他的部将的信里所论秀成的「狡诈百端」。也就是跟秀成战斗多年的李鸿章历次所论秀成的「深佩其狡猾」，「狡狴异常」，「诡譎多谋」，「最多狡谋」。曾国藩又年穿了这条伪降计。因此，他「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貽後患」。

六月二十五日（夏历七月初六日），秀成还在与自述。曾国藩派人通知他今天要杀害他。秀成知道他的计谋落空了，但是，他已竭尽了人谋，没有话可说了，他听了，「无蹙容」。到傍晚，他步赴刑场，「谈笑自若」，定了就义歌十句，叙他尽忠的志节，然後在天京从容就义。

關於李秀成学姜维伪降曾国藩事，一向有此傳說。我撰有李秀成伪降考专题研究其事。这篇考证，载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九集）内，又收在困学集内，请读者看该文。现将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绩提供证实李秀成确系学姜维伪降曾国藩的曾家口碑记述於本傳後，请读者看本傳考证一、一条關於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後人的口碑；二、再访俞大绩教授。

据曾国藩给李鸿章信的自述，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致李宫保。

这一件事，是当时在曾国藩身边侍从的亲信巡捕官倪人培亲眼看见彭玉麟的来信的。倪人培告了欧阳润生。经欧阳润生对人们说出的。见清朝野史大观卷八，彭玉麟有革命思想。

见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清同治三年的纪事。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二日记。

据曾国藩清同治三年六月复杨岳斌信论李秀成的话。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八复杨厚庵军门。

据李鸿章复曾国荃信论李秀成的话。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复曾沅帅。

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复曾国荃信论李秀成的话，见朋僚函稿卷四复曾沅。

据李鸿章复曾国荃信论李秀成的话，见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复曾沅浦方伯。

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分路规取苏州摺上奏清廷论李秀成的话。见李文忠公全集李文忠公奏稿卷三。

见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清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覆陈逆酋正法片。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原稿。案赵烈文在记李秀成听了曾国藩派人通知要杀害他之後，写有「无蹙容」三字，他写了，又把它删去。在记李秀成赴刑场时，又写有「谈笑自若」四字，

李秀成生於贫雇农家庭，跟饥寒搏斗成长，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全家加入队伍。经过革命大洪炉的千锤百炼，从士兵一直提升到最高统帅，太平天国的军师。他一生「铁胆忠心」，英风烈迹，使人可歌可泣。不幸国破身虏，学姜维用假投降计，有碍革命气节教育。青史无情，难免批判，亦可慨已夫！李容发一说是李秀成养子，一说是儿子。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三十一日，封天朝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二殿下。辛酉十一年九月，随南破汽军主将陆顺德进攻浙江绍兴，时年方十五岁，他的英勇善战，已博得众口称誉，他的容貌俊美优雅，他的语音十分轻柔，委婉动听。分的体形虽然柔弱，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热情却在他身上激起了英雄的气概。每当驰上战场的时候，那种叱咤风云，千军辟易的雄姿，即便是最英勇的战士也都为之黯然失色。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和恐惧，他几站从婴儿时代起，就已经成为一个兵士，习惯於危险和战争。他是从革命战争的生死搏斗之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

以後，历随秀成转战苏、浙、皖三省。甲子十四年正月，常州、嘉兴被围急。容发要救两城，他带了军队，从常州过清军的後方，向无锡威协，将福山占领，包围常熟，并企图向外国侵略者组织的常胜军大本营及军械库的昆山进攻，逼使清军北撤常州的围困，南缓嘉兴的进攻。敌人果然震动。二月，容发在江阴华市先烧了戈登的船只，使他的炮兵队不能发挥效力。第二天，戈登分两队来犯，容发在山上看清楚敌人的行动，指挥步兵逐渐地向敌人两队的中间前进，旋即向前猛袭，掩藏在山谷里面的骑兵队也开始冲向敌人两翼袭击。太平军从各方面向敌人施压力，骑兵每人双手各执一把刀，向前冲杀，把常胜军最精锐的劲旅第四团和新编第六团击溃。这一枝由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统治者自吹自擂称为「常胜军」的洋枪队，自经这次一败涂地，军心惶怯，不堪再战，几乎全部歼灭，戈登狼狈而逃。關於这一次战役，後来侵略分子威尔生在常胜军一书里说：「此乃戈登上校所遭遇之极不如意之事，彼對於一般之军官未能布置适当之後备部队，以及忽视两翼之防卫等，异常愤怒。此系主要之失败原因，盖太平军攻其不备，虽用刀矛等武器作战，仍能包围常胜军而击溃之也」。即令是侵略分子，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惨败，与遮盖住太平军作战的机动与英勇。

写了也删去。收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内的能静居士日记是据南京图书馆藏清稿本录的，所以没有这七个字。赵烈文的原稿本由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这七个字，和後来删改的情况，都在原稿上清楚地看得见。

说李容发是李秀成养子的见施建烈纪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卷三说：「其养子忠二殿下」。陶煦贞丰里庚甲见闻录卷上清同治元年五月记事说：「南汇贼酋吴建瀛、刘玉林因被忠逆养子所凌，於五月初一日以城降」。十九日辰刻吴淞探报：「闻伪忠王假子十八日自川沙至高桥齐集大股进犯上海，有伪谕给土匪令备粮伺候等语」（见吴煦档案）。说李容发是李秀成儿子的见李鸿章招抚南汇城贼并克复川沙听摺说：「伪什天安吴健瀛屡受伪忠二殿下凌辱，久有他志。……伪忠二殿下者，系伪忠王李秀成之子，拥众数万，盘踞金山卫，图援川、南各城」（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一）。李鸿章却说李容发是李秀成的儿子，没有说是养子。

据三十一日幼主诏旨。案此诏未记年月，据其排列次第考，其日期当为庚申十年九月三十一日。

据王维周译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九章。案呤喇把容发的名误译为 Maou-lin（茂林），案李秀成儿子在军中以英勇闻名的只有李容发一人，故知呤喇所记为李容发事，而误译其名为茂林。

据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第十二章。

见常文译威尔生常胜军第十二章。

当时容发等虽然战胜，不幸嘉兴失守，敌人把围攻嘉兴的大军调来反攻，而常州、丹阳两处守军，屡次从江阴、青山等处冲出接应容发等援军，又都被敌人设伏截回，使内外不得通联络，子药无从接济。二月底，容发等不得不从杨库、华市、周庄、沙山等据点撤退。

三月底，容发率军随侍王李世贤上江西就粮食，预定秋收後回救天京。容发进入江西後，事迹无闻。

本傳考证

一 一条關於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後人的口碑

世有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的传说。一九三六年，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曾经谈到这个传说，认为「世以秀成以种族之见劝曾，当时汉人已握实权，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之说」。一九四四年，广西通志馆就是要追寻这个传说而去湘乡曾家抄录李秀成自述原稿的。著名考据学者陈寅恪看到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卷末被撕毁的情况，也认为曾国藩不肯把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關於这个传说，多年来，历史工作者都在追寻着它的根源。

出我意外，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竟把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的曾家口碑写给我了。请先看贾熟村同志代我去访问俞大缜教授的记录：

据李鸿章清同治三年三月初九日沿江腹地肃清摺，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及李秀成答辞手卷。

案左宗棠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提讯李士贵口供贼情请暂缓处决片说：「前据提督衔总兵刘明灯搜获忠逆李秀成之子李士贵，经臣饬提来省鞫讯，供姓周，湖北江夏人，咸丰二年，湖北省城初次失陷，被李秀成掳去为子，改名李士贵咸丰十一年，加封伪二殿下，率党万余，历随李秀成窜扰安徽、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各省，两陷杭城。本年三月，由丹阳窜至广德，复来湖州与黄文金合股。六月间，幼逆洪福瑱自金陵缺口冲出，……该逆曾随黄文金见过洪幼逆一次。……该逆由湖州、广德、宁国窜至歙南建口被擒」（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考李秀成给侄容椿子容发谕，对套分明写：「交与二王殿下相容发椿男侄等开拆」，幼主诏旨也分明写：「朕旨准特诏封李容发为天朝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二殿下」，可证忠二殿下的名是李容发，而不是李士贵。且「贵」字犯幼主洪天贵福及西王萧朝贵讳，太平国定制，「贵」字是一个须避讳的字，钦定敬避字样规定：「贵，改用桂字，或意近似者代」。李秀成也不可能给自己的养子取名李士贵。又李容发封忠二殿下在庚申十年九月三十一日，而不是在辛酉十一年，即清咸丰十一年时的时候。再考李秀成自述原稿说：「自常破後，丹阳亦退。浙江嘉兴前後失守。独有湖州、四安、广德未退。浙江、丹阳、金坛、宜兴、溧阳各军无处可逃，我又被困京内，各将各王无法何（可）施，是以上江西而去。……计开上江西各将名目：李世贤、刘朝钧、汪海洋、陈炳文、陆顺德、朱兴隆、李恺顺、谭应芝、陈承奇、李容发领兵前去，已在江西」。李秀成分明地说出在天京失陷之前，李容发已领兵到了江西。他并没有去浙江湖州与堵王黄文金会合。根据上面的考证，可断左宗棠奏报所说於清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在安徽歙县建口所俘的那个被捏为称李士贵的忠二殿下（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清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提讯忠逆义子李士贵确供并起获堵逆黄文金尸首臬示片），乃是清朝将领为冒功而捏造的。

据方回介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笺证一文述陈寅恪阅看李秀成自述原稿事，载一九五一年二月九日大公报史学副刊第五期。

俞大缜先生，浙江绍兴人。女，现年七十三岁。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授。一九五五年因患半身不遂症退休。俞先生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著有曼华仙馆诗钞（见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版附编叶九）。俞先生的外祖母郭筠，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之妻，郭嵩焘之女，著有艺芳馆诗集（见历代妇女著作考叶四三六）。

俞先生从其母曾广珊处听到过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口碑，想找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先生谈一谈。一九七六年冬，俞先生曾通过她的邻居近史研究所的江绍贞同志打听罗先生的住处。时罗先生在南京，未能见面。一九七七年十月，俞先生又写信给她在北京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卞之琳同志，打听罗先生的住处，希望谈谈。卞之琳同志将此意告诉了罗先生，认为属于历史口碑，应该收集研究，况俞先生身患重病，害怕自己此时不谈，失去表述机会。而罗先生身体不佳，不能前往，乃请卞之琳同志带我去拜访俞先生。

一九七七年十月廿八日上午九点半，我和卞之琳同志到了俞家。俞先生说关于此项口碑，她曾经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信，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展了，没有得到回信。这个口碑是这样的：一九四六年秋，她路过南京，探望她母亲曾广珊。有一天，她母亲和家中几个人在卧室内聊天，从她母亲出生地的清朝两江总督衙门，谈到天王府，谈到了李秀成。后来她母亲又亲口对她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段话，我当时记录上写的是：「李秀成劝曾国藩当皇帝，曾国藩不干。」俞先生更正说：「不是，原话是『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不是曾国藩，是文正公，不是不干，是不敢。」好又说：“「我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决不说谎话的」。

这时，坐在帝边的卞之琳同志插话说：「我不是搞历史的，但也有印像，好像那里有这样的记载。」俞先生说：「这样的传说是有的，我也听到这样的传说。不同的是这是曾家家里人自己说的，不是一般的传说」。

我问俞先生，这样的话，不知你母亲是从谁那里听到的？俞先生说她的母亲是曾国藩死後二十多天生在南京两江总督衙门的。没有见过曾国藩。她小时候，是生活在曾国荃的衙门里，有可能是听曾国荃说的。也有可能是听曾纪泽说的。也有可能是听外祖母郭筠说的。郭筠是有学问的人，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作无稽之谈的。

最後，俞先生又把话题转到李秀成供的真伪方面。她说，李秀成供是真的。他是想学姜维的。这个供的原稿，由曾国藩传给曾纪泽，曾纪泽传给他的过房儿子曾广铨。曾广铨又传给儿子曾约农。俞先生的父亲曾从曾约农处借阅过这本原稿。前广西通志馆也曾通过曾昭桦到曾家抄过这本原稿。张元济曾要求曾家拿出影印，稿费可供曾家办一间学校，曾家没有答应。到一九六三年，这本原稿才由曾约农拿出在台湾影印出版。

俞先生很健谈。一直谈到十一点多了。卞先生和我才匆匆告别。约定以後有什么疑难问题再登门请教。

贾熟村一九七七年十月廿八日记

请再看俞大缜教授在白内障很严重的病中，竭力支持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的她母亲曾广珊所说的曾家口碑：

我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我的外祖父名曾纪鸿，是他的次子。精通数学，死得早。我的母亲於同治十一年壬申二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当时的两江总督衙门内。听说在她出世前不久曾国藩已死去。抗战期间，我一直在重庆沙坪坝旧中央大学外文系教英文。胜利後，於一九四六年秋，离开重庆，

到北大西语系来任教，路过南京，探望母亲。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伪），过去是天王府。大概因提到天王府，就提到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事後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後悔。几年後，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的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份李秀成所写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悟〔顿〕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

俞大缜亲笔书写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曾家後人口碑我因中过风手不灵活，眼内白内障很严重，费尽了力，才把这一点材料写完。

俞大缜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

我们从上面贾熟村同志的访问记和俞教授写的口碑看来，使我们深刻地感觉到俞教授写的这篇口碑，是十分负责，十分严肃的。她是一位教英国文学的教授，不是做历史研究的工作者，所以当一九四六年秋，探望母亲曾广珊，在听到母亲和家人的闲谈中，说到天王府和李秀成等故事时，她没有留意。在那天闲谈之後，她母亲又亲口对她说过：「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的话，她也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没有向她母亲追问。到了五十年代初，她看了我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知道曾国藩把李秀成自述原稿最後部份毁掉，记起她母亲曾广珊对她所讲的话，才认识到那句话的重要性，而顿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蜀汉的姜维。那时候，对李秀成究竟是伪降还是真降并不曾成为问题来讨论，所以她也还没有表示。到一九六四年秋至一九六五年春夏间，全国报刊展开对李秀成的大批判，把他定为叛徒，她感到有责任把这口碑提出来了。於是她写信告诉周恩来总理。这说明了俞教授的正义感，说明了她对人民的负责。

由於文化大革命，俞教授一直把这件事压在心头。到一九七六年冬，她就托她的邻居近代史研究所的江绍贞同志通知我，说有事要面告。那时我在南京，不知是什么事，没有回信。一九七七年秋，我回北京，她又托卞之琳同志亲自到我家来看我。说她现有重病，怕一旦无常，口碑失传，所以急要把它告我。她知道我有病，说如果我去她家，她就叫人拖她来我家。她的话使我十分感动。就请贾熟村同志代我去访问她。又承她扶病竭力挣扎将上面这篇口碑亲自记述下来。这些情况，使我们深感俞教授是如何地对人民负责任，从之里，也可见这个口碑的真确性。

贾熟村同志向俞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问她的母亲曾广珊是从谁听到这事的。这是做调查研究的第一要点。来源清楚和可靠，然後才可信。俞教授回答说，她母亲是曾国藩死後才出的，没有见过曾国藩。小时生活在曾国荃衙门里，有可能是听曾国荃说的，也有可能是听曾纪泽说的，也有可能是听外祖母郭筠说的。案曾广珊父曾纪鸿卒於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那时曾广珊才九岁，所以俞教授说她母亲听到这事，把曾国荃、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曾广珊伯父）和她的外祖母郭筠都说了，而没有说到曾纪鸿。这是她说话负责，态度严肃的一证。

俞教授传述这个口碑，不是贸然就相信的。她是根据她母亲曾广珊和外祖母郭筠的为人来审核过的。她说「郭筠是有学问的人，不是一般的家庭

妇女，不作无稽之谈的」。案郭筠是个女诗人，著有艺芳馆诗集，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所以俞教授说她是学问的人。她论她的母亲曾广珊说：「我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决不说谎话的」。案基督教十诫第九诫是勿妄证，所以她说她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决不说谎话的。曾广珊也是个女诗人，著有曼华仙馆诗钞，见历代妇女著作考附篇，与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有过唱和，也是个有学问的妇女。这两个妇女，在家庭闲谈之中，谈到自己家事，绝无任何目的在内，是极可信的。

在贾熟村同志记录俞教授的谈话中，有一处我们还必须指出：就是她对贾熟村同志把曾广珊说的原话「文正公」记为「曾国藩」；把「文正公不敢」，记为「曾国藩不干」，立即更正。这件事，一主面可见俞教授传述这个口碑，一语不失真，一字不苟且的严肃态度。另一方面从曾家后人的传述中，又可见曾国藩确有要当皇帝的野心，所以他是「不敢」，而不是「不干」。据这个口碑，更可见李秀成把曾国藩看作锤子，并非幻想，而是确有所见的。俞教授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她说：「这样的传说是有的，我也听到有这样的传说。不同的是这是曾家家里人自己说的，不是一般的传说」。确实不错，这一条曾国藩家人自己说的口碑，正是一条千真万确的证实李秀成学三国姜维伪降曾国藩的铁证！

二 访俞大绩教授跋

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我女儿罗文起去访俞大绩教授，她回来把俞教授的话记录下来，因跋数语於后以备考。罗文起的记录如下：

广西日报为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於一九八一年三月二日发表了我父亲的文章：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这篇文章，是对俞大绩教授提供的口碑的报导。为了感谢俞教授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的关怀，文章刚从文西寄到，我父亲就命我专程去探望俞教授和将文章送请她指教。

俞教授看了我带去我父亲的信和文章，十分高兴。她告诉我说她的眼病比前几年更厉害了，由於白内障严重，现在除了借助扩大镜勉强辨识几个字外，阅读文章已是不可能了。为了表示对她老人家的安慰，并使她能够听到对她所提供口碑的反应，我感到有责任将文章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念给她听。

俞教授十分仔细的听我读文章。在这过程中，她让为须要更正和补充的，都随时一一加以说明。下面我把有关她插话的地方记录下来，以供研究工作者参考。

我读到贾熟村同志所作的介绍说郭筠是郭嵩焘之女，俞教授更正说：「不是郭嵩焘，是郭雨三之女」。案郭嵩郭嵩焘湖南湘阴人，郭雨三名沛霖，湖北蕲水人，字仲霖，号雨三，是曾国藩在翰林院的朋友。官至江苏淮扬道，为太平军杀死於安徽定远。清史稿忠义传有传。

我读到「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春夏间，全国报刊展开李秀成问题的讨论，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她感到有责任把这口碑提出来了，于是她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这段文字时，俞教授感慨地说：「那时我要提出这个口碑，不少亲戚朋友都劝我不要惹事。到后来我要找你父亲谈谈时，我一位朋友又劝我说很多事都是定调子的，李秀成已定为叛徒了，不必再告你父亲了。我明白把这个口碑说出来，对我是会惹祸的，对曾家是没有好处的。我与曾家是

亲戚，与李秀成无亲无戚，只是觉得把他打成叛徒，太冤枉了，我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说了」。

当读到「她母亲曾广珊是从谁听到这事」时，俞教授补充说：「上次忘记了，还有一个曾纪芬，即崇德老人，她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活到九十多岁，与母亲曾广珊都住在上海，她们姑侄俩感情极好，母亲每周都要去看一次曾纪芬，所以也可能是听曾纪芬说的」。

我把全文读完之后，俞教授又想起她母亲曾广珊还说过「幸亏文正公未做皇帝，如做，到了第三代，皇位如果传给他那个擅长诗词，爱搞女人的孙儿，那就会做李后主或宋徽宗了」。俞教授说她母亲讲这些话是当着好几个人在场说的，她母亲说的是曾家的看法。她又说这些话是在听她母亲说李秀成劝曾中藩做皇帝之前就听说过了。

罗文起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记

我读了这篇记录后，使我感慨万千。回想一九六四年秋那次全国大批判李秀成的时候，由於我一向考证李秀成是伪降的、被作为批判的一个主要对象。批判展开后，亲朋断绝。直到第二年冬天，一位老朋友从外地到我的宿舍访友，还三过其门而不入，可见谁都怕牵连。而俞大绩教授竟敢於在惊涛骇浪当中，丝毫不为个人着想，竟毅然向周恩来总理让书，把这个口碑提出来，不怕卷入漩涡。她这种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见义勇为的高尚行为，是教人不由不肃然起敬的。

俞大绩教授什么说提供这个口碑对曾家不好呢？这是国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甘心做清朝的臣子，一向为人所指责。孙中山斥曾国藩为「汉奸」，范文澜著有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两书中，以大量篇幅论断曾国藩为「民族罪人」。其实，曾国藩讨粤匪檄不敢以忠君为号召，当他攻陷安庆时，他的水师大将彭玉麟就劝劝他自立为帝，连他本人也知道忠於清朝是不对的。他不敢听从李秀成劝告反清为帝一事，是曾家一件不愿提起的不光彩的事。所以，俞大绩教授说提供了这个口碑，对曾家是不好的。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儿，是不能不有所顾虑的。但是，她「心底无私天地宽」，竟提供了出来，使得解决了一件历史的大疑案，恢复了历史的真实。俞大绩教授这种大公无私的品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这一次俞大绩教授谈话中特别重要的地方是：她说她听过她母亲说曾国藩如果做了皇帝，传到第三代，就会出现李后主或宋徽宗的话。这说明了曾家不忘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这一件事，所以遇到后代的为人，就会跟这件旧事联系起来作评论。这是俞大绩教授提供的又一个口碑。从这一点来看，曾广珊得知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这件事，很可能是从长辈的常谈中说知道的，而不一定须要某一个长辈告知她才知道的。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罗尔纲跋于北京

见孙中山总理全集第一集下册重订致公堂新章。

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录。

传第十七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八

蒙得恩 蒙时雍 林绍璋 李春发

蒙得恩 蒙时雍

蒙得恩广西平南县大朋花王水马铃村人。清嘉庆十一年（一八一六年）出生。本名上升，因上犯上帝讳，改名得天，复因天字崇隆无比，故又改名得恩。得恩祖父有三担谷种的田地，七、八头耕牛，所收稻谷万斤左右，是个富裕的农家。他父亲兄弟三人太平天国史卷五十八分了家，吸上鸦片成癮，到死时家产基本败光了。得恩同胞兄弟四人，他最大，因为人口多，农闲时还要兼做些小本生意，挑货郎担过村串户，帮补生活。

得恩於清道光三十年二月加入拜上帝会，这月下旬，就同儿子时雍去平在山朝见洪秀全。二十七日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教导了谭顺添后，辅过面来对得恩说：「得恩朕教一个便是教尔众小弟也」。

得恩答说：「知得」。

天兄又教时雍说：「时雍尔后生人炼好皮气，来孝顺父母也」。

时雍答说：「遵命」。

第二天，天兄又下凡给谭顺添、蒙得恩、蒙时雍三人举行灵魂超升天堂的仪式。得恩和时雍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拜上帝会令甚严，不准泄漏机关，不敢对人说。

这年八月下旬，地主阶级的压迫愈急，战斗迫在眉睫，拜上帝会令近处会众各在本地团营。九月中旬，命作战斗预备。平南花洲於九月十三日团营。十月初一日，拜上帝会在金田抗击地主阶级的第一个战役，得恩就率领花洲队伍前来参加大战。时洪秀全、冯云山藏在山人村胡以晁家，敌人来围山人村，驻兵思旺墟，以阻救兵。金田大队来救，得恩带队参加，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入思旺墟，打败清军，杀散团练。二十五日接洪秀全回金田。二十九日，大败浔州城来攻的清军。得恩都与有功。十二月初十日，遂在金田起义。得恩在金田起义建立的功绩，使他在太平天国载国元熏内。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五月，授御林侍卫。明年二月，擢殿右二指挥。八月，在长沙革职。十二月，克武昌，复原官。癸好三年二月，建都天京，因病开缺。七月，擢殿左七检点。十月擢春官又正丞相，总理女营事务，各营女官

据一九七五年广西民族学院政治系、广西平南县文化馆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祖坟墓碑和它说明的几个问题，见文物一九七七第一期。

据饶任坤蒙得恩（见广西历史人物传第二辑）、姚舜安蒙得恩（见壮历史人物传）。

据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

据锺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蒙得恩传。

据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

据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二月十七日记事。

据天兄圣旨卷一庚戌年二月二十八日记事。

据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

据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

及女巡查等，每天三次到得恩处听令。

天京事变后，「国政不能划一」。至戊午八年夏秋间，始建立五军体制，经朝臣选出得恩、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天王信任得恩，命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后为右军主将，而任命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稍可自立」。政局得趋於稳定，天王嘉得恩勤劳，己未九年封为赞王。

己未九年三月，洪仁玕到天京后，天王任为精忠军师，命得恩与章王林绍璋襄助仁玕同理国政。辛酉十一年四月中旬，因劳伤老病发，医药无效逝世。

蒙时雍是蒙得恩长子。加入拜上帝会，随父到平在山观见洪秀全。清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平南花洲团营，进雍於十八日由花黄水的紫微村张五家起行赴花洲。十月初一日，参加在金田抗击地主阶级第一次大战。自金田起义，一路从军作战直到天京。在建都天京初期，他已是知名人物。

得恩病重，代理父职，称赞嗣君。得恩死。袭爵，称幼赞王，与干王洪仁玕、忠诚二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天将李春发同理国务。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时雍写信给在广西平南家乡的三位叔父说：

幼赞王蒙时雍书致

四叔上信

二叔上国同覽：

晚叔上弼

分别十载有馀，渴想殊深，回意自幼在家之时，常聆亲训。多方教育，刻下天各一方，音书遥隔，合将从前及今事故大概述知，以凭知所因由，以昭据信也。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蒙得恩传。

天京事就后，国政不能划一，至建立五军体制后，始稍可自立，据洪仁玕自述。蒙得恩等经朝臣选出任国事，据李秀成自述原稿。李秀成自述原稿有一段论蒙得恩的话说：「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后封为正掌率大臣，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连我与陈玉成亦其调用。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案蒙得恩在金田起义时立有功绩，他出任国事又是经朝臣选出来的，这是李秀成自己说的。并不是由於是「天王爱臣」。至於当时「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乃天京事变所造成的恶果，不应算在蒙得恩账内。而在戊午八年太平天国艰危期间，陈玉成、李秀成在战场上挽回危局，主持中枢的蒙得恩也是有功的。我在一九三六年写太平天国史稿时，都根据李秀成这段话来论述蒙得恩是错的。承韩肇明、张介民两同志也评赞王蒙得恩（见一九八二年广西史学会论文）指出，并在此致谢。

据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

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供辞之回译。

案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天王诏旨尚有「恩胞」之称，在「恩胞」下有「雍侄」，盖此时蒙时雍已代父理事，故天王诏中并诏及他，即称赞嗣君之时。及到四月二十七日天王诏旨则只有「雍侄」了。考简又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供辞之回译说蒙得恩死於辛酉十一年，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说蒙得恩死於四月中旬。根据以上各条记载核对起来，知蒙得恩死於辛酉十一年四月中旬。

据幼赞王蒙时雍致叔上国等家书。

据张晓秋粤匪纪略。

据赞嗣君蒙时雍、忠诚夺贰天将李春发覆歛天安梁溉天安萧书。

据干王洪仁玕、幼赞王蒙时雍、忠诚贰天将成春发宣论合朝内外官员书士人等。

窃自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为日无几，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观真圣主天王圣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其他属精详，侄与先父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令甚严肃。为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於九月十三日花州团营，侄於是月十八日由花黄水之紫微村张五家起行赴花州。十月初一日打大仗。至十一月二十二，先父在金田带兵攻打思旺墟，其时路通花州，於二十五接天王徒营出思旺，上金田。二十九又打大仗。十二月二徒营大黄江口石头脚。辛亥年二月徒营驻扎武宣东乡、三里等处，复徒营象州新寨村、中平墟等处驻扎，被妖官妖兵重重围困。至壬子年二月时，荷蒙天父、天兄下凡，大作主张，打破敌卡而出，直到新回村，因敌人随后追来，随即杀敌兵七、八千，直打桂林省，未经攻破，即打兴安县，顺势打破全州。此时天威大振，直到湖南道州、江华、永明、嘉禾、桂阳州、郴州、茶陵、醴陵，一路直攻长沙。因未攻破，而敌者作怪，围困我们。复蒙天父上帝大显权能，搭造浮桥，统兵过江，兴师攻打湘乡、益阳等县、一路所得大小般又甚多，随即顺水而不，过洞庭湖，攻破岳州，连破汉阳府及湖北省城。至癸丑三年正月初六，顺水扬帆下游，攻打安徽省既克，直打江南省，名号南京，十日之间，即破该城，所杀汉、满妖官妖兵数万。其数知里铁卡铜关，我兵一到，年向披靡，势如破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我真圣主天王自癸丑年二月建都南京，改该省名为天京。所有攻克附近江南各处，难以书述。其归附者无不近悦远来，投诚向化，数载之间，民安物阜。迨至戊午八年，有该诛妖敌愍不畏死，胆敢纠聚各路妖兵勇匪，前来天京城外，筑造土营，挑挖长濠，围困三年之久，南北水旱两路，一泉不通。乃於庚申年三月下旬，经英王陈、忠王李、辅王杨、侍王李统率大队雄师，分途攻剿，於二十六仰仗天父、天兄大显权能，真圣主天王鸿福，将京外一带长围妖营一鼓铲平，杀灭妖官兵勇不可胜数，得获军装炮火甚多。复经忠王、侍王率领雄师直捣江稣、浙江，未经个月，其苏、浙所属府郡州县皆为天朝所有。今忠王统带雄兵数百万，声威远振，真是天兵到处，垂手功成。

惟是先父由粤西随侍真圣主天王来至天京，荷蒙圣恩，爱其才能，嘉其功绩，由指挥而升检点，由检点而升丞相，由丞相而升侯，由侯而升督率赞天豫。於丙辰六年，翼王石出师远征，其朝迁大权均归先父掌握。即於丁巳七年由督率赞天豫而升正掌赞天燕，复由燕而升安，由安而升义，由义而升朝长，由朝长而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数年以来，掌握重权，总理国事，备极勤劳。复蒙真圣主天王圣恩，嘉其丰功伟绩，於己未九年褒封赞王之位。先父本名上升，因敬拜上帝，上字犯讳，改名得天，复因天字崇隆无比，故又改名得恩。先父受此荣封，备极显耀。并蒙天恩於甲寅四年匹配家室。先父又得四子，二名时安，三名时发，四名时和，五名时泰，合家皆沐恩波矣。并有同乡界冲居住之莫仕擘，现已荣封补王之位，暨花黄水旺村之赖昌永，亦荣封恋王之位，其子桂英、福英皆封为殿下，与父之爵相等。又有灯盏村之张善超，现封为天将之爵，其爵与王位不过小其一等。至吉家亦有封王传第十七 蒙得恩蒙时雍林绍璋李春发者。其馀是凡平南县朋化里同来敬拜上帝让天识主之人，皆蒙天恩、主恩，普锡荣光，封授高官大爵矣。

然先父时常以乡里亲戚为念，未尝一刻忘怀，奈前数年无路可通，音书难寄。后於庚申年因翼驻扎四川地方，曾点一队官兵系李寿辉、傅忠信、谭体元等统带攻打桂林，该队官兵回到天京，言及曾由浔州直上，经过平南、江口、新墟及象州等处。比即询及家乡，始得略知大概情形，已经团炼扎寨，

音信可通。又适值忠王有欲收复粤西之举，而先父掌政丰朝，不能废公就私，不能偕来。惟家乡亲戚故旧，念念不忘，曾修信一封，托其顺寄后因忠王此举未行，是以此信未能寄到。乃先父因一路下来受尽风霜，致得辛苦劳伤之病，时发时愈。又因数年总理朝政，日夜劳心，不能一刻安宁，以致日积日深，愈发愈重，医药无效，延至去年四月中旬既谢世。侄当此之时，惨地呼天，曷胜悲恸，惟有丧葬尽礼，稍尽人子之道，无不事事谨守父训，以期稍绍前烈。乃蒙真圣主天王圣恩，命侄荣袭父爵，仍居王位仍理朝政，侄惟业自持，以图报效。

然侄无时不以祖母及各亲族念念在怀，因音信难通，时常焦急。适有吉晚之子吉亚八因其随同翼王远征，得回原乡地方，伊亦随同大队回京。侄传其来侄府第，面为细问家乡景况，以及诸亲族人等之存亡何如。据伊云称前随大队出师，四征不庭，道经平南、贵（桂）平，曾在大黄江口之胡村会见晚叔上弼，叙及祖母已经谢世，侄遥闻之下，不胜伤感。伊复言及四三叔已成有家室，堪慰远怀。其本村之张十五契公、张十七契公及罗得冲、温壬生、陈亚化等人均既去世，即德扬七叔公之子上考，其妻温氏亦既夭年，比既再续填房矣。吉亚八年言如此，侄一一闻听来言，想是实事，必无虚假。且祖母生年至今计有七十三、四岁矣，况素多病，常抱心气痛之症，侄常念及此，不胜孺慕。其生养死葬之礼，侄既不能书道，虽忠孝难以两全，徒抱终天之恨而已。侄又念及本村之张十五契公、十七契公，因闻去世，而十五契公之子七契叔，十七契公之子八六契并九二契叔未知俱齐否？又雷亚耀姑丈五兄弟可齐否？又八寨村张应堂契公、张绍贤契公不知尚在否？又旱田村张绍治契公、张绍诛契公还在否？并家乡亲族人等凡属老辈年高者不知去世几人？还在者几人？石门村宗族时亨长兄并亚次二叔等现今情景何如？侄自离家之后，十有馀年，所有家乡亲族，基邻右舍，亲戚故旧，无不时挂诸怀。侄文至日，惟望看过之后，可以传知宗族亲戚故旧及邻舍人等来屋同看来文，俾得共知，抑或遍传递看亦可。侄虽身远数千里之外，而传第十七蒙得恩蒙时雍林绍璋李春发致意之心未尝释也。侄又念四二叔暨德扬七叔公在家可得和睦众邻否？亦有他人欺凌否？但凡为人必以天理良心行事，天理良心待人，是为贤人君子矣。又念叔们暨七公等不知度日度岁可能支持否？侄今情有妥信之人，得以寄信回家，是以交托寄来，以达侄一番情意。如七叔公们公等果有欲来之意，或因在家难居欲来，抑或诸无妨碍，度日度岁平宁，可不用来者，亦听随尊意方便可也。但须将来与不来情节，及亲戚故旧邻舍人等情意缘由，一一回信，即交来人带回。如有欲来者，侄得实信之日，自当寻请妥当之人，接带来京，同享富贵。如惧程途遥远，不便前来者，即俟天下太平之时，再为致书前来家乡，以安宗亲，断不使仍似前时之苦难也。

楮短言长，笔难尽述，特将一番思慕诚心并十馀年间景况大略，摘笔作函布达。而所述历来事故，亦惟取其词直理明，俾看者易知，故不便作深奥文理，致使读时不知所以然者，岂不为误乎？故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之谓也。顺询

合家安吉

朗照不宣

再云：目下十分无人得来，此信即要速回，将原人带转，方能到处，以免（免）有误。路上使用，即要归着，容日侄自有所归。但求此信通行，各位叔台不用忧愁荣华富贵之日。信到千祈至紧（紧），书言不尽。

时雍主封家书，扼要地叙述自清道光三十年庚戌二月，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一八五〇—一八六二年）十多年间太平天国的历史。其中叙述起义闪后的事尤为重要。如到平在山朝见洪秀全，不准轻泄机关，花洲团营，十月初一日打大仗，迎接洪秀全归金田，以及从金田移营大湟江口、东乡等处，均为现存唯一的太平天国文献。其价值远在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进攻永安州路经他家乡时始加入的李秀成自述之上，故著录於此，以供考太平天国史的信据。

天京陷，传时雍得走去广东，情况不详。

林绍璋

林绍璋广西人。金田起义，初为兵。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一月，大军克岳州，以功升木正木二乙二监军，带左二军，直趋武、汉。癸好三年二月到天京，调炎正炎一丙一监军。四月升炎四总制，统带前四军，随朱锡琨等北伐，道经六合县，军中夜失火，诸军都伤亡散失，独绍璋全军还。东王杨秀清以为能，奏封恩赏丞相。十月，升春官又副丞相。

甲寅四年二月，命统兵取湖南。大军抵长沙西北六十里的靖港，用披枝叶以溃腹心的战略，分军由绍璋率领旁趋宁乡，於三月十九日（夏历三月二十七日）袭取湘潭，与靖港军夹攻长沙。先是敌帅曾国藩命部将塔齐布率兵救宁乡，行到半路，又命改救湘潭。塔齐布不知太平军已得湘潭，喜于凭城保大县以自固，二十日（夏历二十八日），长驱到湘潭，将入城，才知太平军先在，势不得退。时绍璋克湘潭方一日，布置尚未完竣，闻有敌到，仓卒间发兵出击，两军迫相遇，塔齐布既不得退，迫得拼死抵抗。太平军自起义以来，从未见敌人敢与短兵接战，一旦看见塔齐布军死斗，相顾惊愕。新兵在后队望见四面山上有很多肩负器械行走的人，以为敌军大至，就先走，互相践踏。敌军喊呼，观战的人都喊呼，前队精兵也被牵动，败退入城，曾国藩先派水师来救湘潭，泊在距城十里外，闻陆军战胜，鸣角发炮直上，与陆军会师。敌人从水陆两路发动进攻。而太平军新兵与老兵之间，复彼此不和，绍璋应付失当，指挥不灵，七日之中，十战十败。二十六日（夏历四月初

蒙时雍这封家书桂平县蓬垌乡黄鲁分收藏。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我和简又文同作金田调查。桂平县政府安排的调查日程上，有到新墟去黄鲁分家看蒙时雍家书一项。到新墟后，黄家以人不在家推不见。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桂平太平天国纪堂举行落成典礼始得见原件陈列。我承落成典礼委员会赠送摄影原件照片一张。兹因原件尚未寻到，一九八二年五月特将这张照片送交广西博物馆保藏。我得见原件后，写了篇幼赞王家书跋（此文后来收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内）考其为真品。近年有人提出怀疑，经广西文物工作者进行多次调查，完全证实确为真品无疑，见广西民族学院政治系广西平南县文化馆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祖坟墓碑和它说明的几个问题、黄素坤太平天国幼赞王蒙时雍家书考（均载在广西一九五一一一九八〇年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一书内）。

据王韬庸馀谈卷八贼中悍酋记。

据张德坚贼情汇集卷二林绍璋传。

据骆秉章清咸丰四年四月初一日贼势全注湖南请调粤黔兵勇协剿摺（见骆文忠公奏议卷一）、左宗棠与陶少云书（见左文襄公书牒卷二）。

据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第二。

据骆秉章、曾国藩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并见骆

五日），全军败尽，绍璋带四个骑兵，乘夜走回靖港。

当湘潭大战时，曾国藩亲带水师来犯靖港。靖港军迎头痛击，把他打得一败涂地，曾国藩投水自杀，随从把他救起，溃归长沙，长沙震动。当是时，衡、永、郴、桂及两粤天地会闻太平天国进攻长沙，都四起响应。人人都以为太平军取长沙如探囊取物，湘、粤、桂三省传檄可定。不料绍璋在湘潭全军覆败，靖港军势孤，不得不退守岳州。自经此役，太平天国无力再图湖南，而曾国藩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幸逃了被歼灭，凶焰从此嚣张，遂直冲东下，陷武、汉，犯九江，成为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其关系两方军事胜负如此。

寻论湘潭覆军罪，革职，派去湖口协助守城。这年八月，起为金官正将军。绍璋自念获罪重大，正在立功赎罪，不敢当官职，救燕王秦日纲代为婉禀东王杨秀清，请仍留湖口戴罪立功。

戊午八年，天京被围急，为加强中央领导力量，调绍璋回京，授地官又副丞相，与蒙得恩、李春发共同总理国务。从此直到天京失陷，参加领导中央政权共六年之久。

己未九年秋冬间，封章王。壬戌十二年春，正当太平天国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最紧急的关头，天王以洪仁玕办理错误，特命绍璋代洪仁玕担任对外事务。绍璋掌握太平天国对外政策，坚决对付外国侵略者。

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守，绍璋与李秀成等保护幼天王乘夜突围出，身当后队拒追敌，在湖熟镇力战牺牲。

绍璋为人，敏捷克勤，对学习，对任务，都孜孜勤劳，做到「样样晓得」的地步。他回京任职后，苦心向外国人学习西洋近代科学，熟悉地理和机械学，被称为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学识渊博、才艺见长的人。但不是大将才，东王杨秀清使他身当大敌，权在曾天养之上。遂致湘潭覆败。

李春发

李春发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间，佐蒙得恩理国务。旋授护京正主将，

文忠奏议卷一。

据骆秉章、曾国藩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摺、骆秉章清咸丰四年五月初十日靖港败贼下窜崇通贼匪南犯官军三捷摺（见骆文忠奏议卷一）。

据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第二、骆秉章、曾国藩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摺、曾国藩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左宗棠铜官感旧图序（见左文襄公文集卷一）。

据骆秉章、曾国藩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摺。

据张德坚贼情汇集卷二林绍璋传。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林绍璋封王年代，据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改订历法诏推定，应为己未九年秋冬间，与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同时，详见李世贤传注。李秀成答辞手卷说庚申十年封章王，可能是记忆有误。

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供辞之回译，见逸经第九期。

据曾国藩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

据王维周译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九章、第十章。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幼主升授李春发等职诏。

升京畿统管。庚申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幼主特诏褒封春发为忠诚贰天将说：「今览玕叔、恩叔、璋叔等本奏，京畿统管李春发自东王升天以后，勤劳素著，垦请褒嘉。朕旨准特诏褒封李春发为天朝九门御林忠诚贰天将兼京畿统管，以展其材也」。

辛酉十一年，进封顺王。春发是太平天国后期一个襄理国务的人物，任职以勤劳著称。天京陷，与林绍璋等同在湖熟镇力拒追兵牺牲。

据幼主升授李春发等职诏。

据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贼酋名号谱。至李春发封王年份，考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李春发与伍天将莫仕燮复美国水师提督照会还署衔为贰天将，同年未署月日与干王洪仁玕、幼赞王蒙时雍会衔谊论合朝内外官员书士人等也还署衔为贰天将，到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幼赞王蒙时雍、璋王林绍璋会衔照会英国舰长宾汉则署衔为顺王了。据此知李春发封王是在辛酉十一年四月后，十一月前。

据赵烈文能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记。

传第十八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九

李世贤 练业坤 李尚扬 陈廷香

李世贤广西藤县新旺村人。清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出生。在广西参加起义。天京事变后，朝臣议举大将，以世贤「少勇刚强」，把他选拔出来，与陈玉成、李秀成等分路统带军队。

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春，天京被围急，时清军势盛，世贤镇守安徽芜湖，力敌江南，保卫天京粮运，协同江北军队作战。这年秋，太平天国设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以世贤任左军主将。十一月，世贤在安徽宁郭郡湾沚镇大破清朝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邓绍良军，斩邓绍良。

己未九年秋，天王论世贤功，进封侍王。

庚申十年正月，世贤与李秀成分路袭浙江，攻湖州。三月，与诸路军会师安徽建平。世贤攻溧阳，取句容，从红山进天京，遂覆江南大营，解天京围。

八月，世贤率众出广德，攻徽州，曾国藩要想自己去守徽州，部下劝止，改派谋士李元度去守。世贤督军到，湘军溃走，遂克徽州。世贤向西进，下休宁，军锋直逼祁门。祁门是曾国藩老营驻地，湘军大震，曾国藩左右都劝他快跑。而世贤以东南空虚，却舍祁门入浙江。九月，克严州，十月，下临安，克富阳，斩清朝通永镇总兵刘季三，进克馀杭，攻杭州，不下，撤围去，复归徽州。十一月，与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进攻祁门，包围曾国藩大营。

辛酉十一年二月，世贤奉诏进攻江西以救安庆，从安徽婺源向江西进军，打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左宗棠军，克复景德镇。三月，与左宗棠军在乐平大战，世贤战败，将士战死的一万多人，他也把敌人有生力量杀得伤亡惨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威里塔斯（Veritas）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自厦门致香港每日新闻编者访问漳州的报道推算，见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五章引文。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洪仁玕自述，并参考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邓忠武公事略（见邓忠武公荣哀录）。

李世贤封侍王年月，未见明文记载。考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诏旨说：「朕诏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贤胞、辅胞、璋胞、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国将、六部、义、主、佐将，内外众臣知之」。案太平天国制度，天将上一级为王爵。其中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系在己未九年封王，都有明文可考。天王这一道诏旨，既把李世贤、杨辅清、林绍璋与洪仁玕等都称为「胞」，同列在天将之上，那末，李世贤、杨辅清、林绍璋三人应该是在己未九年十月前都已经封王。又考清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六日，清朝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奏说：「连接西路探报，擎获奸细供称，贼目伪侍王、伪忠王等带领大股贼党，已至高淳，欲由溧水以至金陵，图解洪逆之困」（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三十五）。据此，可以确证李世贤在庚申十年三月打破江南大营解天京围前已封王。我从前在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李世贤传中说他以打破江南大营功封侍王是错的，合更正于此。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王安定湘军记卷六规复安徽篇、卷十一谋浙篇。

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夏覆左季高，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

重，使左宗棠军自乐平战役以后不能再战。

世贤在乐平失利，即转向浙江进军。四月十五日（夏历四月十七日）克龙游县，十六日（夏历四月十八日）克汤溪县，十七日（夏历四月十九日）克金华府城。廿一日（夏历四月廿三日）克兰溪县。浙江各地人民纷起响应，诸暨何文庆领导的莲蓬党，温州赵起领导的金钱会都起义。太平军到处，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八月，李秀成从江西带兵入浙。拨一部分军队给世贤。世贤以次平定严州、处州、台州、宁波、温州等地。李秀成军也攻克杭州。于是浙江大部分地区都归太平天国版图。

壬戌十二年秋，天王诏世贤带兵回天京，攻打进犯天京的曾国荃湘军。时左宗棠已从广西调到蒋益澧部湘军，配备了新兵力，企图从衢州反攻。世贤留天将李尚扬等镇守金华、兰溪、汤溪、龙游，以拒敌东犯，约定严守五十天当回来。九月，世贤率领部将贺王秦日采、忠侍朝将陈世坤等带五队人马共七万多人去天京，与各路军猛攻曾国荃部湘军营四十多天不下，退屯东坝小丹阳。时左宗棠部湘军已陷严州，围攻龙游、汤溪，部将告急。世贤正在奉命攻金柱关，以通天京粮道，并截曾国荃湘军后路，不得回救。于是汤溪、龙游、兰溪、金华等地相继失陷，绍兴、萧山等地也都撤退，敌人就进犯杭州。

自壬戌十二年冬到癸开十三年春，世贤从东坝进攻金柱关。敌人依靠优越的水师，水陆联合死拒，大战数月，不克，退军溧水、丹阳。时世贤以溧阳为大营所在地，甲子十四年正月，在张渚镇战败，退归溧阳，不料守将吴人杰据城叛变，世贤退湖州。这时候，苏、浙两省被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抢劫，破坏生产，赤地千里，军饥无食。世贤奉命统率刘肇钧、陆顺德、汪海洋、李恺顺、谭应芝、陈承奇、李容发、陈炳文、朱兴隆各军入江西就粮，预定八月徽、宁、句、溧一带秋稻熟时东返解天京围。

六月，天京陷。七月，幼天王自湖州入江西，谋与世贤合兵，而世贤已先进入广东，围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九攻南雄州，闻幼天王西来，始回军谋迎护，不及，幼天王遂致被俘。八月二十九日（夏历九月十一日），世贤在福建武平县下坝歼灭清朝福建按察使张运兰军队，生擒张运兰。张运兰是湘军大将，独当一路十多年，为曾国藩的重要爪牙，一战被世贤俘虏，江西清军都丧气。世贤既歼张运兰军，即入武平，永定、龙严、南靖等州县都望风而下。九月初二日（夏历九月十四日），遂克漳州府，斩清朝漳州镇总兵禄魁。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传第十八 李世贤练业坤李尚扬陈廷香

据清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瑞昌、王有龄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六十六。

据清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瑞昌、王有龄奏，见同上。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李尚扬供、柯超辛壬琐记、许瑶光谈浙。

据李尚扬供。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曾国藩清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阅并近日军情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曾国荃禀官中堂曾中堂都将军李中丞严中丞、复多礼堂、与李良臣（均见曾忠襄公书札卷七）。

据曾国荃禀官中堂曾中堂都将军李中丞严中丞、复多礼堂。

据李鸿章清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收复溧阳并江常锡次第解围摺，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李秀成答辞手卷。

据沈葆楨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广信地面一律肃清摺，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三。

据左宗棠清同治三年十月十四日福建臬司剿贼受伤见无下落遴员接署摺（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一）、王

十月，在漳州万松关大败清朝署福建陆路提督福宁镇总兵林文察军队，斩林文察。清朝闽浙总督左宗棠由杭州督军来救，世贤命康王汪海洋守龙严，来王陆顺德攻安溪，并分军进攻长泰、泉州，断清军饷道以取福州。当时福建各地人民组织的小刀会、千刀会、乌白旗、红白旗等会党闻太平军入闽，都纷纷起义，有的做响导，有的做侦探，有的踊跃接济粮食，有的出任乡官，有的组织游击队，龙击清军的后路。

世贤在漳州，建立了地方政权，颁布各种章程，保护农商，恢复生产。他打算攻取泉州、福州，以争取海口。

乙好十五年三月，清军围攻漳州。世贤决定转移，命守小溪、漳浦、绍安各军俱到平和会合。四月初一日（夏历四月二十一日），他从漳州府撤往平和。四月初七日（夏历四月二十七日），从平和撤退，被清军追及，因小港纷歧，岭路险窄，人众拥塞，自相践踏及堕崖落水死的不计其数。世贤也连马堕于桥下，身受重伤。四月十二日（夏历五月初二日），撤到永定，因溪水迅涨，未能过渡，被敌人截击打散。这夜，世贤带伤策马过河，中流溜急，从者多被溺死，他泅水上岸，割去须发，密藏山中。后来打听到汪海洋驻军广东镇平县，他夜行昼伏，七月初六日（夏历六月二十八日），到达汪海洋军中。汪海洋前曾借故不救漳州，襄公奏稿卷十一）、攻毁云霄厅岳坑匪巢净尽摺、剿办土匪情形片、剿办兴泉永漳等处土匪片（均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三）。又藉口杀世贤部将王宗李元茂等以立威，怕世贤治罪，初十夜（夏历七月初三夜），乘世贤熟睡，派人把他刺死，事具汪海洋传。自汪海洋借口杀李元茂等后，那一枝作为军中重要兵力的广东三合会队伍即纷纷叛变，到杀害世贤后，人心更离散。太平天国南方大军失却了这位能团结群众的领导者，这年冬，就在广东嘉应州全部覆亡。

李世贤从广西参加起义，这一个出身贫雇农家庭的「少勇刚强」的少年，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一位著名的统帅，功业彪炳。他驻军漳州时，英国人威里塔斯去访问他，说他攻克漳州来看，表明他是一个战略家，非常精于战术。他在入武平、南靖等地以前，清军甚至没有听到太平军临近或企图攻城的任何消息；虽然清军人数多出三、四倍，但每次与他接仗都告失败。他又很熟悉欧洲的政治，对于一般为当进的中国人完全茫然无知的问题也很精通。但是，世贤不明大体，苏州失守后，他就有「别作他谋」的打算。他奉命统军去江西就食，预定秋收后回救天京。不料天京于六月失陷，他应该留在江西听候幼天王消息，做好接应的预备，乃他竟向广东进军，使护卫幼天王的军队到达江西后失了会师的计划，遂致石城覆师，幼

闾运湘军志第七。

据左宗棠清同治四年二月初四日官军进剿获胜会克永定县城攻克龙严州城摺，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二。

据左宗棠论闽六禁（见左文襄公告示）、左宗棠清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督师行抵浦城见筹剿办情形摺（见左文

据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九月三十日侍王李世贤在漳州的安民布告、及威里塔斯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自厦门致香港每日新闻编者访问漳州的报导。

据左宗棠清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攻克漳州府城南靖县城摺、五月初六日追剿窜贼大胜连克平和漳浦云霄各城摺、五月二十二日收复招安首逆乞降并截剿逸贼大胜首逆就歼摺，均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三。

据威里塔斯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自厦门致香港每日新闻编者访问漳州的报导。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天王被俘，从湖州入江西的军队全部瓦解，他是有大罪的。至于李世贤在漳州时，致函英、法、美公使，许以权利，约与共攻清朝，大背太平天国反侵略根本政策，这也是不明大体的表现。

练业坤广西人，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出生，隶侍王李世贤部下。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与黄呈忠、范汝增合兵攻克江西景德镇。三月，入浙江，以功封轮天义。八月克浦江，九月克严州，练业坤就留在严州镇守。

壬戌十二年夏，叙功进封梯王。八月，又与黄呈忠、范汝增合兵反攻宁波，不克。旋转战浙东一带。

癸开十三年春，与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出兵安徽。旋回军守卫天京。

这年七月初八日，天京东南的印子山要塞失陷，佩王冯真林战死。初十日（夏历七月初九日），业坤带兵出城反攻，与敌人争夺印子山，战死。他的墓碑在阴沟发现，今陈列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梯王练业坤墓碑

李尚扬湖南安仁人，生于清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夏，太平军北出湖南，尚扬参加革命，编入西王萧朝贵部。西王在长沙战死，随李开芳一路到南京。癸好三年，隶守镇江部队。丁巳七年（一八五七年），镇江失守，撤至江北六安州一带。

庚申十年（一八六〇年）随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转战苏、皖、赣、浙等省。十一月初九日，论功封裨天义。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四月，随李世贤从江西向浙江进军，六日之间，连克龙游、汤溪、金花、兰溪四城，尚扬镇守汤溪，进封忠裨天将。冬间，随李世贤从永康入仙居，攻克台州府后，回汤溪过年。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正月，尚扬从永康、缙云、青田至温州，招集金钱会。李世贤因向衢州进军，命尚扬回来布置，遂将金花郡汤溪、龙游、武义、永康、义乌、东阳一郡六县交他管理调度，共统率部队十万七千八百人。

这年八月，敌人进犯龙游、汤溪正急，天王诏李世贤率军回救天京。世贤将各事交给尚扬，命只要能把龙游、汤溪守住五十天，他即归来，乃世贤回京，只于九月间来过一信，其后无信息。尚扬苦守月，被敌人围紧，柴米都尽，突围不出。叛徒神将彭禹兰已与敌人约降，敌人命先前投降的叛徒李世祥密与彭禹兰定计擒尚扬。彭禹兰对尚扬说：「现在最好用诈降计，约期内外夹攻，以解重围」。尚扬喜说：「好！」而不知中了叛徒的毒计。太平

据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十月初一日侍王李世贤致英法美公使书，见王维周译吟唻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五章。

据李尚扬供。

考光绪浦江县志稿卷五兵防民转剿贼纪略清咸丰十一年记事述太平天国克复浙江浦江县后事说：「惟西北乡石宅义围坚守如故，迭战累月。九月初四日又为贼目轮天义练业坤所破，与实天义黄呈忠、进天义范汝增出截柘岭，犯严州。黄、练、范皆大股贼也。及严州再陷，练贼踞之」。据此可以考见练业坤克浦江、严州和守严州事，以及他当时的封爵。又练业坤守严州事也见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曾国荃复官中堂、复左季高制军（均见曾忠襄公书札卷七），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二年七月初七日记。同月初九日记。

以上除封裨天义系据幼主诏旨已注于义爵人物表外，都据李尚扬供。

天国史 卷五十九癸开十三年（一八六三年）正月十七日（夏历正月初十日）夜，尚扬留彭禹兰守城，而自率部将瀛天义张公庆、喻天义刘明荣、慈天义李加斌等去清军营诈降。清将蒋益澧伪作欢迎，延入，设宴相待，饮酒间，把尚扬八人擒拿，飞布各营，齐出攻城。城中火起，叛徒彭禹兰开西门，清军杀入城，汤溪失陷，龙游、兰溪、金华郡都跟着失陷。尚扬被敌人杀死。

陈廷香湖南湘阴县猪婆潭人，是侍王李世贤部下著名骁将，镇守浙江龙游。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清军从衢州进犯浙江，龙游正首当其冲。

龙游是一座小城，敌人从七月就开始进攻，廷香凭城踞垒迎击，屡次挫败敌人。九月，左宗棠扎营距龙游城五里的新凉亭，亲来督攻，在西南两门外，开掘长濠，引溪水灌满，以围龙游。廿八夜（夏历九月十七夜）四更，左宗棠又派各营分攻城垒。时廷香部下能够作战的将士只有几千人，与敌人势力相差很远。但守城、守垒的将士们，在廷香指挥下，英勇迎战。城外五个营垒，被敌人团团围攻，形势尤为危急，忬天安任方海守的一个营垒，火药桶被敌人火弹抛中，火药四炸，垒中被烧，扑救不及，垒陷，自守将任方海以下将士数百人都战死，突围得出的只三、四十人。其他四垒都垂破复完。城中守军从东门出救，大战五时之久，把敌人打退。这是一场大血战，据左宗棠自供，伤亡之多，为他的军队「向来未有之事」。

左宗棠见太平天国镇守龙游、汤溪、金华的大将都是湖南、湖北人，部下也多是两湖子弟。他又侦探知道龙游城垒柴米子药都缺乏，老弱患病的多，能战的少，而接济早断，外援被隔截不能到来。他妄想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如果能够把陈廷香首先用乡情劝说投降，做个榜样，汤溪、金华等地都可以兵不血刃地取得了。他就派两个从前和廷香熟识的人，一个是樟港人，叫做李怀英，一个是蒋家坪人，叫做蒋孝贵人龙游城来见廷香，李怀英、蒋孝贵一见廷香，首先说了一番多年不见的乡里友情，接着就代左宗棠致仰慕的热忱，还特别说到左宗棠就是湘阴东乡人，居住柳庄，与猪婆潭相隔只几里路，正是乡里近亲。随后，慢慢地说到天朝大势已去，龙游兵单粮绝，死亡就在目前，何不幡然变计，转祸为福，共图富贵，大家都是同乡，万事有照

据左宗棠清同治二年正月十五日连克汤溪龙游兰溪三县并金华府城生擒首逆摺（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光绪金华县志卷十四武备志兵燹、光绪浦江县志稿兵防粤匪扰浦纪略。案李尚扬伪降事，光绪金华县志兵燹记道：「二年正月初九日，汤溪贼目彭禹兰遣人乞降。布政使蒋益澧令前投诚之李世祥密与之约。禹兰说李尚扬诈降，约内外夹攻，以解重围。尚扬喜诺，而不知其所卖也。初十日，尚扬率八贼歛营门降，入饮之酒而擒之，飞布各营，齐出攻城。城中火起，禹兰启西门，官军杀入，贼夺门而走。十一日，收复汤溪县城」（自注：「以上据辛酉局报、左恪靖奏议、平浙纪略访册，并参旧闻」）。光绪浦江县志稿粤匪扰浦纪略说：「二年正月初十日，汤溪踞贼李尚扬伪降，谋内应，布政使蒋益澧擒之，复数城」。两书所记都同。左宗棠连克汤溪龙游兰溪三县并金华府城生擒首逆摺也说：「汤溪踞逆经官军逼围日久，窘蹙益甚，……贼目伪朝将彭禹兰遂于正月初九日遣人诣蒋益澧军前乞降，蒋益澧随令副将刘树元、守备徐文秀、军功李世祥等至城边，密与之约。彭禹兰于初十日亥刻，甫将伪忠裨天将李尚扬、伪瀛天义张公庆、喻天义刘明荣、慈天义李加斌等贼目八名，诱至濠边，刘树元、徐文秀等出其不意，擒解回营」。左宗棠的奏报也说明李尚扬是被禹兰诱骗，但他为夸大功劳起见，把李尚扬中计，入了清军营，在宴席中被执，改为被诱到濠边，出其不意擒解回营吧了。

据李尚扬供、左宗棠清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论孝威（见左文襄公家书）。

据左宗棠清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逼攻龙游汤溪县城贼垒情形摺，见左文襄公奏稿卷三。

应这一番鬼话。廷香忍着气等他们说完，勃然大怒道：「从前是乡里，现在分了人妖，势不两立，好大的狗胆，敢来惑我军心」！叫左右把两人牵出斩首，用竹竿把首级高悬在城头上。左宗棠和他的部下在城外望见，都低头丧气。

陈廷香和将士们忠心耿耿地忍饥拼命一直坚守到癸开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夏历正月十二日）得到了汤溪失守的消息，后路已断，始决定乘夜开东门向汤溪大路望金华撤退。廷香亲自断后，退到白龙桥英勇战死。

据左宗棠清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论孝威。

据左宗棠连克汤溪龙游兰溪三县并金华府城生擒首逆摺。

据左宗棠清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审办龙首逆片，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

传十九 太平天国史卷六十

林启容 叶芸来 吴定彩 谭绍光 陆顺德

林启容

林启容 广西人，初为东王杨秀清统下壮士，未知名。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始授士官正将军。五月，升殿右八指挥，命随赖汉英攻南昌。八月廿一日（夏历八月廿三日），撤太平天国史 卷六十南昌围，出湖口，廿六日（夏历廿八日）克九江，遂经略附近一带州县。甲寅四年三月，升殿右十二检点，命镇守九江。

这年秋，武、汉失守，田家镇继陷。曾国藩亲自带领湘军水陆师来犯九江，十二月十三日（夏历十二月初一日）四面合攻，启容迎击，杀死他的悍将童添云，湘军丧气。曾国藩定计，一面围攻九江，一面分军进札湖口县的盩山，以阻九江的救兵，并图攻破梅家洲营垒，以扼九江的背后。环攻十多天，启容坚守不出。湘军第一名凶狠的大将罗泽南对人叹息说：「九江城同斗子一样大，梅花洲更是一个小垒，而敌坚壁以老我师，静寂好像没有人，夜间没有更柝号火，我军一到城下，就旗举炮发，环城几千个城堞，旗帜林立，如林启容这样善守，真是了不得的将才」！就这样，启容先把敌人从岳州起一路耀武扬威的冲天气焰，一下子打了下来，到石达开督大军到，便把它的水师打垮，曾国藩逃走入南昌，仍留大将塔齐布带陆军围九江。启容笑对将士说：「曾妖差一点被活捉，塔妖更何足道，终死我手」。塔齐布军久顿坚城下，齐失了斗志，乙荣五年七月，果因愤满呕血死，湘军终于解围退。

启容在敌退后，就在北岸小池口造新城，叫做新城县，城外筑垒浚濠，密排炮位，守御如武、汉。当时九江在军事上的形势，西连武昌，东接安庆，为江西的咽喉，湖广、江南的腰肋。启容在这里坐镇，给天京的保卫，起了重要的屏藩作用。

丙辰六年秋，天京事变起，曾国藩以为启容是东王杨秀清提拔的人，这一次是抓到机会了，就写一封信劝他，说什么能知他用他的是杨秀清，今杨秀清既被杀，就没有人知他会用他了。他是杨秀清的人，韦昌辉必定要杀他。又在江西各府新加入的广东天地会队伍，外虽归顺，心实猜忌，杨秀清未死尚有所畏，杨秀清既死，他们已毫无畏惧，一旦反颜相向，必为所杀，再加上清军，启容就面临三个敌人。曾国藩威吓了一顿，接着又假作慈悲说：「念

林启容名字据天父圣旨卷三乙荣五年八月十七日记事。李秀成自述原稿、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林启容传、曾国藩论贼目林启容（见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都同。惟胡林翼清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围攻九江大胜并破小池口贼垒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十五）、清咸丰八年四月十一日驰奏官军克复九江疏（见同上书卷二十九）作林启荣。案可能是因「容」「荣」音近致误，也可能是因太平天国避「荣」字讳，林启容原名林启荣，改「荣」为「容」。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林启容传。

据曾国藩清咸丰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浔城逆党两次扑营均经击败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四）及罗忠节公年谱上卷清咸丰四年记事。

据塔齐布部将朱洪章从戎纪略。

据胡林翼围攻九江大胜并破小池口贼垒疏、钞本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卷二清咸丰六年十二月记事。

尔林启容不死于官兵，则死于广东之贼，不死于东贼，则死于韦氏之党，万无幸全之理，岂不哀哉」！最后又来一手利诱说：「尔能剃发投诚，立功赎罪，奏明皇上，当以待张家强（祥）之例待之，可以保身首，可以获官爵，并可诛戮韦党以快私仇，一举而三善备，计之上也」。启容得信，大怒说：「曾妖敢对我挑拨离间吗？别瞎了眼睛」！立刻把信撕毁。他见天朝乱起。知道武昌必不能守，日夜添设守具，聚集米粮，做好防守九江的准备。

这年十一月十三日（夏历十一月二二日），武、汉失守。二九日（夏历十二月初九日）清朝署湖北提督杨载福、记名臬司李续宾统湘军水陆师就陈兵九江城下，立刻进攻，日夜不停地四面环攻六昼夜，启容从容应战，湘军死伤累累，大败退。启容伺机出击，叠有斩获，叙功封贞天侯。湘军既屡败，知仰攻失计，改用长堑围困的战术，并先图新城县、湖口以断九江救应。丁巳七年正月，湘军开浚长濠，五月工竣，起官牌夹从南连延而东到白水湖尾，长三十多里，濠共六道，每道濠深二丈，宽三丈五尺，三面合围。八月，新城县陷，九月，湖口陷，湘军复以水师十多营驻守北面江岸，于是九江援绝合围。八月，新城县陷，九月，湖口陷，湘军复以水师十多营驻守北面江岸，于是九江援绝围合再治城从东连延而南潜掘地道。四月初十日（夏历四月初七日）地雷发，砖石飞腾，山岳震撼，城崩一百多丈，面积过大，不能复堵筑，敌人蚁附而登，城遂陷，启容与部将元戎李兴隆率领将士在烈风雷雨之中，浴血巷战，把这一支敌人王牌军队李续宾部湘军给以极重大的伤亡，使它「兵气顿弱」，无法重振，不到半年，就在三河战役里遭到被残灭的后果，最后，全军将士一万七千人在完成了他们的光荣任务之后，都英勇牺牲。他们的热血洒满了长江，滚滚江流都成为一片赤红。启容守九江五年，与敌大小几百战，兵单粮少，围合援绝，不屈不挠。曾国藩十分怕他，不得不对自己的兄弟曾国荃偷偷地自供说：「林启容之坚忍，实不可及也」！后来日本人白浪庵滔天论启容守九江说：「睢阳而后有斯人」。启容如此，在他领导下的将士们也无不如此，当时守九江的战士，有被敌人俘获的都被剖腹验视，他们的肚子里都是一些青菜野草，但是，他们都能在极度的饿火燃烧下，忍饥力战，使九江城雄峙不下，而敌人的军队只要缺了三天粮，就要束手坐困，反革命巨头围攻九江的统帅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对革命者这种英雄行动惶惑不解，曾经对他的友人悲叹说：「昔年九江之贼，剖腹皆菜色。三日无米，究能坐困，兵不如贼，其理难通」。作为革命英雄的林启容和他所领导的将士们的英雄行动，当然不是反革命分子所能理解的。他们都表现了太平天国

据曾国藩丙辰十月十三日论贼目林启容。

据胡林翼围攻九江大胜并破小池口贼垒疏。据胡林翼清咸丰七年五月三十日奏陈九江长围困贼迭次大胜及水师深入失利旋复获胜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十八）、清咸丰八年四月十一日驰奏官军克复九江疏（见同书卷二十九）。

。戊午八年二月，湘军攻城愈急，水陆昼夜环攻，城中粮尽，以蔬菜青草充饥。湘军不得逞，乃潜在磨盘洲凿地道。春末夏初，东南两门地雷相继发，城坍，启容力御，湘军伤亡惨重，城复完。未几，湘军

据胡林翼驰奏官军克复九江疏，及胡林翼清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复多都护、同月二十九日复多都统（都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七）、彭玉麟攻克九江屠城（见彭刚直公诗稿卷二）。

据曾国藩清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致沅浦九弟，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三。

见汉公太平天国战史白浪庵滔天题词。

据胡林翼复王柏心书，见商务印书馆影印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一。

革命战士的英勇、坚忍的优良传统。

癸开十三年追封开国功臣，封林启容为勤王，子某袭爵。

叶芸来 吴定彩

叶芸来广西人，从广西起义，为人极精明强干，多谋善战。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任队将，驻军安徽潜山县。十月，任将军，镇守安徽舒城。戊午八年夏封受天福，镇守安徽太湖县。己未九年秋，升封受天安，移镇潜山县。庚申十年春，英王陈玉成奉诏东攻江南大营，以芸来谋勇兼优，坚忍不拔，特委以留守安庆的重任。陈玉成既行，曾国藩湘军水陆大举来犯，芸来布置城守，条理分明，既整且暇，肆应不穷。既而敌人用围九江战术，掘长濠围困安庆，芸来不为动。敌见久围不下，乃敌撤城围一隅让芸来出走。芸来笑对诸将说：「曾妖发大梦吗？以为我们也同他们那样胆怯吗？长江千里，守在上游，现在武昌、九江都失守了，只靠安庆做天京的屏藩，安庆的得失，关系天京的安危。我们一定要保卫住安庆！」

辛酉十一年三月，陈玉成率军来援，在菱湖北岸建筑十三座营垒，芸来出城屯军在南岸，筑五座营垒，放小船在湖内，通往来，以夹攻围师。敌人据东路湖边，舁炮船入湖，筑垒掩护以相抗。太平军无水师，不能御，陈玉成退，敌增掘长濠，把菱湖各营垒都包围起来，城围益急。七月，陈玉成再率大军来救，拚力破敌第一层濠，逾濠肉搏，敌且战且增修新垒，芸来倾城出应，从盐河到十里铺东向攻敌新垒，不克，退归城。时城中粮已尽，陈玉成复筑垒菱湖北岸，舁小艇泛湖运粮入城，敌水师游弋湖中，辄为所截，城粮遂绝。于是敌偷挖地道埋地雷，七月二十六日（夏历八月初一日），地雷发，北城坍，敌逾濠登城，芸来率领饿倒的将士奋起迎击，全军将士二万人都英勇牺牲。城中绝粮已久，将士都饥极僵仆，终于忍死力守到底。叶芸来和他的将士们都表现了太平天国革命战士无比坚强的斗志。

吴定彩在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八月破江北大营，庚申十年二月克杭州，三月破江南大营等战役，都建立功劳，擢平西主将。四月，与前军主将吴如孝合军去凤阳救应征北主将张乐行。旋与黄金爱、朱兴隆同守六合、天长。辛酉十一年春，安庆被围急，英王陈玉成奏调定彩等率军来助战。既至，守将叶芸来请增守兵。陈玉成集诸将问：「谁敢入城助守」？定彩抢先对说：「安庆存，天京安；安庆失，天京不保。赴荡蹈火，也必须力争此关，弟请前去！」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

据李续宾克复太湖县城疏，见李忠武公奏疏。

据储枝英皖樵纪实。

据清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和春等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太平天国史 卷六十

据李续宾克复太湖县城疏、曾国藩清咸丰九年九月初四日记附记（见曾文正公手书记）。

据储枝英皖樵纪实、曾国藩清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八日记（见曾文正公手书记）。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胡林翼清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驰陈安庆围师战守各情形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十六）、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克复安庆省城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王定安湘军记卷六规复安徽篇。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记。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三日记。

陈玉成对他的忠勇十分嘉奖，命带部下精锐千多人入安庆助叶芸来守。五月，与清将曾国荃在菱湖大战，屡挫敌兵。及城陷，定彩当先死守城缺，力竭英勇牺牲，所部千余人同时战死。

谭绍光

谭绍光广西桂平县金田乡板霞村人。清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出生。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而饶具胆识的人，很有才干，也很有教养。十六岁时，金田起义，他就参加革命，屡建功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授宿卫天军主将，封建天义，随征赣、鄂，回军进取浙江。壬戌十二年四月，克复浙江湖州，杭、嘉、湖地区军事平定，以建立大功封慕王。

这年秋，李秀成奉诏回援天京，留绍光主持苏州留守事。他在盘门以北，东到娄门，建筑几十座营垒，都附墙挖地，覆板垒土在上面，以避作炮，又在娄门外垒石做长城，屹立如山，作坚守计。同时他采取攻势防御战略。向上海发动进攻，与敌在北新泾鏖战，打挫了敌人的凶锋。

明年四月，昆山陷。六月，吴江陷。七月，清江苏巡抚李鸿章部程学启，会合英国侵略者戈登常胜军来犯。绍光迎击，屡败敌人。十月十五夜(阳历十一月二七夜)，戈登企图用夜袭突然夺取苏州城东北角最外面的一道长防线。在深夜一点钟的时候，戈登带领人马到来，他亲带两大队向栅堡前进，将其余军队留在后面，叫他们一听号令，便上前接应。戈登到了栅堡前，只见四围静寂无声，他以为太平军对他的行动毫无发觉，却不料绍光对他的夜袭早作准备，正在摩拳擦掌等候。于是戈登下令前军立刻攀登长墙，后军即行前进。一个前哨队攀上了长墙，正当兵士帮助戈登攀上长墙的时候，一声枪响，栅堡内立刻放出一排连珠炮和步枪弹，太平军防守的长行列栅堡宛如一条火线，敌军则向栅堡内投掷火箭和手榴弹。在太平军猛烈的炮火扫射下，敌人攀登上长墙的队伍被打垮下来了，后面接应的队伍也起了极大的慌乱，就狼狈溃退，栅堡外留下死伤累累。第三天清晨，戈登用二十尊大炮向栅堡连续不断地轰击了三小时，太平军的防御工程大半被轰毁，无法再守，向城内撤退。戈登望见太平军撤退，带队前来要占领栅堡。太平军看见敌人前来，立刻掉转头来先把戈登军与它本队的联络割断，就迅速地把它围攻起来。戈登大惊，他想不到在撤退中的太平军会采取这样的闪电般的行动向他反攻。他死命抵抗，幸得救兵赶到，才把他救出，但已经死伤惨重了。这两役，计打死戈登部下军官琼斯(Jones)、毛勒(Maule)、维利(Wiley)、金(King)、利司第(Christie)、亚卡(Ager)、卡尔(Carral)、威廉(Williams)、

据李秀成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李秀成自述原稿。

谭绍光籍贯未见记载，一九四四年春，我去参加桂平太平天国纪念堂落成典礼，遇见涿州中学教师罗声洋，据他说他在一九一四年去三江(在紫荆山)访查太平天国史事，查知谭绍光是桂平县金田乡板霞村人。

据马惇的志愿陈述书(见五崇武、黎世清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业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马安致卜鲁斯的信报告白齐文等人背叛太平天国附件二乙)。

据宿卫天军主将谭绍光发给商民芦 关卡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秀成致杰天义赖文光谕、垠天豫上宿卫军主将健天义禀。

据吴县农村遁客虎窟纪略清同治元年七月记事。关于此事，叶桂生谭绍光封王时间考有详细考证，见近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格兰司福特 (Glanceford) 等人。在这天战后，戈登为着勉回已经沮丧的士气，对他的部下，发出一道哀号的布告说：「本指挥官对于昨日战役中奋勇作战之诸将士等表示无限欣慰与祝贺，敌人等之顽抗与其陈地之坚强难攻，遂使本队军官与士兵等不幸遭受重大伤亡。本指挥官对于军士等之伤亡，殊深扼腕，并自信此类惨事决不使其再见」。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给外国侵略者打击的重大如此。

敌人十分明白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的，早就派人入苏州活动。苏州城中守将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天将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等都给敌人勾结上了。他们与程学启、戈登在城北洋澄湖谈判投降条件，由戈登作担保。会后，戈登对程学启说：「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两次战役中，我的官兵死伤太多，你们不能希望我可以打下苏州，太平军只要在那座长七码的大桥上称作抵抗，就可以把我们击溃，因此，我盼望李抚台尽力赞助谈判」。结果，议定叛徒们约绍光上城墙了望清军进攻的布置，从城墙上推下绍光，由城墙下的军队把绍光擒住，然后开城降。

那时候，绍光截获几封戈登写给郜永宽谈判投降的信，他虽然是苏州主帅，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将领各有独立的指挥权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指挥他人的军队。当时叛徒郜永宽等部下，共占苏州城内守军四分之三，守着六个城门中的四个门。他们的实力远在绍光之上。因此，绍光在截获叛徒们叛变的证据后，他就不可能下令把叛徒们逮捕起来，他也曾想到用计去杀死他们。但是杀死之后，他们的部下反抗起来，城中内变，城外强敌乘机打进，两面夹攻，那还得了！因此，他本着他的磊落天性，一向对人坦白的作风，决定在他的王府里，召开军事会议，企图用道理去说服叛徒们，使他们回心转意，共同保卫苏州，尽忠报国。

二二日（夏历十月二四日，阳历十二月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叛徒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伍贵文、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八人都齐集慕王府。午餐毕，便举行祈祷，然后一齐往慕王殿。各人都穿着行礼的冠服，依次坐在殿内的高台上，绍光坐首席，做长篇报告，先说明天朝目前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其次申述只要大家齐心，就可以克服困难，就可以消灭妖朝，赶走洋鬼，共享太平的信心，最后嘉奖广东、广西军的忠勇，对其他军队离心离德的行动提出责备。叛徒们对绍光的报告加以攻击，于是激烈的争论发生了，终至汪安钧跳起来，脱掉长袍。绍光喝他：「干什么」！汪安钧应声抽出一柄短剑，迳向绍光颈上砍去。绍光没有提防叛徒们的暗算，被砍倒在座前的桌子上。众叛徒一拥上前，把他位下来，割下首级，送给敌人，

据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第十一章，并参考黎世清译贺翼柯戈登在中国（见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据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戈登信（见贺翼柯戈登在中国）、戈登发表的苏州杀降的经过（见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马安致卜鲁斯的信报告苏州杀降事附件）、朱孔彰程忠烈公别传（见中兴将领别传卷二十四上）、周馥负喧间话卷上。又关于李鸿章派间谍入苏州色结叛徒事，后来李鸿章曾经对他的幕僚吴大澂谈及，吴大澂在清同治九年四月初三日记道：「诣帅舟，谭及苏城克复时，郑国魁入贼中行间颠末，当时用诡计诱降，皆国魁之力，此吾吴人所不知，节帅因为余言之甚悉」（据顾廷龙吴憲斋先生年谱引文）。

据马惇的志愿陈述书。

开齐门降敌。

绍光是太平天国的一员英勇的大将，敌人描写他在打败戈登夜袭之役的作战情况说：「慕王在前面的栅堡上，跣足而立，未著鞋袜，奋勇作战，宛如普通士兵」。就由于他的活动一如士兵，站在战斗的最前列，这就给士兵感觉到官兵一体，从而发挥了无限的积极性。绍光勇猛像一头雄狮，宁可拚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屈服，就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承认他「为人勇敢而聪敏，在困难之中从未示弱」。当绍光被叛徒们刺死时，他截获的戈登给叛徒那几封信从衣袋里落下，都沾染血迹。在这些信件上所洒的点点热血，说明了这位英雄人物的无比忠贞、勇敢而磊落的行为。在绍光英烈牺牲后，中国之友报（Friend of China）副主笔到苏州访问，曾到慕王府废墟去凭吊，归来在苏州旅行记上论绍光道：「他在这么许多叛徒（他的兄弟各王）之间，绍光对于自己的事业抱着耿耿忠心。他死在太平军叛徒之手，正说明了他是个值得赞美的人物」。只有同绍光这样的一个不论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绝不示弱的始终忠心耿耿的英雄人物，才赢得到人们的衷心赞叹。

陆顺德

陆顺德广西藤县大黎乡古制村人，久著战功。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任宿卫军太佐将，领兵收复昆山、新阳、松江一带郡县，驻军松江，以取上海。十月，隶南路大军出师江西、湖北。

辛酉十一年五月，时顺德已擢南破汽军主将，封认天义，率军进入蒲圻。旋班师经江西进取浙江。八月，大军进入浙江。顺德奉命进攻萧山、绍兴，以断杭州的羽翼。九月十六日（夏历九月二三日）顺德领军从富阳渡钱塘江，明日克复萧山。二二日（夏历九月二九日），就克复绍兴。

据戈登发表的苏州杀降的经过、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戈登信、李鸿章克复苏州摺。案戈登记谭绍光是在慕王殿开会议时被叛徒刺杀，他是据自两个当天从苏州走出的法国人的报告，第二天，戈登到慕王府，并亲见慕王尸在府中。又考钱勳吴中平寇记卷六也说绍光的被杀，是叛徒们「即坐刺杀」。钱勳是当时李鸿章的幕客，他的记载也是出自新闻。据此，知绍光被刺死是在慕王殿开会议时。李鸿章克复苏州摺说：「二十四日午刻，慕逆传令各伪王上城堵御，正在对众指挥，郇云官商令伪天将汪有为，出其不意，立拔腰刀刺杀之」，并非事实。

据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第十一章。

据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第十一章。

据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戈登信，并参考威尔生常胜军。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说：「当慕王被杀之后，有几封戈登寄给他的信，落在地上，都沾染血迹」。案戈登信说：「后来纳王告诉程学启，我写给纳王约其来降的信，当他们捉住慕王的时候，有几封从慕王衣袋里落下，在慕王府高台旁，我自己也找到一两封」。可见那几封当慕王被杀时从衣袋里落下沾染血迹的信，乃是戈登写给叛徒郇永宽的信，威尔生说是写给慕王的，那是错的。

引自王维周译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四章。

案陆顺德籍贯未见记载，一九四四年我去参加桂平太平天国纪念堂落成典礼，遇藤县人黄显图说，陆顺德是藤县大黎乡古制村人。

据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三十一日李秀成致英、美、法公使书。

据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秀成致杰天义赖文光谕。

据清同治元年正月初五日庆端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八十六。

顺德既克绍兴，布告安民，设乡官，建立地主政权。于是立门牌，以查户口；发店凭、商凭，以管理商业；食盐归专卖，设盐师帅董其事；田地租额都由政府规定，地主必须赴局领票始得收租，以加限制；凡属地主阶级，一律列为富户，遇有军需，都要案田亩的多少，定捐献的数目。顺德在绍兴推行太平天国各项新法令，强烈地反了阶级路线。人民欢悦，绍兴郡地区歌舞升平。以功进封来王。

时诸暨县包村有一个用邪术惑众的妖人包立身，凭恃本村在山中，有险可守，拒绝编造门牌，杀害地方行政人员，诸暨、萧山、山阴、会稽等县许多地主都挟带资财粮食逃到包村去支持他，组织反动武装，企图抗拒太平天国。顺德发兵去镇压，杀了包立身，镇压了反动地主。

先是英、法侵略军既攻陷宁波，英国海军总兵 乐德克与清朝官员商妥，仿上海常胜军制，组织了两支清、英混合的军队，叫常安军、定胜军。法国海军副将勒伯勒东和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也组织了一支清、法混合的军队，叫常捷军。这三支由侵略者组织的军队，在宁波、余姚、上虞一带抗拒太平军，抢劫、屠杀中国人民，又来进犯绍兴。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夏历十一月二十八日，阳历一月十七日），勒伯勒东带领常捷军先来进犯绍兴。他妄图一举就把绍兴打下，却不料遇到太平军坚强的打击，他自己反遭炮炸死，他的军队狼狈败退上虞。上海法国海军提督若勒思（Jaures）闻讯，赶派参将达耳第福（tarding de Moidrey 一作买忒勒）来接统。

癸开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夏历十二月三十日，阳历二月十八日），达耳第福带领常捷军，乐德克带领常安军、定胜军，与清朝道员张景渠统带的兵勇、布兴有统带的海盗联合大举，再来进犯绍兴。第二天，侵略者在离西郭门城墙一百六十码的地方布置完竣大炮陈地。达耳第福以为绍兴唾手可行，即传令破城后掳掠四十八小时。初九日（夏历正月初二日，阳历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时，开始攻城。炮弹飞入城墙的底层，轰开一裂口，旋用慕松炮弹射击，在其中爆炸宛如多具地雷炸裂，城墙遂倾圮。太平军英勇迎战，每当敌人大炮轰裂城墙的时候，就冒着炮火，纷纷拿起沙袋去填塞缺口。到下午二时，城垣被轰开一极大缺口。侵略者和清军及海盗，前来抢登。可是守城军，用一个目击者的话来说，「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在缺口作战，奋不顾身」，把敌人击退。侵略军伤亡过半，达耳第福被击毙，英军参将定龄也负伤而亡。

顺德军队虽然在绍兴地区大败外国侵略者，但由于汤溪、兰谷、龙游、金华、诸暨等地相继失守，恐前后受敌，二月初一夜（夏历正月二五夜），

据古越隐名氏越州纪略、会稽杨德荣夏虫自语、山阴王彝寿越难志卷上，光绪诸暨县志卷十五咸同简兵事。

据包越瑚编辑包立身事略。

据李鸿章清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勒伯勒东陈亡请卹摺（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第七章。

据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第七章、王维周译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章、李鸿章清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达耳第福陈亡请卹摺（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左宗棠清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查明法国参将陈亡请卹摺（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太平天国史 卷六十

全军安全地向杭州撤退。时大军正向江北进军，须有大批兵力支援，因此，顺德军队赶着向苏州集中，预备出兵安徽牵制曾国藩军，以配合作战。既而大军北征无功，回师天京，顺德军队遂留守卫昆山、苏州、无锡一带。

甲子十四年春，江南乏食，顺德与侍王李世贤等军同入江西就食。天京陷后，转战闽、广间。乙好十五年七月克复广东长乐县。敌军四面来攻，八月初三夜（夏历七月二七夜），敌人设伏东门外，分队佯攻炮台，列王洪桂芳带兵开东门赴援，伏兵突起，洪桂芳被俘，将士伤亡不少。敌人又进攻炮台，守军千多人，都壮烈牺牲。顺德闭城拒守。时城中系天将林政扬广东天地会花旗部队，顺德只有卫队百多人。这一个叛徒林政扬看见形势危急，就杀死顺德的卫队，执顺德送给清军。

顺德与洪桂芳被解到广州，囚在番禺县监狱，谈笑自若。八月二七日（夏历八月二一日）午，在广州慷慨就义。当赴刑场时，两人一路上痛斥清朝暴虐无道，大声宣告清朝反动统治迟早终归要灭亡，路人都受了他们的感动。

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二月十七日西兵克复绍兴诸暨萧山等城片（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左宗棠清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查明绍兴萧山克复详细情形摺（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史致谔清同治二年二月初五日稟曾国藩等（见史致谔档案）、陈其元庸间老人自叙。

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上曾相（见朋僚函稿卷三）、清同治二年四月二十日官文、严树森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四十一）。

据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克复昆新摺（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同年九月初七日无锡大捷摺（见同书卷四）、同年十月十五日攻克浒关虎邱贼营摺（见同上书卷五）。

据清同治四年九月初二日瑞麟、郭嵩焘奏，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百十。

据上海新报乙丑九月十九日转载香港新闻。

传第二十 太平天国史卷六十一

黄文金 胡鼎文 赖文鸿 黄文英 刘官芳

黄文金 胡鼎文 赖文鸿 黄文英

黄文金广西博白县人，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出生，参加金田起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既建都天京，复经略长江上游，东王杨秀清以湖口为赣、鄂关键，长江腰膂，非骁将不能守，十一月，乃命文金去镇守。文金到湖口，拆毁旧城，在石钟山自麓到顶，叠石重关，筑城如带，复在西岸梅家洲筑立坚城，掘濠植树，环濠绿杨几万株，葱郁成林，与湖口相犄角。江中用钱索横江、排战舰几百艘防守，防御工事极固。曾国藩率湘军水陆师来犯，百计攻打，卒不能下。文金镇守三年，大小几十战，杀清将萧捷三、罗胜发、史久立等。敌人极怕他，称他做黄老虎。丙辰六年秋，天京事变起。十一月，武、汉失守，敌人水陆大与来犯。文金兵单援绝，屡败敌人，守到丁巳七年九月，力竭城陷，金师退出。

戊午八年，隶右军主将韦志俊部下。己未九年九月，韦志俊在安徽池州叛变，派文金、赖文鸿、刘官芳、古隆贤率队去袭芜湖。文金等行到中途，反戈讨伐叛徒，在池州城下连战下胜，退到青阳、铜陵，向杨辅清请援兵，十一月，卒打败叛徒，夺回池州。

庚申十年春，文金奉调回京，打垮江南大营后，克江苏江阴。论功授定南主将，封擎天义。八月，从江阴进功常熟，文金率七骑当先直冲阜成门，清军崩溃，遂克常熟。常熟既定，九月，奉命进军江西。时太平军四路包围祁门曾国藩湘军大营，文金当西面，领军连克建德、鄱阳等六县，湘军粮道文报都断，只剩景德镇一路连接济，文金悉锐猛攻，曾国藩急命左宗棠、鲍超来救，竭力死拒。文金

与敌大战，相持不下。辛酉十一年正月，回军青阳。

千戌十二年，以功封堵王。癸开十三年二月，文金自皖南入江西，越鄱阳、浮梁、都昌西攻湖口，欲断湘军上游交通。围攻数月，不克。七月，退

据黄文英供。

据同治湖口县志卷五武备志。

据曾国藩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水师保守湖口克都昌县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胡林翼清咸丰七年十月初二日奏陈水陆各军克复江西湖口县城并攻破梅花洲伪城详细情形疏（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二十二）、同治湖口县志卷五武备志、彭玉麟攻克湖口（见彭刚直公诗稿卷二）。

据胡林翼清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奏陈逆首投诚献城旋为贼党袭踞先后剿抚办理情形疏，见胡文忠公集卷三十八。

据顾汝钰海虞贼乱志。

据汤氏辑鞞闻日记（见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一期）说黄文金克常熟时的官爵是「真天命太平天国定南主将擎天义」，则黄文金封授此官爵时是在克常熟以前，故本书暂定其时间在克江阴后。

据陆筠海角续编。

据谭嘘云常熟记变始末卷下。

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官军扼守景德镇会剿洋塘大捷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

据黄文英供。

归皖南。旋入浙江守湖州。

这时候，江苏、浙江两省给反革命残破，地荒粮缺。甲子十四年春，苏、浙大军前往江西入敌境内就粮食，预定秋收后回救天京。以湖州、广德这一面水背山，襟带平原的地理形势，处于江西、江苏的中权，既可以接应江西大军回救天京，又可以接应天京突围，还可以东出苏、浙威胁苏、杭，这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要地，因特命文金留守。

六月，天京陷，幼天王奔广德，文金迎入湖州。文金所部都是百战精锐，人心赖以固结。七月，从湖州撤退，保护幼天王入江西与侍王李世贤军同去湖北会合扶王陈德才大军。文金刚领导军队安全离开湖州、广德，就在宁国墩病死。自文金死，军队失了英勇的统帅，随幼天王入赣的军心始散，遂致石城一役，全军覆败。

胡鼎文与黄文金同守湖口，屡败曾国藩。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封孝王。癸开十三年二月，皖、浙缺粮，鼎文与黄文金、佑王李远继等合军取道青阳前往江西。三月三十日（夏历三月二十五日），从祁门界桃墅镇进入江西饶州境，与清军大战阵亡。

赖文鸿隶韦志俊部下。韦志俊叛，文鸿与黄文金、刘官芳等率众讨伐，夺回池州郡，遂驻军皖南。庚申十年三月，率本部到建平会师，合力打破江南大营，解天京围，以功封崧天义。后封匡王。甲子十四年夏，文鸿与黄文金同守浙江湖州。七月，大军入江西，在安徽宁国县余村战死。

黄文英堵王黄文金的堂弟，为人英鸷深沈，十岁父故，十三岁母故，都靠文金抚养。就在十三岁这一年，随文金参加金田起义，在文金军中管理军需事务。

据王定安湘军记卷五援守江西下篇。

据曾国藩覆左制军，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

李鸿章清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上曾相说：「顷搜获黄文金三月抄与护逆帛书，云听、侍窜江西，欲图绕救，黄、李仍守湖州以待」（朋僚函稿卷五）。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记说：「逆贼以浙、苏已破……粮食不足，故图窜江右腹地，一则乘虚，一则就食。……其胡、黄、李大股仍踞湖州，则以牵缀浙师，且为江西、江苏中腰联络之计，其算甚周，其谋甚老」。

黄文金病死的时间和地点，据左宗棠奏报说是清同治三年八月初五日（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七月廿四日），即从湖州撤出后第九日，死于浙江昌化白牛桥（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清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提讯忠逆义子李士贵并起获堵逆黄文金尸首臬示片）。考黄文英供说文金「病死宁国墩」。本书从黄文英供。

据黄文英供。

据曾国藩水师保守湖口克都昌县摺。

据沈葆楨清同治二年三月初六日贼氛逼近调度情形片，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一。

据沈葆楨清同治二年四月初三日韩字营血战解围摺、同日报获伪孝王尸首片（见沈文肃公政书卷一）、五月十八日饶郡练勇出奇获胜摺（见同上书卷二），及参考李秀成答辞手卷。案世界书局影印李秀成亲供手迹说，辛酉十一年春，有一个与黄文金、李远继合军的将领叫做胡弼文，在东流、建德、饶州一带与曾国藩部作战，中炮身死。未知是李秀成把胡鼎文的名字写作胡弼文，并把战死年份也写错了，还是确另有胡弼文这人，姑记所疑于此以待考。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崧天义赖文鸿在安徽宁郭郡发的门牌上盖的官印。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

据左宗棠清同治三年八月初六日克复湖州安吉两城并追剿窜贼大胜摺，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封艮天福，旋升艮天安。癸开十三年七月叙起义功，封为昭王。文英对兄说：「天朝爵赏滥乱，有功不赏，无功受封，竖子童都膺王爵，志士方扼腕痛心，今弟未立功劳，也谬受封王，不可不辞。」文金赞同。那时候，天朝定制王有五等，文金功高赏薄，仅封三等王，奏事须经两道手方到干王洪仁玕手，洪仁玕以为可行方奏上天王。文金为文英奏辞，竟不得达天王。

甲子十四年二月，广德州守将江会义、申法喜因粮尽率军向湖州撤退。文金以广德州地据苏、皖、浙三省冲要，且为当时进军江西要道，断不能放弃，而地荒粮尽，又不可能再留大军镇守，非猛将精兵不能守此要冲。文英自请担此重任。他只带精兵七百人运粮前往，敌不敢来争。六月，天京陷，幼天王突围出，遂得向广德州来奔。文英迎护入湖州。

旋决定入江西出湖北大计，文英护幼天王回广德州，文金踵至，同入江西。文金病死，文英护幼天王转战到石城，兵败被执。十月初十日（夏历十月二十五日），在南昌就义，年二十六。

刘官芳

刘官芳隶韦志俊部下。己未九年秋，韦志俊以池州叛降清朝，官芳与黄文金等把叛徒打败，夺回池州，以功授右军主将。

庚申十年冬，官芳与侍王李世贤、定南主将黄文金包围祁门曾国藩营。官芳军在北面进攻，黄文金在西面进攻，李世贤在东面进攻，曾国藩陷在包围中。官芳军在十一月二十日（夏历十一月十八日）进到羊栈岭，辛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夏历正月初六日）进到大赤岭，二月二十二日（夏历二月二十三日）进到榉根岭，都逼近祁门。曾国藩自料必死，他已经写了好几次遗嘱，说：「万难支持」，又说：「军事日危，旦夕不测」。但反革命方面，却西面八方来救援这个反革命大头子，而太平天国当时用兵，却没有定下擒贼先擒王的决策，兵力既分散到湖北、江西、安庆几个战场上去，进攻祁门的指挥又不统一，步骤也不一致，后来黄文金复调去救安庆，李世贤又入了浙江，只剩官芳与敌人作战，就把曾国藩在绝处放生了。

当时官芳镇守池州郡。太平天国经营池州九年，与安庆相为犄角，内则坚守石埭、太平，阻敌从徽州进犯的路，外则上攻建德、鄱阳，为进取江西北部的根据地。这年七月，安庆失守，官芳被迫放弃池州。时大军进取浙江，官芳也带兵进入浙江。九月十七日（夏历九月廿四日）克复浙江长兴，同日克复夹浦，出榜安民，按户给与门牌，在长兴县属行乡官制度。以功封襄王。

癸开十三年十月底，苏州失陷，镇守夹浦主将何三与奸宄长兴枪船匪帮

据九月二十七日幼主升授陈志书等职诏、十月二十二日幼主升授黄松年等职诏。

本传据黄文英供、沈葆楨清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洪仁玕等三犯就地凌迟处死片。

据胡林翼奏陈逆首投诚献城旋为贼党袭踞先后剿抚办理情形疏。

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江皖大局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三。

见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侯四弟信，见曾文正公家书卷七。

见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致澄、沅、季弟信，见同上。

据曾国藩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十日水师克复池州府城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四。

据长兴胡长龄俭德齐随笔。

浊天福潘顺天阴谋叛变，献夹浦降敌。给官芳侦知，十一月初，以开会为名，杀何三於接见厅，传首各营，以为怀贰心者戒。

这时候，江苏、浙江地荒粮缺，军饥无食，大军分路由安徽、浙江交界进入江西敌管区就食。金坛为天京后路，由官芳军队镇守。甲子十四年正月廿七日（夏历二月初二日），叛徒吴人杰在溧阳叛变。戈登占领溧阳后，过几天，就率领第一、第二及第五团，大队的炮兵，乘坐炮艇向金坛进犯。二月初七日（夏历三月二十日），占据离金坛城墙一千二百码处所作为攻城阵地。戈登观察城外四面并没有石堡，城上也没有树立旗帜，周围一片沉寂，同有兵士踪迹，与太平天国其他城镇不同。原来守城太平军早已侦知戈登要求进犯，为着引诱敌军前来城边进行肉薄战，就故意撤开城外的防守工事，并且拔去城上的旗帜，使敌人误认为是一个没有防御的小城市。

初八日（夏历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戈登炮兵队驾大炮轰城，太平军伏在战壕内肃静地等候号令。一连轰击了三小时，城墙被轰毁成一大缺口，城中仍不闻声息，戈登传令第一队进城，正当在城墙下横驶小船前进时，太平军一声号令，立刻从战壕内奔赴缺口处，态度极为坚定，战士们分布在雉堞上，把火药袋、粪罐、擂石、砖头等投射物向小船内抛掷。敌人被迫后退，炮兵队对城墙缺口处继续开火，太平军退入战壕内。戈登重行整理部队，冲到附近地面的一座石桥。太平军又从战壕内奔出迎战，击中戈登，把他打得重伤，晕倒在地。他的部下慌忙把他抬回船中。他的军旗也在城墙缺口处被俘获。第二次冲锋又被打退。戈登的副官柏郎（Brown）率领队伍作第三次冲锋，再窜到城墙缺口处，太平军迎头痛击，展开激烈的肉薄战，把柏郎打伤，第三次冲锋又以惨败被打退。

夜间，太平军进行夜袭，企图放火焚烧敌人船只，并攻打敌人哨兵队，把火药袋向敌军营帐内抛掷，使敌人整夜起了极大恐慌，到天亮就向溧阳逃窜。这一役，守城太平军防御的器械，以砖石为主要，竟把这一枝由外国侵略者组织的、配备当时最新式的大炮、步枪的戈登军打得惨败，计共打死戈登部军官泰特（Tuite）、巴宁（Banning）等十五名，兵士被歼死伤七分之一，所以时人惊叹，称为「砖石之战」。

时苏、浙守军纷纷开去江西，三月，放弃金坛。四月底，敌人水陆大举来攻长兴，兵临城下，官芳力战了十多天，敌不能下。十五日（夏历五月廿四日）黎明，敌人在城北安设炸炮靠城轰打，同时，并分路进攻四门。到九点钟，城墙被轰塌十多丈，官芳亲率将士奔集缺口，把蜂拥前来的敌人，当头痛击，并燃烧整桶火药向敌人抛掷。这一场大血战，把敌人杀得死伤涂地，一堆又一堆的死尸从城上倒下来，尸积成山。在官芳领导下的英勇兵将，山岳一样坚定地屹立在缺口，一直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给敌人有生力量以

据长兴胡长龄俭德齐随笔。

案襄王刘官芳镇守浙江长兴，据李鸿章清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收复溧阳并江常锡次第解围摺说：「〔二月〕初三日乘胜进剿金坛援贼。初四日抵杨巷地方，伪列王、襄王率船千馀蜂拥而来。王东来督水师痛剿，逆众前队弃舟登岸，……后队转舵回逃，水陆各军追至金坛南门」（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据此，知江苏金坛也是襄王刘官芳的军队镇守。

据常文煜译威尔生常胜军第十二章、王维周译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五章。又李鸿章清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近日军情片（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也说到戈登的战败。

重大的伤亡之后，才壮烈牺牲。

据李鸿章清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克复长兴摺（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长兴胡长龄俭德齐随笔。传第二十黄文金胡鼎文赖文鸿黄文英刘官芳。

传第二十一 太平天国史卷六十二

黄呈忠 范汝增

黄呈忠、范汝增都是广西人，一说范汝增是广东惠州人。黄呈忠生於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范汝增生於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他们都是侍王李世贤的部将，屡立战功，黄呈忠授殿左军主将，封宝天义，范汝增授讨逆主将，封进天义。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进攻江西景德镇，打败清皖南镇总兵陈大富军，击毙陈大富，克复景德镇，左宗棠逃乐平，断绝了曾国藩大营粮道，敌人震恐。

三月，随李世贤分路入浙江，连克浦江、诸暨、上虞、余姚、奉化等地。十月，呈忠军出余姚，汝增军出奉化，用钳形攻势进攻宁波。当太平军进军浙江的时候，英国舰队司令 乐德克即奉提督何伯命一再警告太平军勿攻宁波，否则武力制止。四月底，乐德克先到宁波，五月初，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陆军提督查绵（Jarmin）也来宁波。乐德克与卜罗德并同到余姚视察防务。时英国公使普鲁斯通知何伯，说保护口岸即所以保护英国利益，清政府已同意由英军代守宁波。乐德克即与清宁绍台道张景渠商议宁波防务，张景渠愿雇英舰代为防守，由乐德克草拟计划。七月，英国外相罗塞尔赞同乐德克防守宁波计划。到太平军进攻的时候，何伯听到消息，立刻从日本赶到上海，派舰去宁波。外国侵略者企图用武力来干涉太平天国收复宁波。

那时候，外国侵略者的布置还没有完成，太平军已以压倒的势力从余姚、奉化两路出动。驻宁波的英、法、美三国领事就用狡猾的伎俩先派代表於十月十九日（阳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余姚见呈忠，窥探军情。呈忠答覆他们，愿与外国和好，并宣布大军进入宁波时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接着又派代表於十月二十二日（阳历十二月二日）到奉化见汝增，假说要把城内洋行什物搬清，请延期七天再攻宁波，其实是阴谋在七天之内飞调战舰到来进行抗拒。汝增不知是计，经侵略者再三乞求，答应了这一个请求。二十九日（夏历十一月初八日，阳历十二月九日），到了限期，大军向宁波城进攻，清军散走。在几小时之后，外国侵略者派遣抗拒太平军进入宁波的英国皇家兵舰侦察号及其他一些战舰才赶到，要图抗拒已经来不及了。

黄呈忠、范汝增的籍贯、年岁都据李尚扬供。案山东军兴纪略卷七之下皖匪十四在范汝增战死之后自注说：「汝增广东惠州人，为粤匪中巨魁。同治初，为洪秀全守绍兴。其伪王册内名次，赖文光、任柱、牛焯红之下即汝增，张总愚、李充次之」。据此山东军兴纪略曾得见太平天国王册，其所记范汝增是广东惠州人，当即据自王册。又案李鸿章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败贼抢渡六塘河摺（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二）也说：「范汝增系广东人」。考当时许多广东客家人，迁移到广西去，虽然过了一两代，但他们登记籍贯，一般都是还用原籍，而他们实在却是生长在广西，范汝增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李尚阳说他是广西人，而王册上籍贯却载广东惠州。

据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六章。查李秀成自述原稿记此事说：「收克宁波之来情，实是宁波洋鬼之通诱，军离宁城十里屯扎。宁郡鬼之头目到营求宽屯五日，候其将宁城内洋行什物运出城齐，言（然）后我军方进，求限五日。戴王不准。其三日，将其洋行运净，其亦已愿在外屯军，所食之粮米，皆洋鬼以及四民公（供）应。第四日移军入城」。案外国侵略者是用狡猾的伎俩使缓兵之计去余姚、奉化见黄呈忠、

外国侵略者诡计落了空，他们只得暂时不敢动兵。过了几天，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英国舰长柯必特（John Carbett）来见呈忠、汝增。呈忠、汝增表示愿与外人和好相处，商业即可恢复。柯必特说宁波是英国口岸，彼此能否和好，要看英人地位利益是否受侵犯而定。宁波英领事夏福礼、英国参赞巴夏礼也来表示英国的态度。呈忠、汝增对侵略者的横蛮，极感不快，但仍跟他们礼貌周旋，并重申愿保持两国友好与商务关系。

太平军既克宁波，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百端待举。呈忠、汝增出布告安民，又下令蓄发，易衣冠，冠用长巾，衣用短褂。改宁波府为宁波郡。郡设总制，县设监军，乡设军帅、师帅。造田册，编门牌，田五亩以下的不徵粮。以慈溪人陆心兰做宁波郡总制，管辖鄞、慈溪、镇海、奉化、象山五县监军。又设立天宁关，徵收关税，以衡天安潘起亮主持关税事务。

在太平天国克复宁波前，宁波是一个盗贼横行，鸦片烟毒泛滥的城市，不仅是抢劫，还有外国人绑架中国人出卖猪仔的事件。但到太平天国克复宁波后，据英国侵略的机构怡和洋行档案一八六二年一月六日格林致香港怡和洋行信说：「我们再没有听到盗匪抢劫的事情。」二月七日信又说：「过去两周，一箱鸦片都没有买得出去，中国中间人传说，叛党领袖不许运鸦片到内地去。」从侵略分子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呈忠、汝增保护治安、严禁鸦片的成绩。同时，对于平定物价，物资交流、农业生产以及与外人的友好关系等方面工作，也都尽了他们的努力。格林三月八日信说：「米价已经下跌了，有好些米船从南方来，日内就可到达，今天米价每石三元四角五分，铜钱已涨价，小量的兑换，一个墨西哥银元只换到一千三百七十五文，不几天前我们还能换到一千四百三十文的。因为有几条泉州船从乍浦开来，所以糖也落价了。……有大批山东船正在装运北路货，北路市场对福州纸的需要正好。目前太平军正掌握全省或其大部分，他们允许欧洲人凭他们领袖的路凭到乡下任何地方去旅行，对外国人好像是非常急於培植友谊，保持信誉，所以只要我们当局不干涉太平军，我预料本口将有很好的生意可做。这儿已到了一些生丝，茶叶也有来货。」四月二十一日信又说：「乡间叛党对外国人好像相当的好。他们已在建立海关，任何通过海关的货物，都付少量的关税」。

但是，外国侵略者并不是要做正当的通商，并不是要跟太平天国订立友好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要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是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太平天国存在一天，就断不容外国侵略者侵犯中国的主权，因此，为了要达到他们的侵略目的，就必须进行扼杀太平天国革命。

壬戌十二年三月，英、法侵略者就借太平军欢迎汝增从杭州归来，鸣炮致敬，流弹入江北岸外人居留地事件，立刻从上海派出一支英、法军队来宁波，以英国舰队司令 乐德克做英、法联军司令，向宁波太平军提出四项要

范汝增，李秀成却说是「宁波洋鬼之通诱」，不但这一点是大错，就是说外国侵略者「求宽屯五日」，戴王不准，「第四日移军入城」的事，案黄呈忠覆宁波英国领事夏福礼等照会没有提到延期攻城事，而范汝增覆宁波英国领事夏福礼等照会却郑重地答应遵守进攻宁波的约定期限，又范汝增答覆的照会系十月二十二日发，至十月二十九日遵约定期限进攻宁波，正是七日（均见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可见李秀成所记也是错的。

据英国怡和洋行档案，一八五八年及一八五九年柏屈齐船长（Capt.Patridge）自宁波致香港怡和洋行信，见严中平译怡和洋行书简。

见严中平译怡和洋行书简。

求：一、道歉；二、立刻将控制着英、法船只和租界区的一个炮台上的大炮搬走；三、撤去面对租界区域墙上的武装士兵和枪炮；四、向法国海军提督保证将来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宁波的法侨。呈忠、汝增答覆 乐德克，说流弹出於无意，拒绝移开炮位，撤去警备，至於外人居留地乃是屬於天朝的，应该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绝对受天朝的管辖，对外国侵略者所说的「租界区的权利」，断然予以驳斥。最后说明决裂丝毫不怕，并且正在准备打一仗，以决雌雄，惟仍望彼此和好，决不启衅。外国侵略者蛮不讲理，再三提出无理要求，呈忠等只得以：一、關於流弹事件，前已解释明白，此后必更谨慎；二、炮位系防定海清军，非清军来攻不开炮，但仍允塞闭炮眼，不装药弹；三、间杂人等，不令登城来搪塞外国侵略者。一面招集军队宣布外国侵略者种种横蛮无理准备抗战。

三月二十六日，清朝提督陈世章、宁绍台道张景渠会同海盗布兴有、布良带攻陷镇海，就要来犯宁波。於是 乐德克与法国舰队司令耿呢（Lieutenant Kenney）就乘这一个机会来威胁太平军，送来了一封照会，说在清军进攻时，如城上炮火扰及江北岸租界，及舰上军民，即还炮攻城。并劝太平军和平退出宁波。呈忠、汝增对英、法侵略者这一个横蛮的照会，立刻答覆他们说：

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殿左军讨逆主将范黄照会

大英钦命总领驻扎宁波水师各兵船总兵官
大法钦命驻扎宁波水师兵船统领官耿

台下：本主将顷接来照，一切诵悉。贵

总镇所言，虽属合理，但本主将等抵宁之时，与贵国和好之后，凡贵国所言，能於依允，莫不依从。即如贵国前文嘱本主将等将城墙炮台对江北岸之炮位移开，本主将等当即饬令兵丁将城墙炮台对江北岸之炮眼塞闭，何谓本主将等不肯依从？至於清兵带得无数大炮船前来攻取宁波，本主将等奉命专征，复有何虑！惟炮台城墙炮眼我军性命攸关，清兵由何处前来，我国自必对何处开炮。至贵国慈厚为怀，恐其炮伤江北百姓，即烦贵总镇饬清兵由别处来攻宁波，勿由江北而来，我国自不对江北岸开炮。如其我国无故轰击江北，那时即是我国不是，听凭贵国施行。所有恳本主将等弃此宁波，本主将等北剿南征，无非欲得疆土，如镇海滨海小邑，弃之无妨，宁郡何能擅弃！本主将为臣下者，有一分力，自要尽其一分，如其与清妖争斗不胜，即弃之再为缓图，断不能擅自弃之也。谨此照会

台鉴并候

即祺

殿左军主将黄呈忠讨逆主将范汝增驳斥英法海军统将无理要求照会

为照覆事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这时候，英、法战舰在宁波的，有英国兵舰会战号（Encounter）、林顿号（Ringdone）、开斯屈尔号（Kestrel）、哈代号（Hardy）、法国兵舰孔夫子号（Confucius）、炮舰星号（E, taile）。乐德克、耿呢两人接到呈忠、汝增这封坚决拒绝的照覆后，决定等候到清军进攻时，就借口向太平军攻击，用武力干涉。

二十九日（夏历四月十二日，阳历五月十日）上午清晨，张景渠、布兴有等带领的清军和海盗战船在外国兵舰旁边擦过，其中有一艘向炮台开火，

太平军避免引起与外国侵略者冲突起见，不还击。可是当 乐德克从会战号上向城上发炮时，太平军看见侵略者已经动手，他们立刻向会战号还击。於是港内所有的英、法战舰就一齐开起火来，向炮台攻击。太平军沉着地英勇地坚守着他们的炮位，大炮一经被轰翻，立刻又重新安上炮座。清军和海盗战舰在会战号第一声炮响时，也立即下锚停驶，开火攻击。太平军在势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以无比坚定英勇的威力迎头痛击敌人，战斗从上午九时开始，到下午三时，炮台、大炮以及防御据点，都完全被击毁了，立即预备肉搏战。英、法侵略者看见城上寂然没有声息，就拿爬城梯来登城。太平军早已在城垣下的一个坟地里面守候着，用枪矛挑去爬城梯，用粪罐、火弹、石、砖等物猛击，把进攻者击退。英、法侵略者又继续进攻，乐德克带冲锋队登了城。汝增立刻率领战士从城垣上跑步向前，迎击敌人。在距离 乐德克十码远的时候，汝增一边手执着一枝枪，同时开放。突然，城墙给开斯屈尔号大炮命中倒塌，阻住汝增前进，掩护敌人退却，救了 乐德克的命。但是，由於炮台、大炮已经被毁了，城垣也被打开缺口了，英、法侵略军就大队蜂拥进城来。太平军一直巷战到下午五时，才从南门和西门撤退。

这一役，太平军对英、法侵略者的武力干涉，给以非常英勇坚定的打击，把法国舰队司令耿呢、英国舰长克莱吉 (Grigic)、赫哈姆 (Huxham) 都打伤了，把英国军官德大卫 (Davis)、甘蒙 (Cannon) 等都打死了，耿呢也因重伤而死。太平军虽然失了宁波，但英、法侵略者却受了重大的损失，就是英国侵略分子的报告，也不得不自供「这次轰击造成极大的死亡」，而承认太平军「作战非常坚定勇敢」，叫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无比坚强的力量。

英、法侵略者攻陷宁波后，在宁波、馀姚一带，横行霸道。海盗布兴有部下多广东天地会，这班广东天地会会员，他们虽然一时受布兴有的欺骗跟他投降清朝，但他们本来富有民族革命的传统，看见了外国侵略者的横蛮举动，他们站在民族立场，起来打击法国侵略者，杀死法国军官。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统治者要镇压他们，他们就一齐起义，加入太平天国。呈忠、汝增领导他们起来，在八月初七日（夏历八月二十五日）攻克慈溪。清朝江苏巡抚李鸿章派美国侵略者华尔带常胜军来救，在慈溪大战，太平军把华尔打死。

这年夏，叙功呈忠进封戴王，汝增进封首王。九月，李世贤带精锐回救天京，英、法侵略者与清军联合乘机进犯，浙东郡县相继失陷，呈忠、汝增等也撤退。癸好十三年正月，呈忠、汝增屯军江苏宜兴、荆溪。这年春天，太平军从长江北岸向上游进军，呈忠、汝增与来王陆顺德、梯王练业坤出兵安徽牵制敌人，配合作战。甲子十四年二月，呈忠与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等同守浙江湖州。三月，随侍王李世贤入江西。乙好十五年正月，克复福

据英国怡和洋行档案，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五日格林致香港怡和洋行信，见严中平译怡和洋行书简。

据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前营前贰军帅许札示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达说：「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梯首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案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开印，就是开用王印，据此知首、梯二王封王是在壬戌十二年六月或五月。又案戴王黄呈忠封王系与范汝增同时，故本书定黄呈忠、范汝增封王时系在壬戌十二年夏。

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四月十一日记录三月廿八日左宗棠致曾国荃书说：「听、康二逆，随侍、戴、利、来西甯。」

建漳浦。其后情况不详。

汝增在天京陷后，卫护幼天王转战皖、浙间。甲子十四年八月，在安徽歙县建口战败受伤，军队都被敌人打散了，汝增书伏夜行，历尽了千辛万苦，才走到江北遵王赖文光军中。他在军中地位，列在赖文光、任化邦、牛宏升之下，而在张宗禹、李蕴泰之上。丁荣十七年冬，东路军在山东寿光县覆败，汝增英勇牺牲。

据左宗棠答李少荃宫保说：「漳浦则贼数不多，其头目乃伪戴王」，见左文襄公书牋卷七。

据左宗棠清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截剿窜大贼胜首逆黄文金黄文英等就戮摺、同月廿五日截剿窜贼大获胜仗摺，均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十。

据山东军兴纪略卷七之下皖匪十四录太平天国王册内名次。

据李鸿章败贼抢渡六塘河摺。

传第二十二 太平天国史卷六十三

洪仁发 洪仁达

洪仁发，天王长兄，洪仁达，天王次兄，在家种田。金田将起义，始接来广西。太平天国既建，只在礼制上定有称呼，称为国兄，并无封爵，也没有职任。那时候，东王杨秀清执政，每假托天父下凡，对仁发痛加斥责，数数挫折他。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七月，杨秀清传各官听令，仁发独后至，杨秀清以为不敬，天王知道，不自安，即下诏命仁达到东王府肉袒请罪，并请杖责，杨秀清佯作不肯杖，仁发极力请求而后杖他，既受杖，始欣然自得。仁发、仁达愚蠢大都类此。但他们也因为惧怕杨秀清，不敢为非作歹。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京，全朝同举他执政，众人欢悦，天王不悦，违反当初建国定制，改照封建帝王例，封仁发为安王，仁达为福王，来压制石达开。石达开怕遭杀害，被迫出走。李秀成在自述里，痛述此事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说。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说。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固）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压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怒（怨），被忌压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石达开被迫出走，臣民哗然指斥仁发、仁达。洪秀全虽然要专制独裁，但太平天国究竟是农民政权，他却不敢违抗郡众的愤怒，不得不把两人王爵革掉，改封仁发为天安，仁达为天福。不过，两人虽然被革去王爵，但在蒙得恩执政时，两人仍同样压制蒙得恩。李秀成任副掌率时，奏请不用两人，天王大怒，遭到革爵的处分。洪仁环在自述里，也说当他执政时，仁达还同样「干预政事」。

己未九年，封洪仁环为干王、陈玉成为英王后，与封忠、赞、侍、辅、章各王同年，复封仁发为信王、仁达为勇王。

庚申十年秋，朝臣会议防备敌人来困天京，作长期守御计，决定各出钱多买米粮回京，广积粮食，以为准备。仁发、仁达出令：「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无钱不能发票也。得票买粮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刻太平礼制。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国兄洪仁发传。

据太平天国丁巳七年石达开出走告示。

据何桂清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通筹各路军务片。

据李秀成答辞手卷。

均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此事见逸经第九期简又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环供词之回译，原载北华捷报一八六五年七月八月各期。案现存洪仁环自述刻本缺下部份，此事记在下部分。

现存题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新刻的太平礼制有王次 长兄为显 伦千岁及干、英、忠、赞、侍、转、章各王称呼。案洪仁环於己未九年三月始到天京，四月封干王、此本是重刻本，不可为据。又此本所列旨准颁行诏书只二十八部，尚未有庚申十年七月旨准刻颁的王长 次兄亲自亲耳共证福音书，则洪仁发封信王，洪仁达封勇王，当在封干、英等王后，庚申十年七月前。

回者重税」。因此，都不肯买粮回京。到清军合围，天京缺粮，天王团百草作粮食，不能留大军保卫天京，京外大军也因无粮不能来救，遂致天京失陷。天王不信外臣，重信他的两兄，却不知他们贪劣害国一致於此。

李秀成本是「铁胆忠心对主」，忠君爱民，尽瘁国事。仁达等见他慈爱军民，却向天王说他藏有「自图害国之心」，「忠而变奸」。天王听信谗言，屡削李秀成权力，仁达等又遇事辄扼他。仁发、仁达横暴蠹法，祸国殃民，他们结成「洪氏之党」，与臣民对立。臣民痛恨他们，对仁达尤为刻骨衔恨。癸开十三年五月，雨花台失守，天京危急，天王受了臣民的压力，不得不下诏宣布尽黜「洪氏之党」，封李秀成为军师，以息臣民的公愤。可是，封李秀成为军师，只给军师的虚名，并没有给军师的实权，尽黜「洪氏之党」，只有洪仁玕离开军师的位置，出京催兵，而京中政事，俱交仁达提理。李秀成奏请从天京作战略的撤退，天王大怒，严斥李秀成说：「政事不与尔干，王次兄勇王执政，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仁达等依然专横如故。

天京围既急，仁发、仁达等同样搜刮民财。李秀成在自述里说：「我到京閤城欢乐，知我出京，具（俱）各流淒（涕）。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城者，其满城逢屋查过，有米艮（银）物合其用，任其取用，不敢与争，日日按户查寻，男女不得安然」。粮将尽，李秀成奏请放城中人民出城逃生，仁发、仁达派人巡查各城门，搜净金银始放行。仁发、仁达暴虐恣横，多行不义，竟到了这种地步。太平天国后期政治腐败，洪秀全丧尽人心，国破邦亡，仁发、仁达实为罪魁。

天京陷，仁发被杀死，仁达被执死。

仁发有子八人：长和元，封巨王；次利元，封崇王；三科元，封元王；四瑞元，封长王；五现元，封见王；产塘元，封唐王；七元，封同王；八锦元，封次王。天京陷，和元、利元都战死。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洪仁玕自述。

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洪仁发、洪仁达祸国殃民事，也为敌人所深知。曾国藩清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贼酋分别处治粗善后事宜摺说：「伪福王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等所深憾」，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左宗棠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攻剿龙游汤溪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城及各要隘摺说：「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馀，……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见左文襄公奏稿卷三。

關於洪秀全宣布尽黜「洪氏之党」，封李秀成为军师事，李鸿章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致曾国荃信说：「昨於浒关贼馆夺获伪文书数百件，大都金陵贼馆乞苏、浙解济银米，其声甚哀。内称洪逆禅位幼主，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留守城内，各伪王均归调遣」。见朋僚函稿卷三，致曾沅帅。

均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均据李秀成自述原稿。

据曾国藩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据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贼酋名号谱。查洪仁发孙洪伯超呈花县知事请恤文说，洪仁发妻赖氏，广西陆川县人，天京失陷，带幼子南桂、南瑞逃往湖南湘乡县六都西山塘，埋名隐姓，改姓颜。到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病危临死时，始将痛史告南桂、南瑞、嘱严守秘密，以免立召灭亡。辛亥革命后，南桂等遂规复原姓，据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录洪伯超原呈，见逸经第二期。案王

仁达有子二人：长钰元，封定王，次鉞元，封汉王。钰元在天京失陷时战死。

定安所记洪仁发八子都元字排，其中洪和元、洪利元见於李秀成自述原稿，可证所记不误，并无南桂、南瑞其人。惟细核该呈文看不见有冒认之迹，而在当时封建宗法社会里，复姓又是一件特别大事，冒认他姓是极可耻的事，南桂、南瑞当是到湘乡埋名隐姓时改的名。

据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贼酋名号谱。查洪仁发孙洪伯超呈花县知事请恤文说，洪仁发妻赖氏，广西陆川县人，天京失陷，带幼子南桂、南瑞逃往湖南湘乡县六都西山塘，埋名隐姓，改姓颜。到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病危临死时，始将痛史告南桂、南瑞、嘱严守秘密，以免立召灭亡。辛亥革命后，南桂等遂规复原姓，据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录洪伯超原呈，见逸经第二期。案王定安所记洪仁发八子都元字排，其中洪和元、洪利元见於李秀成自述原稿，可证所记不误，并无南桂、南瑞其人。惟细核该呈文看不见有冒认之迹，而在当时封建宗法社会里，复姓又是一件特别大事，冒认他姓是极可耻的事，南桂、南瑞当是到湘乡埋名隐姓时改的名。

